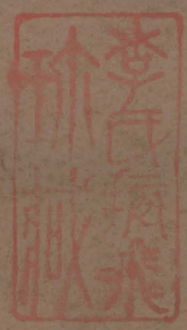


文學源流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8 6037B

例言

一、本書係將中國歷代文學上有名之作品，加以系統的整裁而成，爲一種『文學史』『文學讀本』之混合書。初學閱此，可以同時得文學上兩種常識。

二、本書於敘述中國文學源流中，並注重標示中國各種文學之好壞處。惟於其間，不並下主觀的批評，祇將其貨色排列陳出，如入美術展覽會中，孰惡孰美，觀者自可得之。

三、本書選錄古今文章約百篇，古今詩詞約二百題，均歷代有名之作品。於表明其沿革外，並注意歷來文學上之色彩。

四、本書所錄文字：『古詩』『辭賦』多取漢魏；『律詩』『絕句』多取盛唐；『駢文』多取六朝及初唐；『古文』多取唐宋；『填詞』多取五代及宋；『小說』『戲曲』多取元明；重其結晶所在也。卷末並述及現時之『新文』與『新詩』，俾知西學東來之

影響於中國文學；且使讀者比較閱之，可以明其現在是否有優於古？又於歷代之詩文，均用舊句讀法圈點之；梁啓超出身以後之新文，則每段提行；胡適出身以後之新詩文，則每段提行中，更加新標點；俾閱者既可明其時代之異，復可比較觀其優拙之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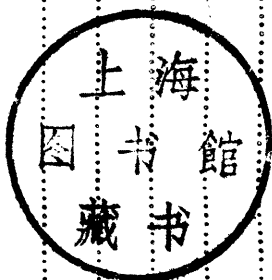
五、本書原欲以西方『浪漫』『自然』……等名詞，分敘中國文學之派別流衍。繼以此書非中西會通之作，張冠李戴，目可不必。用中國文學上固有之名詞標舉之，尤可見其本來面目也。

六、本書或以教授，或以自修，內容均極活動，材料可以自由伸縮。或單讀大字，或單讀小字，或兩者並讀，均可資同時互相參考之需。

七、編者學殖淺薄，此書原不敢問世，嗣以師友屢加慫恿，勉爲付印。紕繆掛漏尚多，幸閱者進而教之。

中國文學源流目次

一	文字之創始	一
二	詩歌謠	五
三	記事文之發展	二二
四	論理文之漸興	三九
五	字體之變遷	四四
六	辭賦	四九
七	古詩及樂府	七六
八	駢儷文	一〇四
九	近體詩	一二〇
十	詩之極盛	一二五
十一	古文	一三五
十二	忠孝的色彩	一四四



十三	非攻的色彩	一五〇
十四	達觀的色彩	一五四
十五	香奩色的彩	一六〇
十六	詞	一六七
十七	小說之盛	一七六
十八	戲曲之興	一二一
十九	白話文之漸	一二四三
二十	詩文之分派	二五一
二十一	詩體舉要	二五八
二十二	文體舉要	二六二
二十三	八股文	三〇一
二十四	古典之敝	三〇三
二十五	新文與新詩	三二〇

中國文學源流

一 文字之創始

人類由『原人』進化以後，初則發生『語言』；語言

成立以後，又思用『記號』

以記錄語言及事物，俾不

至於遺忘，是即『文字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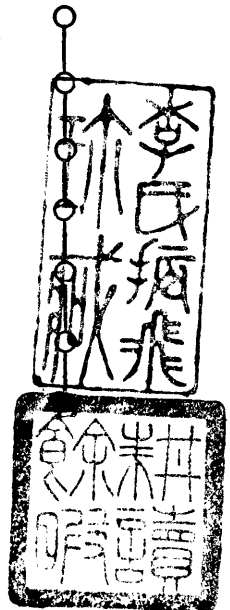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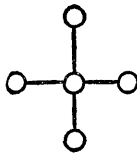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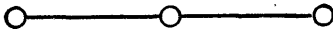
生』之所由來也。其在中國，最初用『結繩記事』之

法，然殊粗簡。繼乃創爲圈

點法之河圖。

圖

河



河圖圈點之記法，可以橫直加減離合，表示出種種意思，其用已漸巧於結繩法矣。及伏羲氏出，復推廣河圖之義，創為長短橫畫記法之八卦。八卦之用法，亦

可以加減離合，其變化尤多，故其可以表示出

之意思尤夥。蓋八卦既漸具一種簡單文字之

雛形，以備記錄上之粗用矣。其長短橫畫之形，

猶今日之電文記碼，同為代達種種意思之記

號。但社會日進化，事理日繁，此種長短橫畫

記號之八卦，久之已漸不敷用，故八卦雖出，而

結繩法至神農時仍用之，以濟八卦之窮。及黃

帝軒轅氏出，命史官倉頡……等，依人事之意，仿萬物之形，創制為種種『記號』

『圖形』文字，於是『中國文字』始成立。而結繩法漸廢，河圖八卦，則變為言術

數哲理者之所用。

八卦圖



倉頡時代之文字舉例

- 二……此字短畫記在地上，表示上之意。厥後楷書作『上』。
- 一……此字短畫記在地下，表示下之意。厥後楷書作『下』。
- 弋……此字記一畫在弋下，表示一之意。厥後楷書作『弋』。
- 弌……此字記二畫在弋下，表示二之意。厥後楷書作『弌』。
- 弌……此字記三畫在弋下，表示三之意。厥後楷書作『弌』。

以上五字，屬『記號字』，後世稱爲『指事字』。

○……此字象日之形。厥後楷書作『日』。

☾……此字象月之形。厥後楷書作『月』。





☁……此字象雲之形。厥後楷書作『云』，亦作『雲』。

灃……此字象雨之形。厥後楷書作『雨』。

⚡……此字象電之形。厥後楷書作『電』。

以上五字，屬『圖形字』，後世稱爲『象形字』。

當時制字之法，由簡單而繁複，孳乳寔多。蓋其初，依類象形，因謂之文；其後，形

聲相益，遂謂之字。所謂『獨體爲文，合體爲字』是也。如祭——祭——字，以 𠂇 三 文 合 成； 象 肉， 爲 手， 爲 神 祇，以 手 持 肉 享 神 祇 爲 祭；肉 手 示 『文』也，祭 則 爲 『字』矣。中國文字，大抵由此法孳乳。

漢人評古人制字之法，分爲六種，稱曰六書。六書者：一『指事』，二『象形』，三『會意』，四『形聲』，五『轉注』，六『假借』也。

象事者，曰指事字，如二——上下——是也。

象物者，曰象形字，如  ——日月——是也。

會意者：合數文以成一字，卽會『象形』『指事』諸字以爲意，如『祭』字，卽其例也。此類字甚多。

形聲者：亦合數文以成一字。但會意字以意義爲重，此則以形以聲爲重。如江字，一片從水之形，一片配以工之聲；河字，一片從水之形，一片配以可之聲；工可但取其聲，不重義矣。此類字亦甚多，如銀，銅，松，柏，城，垣，鳩，鴿，婆……之類是。

轉注者，由一字轉爲數字，其義仍相類，如老，考，是也。『會意字』合數文爲一字，如止戈爲武，人言爲信，其字之義，既與原文不同。若『轉注字』如老，考，耆，耄，耄……字雖既轉變，其義仍相類也。

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類，假以爲用，不再制爲一字以代之。如『令』之本義，『發號』也，長之本義，『久遠』也。後乃借爲『縣令』之令，『縣長』之長，引申展轉而爲之。此一字多義之所由來也。

姬周以後，虛字之用漸興。所謂『虛字』者，亦多假古之『實字』以爲之，如焉，乎，也，哉，矣，於，……諸字皆是也。

中國文字，自倉頡創立以後，用此六法，遞相轉變孳乳。於是文字之用漸備，而文學亦隨之日盛矣。

一 詩歌謠

『文字』創制以後，『文學』即隨之而漸興。文學之興，常以『詩歌』爲先，『記事

的散文』繼之，『論理的散文』又繼之。

歌謠之興，常在文字未發生之前。蓋情性所至，自然流露。所謂『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中國太古之歌謠，無確實之紀載可靠。如擊壤歌，康衢謠……等，均是後人所記，不盡可信。

擊壤歌

（帝王世紀）帝堯之世。天下大和。百姓無事。有老人擊壤而歌。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

康衢謠

（列子）帝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與。不治與。億兆願戴已與。乃微服游於康衢。聞兒童謠云。

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古詩歌之可信者，獨有詩經一書。

詩經一書，是孔子所選錄。均姬周時之里巷歌謠，與朝廟樂章。凡三百五篇，分

國風小雅大雅頌四體。其時代約自文王至定王之世（約西前一一五〇—六〇〇）。惟商頌一門，當是周以前之樂歌。

國風者，列國民間之歌謠，謂其能感人，如風之動物也。

關雎（周南）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鷓鴣（邠風）

鷓鴣鷓鴣。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瘁。曰予未有室家。

予羽譙譙。予尾翯翯。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曉曉。

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雅亦分大小二體。

鹿鳴（小雅）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怵。君子是則是傲。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文王（大雅）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粼粼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厥作裸將。常服黼黻。王之薰臣。無念爾祖。
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
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皆郊廟之樂歌也。

那（商頌）

猗與那與。置我鞀鼓。奏鼓簡簡。衍我烈祖。湯孫奏假。綏我思成。鞀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鞀。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清廟（周頌）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諸篇，則不叶韻。
詩三百五篇，以『用韻』爲本例。惟周頌中，如清廟，維天之命，昊天有成命，時邁，

維天之命（周頌）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昊天有成命（周頌）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時邁（周頌）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

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詩三百五篇，以『四言』爲定式，三言五言者極少，六七八九言尤罕見。召南行露，僅備五言之半章；江有汜，有駉，二篇，亦祇備三言之片體而已。

行露（召南）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江有汜（召南）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有駉（魯頌）

有駉有駉。駉彼乘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

有駉有駉。駉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
有駉有駉。駉彼乘駟。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詩三百五篇，雖以四言爲定式，然亦往往長短錯雜以成文。如伐檀一篇，以一章備四五六七言；豳風七月，大雅蒸民，亦三四五言相間雜者。

伐檀（魏風）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貍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漪。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困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子兮。不素殮兮。

七月（豳風）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疇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

子。饁彼南畝。田峻至喜。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芣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

四月秀葺。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墜。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縱。獻豝于公。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墜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穆。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

躋彼公堂。釋彼兕觥。萬壽無疆。

蒸氏（大雅）

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色彩。詩二百五篇寫『婚姻』『戀愛』之事情極多。略舉數篇，以見當時有韻文學之

關雎（見前）

此寫男女思述之詩。

將仲子（鄭風）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此寫戀愛者有所畏而不敢從之詩。

子衿（鄭風）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此寫戀愛者相思之詩。

大車（王風）

大車檻檻。毳衣如綈。豈不爾思。畏子不敢。

大車啍啍。毳衣如璫。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此寫戀愛者思而不得見之詩。

桑中（鄘風）

爰采唐矣。沫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采麥矣。沫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采葑矣。沫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此寫戀愛者相期會之詩。

綢繆（唐風）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此寫婚姻已遂，互相慶慰之詩。

女曰雞鳴（鄭風）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與視夜。明星有爛。將翔將翔。弋鳧與雁。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此寫夫婦諧好之詩。

伯兮（衛風）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爲王前驅。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爲容。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痲。

此寫夫從征役，其婦思念之詩。

谷風（邶風）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遠。及爾同死。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宴爾新昏。如兄如弟。溼以涓濁。湜湜其止。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黜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不我能慍。反以我爲讎。旣阻我德。費用不售。昔育恐育鞠。及爾顛覆。旣生旣育。比予于毒。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洸有潰。旣詒我肄。不念昔者。伊余來暨。

此寫棄婦悲怨之詩。

氓（衛風）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卽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爲期。

乘彼瓊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旣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三歲爲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旣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哜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

矣。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此寫棄婦怨悔之詩。

中谷有菀（王風）

中谷有菀。曠其乾矣。有女世離。慨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
中谷有菀。曠其修矣。有女世離。條其歎矣。遇人之不淑矣。
中谷有菀。曠其溼矣。有女世離。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此亦寫女子離婚後悲歎之詩。

周自夷厲以後，朝政日紊。逮平王東遷，中原禍亂日多。故憂時慨亂之作，亦三百篇中極濃厚之色彩也。

政亂君昏，國家危象日形。有識之士，獨惄然傷懷。

園有桃（魏風）

園有桃。其實之棣。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黍離（王風）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正月（小雅）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疢憂以瘳。父母生我。胡俾我瘳。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悔。憂心惻惻。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謂山蓋卑。爲岡爲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踏。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爲虺蜴。瞻彼阪田。有苑其特。天之扞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旣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絕險。曾是不意。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彼有旨酒。又有嘉穀。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慙慙。仇仇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天是楛。哿矣富人。哀此惇獨。

匪風（檜風）

匪風發兮。匪車偁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匪風飄兮。匪車嘒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
誰能亨魚。漑之釜鬻。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國已將亂。政又日昏。在位之賢者。輒慨然發憤世之音。

北門（邶風）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譎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北山（小雅）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

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栖遲偃仰。或王事鞅掌。

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爲。

兔爰（王風）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尙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尙寐無吪。

有兔爰爰。雉離于罝。我生之初。尙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尙寐無覺。

有兔爰爰。雉離于罝。我生之初。尙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尙寐無聰。

國事日非，憂憤均無益，抱厭世想者，遂相率去國矣。

北風（邶風）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北風其喑。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莫亦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碩鼠（魏風）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十畝之間（魏風）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

三 記事文之發展

文字創制之原因，所以備記事也。故『記事文』之興，常較『論理文』爲先。

中國上古記事文之留存於今日而可信者，有尚書數十篇。尚書爲孔子所刪定之上古史。其書斷自唐虞，蓋唐虞以前之史料，多不可信也。

尚書首篇爲堯典，當是中國記事文流存於今日之最古者。

堯典（虞書）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曰明都。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饒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毳。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疇哉。方命圯族。岳曰異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帝曰咨。四岳。朕

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兪子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蒸蒸。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子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嬀于虞。帝曰。欽哉。

讀此篇，可見當時之文，句尾尙罕用『助詞』。除『哉』字偶一施用外，如『焉』『矣』『也』『耶』……等字，均未見用。且多四字成句，故其文簡勁重拙。

入周以後，記事文漸臻美備；助詞之用亦日興。洎乎周末，文益恣肆，讀春秋左氏傳，戰國策，二書，可以覘其概況。

鄭伯克段于鄆（節錄左傳）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

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於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鄆。公伐諸鄆。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鄆。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遂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旣而悔之。潁考叔爲潁谷封人。聞之。有獻于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絜我獨無。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爲母子如初。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臧哀伯諫納郕鼎(節錄左傳)

夏四月。取郕大鼎於宋。戊申。納於大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袞冕黻紕。帶裳幅舄。衡紃紘紕。昭其度也。藻率鞞鞞。鞞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錫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

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于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郟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於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滅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齊伐楚盟召陵（節錄左傳）

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供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爲。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馮諼客孟嘗（戰國策）

齊人有馮諼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居有頃。倚柱彈其鋏。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居有頃。復彈其鋏。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爲之駕。比門下之車客。於是乘其車。揭其劍。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後有頃。復彈其劍。鋏。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左右皆惡之。以爲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馮諼不復歌。後孟嘗君出記。問門下諸客。誰習會計。能爲文收責於薛者乎。馮諼署曰。能。孟嘗君怪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歌夫長鋏歸來者也。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吾負之。未嘗見也。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事。憤於憂。而性慳愚。沉於國家之事。開罪於先生。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爲收責於薛乎。馮諼曰。願之。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徧合。起矯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長驅到齊。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馮諼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廐。美人充下陳。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爲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措愛子其民。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爲君市義也。孟嘗君不說。曰。諾。先生休矣。後

其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爲臣。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攜幼迎君道中。終日。孟嘗君顧謂馮諼曰。先生所爲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馮諼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今君有一窟。未得高枕而臥也。請爲君復鑿二窟。孟嘗君予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游於梁。謂惠王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於諸侯。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強。於是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爲上將軍。遣使者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馮諼先驅。誠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百乘顯使也。齊其聞之矣。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大傅齎黃金千斤。文車二駟。服劍一。封書謝孟嘗君曰。寡人不能。被於宗廟之祟。沉於諂諛之臣。開罪於君。寡人不足爲也。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萬人乎。馮諼誠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廟成。還報孟嘗君曰。三窟已就。君姑高枕爲樂矣。孟嘗君爲相數十年。無纖介之禍者。馮諼之計也。

記事文，至周末已得一大進步。逮漢司馬遷作史記，益詳辨有系統。

刺客列傳（史記）

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莊公好力。曹沫爲魯將。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爲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疆魯弱。而大國侵魯。亦以甚矣。今魯城壞。卽壓齊境。君其圖之。

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既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壇北面就羣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桓公怒。欲倍其約。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於是桓公乃遂割魯侵地。曹沫三戰所亡地。盡復予魯。其後百六十有七年。而吳有專諸之事。

專諸者。吳堂邑人也。伍子胥之亡楚而如吳也。知專諸之能。伍子胥既見吳王僚。說以伐楚之利。吳公

子光曰。彼伍員父兄皆死於楚。而員言伐楚。欲自爲報私讎也。非能爲吳。吳王乃止。伍子胥知公子光之欲殺吳王僚。乃曰。彼光將有內志。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光之父曰吳王諸樊。諸樊弟

三人。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季子札。諸樊知季子札賢而不立太子。以次傳三弟。欲卒致國于季子

札。諸樊既死。傳餘祭。餘祭死。傳夷昧。夷昧死。當傳季子札。季子札逃不肯立。吳人乃立夷昧之子僚爲

王。公子光曰。使以兄弟次邪。季子當立。必以子乎。則光真適嗣當立。故嘗陰養謀臣以求立。光既得專

諸。善客待之。九年而楚平王死。春。吳王僚欲因楚喪。使其二弟公子蓋餘、屬庸將兵圍楚之潛。使延陵

季子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將蓋餘、屬庸路。吳兵不得還。於是公子光謂專諸曰。此時不可

失。不求何獲。且光真王嗣。當立。季子雖來。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而兩弟將兵伐楚。

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公子光頓首曰。光之身。子之身也。四月。

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中。而具酒請王僚。王僚使兵陳自宮至光之冢。門戶階陛左右。皆王僚之親戚。

也。夾立侍。皆持長鉞。酒既酣。公子光佯爲足疾。入窟室中。使專諸置七首魚炙之腹中而進之。既至王前。專諸擘魚。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左右亦殺專諸。王人擾亂。公子光出其僕甲以攻王僚之徒。盡滅之。遂自立爲王。是爲闔閭。闔閭乃封專諸之子以爲上卿。其後七十餘年。而晉有豫讓之事。

豫讓者。晉人也。故嘗事范中行氏。而無所知名。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襄子。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滅智伯之後。而三分其地。趙襄子最怨智伯。漆其頭以爲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爲知己者用。女爲說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爲報讎而死。以報智伯。則吾魂魄不愧矣。乃變名姓爲刑人。入宮塗廁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廁之刑人。則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爲智伯報讎。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亡無後。而其臣欲爲報讎。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去之。居頃之。豫讓又漆身爲厲。吞炭爲啞。使形狀不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曰。汝非豫讓邪。曰。我是也。其友爲泣。曰。以子之才。委質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爲所欲。顧不易邪。何必殘身苦形。欲以求報襄子。不亦難乎。豫讓曰。既已委質。臣事人而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爲者極難耳。然所以爲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既去。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此必是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也。於是襄子乃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爲報讎。而反委

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爲之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喟然嘆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爲智伯。名旣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爲計。寡人不復釋子。使兵圍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已寬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讐之意。則雖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自殺。死之日。趙國志士聞之。皆爲涕泣。其後四十餘年。而軹有聶政之事。

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爲事。久之。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卻。嚴仲子恐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齊。齊人或言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仲子至門請。數反。然後自觴聶政母前。酒酣。嚴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爲聶政母壽。聶政驚怪其厚。固謝嚴仲子。嚴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遊。以爲狗屠。可以旦夕得甘毳以養親。親供養備。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爲聶政言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者。將用爲大人羸糲之費。得以交足下之驢。豈敢以有求望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也。然嚴仲子卒備賓

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已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奉百金爲親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爲知己者用。乃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仇者爲誰。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俠累。俠累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衆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壯士。可爲足下輔翼者。聶政曰。韓之與衛。相去中間不甚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是舉國而與仲子爲讎。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聶政乃辭。獨行。杖劍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決眼。自屠出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購問莫知誰子。於是韓購縣之。有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政姊榮。聞人有刺殺韓相者。賊不得國。不知其名姓。暴其屍而縣之千金。乃於邑曰。其是吾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屍哭極哀。曰。是軼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市行者諸衆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縣購其名姓千金。夫人不聞與。何敢來識之也。榮應之曰。聞之。然政所以蒙汚辱。自棄

於市販之間者。爲老母幸無恙。妾未嫁也。親旣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汚之中而交之。澤厚矣。可奈何。士固爲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尙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妾其奈何。畏歿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鄉使政誠知其姊無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難。必絕險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僂於韓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許嚴仲子也。嚴仲子亦可謂知人能得士矣。其後二百二十餘年。秦有荆軻之事。

荆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荆卿好讀書擊劍。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其後秦伐魏。置東郡。徙衛元君之支屬於野王。荆軻嘗遊過榆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荆軻出人。或言復召荆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荆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荆軻遊於邯鄲。魯句踐與荆軻博。爭道。魯句踐怒而叱之。荆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荆軻旣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荆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荆軻雖遊於酒人乎。然其爲人。沈深好書。其所遊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燕太子丹

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爲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爲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穀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關之。居有間。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爲寒心。又況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爲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其後迺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彊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而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鵬鷲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爲人智深而勇洗。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卻行爲導。跪而繖席。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

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驎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荆卿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荆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卽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僕行見荆卿曰：光與子相善，燕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爲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荆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荆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以誠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大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人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闕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

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唯荆卿留意焉。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竊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卿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大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荆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收入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軻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毋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大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荆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爲之奈何。荆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搃其胸。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搃腕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剄。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焯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裝爲遣荆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

秦皇劍若鹿
空劍若也

忤視。乃令秦舞陽爲副。荆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爲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荆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慷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爲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爲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陞。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荆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揜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

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也。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劍。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軻遂廢。乃引其匕首以擣秦王。不中。中銅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倨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於是左右既前殺荆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代王嘉乃遣燕王喜書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其明年。秦并天下。立號爲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爲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徨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大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爲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扑秦皇帝。不中。於是遂詆高

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魯句踐已聞荆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剋劍之術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爲非人也。

太史公曰：世言荆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犬過。又言荆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遊，具知其事，爲余道之如是。自曹沫至荆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

四 論理文之漸興

古代論理文，偶散見於古書史中，然多重拙。至春秋時代，孔門記述，孔子之議，論問答爲論語一書，論理文漸肇豐美。逮戰國之世，諸子朋興，論理文日臻闕肆。

衛君待子而爲政章（論語）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季氏將伐顓臾章（論語）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押，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章（孟子）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爲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舞，遵海而南，放於瑯琊，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諸侯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

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賄賂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爲諸侯憂。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大師曰：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百里奚自鬻於秦章（孟子）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爲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

逍遙遊篇（莊子）

北冥有魚。其名爲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天闕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與學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槍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適莽蒼者三殮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爲鯨。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辨也。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矜然笑之。且舉世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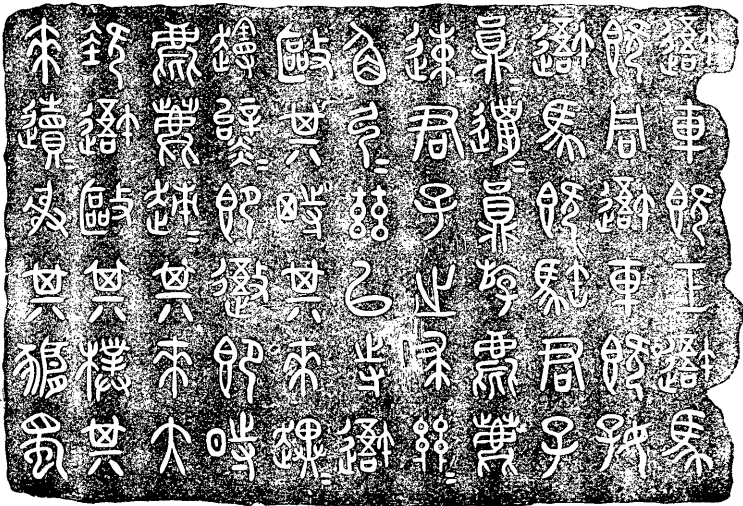
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游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休歸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視不越樽俎而代之矣。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返。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是以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惟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磅礴萬物。以爲一世斬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宋人資章甫適諸越。越人短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惠子謂莊子曰。魏

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鳴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掎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泚泚爲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泚泚。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泚泚。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於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惠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辟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網罟。今夫皤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五 字體之變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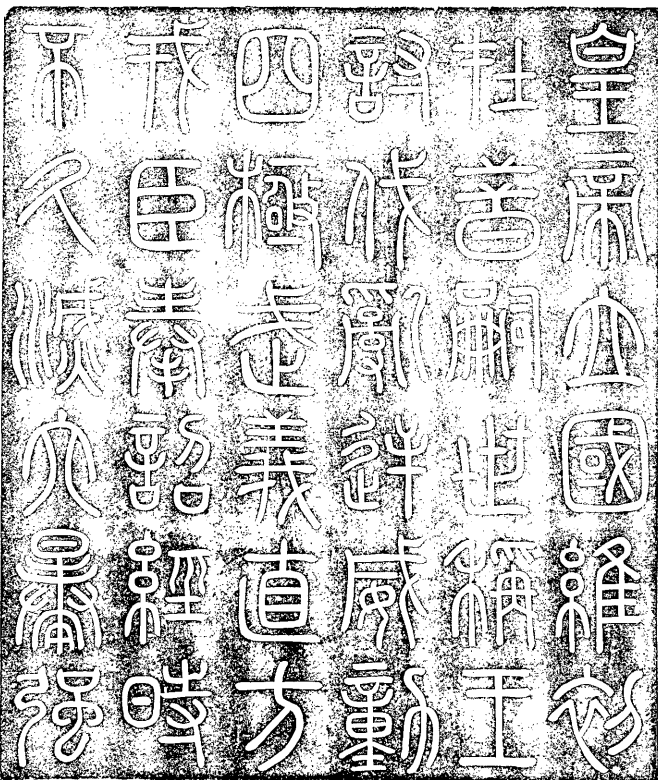
文字隨時而孳乳，又隨時而變其體，此自然之勢也。中國文字，自倉頡創制以後，應用推行。至周宣王時，有太史籀者，著文十五篇，其文與古文或異，是爲『大篆』。又曰『籀文』。但筆畫往往繁重於『古文』，故極不適用。

(文 鼓 石) 碑 篆 大



秦既統一中國，政務繁劇，古文，籀文，並形繁重之感。丞相李斯……等，乃將前世篆文，略加省改，趨於簡約，是為「小篆」。

小篆碑



是時秦皇大興刑獄，且戍役土木之工並作；政務益繁。小篆雖約，仍感困難。乃命隸人程邈作爲簡易之書，其文增減篆體，益趨簡約，是爲「隸書」。

隸 書 碑



秦時發明毛筆，至漢復發明紙。自是字體之變益繁，『隸書』已出，『草書』亦應時而生。草書之用，視篆隸益便。秦時既有爲之者，至漢漸多。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章，已純用草書矣。後漢齊相杜度，尤工草書，章帝好之，命上章表亦作草字，謂之『章草』。

章 草 碑



東漢之季，有所謂『八分書』者，爲篆隸之變體，相傳爲王次仲所作，蔡邕尤工。

其體。其女琰曰：『八分者，割程邈字八分，取二分，割李斯字二分，取八分之謂也。』厥後三國鍾繇亦工此書，其體已變爲今之『楷書』云。（楷書一稱正書，又稱真書）

是時『行書』亦已發生。『行書』者，非草非真，大率變真以便揮運，務從簡易，相間流行，故曰『行書』。後漢末劉德昇最初工爲此體。自是而中國字體始漸備。

六 辭賦

文之分類，由形式上言之，得別爲『無韻』、『有韻』兩大門：尙書論孟諸子，『無

中國字體變遷表

𠩺	𠩺	𠩺	𠩺	𠩺	𠩺	𠩺	𠩺	𠩺	𠩺	古文
𠩺	𠩺	𠩺	𠩺	𠩺	𠩺	𠩺	𠩺	𠩺	𠩺	籀文
𠩺	𠩺	𠩺	𠩺	𠩺	𠩺	𠩺	𠩺	𠩺	𠩺	小篆
農	商	馬	申	乃	皮	西	四	中	𠩺	隸書
農	商	馬	申	乃	皮	西	四	中	𠩺	楷書
農	商	馬	申	乃	皮	西	四	中	𠩺	行書
農	商	馬	申	乃	皮	西	四	中	𠩺	草書

韻文』也；詩三百篇，『有韻文』也。

周詩，至戰國忽中衰。惟周末南方之楚國，詩學獨盛。其詩變爲長篇之韻文，體制氣息均與三百篇不同，如屈原之離騷是也。

離騷（楚屈原）

攷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覽揆余于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脩能。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爲佩。汨余若將弗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阨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也。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導夫先路。昔三后之純粹兮。固衆芳之所在。雜申椒與菌桂兮。豈惟紉夫蕙蒨。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昌披兮。夫惟捷徑以窘步。惟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荃不揆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齎怒。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爲正兮。夫惟靈脩之故也。曰黃昏以爲期兮。羌中道而改路。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佗。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脩之數化。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畦留夷

與揭車兮。雜杜蘅與芳芷。冀枝葉之峻茂兮。願踈時乎吾將刈。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衆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羌內恕己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妬。忽馳騫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將至兮。恐脩名之不立。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顛領亦何傷。擘木根以結茝兮。貫薜荔之落葉。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纏纏。謗吾法夫前脩兮。非時俗之所服。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長太息以掩涕兮。哀人生之多艱。余雖好脩姱以鞿羈兮。謗朝諝而夕替。既替余以蕙纒兮。又申之以攬茝。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怨靈脩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固時俗之工巧兮。偃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爲度。忮鬱邑余侘傺兮。吾獨困乎此時也。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爲此態也。鸞鳥之不羣兮。自前代而固然。何方圓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回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步余馬於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脩吾初服。製芰荷以爲衣兮。集芙蓉以爲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雜糅兮。惟照質其猶未虧。忽反顧以遊目兮。將往觀乎四荒。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人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修以爲常。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余。曰鮫婞直以亡身兮。終然

歿乎羽之野。汝何博譽而好脩兮。紛獨有此姱節。蕤葦施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衆不可戶說兮。孰
 云察余之中情。世並舉而好朋兮。夫何榮獨而不予聽。依前聖以節中兮。喟憑心而歷茲。濟沅湘以南
 征兮。就重華而陳詞。啓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羿淫遊以
 佚田兮。又好射夫封狐。國亂流其鮮終兮。泥又貪夫厥家。澆身被服強圉兮。縱欲而不忍。日康娛以自
 忘兮。厥首用夫顛隕。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之不長。湯禹嚴而祇敬兮。
 周論道而莫差。舉賢才而授能兮。脩繩墨而不頗。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夫維聖哲以茂行兮。
 苟得用此下土天下。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陸余身而危死兮。
 覽余初其猶未悔。不量鑿而正枘兮。固前脩以菹醢。曾歔歔余鬱悒兮。哀朕時之不當。擘茹蕙以掩涕
 兮。霑余襟之浪浪。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馳玉虬以乘鸞兮。溢埃風余上征。朝發軔於蒼
 梧兮。夕余至乎縣圃。欲少留此靈瓊兮。日忽忽其將暮。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脩
 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飲余馬於咸池兮。馳余轡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須臾以相羊。前望舒使
 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鸞皇爲余先戒兮。雷師告余以未具。吾令鳳凰飛騰兮。又繼之以日夜。飄風屯
 其相離兮。率雲霓而來。御紛總總其離台兮。斑陸離其上下。吾令帝閭開關兮。倚闔闔而望予。時曖曖
 其將罷兮。結幽蘭而延佇。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妬。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閼風而縹馬。忽反

願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溘吾游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貽。吾令
豐隆乘雲兮求處妃之所在。解佩纒以結言兮吾令蹇脩以爲理。紛總總其離合兮忽躊躇其難遷。夕
歸次於窮石兮朝濯髮乎滄盤。保厥美以驕傲兮日康娛以淫游。雖信美而無禮兮奉違棄而改求。覽
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娥之佚女。吾令鳩爲媒兮鳩告余以不好。雄
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鳳皇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欲遠集
而無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遙。及少康之末家兮留有虞之二姚。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世溷濁
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閨中旣邃遠兮哲王又不寤。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與此終古。索瓊茅
以筮簪兮命靈氛爲余占之。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脩而慕之。思九州之博大兮豈惟是其有女。曰勉
遠逝而無狐疑兮孰求美而釋汝。何所獨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善惡。
人好惡其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戶服艾以盈要兮謂幽蘭兮其不可佩。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
理美之能當。蘇糞壤以充幃兮謂申椒其不芳。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巫咸將夕降兮懷
椒糈而要之。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繽其並迎。皇剌剌其揚靈兮告余以吉故。曰勉升降以上下兮求
榘矱之所同。湯禹儼而求合兮摯皋繇而能調。苟中情其好脩兮又何必用夫行媒。說操築於傅巖兮
武丁用而不疑。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寧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

猶其未央。恐鷓鴣之先鳴兮。使百草爲之不芳。何瓊珮之偃蹇兮。衆蓼然而蔽之。惟此黨人之不諒兮。恐嫉妬而折之。時繽紛其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脩之害也。余以蘭爲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委厥美以從俗兮。苟得列乎衆芳。椒專佞以慢諂兮。檓又欲充其佩幃。旣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芬之能祇。固時俗之從流兮。又孰能無變化。覽椒蘭其若茲兮。又況揭車與江離。惟茲佩之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芳菲菲而難虧兮。芳至今猶未沫。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靈氛旣告余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折瓊枝以爲羞兮。精瓊巖以爲糧。爲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爲車。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遭吾道夫崑崙兮。路脩遠以周流。揚雲霓之晻藹兮。鳴玉鸞之啾啾。朝發軔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鳳皇翼其承旂兮。高翔翔之翼翼。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與。麾蛟龍使梁津兮。詔西皇使涉予。路脩遠以多艱兮。騰衆車使徑待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爲期。屯余車其千乘兮。齊玉軛而並馳。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逶迤。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奏九歌而舞韶兮。聊暇日以娛樂。陟升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亂曰。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旣莫足與爲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卜居（楚屈原）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知盡忠。而蔽障於讒。心煩意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筴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屈原曰。吾寧憫憫款款。橫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游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生乎。寧超然高舉以保真乎。將唳警懷斯。喞喞。以事婦人乎。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潔楹乎。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汜汜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寧與騏驥亢軛乎。將隨駑馬之迹乎。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爲重。千鈞爲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詹尹乃釋筴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筴誠不能知此事。

原弟子宋玉，亦楚之長篇韻文家也。效其師之體，作高唐神女……等賦，於是文學中始有『辭賦』一體。故後世言辭賦者，推屈宋爲祖焉。

高唐賦（楚宋玉）

昔者楚襄王與宋玉游於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其上獨有雲氣。崑兮直上。忽兮改容。須臾之間。變化

無窮。王問玉曰：此何氣也？玉對曰：所謂朝雲者也。王曰：何謂朝雲？玉曰：昔者先王嘗游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爲高唐之客。聞君游高唐，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岨，旦爲朝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旦朝視之，如言，故爲立廟，號曰朝雲。王曰：朝雲始出，狀若何也？玉對曰：其始出也，擘兮若松楸，其少進也，斲兮若姣姬，揚袂彰日，而望所思。忽兮改容，偁兮若駕駟馬，建羽旗。湫兮如風，淒兮如雨，風止雨霽，雲無處所。王曰：寡人方今可以游乎？玉曰：可。王曰：其何如矣？玉曰：高矣顯矣，臨望遠矣，廣矣普矣，萬物祖矣，上屬於天，下見於淵，珍怪奇偉，不可稱論。王曰：試爲寡人賦之。玉曰：唯唯。惟高唐之大體兮，殊無物類之可儀比。巫山赫其無疇兮，道互折而層累。登巉巖而下望兮，臨大坻之稽水。遇天雨之新霽兮，觀百谷之俱集。漚洶洶其無聲兮，潰淡淡而並入。滂洋洋而四施兮，蒼湛湛而不止。長風至而波起兮，若籠山之孤畝。勢薄岸而相擊兮，隘交引而卻會。崑中怒而特高兮，若浮海而望碣石。礫碾礫而相摩兮，嶸震天之磕磕。巨石溺溺之淺濶兮，沫潼潼而高厲。水澹澹而盤紆兮，洪波淫淫之溶瀄。奔揚踊而相擊兮，雲興聲之霈霈。猛獸驚而跳駭兮，妄奔走而馳邁。虎豹豺兕，失氣恐喙。鵬鷃鷹鶴，飛揚伏竄。股戰脅息，安敢妄摯。於是水蟲盡暴，乘渚之陽。鼃鼉鱣鮪，交積縱橫。振鱗奮翼，蛟蛟蜿蜿。中阪遙望，玄木冬榮。煌煌熒熒，奪人目精。爛兮若列星，曾不可殫形。榛林鬱盛，葩葉覆蓋。雙椅垂房，糾枝還會。徙靡澹淡，隨波園藹。東西施翼，猗猗豐沛。綠葉紫裹，朱

莖白蒂。織條悲鳴。聲似箏籟。清濁相和。五變四會。感心動耳。迴腸傷氣。孤子寡婦。寒心酸鼻。長吏隳官。賢士失志。愁思無已。歎息垂淚。登高遠望。使人心瘁。盤岸嶢岼。振陳磴磴。磐石險峻。傾崎崖隕。巖岬參差。縱橫相追。陬互橫梧。背穴偃蹠。交加累積。重疊增益。狀似砥柱。在巫山之下。仰視山巔。肅何芊芊。炫耀虹蜺。俯視晴嶺。窈窕窈冥。不見其底。虛聞松聲。傾岸洋洋。立而熊經。久而不去。足盡汗出。悠悠忽忽。惴惴自失。使人心動。無故自恐。賁育之斷。不能爲勇。卒愕異物。不知所出。緹緹莘莘。若生於鬼。若出於神。狀似走獸。或象飛禽。譎詭奇偉。不可究陳。上至觀側。地蓋底平。箕踵漫衍。芳草羅生。秋蘭芷蕙。江離載菁。青荃射干。揭車苞并。薄草靡靡。聯延天天。越香掩掩。衆雀嗷嗷。雌雄相失。哀鳴相號。王睢鸛黃。正冥楚鳩。姊歸思婦。垂雞高巢。其鳴喈喈。當年遨遊。更唱迭和。赴曲隨流。有方之士。羨門高谿。上成鬱林。公樂聚穀。進純犧禱。璇室醮諸。神禮太一。傳祝已具。言辭已畢。王乃乘玉輿。駟蒼驪。垂旒旌。旒合諧。絀大弦而雅聲流。冽風過而增悲哀。於是調謳。令人怵悞。慄慄脅息。增欷。於是乃縱獵者。基趾如星。傳言羽獵。銜枚無聲。弓弩不發。罟罕不傾。涉滌滌。馳萃萃。飛鳥未及起。走獸未及發。頓節奄忽。蹄足灑血。舉功先得。獲車已實。王將欲往見之。必先齋戒。差時擇日。簡與玄服。建雲旆。蜺爲旌。翠爲蓋。風起雨止。千里而逝。蓋發蒙。往自會。思萬方。憂國害。開賢聖。輔不逮。九竅通鬱。精神察滯。延年益壽千萬歲。

神女賦（楚宋玉）

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浦。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王寢。果夢與神女遇。其狀甚麗。王異之。明日以白玉。玉曰。其夢若何。王對曰。晡夕之後。精神恍惚。若有所喜。紛紛擾擾。未知何意。目色鬢鬢。乍若有記。見一婦人。狀甚奇異。寐而夢之。寤不自識。罔兮不樂。悵爾失志。於是撫心定氣。復見所夢。玉曰。狀如何也。王曰。茂矣美矣。諸好備矣。盛矣麗矣。難測究矣。上古既無。世所未見。環姿瑋態。不可勝讚。其始來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須臾之間。美貌橫生。燁兮如花。溫乎如瑩。五色並馳。不可殫形。詳而視之。奪人目精。其盛飾也。則羅紈綺縠。盛文章。極服妙綵。照萬方。振繡衣。被桂裳。穠不短。纖不長。步裔裔兮。曜殿堂。忽兮改容。婉若游龍。乘雲翔。嬈被服。悅薄裝。沐蘭澤。含若芳。性和適。宜侍旁。順序卑。調心腸。王曰。若此盛矣。試爲寡人賦之。玉曰。唯唯。夫何神女之姣麗兮。含陰陽之渥飾。被華藻之可好兮。若翡翠之奮翼。其象無雙。其美無極。毛嬙鄣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無色。近之既妖。遠之有望。骨法多奇。應君之相。視之盈目。孰者克尙。私心獨悅。樂之無量。交希恩疎。不可盡暢。他人莫覩。王覽其狀。其狀峨峨。何可極言。貌豐盈以莊姝兮。苞溫潤之玉顏。眸子炯其精朗兮。瞭多美而可觀。眉聯娟以蛾揚兮。朱唇的其若丹。素質幹之釀實兮。志解泰而體閑。旣婉孌於幽靜兮。又婆娑乎人間。宜高殿以廣意兮。翼放縱而綽寬。動霧縠以徐步兮。拂墀聲之珊珊。望余帷而延視兮。若流波之將瀾。奮長袖以正衽兮。立躑躅而不安。澹清靜其愔愔兮。性沈詳而不煩。時容與以微動兮。志未可乎。

得原。意似近而既遠兮。若將來而復旋。褰余幃而請御兮。願盡心之惓惓。懷貞亮之潔清兮。卒與我乎相難。陳嘉辭而云對兮。吐芬芳其若蘭。精交接以來往兮。心凱康以樂歡。神獨亨而未結兮。魂煢煢以無端。含然諾其不分兮。喟揚音而哀歎。顛薄怒以自持兮。曾不可乎犯干。於是搖珮飾。鳴玉鸞。整衣服。斂容顏。顧女師。命大傅。歡情未接。將辭而去。遷延引身。不可親附。似逝未行。中若相首。目略微眄。精彩相授。志態橫出。不可勝記。意離未絕。神心怖覆。禮不遑訖。辭不及究。願假須臾。神女稱遽。徊腸傷氣。顛倒失據。闇然而冥。忽不知處。情獨私懷。誰者可語。惆悵垂涕。求之至曙。

漢文帝時，賈誼作鵬鳥賦……等篇；景帝時，枚乘作七發；均師法屈宋，爲漢賦之先鋒。及武帝廣攬詞臣，如司馬相如輩，競爲偉大之長篇韻文，於是漢賦之體制大成。厥後班固作兩都賦，張衡作二京賦，左思作三都賦，洋洋近萬言，敷陳繁冗，其體氣又一變乎屈宋矣。

鵬鳥賦 并序（漢賈誼）

誼爲長沙王傅。三年有鵬鳥飛入誼舍。止於坐隅。鵬似鴉。不祥鳥也。誼旣以譖居長沙。長沙卑濕。誼自傷悼。以爲壽不得長。乃爲賦以自廣。其辭曰。

單闕之歲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斜兮。鵬集余舍。止於坐隅兮。貌甚閑暇。異物來萃兮。私怪其故。發書占之。讖言其度。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請問于鵬。余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災。淹速之度兮。語余其期。鵬適歎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臆。萬物變化兮。固無休息。斡流而遷兮。或推而還。形氣轉續兮。變化而蟺。沕穆無窮兮。胡可勝言。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兮。吉凶同域。彼吳彊大兮。夫差以敗。越棲會稽兮。句踐霸世。斯游遂成兮。卒被五刑。傳說胥靡兮。乃相武丁。夫禍之與福兮。何異糾纏。命不可說兮。孰知其極。水激則悍兮。矢激則遠。萬物回薄兮。振盪相轉。雲蒸雨降兮。糾錯相紛。大鈞播物兮。塊比無垠。天不可預慮兮。道不可預謀。遲速有命兮。焉識其時。且夫天地爲鑪兮。造化爲工。陰陽爲炭兮。萬物爲銅。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則。千變萬化兮。未始有極。忽然爲人兮。何足控搏。化爲異物兮。又何足患。小智自私兮。賤彼貴我。達人大觀兮。物無不可。貪夫狗財兮。烈士狗名。夸者死權兮。品庶每生。怵迫之徒兮。或趨西東。大人不曲兮。意變齊同。愚士繫俗兮。窘若囚拘。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衆人惑惑兮。好惡積億。真人恬漠兮。獨與道息。釋智遺形兮。超然自喪。廖廓忽荒兮。與道翱翔。乘流則逝兮。得遲則止。縱軀委命兮。不私與己。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淵之靜。泛乎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寶兮。養空而浮。德人無累。知命不憂。細故蒂芥。何足以疑。

七發（漢枚乘）

楚太子有疾。而吳客往問之。曰。伏聞太子玉體不安。亦少間乎。太子曰。憊。謹謝客。客因稱曰。今時天下安寧。四字和平。太子方富於年。意者久就安樂。日夜無極。邪氣襲逆。中若結轆。紛屯澹淡。嘯唏煩醒。惕惕怵怵。臥不得瞑。虛中重聽。惡聞人聲。精神越漑。百病咸生。聰明眩曜。悅怒不平。久執不廢。大命乃傾。太子豈有是乎。太子曰。謹謝客。賴君之力。時時有之。然未至於是也。客曰。今夫貴人之子。必宮居而閨處。內有保母。外有傅父。欲交無所。飲食則溫淳甘臠。腥醲肥厚。衣裳則雜遼曼煖。燁燁熱暑。雖有金石之堅。猶將銷鑠而挺解也。况其在筋骨之間乎哉。故曰縱耳目之欲。恣支體之安者。傷血脈之和。且夫出輿入輦。命曰蹶痿之機。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皓齒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濃。命曰腐腸之藥。今太子膚色靡曼。四支委隨。筋骨挺解。血脈淫濯。手足惰窳。越女侍前。齊姬奉後。往來游讌。縱恣乎曲房隱間之中。此甘餐毒藥。戲猛獸之爪牙也。所從來者至深遠。淹滯永久而不廢。雖令扁鵲治內。巫咸治外。尙何及哉。今如太子之病者。獨宜世之君子。博見強識。承閒語事。變度易意。常無離側。以爲羽翼。淹沉之樂。浩盪之心。遁佚之志。其奚由至哉。太子曰。諾。病已。請事此言。客曰。今太子之病。可無藥石鍼刺灸療而已。可以要言妙道。說而去也。不欲聞之乎。太子曰。僕願聞之。客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中鬱結之輪菌。根扶疎以分離。上有千仞之峯。下臨百丈之谿。湍流遡波。又澹淡之。其根半死半生。冬則烈風漂霰飛雪之所激也。夏則雷霆霹靂之所感也。朝則鸛黃鴉鳴鳴焉。暮則羈雌迷鳥宿焉。獨

鷓晨號乎其上。鷓鷯哀鳴乎其下。於是背秋涉冬。使琴摯斫斬以爲琴。野繭之絲以爲絃。孤子之鉤以爲隱。九寡之珥以爲約。使師堂操暢。伯牙爲之歌。歌曰。麥秀漸兮雉朝飛。向虛壑兮背槁槐。依絕區兮臨迴溪。飛鳥聞之。翕翼而不能去。野獸聞之。垂耳而不能行。蚊蟻蝮蟻聞之。柱喙而不能前。此亦天下之至悲也。太子能彊起聽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客曰。犒牛之腴。菜以筍蒲。肥狗之和。冒以山肩。楚苗之食。安胡之飯。搏之不解。一啜而散。於是使伊尹煎熬。易牙調和。熊蟠之臠。勺藥之醬。薄耆之炙。鮮鯉之膾。秋黃之蘇。白露之茹。蘭英之酒。酌以滌口。山梁之餐。麥豹之胎。小飯大歡。如湯沃雪。此亦天下之至美也。太子能彊起嘗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客曰。鍾岱之牡。齒至之車。前似飛鳥。後類駟虛。櫓麥服處。躁中煩外。羈堅轡。附易路。於是伯樂相其前。王良造父爲之御。秦缺樓季爲之右。此兩人者。馬佚能止之。車覆能起之。於是使射千鎰之重。爭千里之逐。此亦天下之至駿也。太子能彊起而乘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客曰。旣登景夷之臺。南望荆山。北望汝海。左江右湖。其樂無有。於是使博辯之士。原本山川。極命草木。比物屬事。離辭連類。浮游覽觀。乃下置酒於虞懷之宮。連廊四注。臺城層構。紛紜玄綠。輦道邪交。隍池紆曲。溷章白鷺。孔雀鸚鵡。鸕鶿鷓鴣。翠鬣紫纓。螭龍德牧。邕邕羣鳴。陽魚騰躍。奮翼振鱗。淑漻壽蓼。蔓草芳苓。女桑河柳。素葉紫莖。苗松豫章。條上造天。梧桐并閭。極望成林。衆芳芬鬱。亂於五風。從容猗靡。消息陽陰。列坐縱酒。蕩樂娛心。景春佐酒。杜連理音。滋味雜陳。肴糝錯該。練色娛

目流聲悅耳。於是乃發激楚之結風。揚鄭衛之皓齒。使先施徵舒。陽文段于。吳娃閭嫵。傅予之徒。雜裾垂髻。目挑心與。揄流波。雜杜若。蒙清塵。被蘭澤。嫵服而御。此亦天下之靡麗。皓侈廣博之樂也。太子能彊起游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客曰。將爲太子馴騏驥之馬。駕飛輪之輿。乘牡駿之乘。右夏服之勁箭。左烏號之雕弓。游涉乎雲林。周馳乎蘭澤。弭節乎江潯。掩青蘋。遡清風。陶陽氣。蕩春心。逐狡獸。集輕禽。於是極犬馬之才。困野獸之足。窮相御之智巧。恐虎豹。憎鷲鳥。逐馬鳴鑣。魚跨麋角。履游麋兔。蹈踐麋鹿。汗流沫墜。寃伏陵窘。無創而死者。固足充後乘矣。此校獵之至壯也。太子能彊起游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然陽氣見於眉宇之間。侵淫而上。幾滿大宅。客見太子有悅色也。遂推而進之曰。冥火薄天。兵車雷運。旌旗偃蹇。羽旄肅紛。馳騁角逐。慕味爭先。微墨廣博。望之有圻。純粹全犧。獻之公門。太子曰。善。願復聞之。客曰。未旣。於是榛林深澤。煙雲闇漠。兕虎竝作。毅武孔猛。袒裼身薄。白刃磴磴。矛戟交錯。收獲掌功。賞賜金帛。掩蘋肆若。爲牧入席。旨酒嘉肴。羞魚膾炙。以御賓客。涌觴竝起。動心驚耳。誠必不悔。決絕以諾。貞信之色。形于金石。高歌陳唱。萬歲無斁。此真太子之所喜也。能彊起而遊乎。太子曰。僕甚願從。直恐爲譎。大夫累耳。然而有起色矣。客曰。將以八月之望。與諸侯遠方交游兄弟。竝往觀濤乎。廣陵之曲江。至則未見濤之形也。徒觀水力之所到。則卹然足以駭矣。觀其所駕軼者。所擢拔者。所揚汨者。所溫汾者。所滌汔者。雖有心略辭給。固未能縷形其所由然也。况兮忽兮。聊兮慄兮。混汨汨兮。忽兮。

慌兮。倏兮。儻兮。浩瀆瀆兮。超曠曠兮。秉意乎南山。通望乎東海。虹洞兮蒼天。極慮乎崖溪。流攬無窮。歸神日母。汨乘流而下降兮。或不知其所止。或紛紜其流折兮。忽繆往而不來。臨朱汜而遠逝兮。中虛煩而益怠。莫離散而發曙兮。內存心而自持。於是澡漑胸中。灑練五藏。澹澈手足。頽濯髮齒。投棄恬怠。輸瀉洩濁。分決狐疑。發皇耳目。當是之時。雖有淹病滯疾。猶將伸偃起。蹙發瞽披。聳而觀望之也。况直眇小煩。漣醲病酒之徒哉。故曰。發蒙解惑。不足以言也。太子曰。善。然則濤何氣哉。客曰。不記也。然聞於師曰。似神而非者三。疾雷聞百里。江水逆流。海水上潮。山出內雲。日夜不止。衍溢漂疾。波涌而濤起。其始起也。洪林林焉。若白鷺之下翔。其少進也。浩浩澄澄。如素車白馬。帷蓋之張。其波涌而雲亂。擾擾焉如三軍之騰裝。其旁作而奔起也。飄飄焉如輕車之勒兵。六駕蛟龍。附從太白。純馳浩蜺。前後駱驛。顯叩叩。楛楛彊彊。莘莘將將。壁壘重堅。沓雜似軍行。匈隱匈磕。軋盤涌裔。原不可當。觀其兩傍。則滂渤拂鬱。闔漠感突。上擊下律。有似勇壯之卒。突怒而無畏。蹈壁銜津。窮曲隨隈。踰岸出追。遇者死。當者壞。初發乎或圍之津涯。荇軫谷兮。迴翔青篴。銜枚檀柏。弭節伍子之山。通厲骨母之場。凌赤岸。躡扶桑。橫奔似雷行。誠奮厥武。如振如怒。沌沌渾渾。狀如奔馬。混混庀庀。聲如雷鼓。發怒屋杳。清升踰趾。侯波奮振。合戰於藉藉之口。鳥不及飛。魚不及迴。獸不及走。紛紛翼翼。波涌雲亂。蕩取南山。背擊北岸。覆虧丘陵。平夷西畔。險險戲戲。崩壞陂池。決勝乃罷。澗汨潺湲。披揚流灑。橫暴之極。魚鼈失勢。顛倒偃側。沈沈

浚浚。蒲伏連延。神物怪疑。不可勝言。直使人踣焉。洄閭悽愴焉。此天下怪異詭觀也。太子能彊起觀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客曰。將爲太子奏方術之士。有資略者。若莊周、魏牟、楊朱、墨翟、於胡、詹何之倫。使之論天下之精微。理萬物之是非。孔老覽觀。孟子持籌而算之。萬不失一。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豈欲聞之乎。於是太子據几而起曰。渙乎一聽聖人辨士之言。忽然汗出。霍然病已。

子虛賦

(漢司馬相如)

楚使子虛使於齊。齊王悉發車騎。與使者出畋。畋罷。子虛過詔烏有先生。亡是公存焉。坐定。烏有先生問曰。今日畋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對曰。僕樂齊王之欲誇僕以車騎之衆。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王駕車千乘。選徒萬騎。畋於海濱。列卒滿澤。罟網彌山。掩兔麟鹿。射麋腳麟。鶩於鹽浦。割鮮染輪。射中獲多。矜而自功。顧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澤。遊獵之地。饒樂若此者乎。楚王之獵。孰與寡人乎。僕下車對曰。臣、楚國之鄙人也。幸得宿衛。十有餘年。時從出遊。遊於後園。覽於有無。然猶未能徧視也。又焉足以言其外澤乎。齊王曰。雖然。略以子之所聞見而言之。僕對曰。唯。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視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耳。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弗鬱。隆崇峯峯。岑崑參差。日月蔽虧。交錯糾紛。上干青雲。罷池陂陁。下屬江河。其土。則丹青赭堊。雌黃白附。錫碧金銀。衆色炫耀。照爛龍麟。其石。則赤玉玫瑰。琳璿昆吾。瑊玦玄厲。礪

石砮砮。其東，則有蕙圃蘅蘭。芷若射干。芎藭菖蒲。芷離麋蕪。諸柘巴菰。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陔靡。案衍壇曼。緣以大江。限以巫山。其高燥，則生葳薺苞荔。薛莎青蘋。其埤濕，則生藏蓂兼葭。束蘄雕胡。蓮藕菰蘆。菴藺軒子。衆物居之。不可勝圖。其西，則有涌泉清池。激水推移。外發芙蓉菱華。內隱鉅石白沙。其中，則有神龜蛟鼉。瑇瑁鼈鼉。其北，則有陰林巨樹。檉柗豫樟。桂椒木蘭。檠離朱楊。檀梨棗栗。橘柚芬芳。其上，則有鸞鷟。孔鸞。騰遠射干。其下，則有白虎玄豹。蝮蛇羆豸。於是乎乃使專諸之倫。手格此獸。楚王乃駕馴駁之駟。乘雕玉之輿。靡魚鬣之橈旃。曳明月之珠旗。建干將之雄戟。左烏號之雕弓。右夏服之勁箭。陽子驂乘。熾阿爲御。案節未舒。卽凌狡獸。蹴蛩蛩。麟距虛。軼野馬。轉駟駘。乘遺風。射游騏。倏眇情洌。雷動焱至。星流霆擊。弓不虛發。中必決毗。洞胸達掖。絕手心繫。獲若雨獸。揜草蔽地。於是楚王乃引節徘徊。翔翔容與。覽乎陰林。觀壯士之暴怒。與猛獸之恐懼。傲執受詘。殫觀衆物之變態。於是鄭女曼姬。被阿緜。揄紵縞。雜織羅。垂霧縠。褰積褰縞。紆徐委曲。鬱橈谿谷。粉粉裊裊。揚旄戍削。蜚纒垂髻。扶輿猗靡。翁呶萃蔡。下靡蘭蕙。上拂羽蓋。錯翡翠之葳蕤。纏繞玉綬。眇眇忽忽。若神仙之髣髴。於是乃相與獠於蕙圃。宴姍勃窣。而上乎金隄。揜翡翠。射駿驥。微矰出。織繳施。弋白鶴。連駕鵝。雙鶴下。玄鶴加。怠而後發。游於清池。浮文鷁。揚旌棹。張翠帷。建羽蓋。網瑇瑁。鉤紫貝。縱金鼓。吹鳴籟。榜人歌。聲流喝。水蟲駭。波鴻沸。涌泉起。奔物會。礪石相擊。礧礧礧。若雷霆之聲。聞乎數百里之外。將息獠者。擊靈鼓。起烽

燧。車案行。騎就隊。纒乎淫淫。般乎裔裔。於是楚王乃登雲陽之臺。泊乎無爲。淡乎自持。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不著大王終日馳騁。曾不下輿。脣割輪焯。自以爲娛。臣竊觀之。齊殆不如。於是齊王無以應僕也。烏有先生曰。是何言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貺齊國。王悉發境內之士。備車騎之衆。與使者出畋。乃欲戮力致獲。以娛左右。何名爲夸哉。問楚地之有無者。願聞大國之風烈。先生之餘論也。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爲高。奢言淫樂。而顯侈靡。竊爲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國之美也。有而言之。是彰君之惡。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彰君之惡。而傷私義。二者無一可。而先生行之。必且輕於齊而累於楚矣。且齊東浴鉅海。南有瑯琊。觀乎成山。射乎之罘。浮渤海。游孟諸。邪與肅慎爲鄰。右以暘谷爲界。秋田乎青丘。徬徨乎海外。吞若雲夢者八九。於其胸中。曾不蒂芥。若乃俶儻瑰瑋。異方殊類。珍怪鳥獸。萬端鱗萃。充物其中。不可勝記。禹不能名。禹不能計。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遊戲之樂。苑囿之大。先生又見客。是以王辭不復。何爲無以應哉。

兩都賦，二京賦，三都賦，均因篇幅大長，未錄。

兩漢爲辭賦發達時代，文人工爲此體者極多。惟三代『抒情』『敘事』之韻文，至是已變爲『敷陳典物』之韻文矣。

三代之世，有『長篇無韻文』，而無『長篇韻文』，及屈宋興，而韻文始漸偉觀。惟當時之文，皆以敘事理，述情意爲重；初無特意以文爲務者。兩漢以還，文章始有專家，學說衰而辭賦興，於是文與學分，號爲文人者，大率以敷詞鏤句爲能。魏晉以後，漸崇綺靡，文體寢繁，文氣亦劇變。

漢司馬相如之賦，已有對偶之痕跡；至魏曹植作洛神賦，幾純以排偶行之。自魏曹兄弟講究烹鍊字句，逮乎兩晉，益尙雕詞。齊梁以降，更以聲調相崇，讀庾信諸家之賦，不特對仗工整，且平仄亦諧協矣。

洛神賦（魏曹植）

黃初三年，余朝京師，還濟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對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賦。其辭曰：

余從京城，言歸東藩，背伊闕，越轘轅，經通谷，陵景山，日既西傾，車殆馬煩，爾迺稅駕乎蘅皋，秣騶乎芝田。容與乎楊林，流眄乎洛川。於是精移神駭，忽焉思散，俯則未察，仰以殊觀。覩一麗人，于巖之畔，迺援御者而告之曰：爾有覩於彼者乎？彼何人斯？若此之豔也。御者對曰：臣聞河洛之神，名曰宓妃。然則君

王之所見。無迺是乎。其狀若何。臣願聞之。余告之曰。其形也。翩若驚鴻。婉若游龍。榮曜秋菊。華茂春松。鬢鬢兮若輕雲之蔽月。飄飄兮若流風之迴雪。遠而望之。皎若太陽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淥波。穠纖得中。脩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約素。延頸秀項。皓質呈露。芳澤無加。鈿華不御。雲髻峨峨。脩眉聯娟。丹脣外朗。皓齒內鮮。明眸善睐。鬢輔承權。瓊姿豔逸。儀靜體閑。柔情綽態。媚於語言。奇服曠世。骨像應圖。披羅衣之璀璨兮。珥瑤碧之華琚。戴金碧之首飾。綴明珠以耀軀。踐遠游之文履。曳霧縠之輕裾。微幽蘭之芳藹兮。步踟躕於山隅。於是。忽焉縱體。以遨以嬉。左倚采旄。右蔭桂旗。攘皓腕於神滸兮。采湍瀨之玄芝。余情悅其淑美兮。心振蕩而不怡。無良媒以接歡兮。託微波而通辭。願誠素之先達兮。懼解玉佩以要之。嗟佳人之信脩。羌習禮而明詩。抗瓊瑋以和予兮。指潛淵而爲期。執眷眷之款實兮。懼斯靈之我欺。感交甫之棄言兮。悵猶豫而狐疑。收和顏而靜志兮。申禮防以自持。於是洛靈感焉。徙倚徬徨。神光離合。乍陰乍陽。竦輕軀以鶴立。若將飛而未翔。踐椒塗之郁烈。步蘅薄而流芳。超長吟以永慕兮。聲哀厲而彌長。爾迺衆靈雜遝。命儔嘯侶。或戲清流。或翔神渚。或采明珠。或拾翠羽。從南湘之二妃。攜漢濱之游女。歎匏瓜之無匹兮。詠牽牛之獨處。揚輕桂之綺靡兮。翳脩袖以延佇。體迅飛鳧。飄忽若神。凌波微步。羅襪生塵。動無常則。若危若安。進止難期。若往若還。轉眄流精。光潤玉顏。含辭未吐。氣若幽蘭。華容婀娜。令我忘餐。於是屏翳收風。川后靜波。馮夷鳴鼓。女媧清歌。騰文魚以警乘。鳴玉鸞以

借逝。六龍儼其齊首。載雲車之容裔。鯨鯢踊而夾轂。水禽翔而爲衛。於是越北泚。過南岡。紆素領。迴清陽。動朱脣以徐言。陳交接之大綱。恨人神之道殊。怨盛年之莫當。抗羅袂以掩涕兮。淚流襟之浪浪。悼良會之永絕兮。哀一逝而異鄉。無微情以效愛兮。獻江南之明璫。雖潛處於太陰。長寄心於君王。忽不悟其所舍。悵神宵而蔽光。於是背下陵高。足往神留。遺情想像。顧望懷愁。冀靈體之復形。御輕舟而七泝。浮長川而忘反。思綿綿而增慕。夜耿耿而不寐。霑繁霜而至曙。命僕夫而就駕。吾將歸乎東路。攬騏驎以抗策。悵盤桓而不能去。

哀江南賦并序(南北朝庾信)

庾信

粵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大盜移國。金陵瓦解。余乃竄身荒谷。公私塗炭。華陽奔命。有去無歸。中興道銷。窮于甲戌。三日哭於都亭。三年囚於別館。天道周星。物極不反。傅燮之但悲身世。無處求生。袁安之每念王室。自然流涕。昔桓君山之志士。杜元凱之平生。竝有著書。咸能自序。潘岳之文彩。始述家風。陸機之詞賦。先陳世德。信年始二毛。卽逢喪亂。貌是流離。至於暮齒。燕歌遠別。悲不自勝。楚老相逢。泣將何及。畏南山之雨。忽踐秦庭。讓東海之濱。遂餐周粟。下亭漂泊。高橋羈旅。楚歌非取樂之方。魯酒無忘憂之用。追爲此賦。聊以記言。不無危苦之詞。唯以悲哀爲主。日暮塗遠。人間何世。將軍一去。大樹飄零。壯士不還。寒風蕭瑟。荆璧睨柱。受連城而見欺。載書橫階。捧珠盤而不定。鍾儀君子。入就南冠之囚。季

孫行人留守西河之館。申包胥之頓地。碎之以首。蔡威公之淚盡。加之以血。釣台移柳。非玉關之可望。華亭鶴唳。非河橋之可聞。孫策以天下爲三分。衆纔一旅。項籍用江東之子弟。人唯八千。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豈有百萬義師。一朝卷甲。芟夷斬伐。如草木焉。江淮無涯岸之阻。亭壁無藩籬之固。頭會箕歛者。合從締交。鋤耨棘矜者。因利乘便。將非江表王氣。終于三百年乎。是知併吞六合。不免軼道之災。混一車書。無救平陽之禍。嗚呼。山嶽崩頽。旣履危亡之運。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天意人事。可以悽愴傷心者矣。况復舟楫路窮。星漢非乘槎可上。風飈道阻。蓬萊無可到之期。窮者欲達其言。勞者須歌其事。陸士衡聞而撫掌。是所甘心。張平子見而陋之。固其宜矣。

我之掌庾承周。以世功而爲族。經邦佐漢。用論道而當官。稟嵩華之玉石。潤河洛之波瀾。居負洛而重世。邑臨河而晏安。逮永嘉之艱虞。始中原之乏主。民枕倚於牆壁。路交橫於豺虎。值五馬之南奔。逢三星之東聚。彼凌江而建國。始播遷於吾祖。分南陽而賜田。裂東嶽而胙土。誅茅宋玉之宅。穿徑臨江之府。水木交運。山川崩竭。家有直道。人多全節。訓子見於純深。事君彰於義烈。新野有生祠之廟。河南有胡書之碣。况乃少微真人。天山逸民。階庭空谷。門巷蒲輪。移談講樹。就簡書筠。降生世德。載誕貞臣。文詞高于甲觀。模楷盛於漳濱。嗟有道而無鳳。歎非時而有麟。旣奸回之嬰匿。終不悅於仁人。王子濱洛之歲。蘭成射策之年。始含香於建禮。仍矯翼於崇賢。游游雷之講肆。齒明離之胃筵。旣傾蠡而酌海。遂

側管以窺天。方塘水白。釣渚池圓。侍戎韜於武帳。聽雅曲於文弦。乃解懸而通籍。遂崇文而會武。居笠
穀而掌兵。出蘭池而典午。論兵於江漢之君。拭玉於西河之主。於時朝野歡娛。池臺鐘鼓。里爲冠蓋。門
成鄒魯。連茂苑於海陵。跨橫塘於江浦。東門則鞭石成橋。南極則鑄銅爲柱。橋則園植萬株。竹則家封
千戶。西賈浮玉。南琛沒羽。吳歛越吟。荆豔楚舞。草木之遇陽春。魚龍之逢風雨。五十年中。江表無事。王
歎爲和親之候。班超爲定遠之使。馬武無預於甲兵。馮唐不論於將帥。豈知山嶽闐然。江湖潛沸。漁陽
有閩左戍卒。離石有將兵都尉。天子方刪詩書。定禮樂。設重雲之講。開士林之學。談劫燼之灰飛。辯常
星之夜落。地平魚齒。城危獸角。臥刁斗於滎陽。絆龍媒於平樂。宰衡以干戈爲兒戲。縉紳以清談爲廟
略。乘漬水以膠船。馭奔駒以朽索。小人則將及水火。君子則方成猿鶴。敝策不能救鹽池之鹹。阿膠不
能止黃河之濁。旣而魴魚頰尾。四郊多壘。殿狎江鷗。宮鳴野雉。湛盧去國。餘糧失水。見被髮於伊川。知
百年而爲戎矣。彼姦逆之熾盛。久遊魂而放命。大則有鯨有鯢。小則爲梟爲獍。負其牛羊之力。凶其水
草之性。非玉燭之能調。豈璿璣之可正。值天下之無爲。尙有欲於羈縻。飲其琉璃之酒。賞其虎豹之皮。
見胡柯於大夏。識烏卵于條枝。豺牙密厲。虺毒潛吹。輕九鼎而欲問。聞三川而遂窺。始則王子召戎。姦
臣介冑。旣官政而離邊。遂師言而泄漏。望廷尉之逋囚。反淮南之窮寇。出狄泉之蒼鳥。起橫江之困獸。
地則石鼓鳴山。天則金精動宿。北闕龍吟。東陵麟鬪。爾乃桀點構扇。馮陵畿甸。擁狼望於黃圖。填盧山

於赤縣。青袍如草。白馬如練。天子履端廢朝。單于長圍高宴。兩觀當戟。千門受箭。白虹貫日。蒼鷹擊殿。竟遭夏臺之禍。終視堯城之變。官守無奔問之人。干戚非平戎之戰。陶侃空爭米船。顧榮虛搖羽扇。將軍死綏。路絕重圍。烽隨星落。書逐鳶飛。遂乃韓分趙裂。鼓臥旗折。失羣班馬。迷輪亂轍。猛士嬰城。謀臣卷舌。昆陽之戰。象走林常。山之陣。蛇奔穴五。郡則兄弟相悲。三州則父子離別。護軍慷慨。忠能死節。三世爲將。終於此滅。濟陽忠壯。身參末將。兄弟三人。義聲俱唱。主辱臣死。名存身喪。敵人歸元。三軍悽愴。尙書多算。守備是長。雲梯可拒。地道能防。有齊將之閉壁。無燕事之臥牆。大事去矣。人之云亡。申子奮發。勇氣咆勃。實總元戎。身先士卒。胄落魚門。兵填馬窟。屢犯通中。頻遭刮骨。功業天枉。身名埋沒。或以隼翼鷄披。虎威狐假。沾漬鋒鏑。脂膏原野。兵弱虜強。城孤氣寡。聞鶴唳而心驚。聽胡笳而淚下。據神亭而亡戟。臨橫江而棄馬。崩於鉅鹿之沙。碎於長平之瓦。於是桂林顛覆。長洲麋鹿。潰潰沸騰。茫茫慘黷。天地離阻。人神慘酷。晉鄭靡依。魯衛不睦。競動天關。爭迴地軸。探雀穀而未飽。待熊蹯而詎熟。乃有車側郭門。筋懸廟屋。鬼同曹社之謀。人有秦庭之哭。爾乃假刻璽於關塞。稱使者之酌對。逢鄂坂之讖嫌。值郾門之征稅。乘白馬而不前。策青驪而轉礙。吹落葉之扁舟。飄長風於上游。彼鋸牙而鈎爪。又巡江而習流。排青龍之戰艦。鬪飛燕之船樓。張遼臨於赤壁。王濬下於巴丘。乍風驚而射火。或箭重而回舟。未辨聲於黃蓋。已先沉於杜侯。落帆黃鶴之浦。藏船鸚鵡之洲。路已分於湘漢。星猶看於斗牛。若乃陰

陵失路。釣臺斜趣。望赤壁而沾衣。艤烏江而不渡。雷池柵浦。鵠陵焚戍。旅舍無煙。巢禽無樹。謂荆衡之杞梓。庶江漢之可恃。淮海維揚。三千餘里。過漂渚而寄食。託蘆中而渡水。屈于七澤。濱于十死。嗟天保之未定。見殷憂之方始。本不達於危行。又無情於祿仕。謬掌衛於中軍。濫尸承於御史。信生世等於龍門。辭親同於河洛。奉立身之遺訓。受承書之顧託。昔三世而無慙。今七葉而方落。泣風雨於梁山。惟枯魚之銜索。入欹斜之小徑。掩蓬藿之荒扉。就汀洲之杜若。待蘆葦之單衣。於時西楚霸王。劍及繁陽。鏖兵金匱。校戰玉堂。蒼鷹赤雀。鐵舳牙檣。沉白馬而誓衆。負黃龍而渡江。海潮迎艦。江萍送王。戎車屯於石城。戈船掩于淮泗。諸侯則鄭伯前驅。盟主則荀罃暮至。剖巢燼穴。奔魍走魅。埋長狄於駒門。斬蚩尤於中冀。然腹爲燈。飲頭爲器。直虹貫壘。長星屬地。昔之虎踞龍盤。加以黃旗紫氣。莫不隨狐兔而窟穴。與風塵而殄瘁。西瞻博望。北臨玄圃。月榭風臺。池平樹古。倚弓於玉女窗扉。繫馬於鳳皇樓柱。仁壽之鏡徒懸。茂陵之書空聚。若夫立德立言。謨明寅亮。聲超於繫表。道高於河上。更不遇於浮邱。遂無言於師曠。以愛子而托人。知西陵而誰望。非無北闕之兵。猶有雲臺之仗。司徒之表裏經綸。狐偃之惟王實勤。橫瑯戈而對霸主。執金鼓而問賊臣。平吳之功。壯於杜元凱。王室是賴。深於溫太真。始則地名全節。終則山稱枉人。南陽校書。去之已遠。上蔡逐獵。知之何晚。鎮北之負譽矜前。風颯凜然。水神遭箭。山靈見鞭。是以蟄熊傷馬。浮蛟沒船。才子併命。俱非百年。中宗之夷凶靜亂。大雪冤恥。去代邸而承基。遷唐

郊而慕祀。反舊章於司隸。歸餘風於正始。沉猜則方逞其欲。藏疾則自矜於已。天下之事沒焉。諸侯之心搖矣。既而齊交北絕。秦患西起。况背關而懷楚。冀端委而開吳。驅綠林之散卒。拒驪山之叛徒。營軍梁滢。蒐乘巴淦。問諸淫昏之鬼。求諸厭劾之巫。荆門遭廩延之戮。夏口濫遼泉之誅。褻因親以教愛。忍和樂於彎弧。既無謀於肉食。非所望於論都。未深思於五難。先自擅於三端。登陽城而避險。臥砥柱而求安。既言多於忌刻。實志勇而刑殘。但坐觀於時變。本無情於急難。地惟黑子。城猶彈丸。其怨則黷。其盟則寒。豈冤禽之能塞海。非愚叟之可移山。況以沴氣朝浮。妖精夜殞。赤烏則三朝夾日。蒼雲則七重圍軫。亡吳之歲既窮。入郢之年斯盡。周舍鄭怒。楚結秦冤。有南風之不競。值西隣之責言。俄而梯衝亂舞。冀馬雲屯。賤秦車於暢轂。杳漢鼓於雷門。下陳倉而連弩。渡臨晉而橫船。雖復楚有七澤。人稱三戶。箭不麗於六麋。雷無驚於九虎。辭洞庭兮落木。去潒陽兮極浦。熾火兮焚旗。貞風兮害蠱。乃使玉軸揚灰。龍文折柱。下江餘城。長林故營。徒思拊馬之秣。未見燒牛之兵。章慢枝以轂走。宮之奇以族行。河無冰而馬渡。關未曉而難鳴。忠臣解骨。君子吞聲。章華望祭之所。雲夢僞游之地。荒谷縊於莫敖。冶父囚於羣帥。礪谷摺拉。鷹鷂批攢。冤霜夏零。憤泉秋沸。城崩杞婦之哭。竹染湘妃之泪。水毒秦涇。山高趙陘。十里五里。長亭短亭。饑隨蟄燕。暗逐流螢。秦中水黑。關上泥青。於時瓦解冰泮。風飛電散。渾然千里。滯澠一亂。雪暗如沙。冰橫似岸。逢赴洛之陸機。見離家之王粲。莫不聞隴水而掩泣。向關山而長嘆。况復

君在交河。妾在青波。石望夫而愈遠。山望子而逾多。才人之憶代郡。公子之去清河。栩陽亭有離別之賦。臨江王有愁思之歌。別有飄飄武威。羈旅金微。班超生而望返。溫序死而思歸。李陵之雙鳧永去。蘇武之一鴈空飛。若江陵之中否。乃金陵之始禍。雖借人之外力。實蕭牆之內起。撥亂之主忽焉。中興之宗不祀。伯兮叔兮。同見戮於猶子。荆山鵠飛而玉碎。隋岸虵生而珠死。鬼火亂於平林。殤魂遊於新市。梁故豐徙。楚實秦亡。不有所廢。其何以昌。有媯之後。將育於姜。輸我神器。居爲讓王。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用無賴之子弟。舉江東而全棄。惜天下之一家。遭東南之反氣。以鶉首而賜秦。天何爲而此醉。且夫天道迴旋。生民預焉。余烈祖於西晉。始流播於東川。泊余身而七葉。又遭時而北遷。提挈老幼。關河累年。死生契闊。不可問天。况復零落將盡。靈光歸然。日窮於紀。歲將復始。逼迫危慮。端憂暮齒。踐長樂之神臯。望宣平之貴里。渭水貫於天門。驪山迴於地市。幕府大將軍之愛客。丞相平津侯之待士。見鐘鼎於金張。聞絃歌於許史。豈知灞陵夜獵。猶是故時將軍。咸陽布衣。非獨思歸王子。

七 古詩及樂府

周初之詩，組織尙屬簡單。至周末，楚人屈原……等，始爲長篇大段之詩，如離

騷九歌九章……等是。

詩至漢，而體制漸增，長篇已備，短章亦樊然並興。

漢初短詩，尚無定體。以兮字爲語助詞之短歌，頗盛行。

垓下歌（楚項羽）

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大風歌（漢高帝）

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秋風辭（漢武帝）

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雁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汎樓船兮濟汾河。橫中兮揚素波。簫鼓鳴兮發棹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

悲愁歌（漢烏孫公主）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託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爲室兮氈爲牆。以肉爲食兮酪爲漿。居常思土兮心內傷。願爲黃鵠兮歸故鄉。

周詩以四言爲定式，五言七言尙罕見。至漢則五七言詩均已成立，五言尤盛。

行。四言詩爲之者漸少，且氣息亦已略與三百篇不同。

諷諫詩（漢韋孟）

肅肅我祖。國自豕韋。黼衣朱黻。四牡龍旂。彤弓斯征。撫寧遐荒。總齊羣邦。以翼大商。迭彼大彭。勳績維光。至於有周。歷世會同。王赧聽譖。實絕我邦。我邦旣絕。厥政斯逸。賞罰之行。非由王室。庶尹羣后。靡扶靡衛。五服崩離。宗周以墜。我祖斯微。遷於彭城。在予小子。勤唉厥生。阨此媢秦。耒耜斯耕。悠悠媢秦。上天不寧。乃眷南顧。授漢於京。於赫有漢。四方是征。靡適不懷。萬國攸平。乃命厥弟。建侯於楚。俾我小臣。惟傳是輔。矜矜元王。恭儉靜一。惠此黎民。納彼輔弼。享國漸世。垂烈於後。迺及夷王。克奉厥緒。咨命不永。惟王統祀。左右陪臣。斯惟皇士。如何我王。不思守保。不惟履冰。以繼祖考。邦事是廢。逸遊是娛。犬馬悠悠。是放是驅。務此鳥獸。忽此稼苗。蒸民以匱。我王以媢。所弘匪德。所親匪俊。唯囿是恢。唯諛是信。諭諂諂夫。諤諤黃髮。如何我王。曾不是察。旣藐下臣。追欲縱逸。媢彼顯祖。輕此削黜。嗟嗟我王。漢之陸親。曾不夙夜。以休令聞。穆穆天子。照臨下土。明明羣司。執憲靡顧。正遐由近。殆其茲怙。嗟嗟我王。曷不斯思。匪思匪監。嗣其罔則。彌彌其逸。岌岌其國。致冰匪霜。致墜匪慢。瞻惟我王。時靡不練。興國救顛。孰違悔過。追思黃髮。秦穆以霸。歲月其徂。年其逮者。於赫君子。庶顯於後。我王如何。曾不斯覽。黃髮不近。胡不時鑒。

此詩追摹三百篇雅體，在漢之初中葉，尙多效爲此體者，六朝以後漸尠。
『五言古詩』成立於漢武之世，以流存於今日之漢詩考之，當以蘇李贈答及
無名氏十九首爲最先。

詩四首（漢蘇武）

骨肉緣枝葉。結交亦相因。四海皆兄弟。誰爲行路人。況我連枝樹。與子同一身。昔爲鴛與鴦。今爲參與辰。昔者長相近。邈若胡與秦。惟念當離別。恩情日以新。鹿鳴思野草。可以喻嘉賓。我有尊酒。欲以贈遠人。願子留斟酌。敍此平生親。

黃鵠一遠別。千里顧徘徊。胡馬失其羣。思心常依依。何況雙飛龍。羽翼臨當垂。幸有絃歌曲。可以喻中懷。請爲遊子吟。泠泠一何悲。絲竹厲清聲。慷慨有餘哀。長歌正激烈。中心愴以摧。欲展清商曲。念子不能歸。俛仰內傷心。淚下不可揮。願爲雙黃鵠。送子俱南飛。

結髮爲夫妻。恩愛兩不疑。歡娛在今夕。嫵婉及良時。征夫懷往路。起視夜何其。參辰皆已沒。去去從此辭。行役在戰場。相見未有期。握手一長歎。淚爲生別滋。努力愛春華。莫忘歡樂時。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

燭燭晨明月。馥馥秋蘭芳。芬馨良夜發。隨風聞我堂。征夫懷遠路。遊子戀故鄉。寒冬十二月。晨起踐嚴霜。俯觀江漢流。仰視浮雲翔。良友遠離別。各在天一方。山海隔中州。相去悠且長。嘉會難再遇。歡樂殊未央。願君崇令德。隨時愛景光。

與蘇武詩三首(漢李陵)

良時不再至。離別在須臾。屏營衢路側。執手野踟躕。仰視浮雲馳。奄忽互相踰。風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長當從此別。且復立斯須。欲因晨風發。送子以賤軀。

嘉會難再遇。三載爲千秋。臨河濯長纓。念子悵悠悠。遠望悲風至。對酒不能酬。行人懷往路。何以慰我愁。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

攜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徘徊蹊路側。悵悵不能辭。行人難久留。各言長相思。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爲期。

古詩十九首(漢闕名)

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返。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

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娥娥紅粉妝。纖纖出素手。昔爲倡家女。今爲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

青青陵上柏。磊磊澗中石。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斗酒相娛樂。聊厚不爲薄。驅車策駑馬。遊戲宛與洛。洛中何鬱鬱。冠帶自相索。長衢羅夾巷。王侯多第宅。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尺。極宴娛心意。戚戚何所迫。

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彈箏奮逸響。新聲妙入神。令德唱高言。識曲聽其真。齊心同所願。含意俱未伸。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飈塵。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無爲守窮賤。轆轤長苦辛。

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交疏結綺窗。阿閣三重階。上有絃歌聲。音響一何悲。誰能爲此曲。無乃杞梁妻。清商隨風發。中曲正徘徊。一彈再三歎。慷慨有餘哀。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願爲雙黃鵠。奮翅起高飛。

涉江採芙蓉。蘭澤多芳草。采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還顧望舊鄉。長路漫浩浩。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

明月皎夜光。促織鳴東壁。玉衡指孟冬。衆星何歷歷。白露霑野草。時節忽復易。秋蟬鳴樹間。玄鳥逝安適。昔我同門友。高舉振六翮。不念攜手好。棄我如遺跡。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輓。良無磐石固。虛名復

何益。

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與君爲新婦。兔絲附女蘿。兔絲生有時。夫婦會有宜。千里遠結婚。悠悠隔山陂。思君令人老。軒車來何遲。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輝。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萎。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爲。

庭中有奇樹。綠葉發華滋。攀條折其榮。將以遺所思。馨香盈懷袖。路遠莫致之。此物何足貴。但感別經時。

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纖纖擢素手。札札弄機杼。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

迴車駕言邁。悠悠涉長道。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盛衰各有時。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爲寶。

東城高且長。逶迤自相屬。迴風動地起。秋草萋以綠。四時更變化。歲暮一何速。晨風懷苦心。蟋蟀傷局促。蕩滌放情志。何爲自結束。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被服羅裳衣。當戶理清曲。音響一何悲。絃急知柱促。馳情整巾帶。沈吟聊躑躅。思爲雙飛燕。銜泥巢君屋。

驅車上東門。遙望郭北墓。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下有陳死人。杳杳卽長暮。潛寐黃泉下。千載永不

寤。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萬歲更相送。聖賢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

去者日以疎。來者日以親。出郭門直視。但見丘與墳。古墓犂爲田。松柏摧爲薪。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思還故里閩。欲歸道無因。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爲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愚者愛惜費。但爲後世嗤。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

凜凜歲云暮。螻蛄夕鳴悲。涼風率已厲。遊子寒無衣。錦衾遺洛浦。同袍與我違。獨宿累長夜。夢想見容輝。良人惟古歡。枉駕惠前綏。願得長巧笑。攜手同車歸。旣來不須臾。又不處重闈。亮無晨風翼。焉能凌風飛。盼睐以適意。引領遙相睇。徙倚懷感傷。垂涕霑雙扉。

孟冬寒氣至。北風何慘慄。愁多知夜長。仰觀衆星列。三五明月滿。四五蟾兔缺。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置書懷袖中。三歲字不滅。一心抱區區。懼君不識察。

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相去萬餘里。故人心尙爾。文彩雙鴛鴦。裁爲合歡被。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以膠投漆中。誰能別離此。

明月何皎皎。照我羅牀幃。憂愁不能寐。攬衣起徘徊。客行雖云樂。不如早旋歸。出戶獨徬徨。愁思當告

誰引領還入房。淚下霑裳衣。

『七言古詩』漢時亦已成立，武帝時之柏梁詩爲其權輿。且每句用韻，爲古詩聯句體之祖。其後魏文帝之燕歌行，亦七言聯句體也。惟柏梁詩是否武帝時之作品，尙屬可疑耳？

拍梁詩（漢武帝等）

日月星辰和四時。驂駕駟馬從梁來。郡國士馬羽林材。總領天下誠難治。和撫四夷不易哉。刀筆之吏臣執之。撞鐘伐鼓聲中詩。宗室廣大日益滋。周衛交戟禁不時。總領從宗柏梁臺。平理清讞決嫌疑。修飾輿馬待駕來。郡國吏功差次之。乘輿御物主治之。陳粟萬石揚以箕。微道宮下隨討治。三輔盜賊天下危。盜阻南山爲民災。外家公主不可治。椒房更領其材。蠻夷朝賀常舍其。柱枅構榑相枝持。枇杷橘栗桃李梅。走狗逐兔張罟罟。鬻妃女脣甘妃飴。迫窘詰屈幾窮哉。

燕歌行（魏文帝）

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爲霜。羣燕辭歸雁南翔。念君客遊思斷腸。慊慊思歸戀故鄉。君何淹留寄他方。賤妾焚香守空房。憂來思君不敢忘。不覺淚下霑衣裳。援琴鳴絃發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長。明

月皎皎照我牀。星漢西流夜未央。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何辜限河梁。

『三言詩』漢時亦偶見之。漢武帝之郊祀歌多用『三言體』。其後如蘇伯玉妻之盤中詩，亦可稱爲『三言詩』。但此體在當時及後世均不盛。

天馬（漢武帝郊祀歌）

太一沉。天馬下。霑赤汗。沫流赭。志俶儻。精權奇。籟浮雲。晻上馳。體容與。逝萬里。今安匹。龍爲友。

天馬徠。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天馬徠。出泉水。虎脊兩。化若鬼。天馬徠。曆無阜。經千里。循東道。天馬徠。執徐時。將搖舉。誰與期。天馬徠。開遠門。竦予身。逝昆侖。天馬徠。龍之媒。游閭闔。觀玉臺。

盤中詩（漢蘇伯玉妻）

山樹高。鳥鳴悲。泉水深。鯉魚肥。空倉雀。常苦飢。吏人婦。會夫希。出門望。見白衣。謂當是。而更非。還入門。中心悲。北上堂。西入階。急機絞。杼聲催。長歎息。當語誰。君有行。妾念之。出有日。還無期。結巾帶。長相思。君忘妾。未知之。妾忘君。罪當治。妾有行。宜知之。黃者金。白者玉。高者山。下者谷。姓者蘇。字伯玉。人才多。知謀足。家居長安身在蜀。何惜馬蹄歸不數。羊肉千斤酒百斛。令君馬肥麥與粟。今時人。知四足。與其書。不能讀。當從中央周四角。

詩三百篇，皆可合樂。周末，詩學中衰，樂亦漸廢；秦火劫後，樂亡譜失；三代之樂歌，遂不可復續。

漢高祖既統一中國，過故鄉，作大風之歌，令僮兒歌之，命曰三侯之章；又令唐山夫人作房中歌；惠帝時，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管，更房中曰安世樂，是爲漢樂府之權輿。及武帝時，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增天馬……等十九章，郊祀時，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於是『樂府』之名始備。其後凡朝廟所用樂章，皆謂之樂府；又其後，一切歌曲，如饒歌，鼓吹，凡被於管絃者，皆以樂府名之矣。

大風歌（見前）

安世房中歌（漢唐山夫人）

大孝備矣。休德昭明。高張四縣。樂充宮庭。芬樹羽林。雲景杳冥。金支秀華。庶旒翠旌。

七始華始。肅倡和聲。神來宴娛。庶幾是聽。粥粥音送。細齊人情。忽乘青玄。熙事備成。清思勃勃。經緯冥

冥。

我定歷數。人告其心。敕身齊戒。施教申申。乃立祖廟。敬明尊親。大矣孝熙。四極爰臻。王侯秉德。其鄰翼翼。顯明昭式。清明鬯矣。皇帝孝德。竟全大功。撫安四極。

海內有姦。紛亂東北。詔撫成師。武臣承德。行樂交逆。簫勺羣慝。肅爲濟哉。蓋定燕國。大海蕩蕩。水所歸。高賢愉愉。民所懷。太山崔。百卉殖。民何貴。貴有德。

安其所。樂終產。樂終產。世繼緒。飛龍秋。遊上天。高賢愉。樂民人。

豐草萋。女蘿施。善何如。誰能回。大莫大。成教德。長莫長。被無極。

雷震震。電耀耀。明德鄉。治本約。澤宏大。加被寵。咸相保。德施大。世曼壽。

都荔遂芳。宵窳桂華。孝奏天儀。若日月光。乘玄四龍。回馳北行。羽旄殷盛。芬哉芒芒。孝道隨世。我署文章。

馮馮翼翼。承天之則。吾易久遠。燭明四極。慈惠所愛。美若休德。杳杳冥冥。克綽永福。磴磴卽卽。師象山則。嗚呼孝哉。案撫戎國。蠻夷竭懽。象來致福。兼臨是愛。終無兵革。嘉薦芳矣。告靈饗矣。告靈既饗。德音孔臧。惟德之臧。建侯之常。承保天休。令問不忘。

皇皇鴻明。蕩侯休德。嘉承天和。伊樂厥福。在樂不荒。惟民之則。浚則師德。下民咸殖。令問在舊。孔容翼翼。

翼。

孔容之常。承帝之明。下民之樂。子孫保光。承順溫良。受帝之光。嘉薦令芳。壽考不忘。承帝明德。師象山則。雲施稱民。永受厥福。承容之常。承帝之明。下民安樂。受福無疆。

天馬（見前）

自武帝之世，詩與樂府肇分，於是漢人之詩歌，可區爲『詩』與『樂府』二體。蘇李贈答，古詩十九首，『詩體』也；郊祀歌，怨歌行，羽林郎，董嬌嬈，陌上桑，『樂府體』也。

蘇李贈答（見前）

古詩十九首（見前）

天馬郊祀歌（見前）

怨歌行（漢班婕妤）

新裂齊紈素。皎潔如霜雪。裁成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涼颼敝炎熱。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

羽林郎（漢辛延年）

昔有霍家奴。姓馮名子都。依倚將軍勢。調笑酒家胡。胡姬年十五。春日獨當壚。長裾連理帶。廣袖合歡襦。頭上藍田玉。耳後大秦珠。兩鬟何窈窕。一世良所無。一鬟五百萬。兩鬟千萬餘。不意金吾子。娉婷過我廬。銀鞍何煜爚。翠蓋空踟蹰。就我求清酒。絲繩提玉壺。就我求珍肴。金盤鱸鯉魚。貽我青銅鏡。結我紅羅裾。不惜紅羅裂。何論輕賤軀。男兒愛後婦。女子重前夫。人生有新故。貴賤不相踰。多謝金吾子。私愛徒區區。

董嬌嬈（漢宋子侯）

洛陽城東路。桃李生路傍。花花自相對。葉葉自相當。春風東北起。花葉正低昂。不知誰家子。提籠行採桑。纖手折其枝。花落何飄颻。請謝彼姝子。何爲見損傷。高秋八九月。白露變爲霜。終年會飄墮。安得久馨香。秋時自零落。春月復芬芳。何時盛年去。歡愛永相忘。吾欲竟此曲。此曲愁人腸。歸來酌美酒。挾瑟上高堂。

陌上桑（漢闕名）

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名爲羅敷。羅敷善蠶桑。採桑城南隅。青絲爲籠系。桂枝爲籠鉤。頭上倭墮髻。耳中明月珠。緗綺爲下裙。紫綺爲上襦。行者見羅敷。下擔捋髭鬚。少年見羅敷。脫帽著

帽頭。耕者忘其犁。鋤者忘其鋤。來歸相怨怒。但坐觀羅敷。一解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使君遣吏往。問是誰家姝。秦氏有好女。自名爲羅敷。羅敷年幾何。二十尚不足。十五頗有餘。使君謝羅敷。寧可共載不。羅敷前致詞。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二解東方千餘騎。夫婿居上頭。何用識夫婿。白馬從驪駒。青絲繫馬尾。黃金絡馬頭。腰中鹿盧劍。可值千萬餘。十五府小史。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爲人潔白皙。鬢髮頗有鬚。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趨。坐中數千人。皆言夫婿殊。三解

漢人樂府，極多佳作，無名氏之盧江小吏妻，及古詩上山採蘼蕪，尤精采罕見。又南北朝之木蘭詩一篇，亦文學中之上品也。

盧江小吏妻 (漢闕名)

孔雀東南飛。五里一裴徊。十三能織素。十四學裁衣。十五彈箜篌。十六誦詩書。十七爲君婦。心中常苦悲。君旣爲府吏。守節情不移。賤妾留空房。相見常日稀。雞鳴入機織。夜夜不得息。三日斷五疋。大人故嫌遲。非爲織作遲。君家婦難爲。妾不堪驅使。徒留無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時相遣歸。府吏得聞之。堂上啟阿母。兒已薄祿相。幸復得此婦。結髮同枕席。黃泉共爲友。共事三二年。始爾未爲久。女行無偏斜。何意致不厚。阿母謂府吏。何乃太區區。此婦無禮節。舉動自專由。吾意久懷忿。汝豈得自由。東家有賢女。

自名秦羅敷。可憐體無比。阿母爲汝求。便可速遣之。遣去慎莫留。府吏長跪告。伏惟啓阿母。今若遣此婦。終老不復取。阿母得聞之。椎牀便大怒。小子無所畏。何敢助婦語。吾已失恩義。會不相從計。府吏默無聲。再拜還入戶。舉言謂新婦。哽咽不能語。我自不驅卿。逼迫有阿母。卿但暫還家。吾今且報府。不久當歸還。還必相迎取。以此下心意。慎勿違我語。新婦謂府吏。勿復重紛紜。往昔初陽歲。謝家來貴門。奉事循公姥。進止敢自專。晝夜勤作息。伶俜縈苦辛。謂言無罪過。供養卒大恩。仍更被驅遣。何言復來還。妾有繡腰襦。葳蕤自生光。紅羅複斗帳。四角垂香囊。箱簾六七十。綠碧青絲繩。物物各自異。種種在其中。人賤物亦鄙。不足迎後人。留待作遺施。於今無會因。時時爲安慰。久久莫相忘。雞鳴外欲曙。新婦起嚴妝。著我繡綵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躡絲履。頭上玳瑁光。腰若流紈素。耳著明月璫。指如削葱根。口如含珠丹。纖纖作細步。精妙世無雙。上堂拜阿母。阿母怒不止。昔作女兒時。生小出野里。本自無教訓。兼愧貴家子。受母錢帛多。不堪母驅使。今日還家去。念母勞家裏。卻與小姑別。淚落連珠子。新婦初來時。小姑始扶牀。今日被驅遣。小姑如我長。勤心養公姥。好自相扶將。初七及下九。嬉戲莫相忘。出門登車去。涕落百餘行。府吏馬在前。新婦車在後。隱隱何甸甸。俱會大道口。下馬入車中。低頭共耳語。誓不相隔卿。且暫還家去。吾今且赴府。不久當還歸。誓天不相負。新婦謂府吏。感君區區懷。君既若見錄。不久望君來。君當作磐石。妾當作蒲葦。蒲葦紐如絲。磐石無轉移。我有親父兄。性行暴如雷。恐不任我意。逆

以煎我懷。舉手長勞勞。二情同依依。入門上家堂。進退無顏儀。阿母大拊掌。不圖子自歸。十三教汝織。十四能裁衣。十五彈箜篌。十六知禮儀。十七遣汝嫁。謂言無誓違。汝今何罪過。不迎而自歸。蘭芝慚阿母。兒實無罪過。阿母大悲摧。還家十餘日。縣令遣媒來。云有第三郎。窈窕世無雙。年始十八九。便言多令才。阿母謂阿女。汝可去應之。阿女含淚答。蘭芝初還時。府吏見丁寧。結誓不別離。今日違情義。恐此非奇。自可斷來信。徐徐更謂之。阿母白媒人。貧賤有此女。始適還家門。不堪吏人婦。豈合令郎君。幸可廣問訊。不得便相許。媒人去數日。尋遣丞請還。說有蘭家女。承籍有宦官。云有第五郎。嬌逸未有婚。遣丞爲媒人。主簿通語言。直說太守家。有此令郎君。既欲結大義。故遣來貴門。阿母謝媒人。女子先有誓。老姥豈敢言。阿兄得聞之。悵然心中煩。舉言謂阿妹。作計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後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榮汝身。不嫁義郎體。其往欲何云。蘭芝仰頭答。理實如兄言。謝家事夫壻。中道還兄門。處分適兄意。那得自任專。雖與府吏要。渠會永無緣。登即相許和。便可作婚姻。媒人下牀去。諾諾復爾爾。還部白府君。下官奉使命。言談大有緣。府君得聞之。心中大歡喜。視歷後開書。便利此月內。六合正相應。良吉三十日。今已二十七。卿可去成婚。交語速裝束。絡繹如浮雲。青雀白鵝舫。四角龍子幡。婀娜隨風轉。金車玉作輪。躑躅青驄馬。流蘇金縷鞍。齋錢三百萬。皆用青絲穿。離綵三百疋。交廣市鮭珍。從人四百。鬱鬱登郡門。阿母謂阿女。適得府君書。明日來迎汝。何不作衣裳。莫令事不舉。阿女默無聲。手巾

掩口啼。淚落便如瀉。移我琉璃榻。出置前廳下。左手持刀尺。右手執綾羅。朝成繡袂裙。晚成單羅衫。晝掩日欲暝。愁思出門啼。府吏聞此變。因求假暫歸。未至二三里。摧藏馬悲哀。新婦識馬聲。躡履相逢迎。悵然遙相望。知是故人來。舉手拍馬鞍。嗟歎使心傷。自君別我後。人事不可量。果不如先願。又非君所詳。我有親父母。逼迫兼弟兄。以我應他人。君還何所望。府吏謂新婦。賀君得高遷。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葦一時紉。便作旦夕間。卿當日勝貴。吾獨向黃泉。新婦謂府吏。何意出此言。同是彼逼迫。君爾妾亦然。黃泉下相見。勿違今日言。執手分道去。各各還家門。生人作死別。恨恨那可論。念與世間辭。千萬不復全。府吏還家去。上堂拜阿母。今日大風寒。寒風摧樹木。嚴霜結庭蘭。兒今日冥冥。令母在後單。故作不良計。勿復怨鬼神。命如南山石。四體康且直。阿母得聞之。零淚應聲落。汝是大家子。仕宦於臺閣。慎勿爲婦死。貴賤有何薄。東家有賢女。窈窕醜城郭。阿母爲汝求。便復在旦夕。府吏再拜還。長歎空房中。作計乃爾立。轉頭向戶裏。漸見愁煎迫。其日牛馬嘶。新婦入青廬。奄奄黃昏後。寂寂人定初。我命絕今日。魂去尸長留。攬裙脫絲履。舉身赴清池。府吏聞此事。心知長別離。徘徊顧樹下。自掛東南枝。兩家求合葬。合葬華山傍。東西植松柏。左右種梧桐。枝枝相覆蓋。葉葉相交通。中有雙飛鳥。自名爲鴛鴦。仰頭相向鳴。夜夜達五更。行人駐足聽。寡婦起彷徨。多謝後世人。戒之慎勿忘。

古詩（漢闕名）

上山採靡蕪。下山逢故夫。長跪問故夫。新人復何如。新人雖言好。未若故人姝。顏色類相似。手爪不相如。新人從門入。故人從閣去。新人工織縑。故人工織素。織縑日一疋。織素五丈餘。將縑來比素。新人不如故。

木蘭詩（南北朝闕名）

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不聞機杼聲。惟聞女歎息。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女亦無所思。女亦無所憶。昨夜見軍帖。可汗大點兵。軍書十二卷。卷卷有爺名。阿爺無大兒。木蘭無長兄。願爲市鞍馬。從此替爺征。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朝辭爺孃去。暮宿黃河邊。不聞爺孃喚女聲。但聞黃河水。嗚濺濺。且辭黃河去。暮至黑水頭。不聞爺孃喚女聲。但聞燕山胡騎聲。啾啾。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歸來見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勳十二轉。賞賜百千彊。可汗問所欲。木蘭不用尙書郎。願藉明駝千里足。送兒還故鄉。爺孃聞女來。出郭相扶將。阿姊聞妹來。當戶理紅妝。小弟聞姊來。磨刀霍霍向豬羊。開我東閣門。坐我西閣牀。脫我戰時袍。著我舊時裳。當窗理雲鬢。對鏡帖花黃。出門看火伴。火伴始驚惶。同行十二年。不知木蘭是女郎。雄兔脚撲朔。雌兔眼迷離。兩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漢人樂府皆可合樂。魏晉以下諸作。漸有不施之於樂者。至唐。人所謂樂府者。

皆擬古之作，不必以協樂爲務矣。

詩至魏晉，精神又一變。漢詩皆節奏天然，不假烹鍊，猶略帶三百篇氣息。魏晉之詩，則起調用字，務求工鍊。曹植阮籍左思三人之詩，當時之代表也。

雜詩五首（魏曹植）

高臺多悲風。朝日照北林。之子在萬里。江湖迥且深。方舟安可極。離思故難任。孤雁飛南遊。過庭長哀吟。翹思暮遠人。願欲託遺音。形影忽不見。翩翩傷我心。

轉蓬離本根。飄颻隨長風。何意迴飈舉。吹我入雲中。高高上無極。天路安可窮。類此遊客子。捐軀遠從戎。毛褐不掩形。薇蕘常不充。去去莫復道。沈憂令人老。

南國有佳人。容華若桃李。朝遊江北岸。夕宿瀟湘沚。時俗薄朱顏。誰爲發皓齒。俛仰歲將暮。榮耀難久恃。

攬衣出中閨。逍遙步兩楹。間房何寂寞。綠草被階庭。空室自生風。百鳥翻南征。春思安可忘。憂戚與我并。佳人在遠道。妾身單且榮。歡會難再遇。芝蘭不重榮。人皆棄舊愛。君豈若平生。寄松爲女蘿。依水如浮萍。齋身奉衿帶。朝夕不墮傾。儻終顧盼恩。永副我中情。

僕夫早嚴駕。吾將遠行遊。遠遊欲何之。吳國爲我仇。將騁萬里塗。東路安足由。江介多悲風。淮泗馳急流。願欲一輕濟。惜哉無方舟。閒居非吾志。甘心赴國憂。

詠懷二十首（魏阮籍）

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薄帷鑒明月。清風吹我襟。孤鴻號外野。翔鳥鳴北林。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

二妃遊江濱。逍遙順風翔。交甫懷環珮。婉孌有芬芳。猗靡情歡愛。千載不相忘。傾城迷下蔡。容好結中腸。感激生憂思。萱草樹蘭房。膏沐爲誰施。其雨怨朝陽。如何金石交。一旦更離傷。

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秋風吹飛藿。零落從此始。繁華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驅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凝霜被野草。歲暮亦云已。

平生少年時。輕薄好絃歌。西遊咸陽中。趙李相經過。娛樂未終極。白日忽蹉跎。驅車復來歸。反顧望三河。黃金百鎰盡。資用常苦多。北臨太行道。失路將如何。

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連畛距阡陌。子母相鉤帶。五色耀朝日。嘉賓四面會。膏火自煎熬。多財爲患害。布衣可終身。寵祿豈足賴。

灼灼西隕日。餘光照我衣。迴風吹四壁。寒鳥相因依。周周尙銜羽。蛩蛩亦念饑。如何當路子。磬折忘所

歸。豈爲夸譽名。憔悴使心悲。寧與燕雀翔。不隨黃鶴飛。黃鶴遊四海。中路將安歸。
步出上東門。北望首陽岑。下有采薇士。上有嘉樹林。良辰在何許。凝霜霑衣襟。寒風振山岡。予雲起重
陰。鳴雁飛南征。鷓鴣發哀音。素質游商聲。悽愴傷我心。
淇淇長江水。上有楓樹林。皋蘭被徑路。青驪逝駸駸。遠望令人悲。春風感我心。三楚多秀士。朝雲進荒
淫。朱華振芬芳。高蔡相追尋。一爲黃雀哀。淚下誰能禁。
開秋兆涼風。蟋蟀鳴牀帷。感物懷殷憂。悄悄令心悲。多言焉所告。繁辭將訴誰。微風吹羅袂。明月耀清
暉。晨雞鳴高樹。命駕起旋歸。

昔年十四五。志尙好詩書。被褐懷珠玉。顏閔相與期。開軒臨四野。登高望所思。丘墓蔽山岡。萬代同一
時。千秋萬歲後。榮名安所之。乃悟羨門子。皦皦今自嗤。

裴徊蓬池上。還顧望大梁。綠水揚洪波。曠野莽茫茫。走獸交橫馳。飛鳥相隨翔。是時鶉火中。日月正相
望。朔風厲嚴寒。陰氣下微霜。羈旅無儔匹。俛仰懷哀傷。小人計其功。君子道其常。豈惜終憔悴。詠言著
斯章。

獨坐空堂上。誰可與歡者。出門臨永路。不見行車馬。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曠野。孤鳥西北飛。離獸東南
下。日暮思親友。晤言用自寫。

懸車在西南。羲和將欲傾。流光耀四海。忽忽至夕冥。朝爲咸池暉。蒙汜受其榮。豈知窮達士。一死不再生。視彼桃李花。誰能久榮榮。君子在何許。歎息未合并。瞻仰景山松。可以慰吾情。

西方有佳人。皎若白日光。被服織羅衣。左右珮雙璜。修容耀姿美。順風振微芳。登高眺所思。舉袂當朝陽。寄顏雲霄間。揮袖凌虛翔。飄飆恍惚中。流盼顧我傍。悅懌未交接。晤言用感傷。

於心懷寸陰。羲陽將欲冥。揮袂撫長劍。仰觀浮雲征。雲間有丹鶴。抗志揚哀聲。一飛沖青天。曠世不再鳴。豈與鶉鴝遊。連翩戲中庭。

駕言發魏都。南向望吹臺。簫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戰士食糟糠。賢者處蒿萊。歌舞曲未終。秦兵已復來。夾林非吾有。朱宮生塵埃。軍敗華陽下。身竟爲土灰。

朝陽不再盛。白日忽西幽。去此若俯仰。如何似九秋。人生若塵路。天道邈悠悠。齊景升丘山。涕泗紛交流。孔聖臨長川。惜逝忽若浮。去者余不及。來者吾不留。願登太華山。上與松子遊。漁父知世患。乘流泛輕舟。

儒者通六藝。立志不可干。違禮不爲動。非法不肯言。渴飲清泉流。饑食并一簞。歲時無以祀。衣服常苦寒。屣履詠南風。緼袍笑華軒。信道守詩書。義不受一餐。烈烈褒貶辭。老氏用長歎。

林中有奇鳥。自言是鳳凰。清朝飲醴泉。日夕棲山岡。高鳴徹九州。延頸望八荒。適逢商風起。羽翼自摧

藏。一去崑崙西。何時復迴翔。但恨處非位。愴懷使心傷。
出門望佳人。佳人豈在茲。三山招松喬。萬世誰與期。存亡有長短。慷慨將焉知。忽忽朝日隕。行行將何之。不見季秋草。摧折在今時。

詠史八首（晉左思）

弱冠弄柔翰。卓犖觀羣書。著論准過秦。作賦擬子虛。邊城苦鳴鏑。羽檄飛京都。雖非甲冑士。疇昔覽穰苴。長嘯激清風。志若無東吳。鉛刀貴一割。夢想騁良圖。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功成不受爵。長揖歸田廬。

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胄躡高位。英俊沈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金張藉舊業。七葉珥漢貂。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

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吾慕魯仲連。談笑卻秦軍。當世貴不羈。遭難能解紛。功成恥受賞。高節卓不羣。臨組不肯緤。對珪寧肯分。連璽曜前庭。比之猶浮雲。

濟濟京城內。赫赫王侯居。冠蓋蔭四術。朱輪竟長衢。朝集金張館。暮宿許史廬。南鄰擊鐘磬。北里吹笙竽。寂寂揚子宅。門無卿相輿。寥寥空宇中。所講在玄虛。言論準宣尼。辭賦擬相如。悠悠百世後。英名擅八區。

皓天舒白日。靈景耀神州。列宅紫宮裏。飛宇若雲浮。峨峨高門內。藹藹皆王侯。自非攀龍客。何爲歛來游。被褐出闔闔。高步追許由。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

荆軻飲燕市。酒酣氣益震。哀歌和漸離。謂若傍無人。雖無壯士節。與世亦殊倫。高盼邈四海。豪右何足陳。貴者雖自貴。視之若埃塵。賤者雖自賤。重之若千鈞。

主父宦不達。骨肉還相薄。買臣困樵採。伉儷不安宅。陳平無產業。歸來翳負郭。長卿還成都。壁立何寥廓。四賢豈不偉。遺烈光篇籍。當其未遇時。憂在填溝壑。英雄有連遼。由來自古昔。何世無奇才。遺之在草澤。

習習籠中鳥。舉翮觸四隅。落落窮巷士。抱影守空廬。出門無通路。枳棘塞中塗。計策棄不收。塊若枯池魚。外望無寸祿。內顧無斗儲。親戚還相蔑。朋友日夜疎。蘇秦北游說。李斯西上書。俛仰生榮華。咄嗟復彫枯。飲河期滿腹。貴足不願餘。巢林棲一枝。可爲達士模。

詩至晉末之陶潛，又開一新色彩，其詩沖淡閒遠，於描摹山村的景色，抒寫曠達的胸襟，獨具神腕。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邱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簷。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閑。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

野外罕人事。窮巷寡輪鞅。白日掩荆扉。虛室絕塵想。時復墟曲中。披草共來往。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桑麻日已長。我土日已廣。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

久去山澤遊。浪莽林野娛。試攜子姪輩。披榛步荒墟。徘徊丘壟間。依依昔人居。井竈有遺處。桑竹殘朽株。借問采薪者。此人皆焉知。薪者向我言。死後無復餘。一世異朝市。此語真不虛。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

恨恨獨策還。崎嶇歷榛曲。山澗清且淺。遇以濯我足。漉我新熟酒。隻雞招近局。日入室中闇。荆薪代明燭。懽來苦夕短。已復至天旭。

飲酒十首（晉陶潛）

余閑居寡歡。兼比夜已長。偶有名酒。無夕不飲。顧影獨盡。忽焉復醉。既醉之後。輒題數句自娛。紙墨

遂多辭無詮次。聊命故人書之。以爲笑爾。

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邵生瓜田中。寧似東陵時。寒暑有代謝。人道每如茲。達人解其會。逝將不復疑。忽與一觴酒。日夕懼相持。

積善云有報。夷叔在西山。善惡苟不應。何事立空言。九十行帶索。飢寒況當年。不賴固窮節。百世當誰傳。

道喪向千載。人人惜其情。有酒不肯飲。但顧世間名。所以貴我身。豈不在一生。一生能復幾。倏如流電驚。鼎鼎百年內。持此欲何成。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味。欲辨已忘言。

秋菊有佳色。裊露掇其英。泛此忘憂物。遺我遠世情。一觴雖獨進。杯盡壺自傾。日入羣動息。歸鳥趨林鳴。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

清晨聞叩門。倒裳往自開。問子爲誰歟。田父有好懷。壺漿遠見候。疑我與時乖。縵縷茅檐下。未足爲高樓。一世皆尙同。願君汨其泥。深感父老言。稟氣寡所諧。紆轡誠可學。遠已詎非迷。且共歡此飲。吾鴛不可回。

在昔曾遠遊。直至東海隅。道路迴且長。風波阻中途。此行誰使然。似爲飢所驅。傾身營一飽。少許便有餘。恐此非名計。息駕歸閑居。

故人賞我趣。挈壺相與至。班荆坐松下。數斟已復醉。父老雜亂言。觴酌失行次。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爲貴。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

少年罕人事。遊好共六經。行行向不惑。淹留遂無成。竟抱固窮節。飢寒飽所更。敝廬交悲風。荒草沒前庭。被褐守長夜。晨雞不肯鳴。孟公不在茲。終以翳吾情。

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鳳鳥雖不至。禮樂暫得新。洙泗輟微響。漂流逮狂秦。詩書復何罪。一朝成灰塵。區區諸老翁。爲事誠殷勤。如何絕世下。六籍無一親。終日驅車走。不見所問津。若復不快飲。定負頭上巾。但恨多謬誤。君當恕醉人。

詩至六朝，漸重雕鏤，平仄之諧協，亦漸講究。二謝詩已有近『唐音』者，蕭梁以後諸作，益類『唐律』矣。

石壁精舍還湖中作（宋謝靈運）

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清暉能娛人。遊子憺忘歸。出谷日尚蚤。入舟陽已微。林壑歛暝色。雲霞收夕

霏。芰荷迭映蔚。薄稊相因依。披拂趨南徑。愉悅偃東扉。慮澹物自輕。意愜理無違。寄言攝生客。試用此道推。

新亭渚別范零陵雲（齊謝朓）

洞庭張樂地。瀟湘帝子遊。雲去蒼梧野。水還江漢流。停驂我悵望。輟棹子夷猶。廣平聽方籍。茂陵將見求。心事俱已矣。江上徒離憂。

離夜（齊謝朓）

玉繩隱高樹。斜漢耿層臺。離堂華燭盡。別幌清琴哀。翻潮尚知恨。客思渺難裁。山川不可盡。況乃故人杯。

八 駢儷文

中國之無韻文，至後代復有駢散之分。散文辭句長短不齊，可以隨意抒寫；駢文則辭句排比齊整，字義虛實相對，故曰『駢儷文』。駢儷者，猶言對偶也。其偶句常以四言六言相間成文，故又曰『四六文』。

駢儷文肇自漢魏，昌熾於南北朝。其名則自唐人命之，蓋唐自韓柳輩倡爲古

文，追摹三代，於是稱韓柳等所倡之散文爲『古文』，而稱南北朝盛行之對偶文爲『駢文』。

古代散文中，亦常用偶句，但出於自然，非有特意，故不多見；正如古代無韻文中，亦常有一二段自然叶韻者。蓋辭句之『對偶』及『叶韻』原爲文學上審美之自然的結果，故往往不期然而自然對偶叶韻。惟末流之敝，——魏晉以後，——刻意雕鏤，人爲多而自然少，不免削趾適屨之病耳！

散文至漢，已漸有排偶之趨。尙賈誼之過秦論，已頗有對偶痕跡；厥後司馬相如作賦，亦常間以偶句；（見章六）至宣帝時，王褒作聖主得賢臣頌，排偶之句漸多；光武時，馮衍爲文，幾純以排衍之筆行之。

過秦論上（漢賈誼）

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鬪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

之外。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蒙故業。因遺策。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橫。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逡巡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敵。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彊國請伏。弱國入朝。延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扑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繫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鏑。以爲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震於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叱隸之

人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俛起阡陌之中。率罷弊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集而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鋤耰棘矜。非鈇於鉤戟長鍛也。謫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崤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聖主得賢臣頌

(漢王褒)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綿之麗密。羹藜啜糗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今臣僻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旨。雖然。敢不略陳愚心。而抒情素。記曰。恭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己正統而已。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及至巧冶鑄干將之槩。清水淬其鋒。越砥斂其鍔。水斷蛟龍。陸剝犀革。忽若簞汜畫塗。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弊策。而不進於行。胸喘膚汗。人極

馬倦。及至駕齧膝。驂乘旦。王良執靶。韓哀附輿。縱騁馳騫。忽如影靡。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遂遺風。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狐貉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是以嘔噓受之。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俊也。夫竭智附賢者。必建仁策。索遠求士者。必樹伯迹。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圉空之隆。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寧戚飯牛。離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則見聽。進退得闕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與潔。而升本朝。離蔬釋蹻。而享膏粱。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故世必有聖智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虎嘯而谷風洌。龍興而致雲氣。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平主聖。俊乂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皋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列布。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籟鐘。蓬門子鸞鳥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懽然交欣。千載一會。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其得意如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濫四表。橫破無窮。遐夷貢獻。萬祥必臻。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

已聰恩從祥風。翔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遊自然之勢。恬淡無爲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高年。何必偃仰。詘信若彭祖。煦噓呼吸如喬松。眇然絕俗。離世哉。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信乎其以寧也。

奏記鄧禹（漢馮衍）

衍聞明君不惡切慤之言。以測幽冥之論。忠臣不顧爭引之患。以達萬機之變。是故君臣兩興。功名兼立。銘勒金石。令聞不忘。今衍幸逢寬明之日。將值危言之時。豈敢拱默避臯。而不竭其誠哉。伏念天下離王莽之害久矣。始自東郡之師。繼以西海之役。巴蜀沒於南夷。緣邊破於北狄。遠征萬里。暴兵累年。禍擊未解。兵連不息。刑法彌深。賦斂愈重。衆強之黨。橫擊於外。百僚之臣。貪殘於內。元元無聊。飢寒並臻。父子流亡。夫婦離散。廬落邱墟。田疇蕪穢。疾疫大興。災異蠱起。於是江湖之上。海岱之濱。風騰波湧。更相駘藉。四垂之人。肝腦塗地。死亡之數。不啻太半。殃咎之毒。痛入骨髓。匹夫僮婦。咸懷怨怒。皇帝以聖德靈威。龍興鳳舉。率窈葉之衆。將散亂之兵。啗血昆陽。長驅武關。破百萬之陳。催九虎之軍。靄震四海。席捲天下。攘除禍亂。誅滅無道。一莽之間。海內大定。繼高祖之休烈。修文武之絕業。社稷復存。炎精更輝。德冠往初。功無與二。天下自以去亡新。就聖漢。當蒙其福。而賴其願。樹恩布德。易以周洽。其猶順驚風而蜚鴻毛也。然而諸將擄掠。逆倫絕理。殺人父子。妻人婦女。燬其室屋。略其財產。飢者毛食。寒者

蹀躞。寃結失望。無所歸命。今大將軍以明淑之德。秉大使之權。統三軍之政。存撫并州之人。惠愛之誠。加乎百姓。高世之聲。聞乎羣士。故其延頸企踵而望者。非特一人也。且大將軍之事。豈特珪璧其行。束修其心而已哉。將定國家之大業。成天地之元功也。昔周宣中興之主。齊桓霸強之君耳。猶有申伯召虎。夷吾吉甫。攘其蝥賊。安其疆宇。況乎萬里之溟。明帝復興。而大將軍爲之梁棟。此誠不可以忽也。且衍聞之。兵久則力屈。民愁則變生。今郢鄂之賊未滅。真定之際復擾。而大將軍所部不過百里。守城不休。戰軍不息。兵革雲翔。百姓震駭。奈何自怠。不爲深憂。夫并州之地。東帶名關。北逼強胡。年穀獨熟。人庶多資。斯四戰之地。攻守之場也。如其不虞。何以待之。故曰。德不素積。人不爲用。備不豫具。難以應卒。今生人之命。縣於將軍。將軍所杖。必須良材。宜改易非任。更選賢能。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審得其人。以承大將軍之明。則雖山澤之人。無不感德思樂爲用矣。然後簡精銳之卒。發屯守之士。三軍旣整。甲兵已具。相其土地之饒。觀其水泉之利。制屯田之術。習戰射之教。則威風遠暢。人安其業矣。若鎮太原。撫上黨。收百姓之歡心。樹名賢之良佐。天下無變。則足以顯聲譽。一朝有事。則可以建大功。惟大將軍開日月之明。發深淵之慮。監六經之論。觀孫吳之策。省羣議之是非。詳衆士之白黑。以超周南之迹。垂甘棠之風。令夫功烈施於千載。富貴傳於無窮。伊望之策。何以加茲。

魏晉以還。排偶之文。寔多。讀魏文帝與吳質書。及吳質答東阿王書。可知當時

偶句之用已漸巧鍊

與朝歌令吳質書（魏文帝）

五月十八日。丕白。季重無恙。塗路雖局。官守有限。願言之懷。良不可任。足下所理辭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百氏。彈碁閒設。終以六博。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騁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沉朱李於寒水。白日既匿。繼以朗月。同乘並載。以游後園。輿輪徐動。參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愴然傷懷。余願而言。斯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爲然。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爲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方今蕤賓紀時。景風扇物。天氣和暖。衆果具繁。時駕而游。北遵河曲。從者鳴笳以啓路。文學託乘於後車。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今遣騎到鄴。故使枉道相過。行矣自愛。丕白。

答東阿王書（魏吳質）

質白。信到。奉所惠貺。發函伸紙。是何文采之巨麗。而慰喻之綢繆乎。夫登東嶽者。然後知衆山之邈迤也。奉至尊者。然後知百里之卑微也。自旋之初。伏念五六日。至於旬時。精散思越。惘若有失。非敢羨寵光之休。慕猗頓之富也。誠以身賤犬馬。德輕鴻毛。乃至歷玄闕。排金門。升玉堂。伏虛檻於前殿。臨曲池以行觴。既威儀虧替。言辭漏渫。雖恃平原養士之懿。愧無毛遂燿穎之才。深蒙薛公折節之禮。而無馮

諛三窟之效。屢獲信陵虛左之德。而無侯生可述之美。凡此數者。乃質之所以憤積於胸臆。懷眷而情
邑者也。若追前宴。謂之未究。欲傾海爲酒。并山爲肴。伐竹雲夢。斬梓泗濱。然後極雅意。盡歡情。信公子
之壯觀。非鄙人之所庶幾也。若質之志。實在所天。思投印釋轂。朝夕侍坐。鑽仲父之遺訓。覽老氏之要
言。對清醕而不酌。抑嘉肴而不享。使西施出帷。嫫母侍側。斯盛德之所蹈。明哲之所保也。若乃近者之
觀。實蕩鄙心。奏箏發徽。二八迭奏。瑣籥激於華屋。靈鼓動於座右。耳嘈嘈於無聞。情踴躍於鞍馬。謂可
北懾肅慎。使貢其楛矢。南震百越。使獻其白雉。又况權備。大何足視乎。還治諷來所著。觀省英瑋。質賦
頌之宗。作者之師也。衆賢所述。亦各有志。昔趙武過鄗。七子賦詩。春秋載列。以爲美談。質小人也。無以
承命。又所答賦。辭醜義陋。申之再三。赧然汗下。此邦之人。閑習辭賦。三事大夫。莫不諷誦。何但小史之
有乎。重惠苦言。訓以政事。惻隱之恩。形乎文墨。墨子迴車。而質四年。雖無德與民。式歌且舞。儒墨不同。
固以久矣。然一旅之衆。不足以揚名。步武之間。不足以騁跡。若不改轍易御。將何以效其力哉。今處此
而求大功。猶絆良驥之足。而責以千里之任。檻猿猴之勢。而望其巧捷之能也。不勝見恤。謹附遺白。答
不敢繁詞。吳質白。

魏曹植作洛神賦，偶句益多；（見章六）晉陸機演連珠五十首，則已純爲駢儷
文矣。

演連珠五十首（晉陸機）

臣聞日薄星迴。穹天所以紀物。山盈川沖。后土所以播氣。五行錯而致用。四時違而成歲。是以百官恪居。以赴八音之離。明君執契。以要克諧之會。

臣聞任重於力。才盡則困。用廣其器。應博則凶。是以物勝權而衡殆。形過鏡則照窮。故明主程才以效業。貞臣底力而辭豐。

臣聞髦俊之才。世所希乏。丘園之秀。因時則揚。是以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明主聿興。不降佐於昊蒼。

臣聞世之所遺。未爲非寶。主之所珍。不必適治。是以俊乂之藪。希蒙翹車之招。金碧之巖。必辱鳳舉之使。

臣聞祿放於寵。非隆家之舉。官私於親。非興邦之選。是以三卿世及。東國多衰弊之政。五侯並軌。西京有陵夷之運。

臣聞靈輝朝覲。稱物納照。時風夕灑。程形賦音。是以至道之行。萬類取足於世。大化既洽。百姓無置於心。

臣聞頓網探淵。不能招龍。振網羅雲。不必招鳳。是以巢箕之叟。不盼丘園之幣。洗涓之民。不發傅巖之

夢。

臣聞鑿之積也無厚。而照有重淵之深。目之察也有畔。而眦周天壤之際。何則。應事以精不以形。造物以神不以器。是以萬邦凱樂。非悅鐘鼓之娛。天下歸仁。非感玉帛之惠。

臣聞積實雖微。必動於物。崇虛雖廣。不能移心。是以都人冶容。不悅西施之影。乘馬班如。不輟太山之陰。

臣聞應物有方。居難則易。藏器在身。所乏者時。是以充堂之芳。非幽蘭所難。繞梁之音。實繁絃所思。

臣聞智周通塞。不爲時窮。才經夷險。不爲世屈。是以陵鷺之羽。不求反風。曜夜之目。不思倒日。

臣聞忠臣率志。不謀其報。貞士發憤。期在明賢。是以柳莊黜殯。非食瓜衍之賞。禽息碎首。豈要先茅之田。

臣聞利眼臨雲。不能垂照。朗璞蒙垢。不能吐輝。是以明哲之君。時有蔽塞之累。俊乂之臣。屢抱後時之悲。

臣聞郁烈之芳。出於委灰。繁會之音。生於絕絃。是以貞女要名於沒世。烈士赴節於當年。

臣聞良宰謀朝。不必借威。貞臣衛主。修身則足。是以三晉之彊。屈於齊堂之俎。千乘之勢。弱於陽門之哭。

臣聞赴曲之音。洪細入韻。蹈節之容。俯仰依詠。是以言苟適事。精麤可施。士苟適道。修短可命。臣聞因雲灑潤。則芬澤易流。乘風載響。則音徽自遠。是以德教俟物而濟。榮名緣時而顯。臣聞覽影偶質。不能解獨。指跡慕遠。無救於遲。是以循虛器者。非應物之具。翫空言者。非致治之機。臣聞鑽燧吐火。以續陽谷之晷。揮扇生風。而繼飛廉之功。是以物有微而毗著。事有瑣而助洪。臣聞春風朝煦。蕭艾蒙其溫。秋霜宵墜。芝蕙被其涼。是故威以齊物爲肅。德以普濟爲弘。臣聞巧盡於器。習數則貫。道繫於神。人亡則滅。是以輪匠肆目。不乏奚仲之妙。瞽史清耳。而無伶倫之察。

臣聞性之所期。貴賤同量。理之所極。卑高一歸。是以准月稟水。不能加涼。晞日引火。不必增輝。臣聞絕節高唱。非凡耳所悲。肆義芳訊。非庸聽所善。是以南荆有寡和之歌。東野有不釋之辯。臣聞尋烟染芬。薰息猶芳。徵音錄響。操終則絕。何則。垂於世者可繼。止乎身者難結。是以玄晏之風。恒存。動神之化。已滅。

臣聞託闇藏形。不爲巧密。倚智隱情。不足自匿。是以重光發藻。尋虛捕景。大人貞觀。探心昭忒。臣聞披雲看霄。則天文清。澄風觀水。則川流平。是以四族放而唐劭。二臣誅而楚寧。

臣聞音以比耳爲美。色以悅目爲歡。是以衆聽所傾。非假北里之操。萬夫婉孌。非俟西子之顏。故聖人

隨世以擢佐。明主因時而命官。

臣聞出乎身者。非假物所隆。牽乎時者。非克己所勗。是以利盡萬物。不能勵童昏之心。德表生民。不能救棲遑之辱。

臣聞動循定檢。天有可察。應無常節。身或難照。是以望景揆日。盈數可期。撫臆論心。有時而謬。

臣聞傾耳求音。眇優聽苦。澄心徇物。形逸神勞。是以天殊其數。雖同方不能分其感。理塞其通。則並質不能共其休。

臣聞遁世之士。非受匏瓜之性。幽居之女。非無懷春之情。是以名勝欲。故偶影之操矜。窮愈達。故凌霄之節厲。

臣聞聽極於音。不慕鈞天之樂。身足於蔭。無假垂天之雲。是以蒲密之黎。遺時雍之世。豐沛之士。忘桓撥之君。

臣聞飛轡西頓。則離朱與矇眚收察。懸景東秀。則夜光與玳瑁匿耀。是以才換世則俱困。功偶時而並劬。

臣聞示應於近。遠有可察。託驗於顯。微或可包。是以寸管下俵。天地不能以氣欺。尺素逆立。日月不能以形逃。

臣聞絃有常音。故曲終則改。鏡無畜影。故觸形則照。是以虛己應物。必究千變之容。挾情適事。不觀萬殊之妙。

臣聞祝敵希聲。以諧金石之和。鑿鼓疏擊。以節繁絃之契。是以經治必宣其通。圖物恆審其會。

臣聞目無賞音之察。耳無照景之神。故在乎我者。不誅之於己。存乎物者。不求備於人。

臣聞放身而居。體逸則安。肆口而食。屬厭則充。是以王鮪登俎。不假吞波之魚。蘭膏停室。不思銜燭之龍。

臣聞衝波安流。則龍舟不能以漂。震風洞發。則夏屋有時而傾。何則。牽乎動則靜凝。係乎靜則動貞。是以淫風大行。貞女蒙冶容之誨。淳化殷流。盜跖挾曾史之情。

臣聞達之所服。貴有或遺。窮之所接。賤而必尋。是以江漢之君。悲其墜屨。少原之婦。哭其亡簪。

臣聞觸非其類。雖疾弗應。感以其方。雖微則順。是以商飈漂山。不與盈尺之雲。谷風乘條。必降彌天之潤。故關於治者。唱繁而和寡。審乎物者。力約而功峻。

臣聞煙出於火。非火之和。情生於性。非性之適。故火壯則煙微。性充則情約。是以殷墟有感物之悲。周京無佇立之跡。

臣聞適物之技。俯仰異用。應事之器。通塞異任。是以鳥棲雲而繳飛。魚藏淵而網沈。賁鼓密而含響。朗

笛疏而吐音。

臣聞理之所守。勢所常奪。道之所閉。權所必開。是以生重於利。故據圖無揮劍之痛。義貴於身。故臨川有投跡之哀。

臣聞通於變者。用約而利博。明其要者。器淺而應玄。是以天地之賾。該於六位。萬殊之曲。窮於五絃。臣聞圖形於影。未盡纖麗之容。察火於灰。不覩洪赫之烈。是以問道存乎其人。觀物必造其質。

臣聞情見於物。雖遠猶疏。神藏於形。雖近則密。是以儀天步晷。而修短可量。臨淵揆水。而淺深難察。

臣聞虐暑薰天。不滅堅冰之寒。涸陰凝地。無累陵火之熱。是以吞縱之彊。不能反蹈海之志。漂槽之威。不能降西山之節。

臣聞理之所開。力所常達。數之所塞。威有必窮。是以烈火流金。不能焚景。沈寒凝海。不能結風。

臣聞足於性者。天損不能入。貞於期者。時累不能淫。是以迅風陵雨。不謬晨禽之察。勁陰殺節。不凋寒木之心。

兩晉至宋，駢文已盛行。下逮齊梁，益崇綺靡。當時視駢文爲文學正宗，不論何種文字，均喜以駢儷施之。迄於初唐，此風猶熾。

哀江南賦（見章六）

秋日登洪府滕王閣餞別序（初唐王勃）

南昌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軫。地接衡廬。襟三江而帶五湖。控蠻荆而引甌越。物華天寶。龍光射牛斗之墟。人傑地靈。徐孺下陳蕃之榻。雄州霧列。俊彩星馳。臺隍枕夷夏之交。賓主盡東南之美。都督閣公之雅望。棨戟遙臨。宇文新州之懿範。襜帷暫駐。十旬休暇。勝友如雲。千里逢迎。高朋滿座。騰蛟起鳳。孟學士之詞宗。紫電清霜。王將軍之武庫。家君作宰。路出名區。童子何知。躬逢盛饌。時維九月。序屬三秋。潦水盡而寒潭清。煙光凝而暮山紫。儼驂駢於上路。訪風景於崇阿。臨帝子之長洲。得仙人之舊館。層巒聳翠。上出重霄。飛閣流丹。下臨無地。鶴汀鳧渚。窮島嶼之縈迴。桂殿蘭宮。列岡巒之體勢。披繡闥。俯雕甍。山原曠其盈視。川澤盱其駭矚。閭閻撲地。鐘鳴鼎食之家。舸艦迷津。青雀黃龍之軸。虹銷雨霽。彩徹雲衢。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漁舟唱晚。響窮彭蠡之濱。雁陣驚寒。聲斷衡陽之浦。遙吟俯唱。逸興遄飛。爽籟發而清風生。纖歌凝而白雲遏。淇園綠竹。氣凌彭澤之樽。鄴水朱華。光照臨川之筆。四美具。二難并。窮睇眄於中天。極娛遊於暇日。天高地迴。覺宇宙之無窮。興盡悲來。識盈虛之有數。望長安於日下。指吳會於雲間。地勢極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遠。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盡是他鄉之客。懷帝闕而不見。奉宣室於何年。嗚呼。時運不齊。命途多舛。馮唐易老。李廣難封。屈賈

誼於長沙。非無聖主。竄梁鴻於海曲。豈乏明時。所賴君子安貧。達人知命。老當益壯。寧知白首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酌貪泉而覺爽。處涸轍而猶懽。北海雖賒。扶搖可接。東隅已逝。桑榆非晚。孟嘗高潔。空懷報國之心。阮籍猖狂。豈效窮途之哭。勃三尺微命。一介書生。無路請纓。等終軍之弱冠。有懷投筆。慕宗慤之長風。舍簪笏於百齡。奉晨昏於萬里。非謝家之寶樹。接孟氏之芳鄰。他日趨庭。叨陪鯉對。今晨捧袂。喜託龍門。楊意不逢。撫凌雲而自惜。鍾期既遇。奏流水於何慚。嗚呼。勝地不常。盛筵難再。蘭亭已矣。梓澤丘墟。臨別贈言。幸承恩於偉饒。登高作賦。是所望於羣公。敢竭鄙誠。恭疏短引。一言均賦。四韻俱成。

滕王高閣臨江渚。佩玉鳴鸞罷歌舞。畫棟朝飛南浦雲。朱簾暮捲西山雨。閒雲潭影日悠悠。物換星移幾度秋。閣中帝子今何在。檻外長江空自流。

九 近體詩

詩，古無古近體之分。自唐人創爲『律詩』，篇有定句，句有定聲，於是稱此律詩爲『近體詩』。又曰『今體詩』，而稱漢人之五七言諸詩爲『古體詩』。

『古體詩』篇無定句，句無定聲，長短曲折，惟意所從，但取諧叶，無須限韻。『近

體詩』則字有聲律，句須對偶，篇有格式，韻範極嚴，不能更換，不似古體詩一篇中，可以頻頻換韻也。

『近體詩』成立於初唐，其源則濫觴於齊梁之『新體詩』。

漢人作詩，重在造意；魏晉以降，重在造詞，詩人講究鍊句，務求諧叶。下逮齊梁，更研聲調，於是沈約撰四聲譜，演成平上去入之制。作詩者漸準四聲之調法，而唐人近體之制以開矣。

折楊柳（梁元帝）

巫山巫峽長。垂柳復垂楊。同心且同折。故人懷故鄉。山似蓮花豔。流如明月光。寒夜猿聲徹。遊子淚霑裳。

慈姥磯（南北朝何遜）

暮煙起遙岸。斜日照安流。一同心賞夕。暫解去鄉憂。野岸平沙合。連山遠霧浮。客悲不自已。江上望歸舟。

別毛永嘉（南北朝徐陵）

願子厲風規。歸來振羽儀。嗟余今老病。此別空長離。白馬君來哭。黃泉我詎知。徒勞脫寶劍。空挂隴頭枝。

此三篇已似唐人『五言律體』矣。

烏夜啼

(南北朝庾信)

促柱繁絃非子夜。歌聲舞態異前溪。御史府中何處宿。洛陽城頭那得棲。彈琴蜀郡卓家女。織錦秦川寶氏妻。詎不自驚長淚落。到頭啼烏恆夜啼。

此篇已似唐人『七言律體』矣。

奉和春夜應令

(南北朝庾肩吾)

春牖對芳洲。珠簾新上鉤。燒香知夜漏。刻燭驗更籌。天禽下北閣。綉女入西樓。月皎疑非夜。林疏似更秋。水光懸蕩壁。山翠下添流。詎假西園讌。無勞飛蓋遊。

昔昔鹽

(隋薛道衡)

垂柳覆金堤。蘼蕪葉復齊。水溢芙蓉沼。花飛桃李蹊。採桑秦氏女。織錦寶家妻。關山別蕩子。風月守空闌。恆斂千金笑。長垂雙玉啼。盤龍隨鏡隱。彩鳳逐帷低。飛魂同夜鵠。倦寢憶晨雞。暗牖懸蛛網。空梁落

燕泥。前年過代北，今歲往遼西。一去無消息，那能惜馬蹏。

此兩篇已似唐人『五言排律』矣。

重別周尚書

(南北朝庾信)

陽關萬里道，不見一人歸。唯有河邊雁，秋來南向飛。

人日思歸

(隋薛道衡)

入春纔七日，離家已二年。人歸落雁後，思發在花前。

送別詩

(隋闕名)

楊柳青青著地垂，楊花漫漫攪天飛。柳條折盡花飛盡，借問行人歸不歸。

此三篇已純似唐人『絕句』矣。

齊梁陳隋間諸作，雖漸多近體之調，然律詩之制，尙未成也。逮初唐諸家出，八句四韻之律體益盛行。沈佺期宋之問……等，更刻意爲限韻限句之詩，至是而律詩之法門始成立。

杜少府之任蜀州

(唐王勃)

城闕輔三秦。風煙望五津。與君離別意。同是宦遊人。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無爲在歧路。兒女共沾巾。

在獄詠蟬（唐駱賓王）

西陸蟬聲唱。南冠客思深。不堪玄鬢影。來對白頭吟。露重飛難進。風多響易沈。無人信高潔。誰爲表予心。

游少林寺（唐沈佺期）

長歌游寶地。徙倚對珠林。雁塔風霜古。龍池歲月深。紺園澄夕霽。碧殿下秋陰。歸路煙霞晚。山蟬處處吟。

雜詩（唐沈佺期）

聞道黃龍戍。頻年不解兵。可憐閨裏月。長在漢家營。少婦今春意。良人昨夜情。誰能將旗鼓。一爲取龍城。

獨不見（唐沈佺期）

盧家小婦鬱金堂。海燕雙棲玳瑁梁。九月寒砧催木葉。十年征戍憶遼陽。白狼河北音書斷。丹鳳城南秋夜長。誰知含愁獨不見。使妾明月照流黃。

途中寒食（唐宋之間）

馬上逢寒食。途中屬暮春。可憐江浦望。不見洛橋人。北極懷明主。南溟作逐臣。故園腸斷處。日夜柳條新。

題大庾嶺北驛（唐宋之間）

陽月南飛雁。傳聞至此迴。我行殊未已。何日復歸來。江靜潮初落。林昏瘴不開。明朝望鄉處。應見隴頭梅。

十 詩之極盛

中國詩至唐，可稱極盛時代。作者朋興，蔚爲文學大宗。李白，杜甫，推爲當時之巨擘；而白居易新意獨多，亦唐世特出之詩人也。

李白詩，灑落豪放，類其爲人。以飄逸之手腕，寫曠達之胸襟。在唐詩中，獨稱神品。

送友人（唐李白）

青山橫北郭。白水遶東城。此地一爲別。孤蓬萬里征。浮雲遊子意。落日故人情。揮手自茲去。蕭蕭班馬

鳴。

夜泊牛渚懷古（唐李白）

牛渚西江夜。青天無片雲。登舟望秋月。空憶謝將軍。余亦能高詠。斯人不可聞。明朝挂帆去。楓葉落紛紛。

下江陵（唐李白）

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

送孟浩然之廣陵（唐李白）

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孤帆遠影碧空盡。惟見長江天際流。

蘇臺覽古（唐李白）

舊苑荒臺楊柳新。菱歌春唱不勝春。只今惟有江西月。曾照吳王宮裏人。

越中覽古（唐李白）

越王勾踐破吳歸。義士還家盡錦衣。宮女如花滿春殿。只今唯有鷓鴣飛。

清平調三首（唐李白）

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羣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

一枝紅豔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粧。
名花傾國兩相歡。常得君王帶笑看。解識春風無限恨。沈香亭北倚闌干。
以上爲李之近體。其古體尤勝。此僅舉一二。未能盡錄。

月下獨酌（唐李白）

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飲。影徒隨我身。暫伴月將影。行樂須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亂。醒時同交歡。醉後各分散。永結無情遊。相期邈雲漢。

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雲（唐李白）

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長風萬里送秋雁。對此可以酣高樓。蓬萊文章建安骨。中間小謝又清發。俱懷逸興壯思飛。欲上青天覽日月。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髮弄扁舟。

蜀道難（唐李白）

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蠶叢及魚鳥。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乃與秦塞通人煙。西當太白有鳥道。可以橫絕峨眉巔。地崩山摧壯士死。然後天梯石棧方鈎連。上有六龍迴日之高

標。下有衝波逆折之迴川。黃鶴之飛尚不得。猿猱欲度愁攀緣。青泥何盤盤。百步九折縈巖巒。捫參歷井仰脅息。以手撫膺坐長歎。問君西遊何時還。畏途巖巖不可攀。但見悲鳥號古木。雄飛從雌繞林間。又聞子規啼。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使人聽此彫朱顏。連峯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掛倚絕壁。飛湍瀑流爭喧豨。砅崖轉石萬壑雷。其嶮也若此。嗟爾遠道之人。胡爲乎來哉。劍閣崢嶸而崔嵬。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所守或匪親。化爲狼與豺。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血。殺人如麻。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側身西望長咨嗟。

杜甫詩，沈鬱雄奇。身處亂世，感時之作獨多。其詩學力深厚，句句經錘鍊而出。與李詩氣息不同，而各臻其妙。故言唐詩者，稱李杜甫焉。

月夜 (唐杜甫)

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香霧雲鬢濕。清輝玉臂寒。何時倚虛幌。雙照淚痕乾。

登高 (唐杜甫)

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迴。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萬里悲愁常作客。百年多病

獨登臺。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盃。

江南逢李龜年

(唐杜甫)

岐黃宅裏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

佳人

(唐杜甫)

絕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自云良家子。零落依草木。關中昔喪亂。兄弟遭殺戮。官高何足論。不得收骨肉。世情惡衰歇。萬事隨轉燭。夫婿輕薄兒。新人美如玉。合昏尙知時。鴛鴦不獨宿。但見新人笑。那聞舊人哭。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侍婢賣珠迴。牽蘿補茅屋。摘花不插鬢。采柏動盈掬。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

贈衛八處士

(唐杜甫)

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少壯能幾時。鬢髮各已蒼。訪舊半爲鬼。驚呼熱中腸。焉知二十載。重上君子堂。昔別君未婚。兒女忽成行。怡然敬父執。問我來何方。問答乃未已。兒女羅酒漿。夜雨剪春韭。新炊間黃粱。主稱會面難。一舉累十觴。十觴亦不醉。感子故意長。明日隔山岳。世事兩茫茫。

茅屋爲秋風所破歌

(唐杜甫)

八月秋高風怒號。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飛渡江灑江郊。高者掛罽長林梢。下者飄轉沈塘坳。南村羣童欺我老無力。忍能對面爲盜賊。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歸來倚杖自歎息。俄頃風定雲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布衾多年冷似鐵。驕兒惡臥踏裏裂。床頭屋漏無乾處。雨脚如麻未斷絕。自經喪亂少睡眠。長夜沾溼何由徹。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

杜詩感時之作，尤多佳篇。拳拳君國，有三百篇詩人之風。

春望（唐杜甫）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唐杜甫）

劍外忽傳收冀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卽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

登樓（唐杜甫）

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

莫相侵。可憐後主還祠廟。日暮聊爲梁甫吟。

閨夜（唐杜甫）

歲暮陰陽催短景。天涯霜雪霽寒霄。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野哭幾家聞戰伐。夷歌數處起漁樵。臥龍躍馬終黃土。人事音書漫寂寥。

新婚別（唐杜甫）

兔絲附蓬麻。引蔓故不長。嫁女與征夫。不如棄路旁。結髮爲妻子。席不煖君牀。暮婚晨告別。無乃大匆忙。君行雖不遠。守邊赴河陽。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父母養我時。日夜令我藏。生女有所歸。雞狗亦得將。君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腸。誓欲隨君去。形勢反蒼黃。勿爲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自嗟貧家女。久致羅襦裳。羅襦不復施。對君洗紅粧。仰視百鳥飛。大小必雙翔。人事多錯迕。與君永相望。

垂老別（唐杜甫）

四郊未寧靜。垂老不得安。子孫陣亡盡。焉用身獨完。投杖出門去。同行爲辛酸。幸有牙齒存。所悲骨髓乾。男兒旣介冑。長揖別上官。老妻臥路啼。歲暮衣裳單。熟知是死別。且復傷其寒。此去必不歸。還聞勸加餐。土門壁甚堅。杏園度亦難。勢異鄴城下。縱死時猶寬。人生有離合。豈擇衰老端。憶昔少壯日。遲迴

竟長歎。萬國盡征戍。烽火被岡巒。積屍草木腥。流血川原丹。何鄉爲樂土。安敢尙盤桓。棄絕蓬室居。場然摧肺肝。

自京赴奉先詠懷（唐杜甫）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闊。蓋棺事則已。此志常覲。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取笑同學翁。浩歌彌激烈。非無江海志。蕭灑送日月。生逢堯舜君。不忍便。永訣。當今廊廟具。構厦豈云缺。葵藿傾太陽。物性固難奪。顧惟螻蟻輩。但自求其穴。胡爲慕大鯨。輒擬。偃溟渤。以茲悟生理。獨恥事干謁。兀兀遂至今。忍爲塵埃沒。終愧巢與由。未能易其節。沈飲聊自遣。放。歌頗愁絕。歲暮百草零。疾風高岡裂。天衢陰崢嶸。客子終夜發。霜嚴衣帶斷。指直不能結。凌晨過驪山。御榻在嚙噪。蚩尤塞寒空。蹴踏崖谷滑。瑤池氣鬱律。羽林相摩戛。君臣留懽娛。樂動殷樛葛。賜浴皆長。纓。與宴非短褐。彤廷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聖人筐篚恩。實欲邦國活。臣如忽。至理。君豈棄此物。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戰慄。况聞內金盤。盡在衛霍室。中堂舞神仙。煙霧散玉質。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勸客駝蹄羹。霜橙壓香橘。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榮枯咫尺異。惆悵難再述。北。轅就涇渭。官渡又改轍。羣冰從西下。極目高崢嶸。疑是崆峒來。恐觸天柱折。河梁幸未坼。枝撐聲窸窣。竹。旅相攀援。川廣不可越。老妻寄異縣。十口隔風雪。誰能久不顧。庶往共飢渴。入門聞號咷。幼子飢已。

卒。吾寧捨一哀。里巷亦嗚咽。所愧爲人父。無食致夭折。豈知秋未登。貧窶有倉卒。生常免租稅。名不隸征伐。撫迹猶酸辛。平民固騷屑。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戍卒。憂端齊終南。瀕洞不可掇。

白居易詩，清空如話，婦孺都解。其描寫貧富階級之不均平，男女制度之不平，等，頗有『社會主義者』之思想。

村居苦寒（唐白居易）

八年十二月。五日雪紛紛。竹柏皆凍死。况彼無衣民。回觀村閭間。十室八九貧。北風利如劍。布絮不蔽身。惟燒蒿棘火。愁坐夜待晨。乃知大寒歲。農者尤苦辛。顧我當此日。草堂深掩門。褐裘覆絕被。坐臥有餘溫。幸免飢凍苦。又無隴畝勤。念彼深自愧。自問是何人。

觀刈麥（唐白居易）

田家少閒月。五月人倍忙。夜來南風起。小麥覆隴黃。婦姑荷簞食。童稚攜壺漿。相隨餉田去。丁壯在南岡。足蒸暑土氣。背灼炎天光。力盡不知熱。但惜夏日長。復有貧婦人。抱手在其傍。右手秉遺穗。左臂懸敝筐。聽其相顧言。聞言爲悲傷。家田輸稅盡。拾此充飢腸。今我何功德。曾不事農桑。吏祿三百石。歲晏有餘糧。念此私自愧。盡日不能忘。

賣炭翁（唐白居易）

賣炭翁。伐薪燒炭南山中。滿面塵灰煙火色。兩鬢蒼蒼十指黑。賣炭得錢何所營。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願天寒。夜來城外一尺雪。曉駕炭車輾冰轍。牛困人飢日已高。市南門外泥中歇。兩騎翩翩來是誰。黃衣使者白衫兒。手把文封口稱勅。迴車叱牛牽向北。一車炭重千餘斤。宮使驅將惜不得。半匹紅紗一丈綾。繫向牛頭充炭直。

上陽人（唐白居易）

上陽人。上陽人。紅顏暗老白髮新。綠衣監使守宮門。一閉上陽多少春。玄宗末歲初選入。入時十六今六十。同時采擇百餘人。零落年深殘此身。憶昔吞悲別親族。扶入車中不教哭。皆云入內便承恩。臉似芙蓉胸似玉。未容君王得見面。已被楊妃遙側目。妒令潛配上陽宮。一生遂向空房宿。宿空房。秋夜長。夜長無寐天不明。耿耿殘燈背壁影。蕭蕭暗雨打窗聲。春日遲。日遲獨坐天難暮。宮鶯百轉愁厭聞。梁燕雙棲老休妒。鶯歸燕去長悄然。春往秋來不記年。唯向深宮望明月。東西四五百回圓。今日宮中年最老。大家遙賜尙書號。小頭鞵履窄衣裳。青黛點眉眉細長。外人不見見應笑。天寶末年時世妝。上陽人。苦最多。少亦苦。老亦苦。少苦老苦兩如何。君不見昔時呂向美人賦。又不見今日上陽宮人白髮歌。

婦人苦（唐白居易）

蟬鬢加意梳蛾眉用心掃幾度曉妝成君看不能好妾身重同穴君意輕偕老惆悵去年來心知未能道。今朝一開口語少意何深願引他時事移君此日心人言夫婦親義合如一身及至死生際何曾苦樂均婦人一喪夫終身守孤子有如林中竹忽被風吹折一折不重生枯死猶抱節男兒若喪婦能不暫傷情應似門前柳逢春易發榮風吹一枝折還有一枝生爲君委曲言願君再三聽須知婦人苦從此莫相輕。

十一 古文

古無『古文』之名，自唐韓愈柳宗元……等起，倡爲秦漢以上之文，於是文始有駢古之分。

秦漢以上之『無韻文』，皆辭句不整，隨意抒寫，後人謂之『散文』。秦漢以後，文章漸用對偶，至南北朝時，對偶文益盛，延及初唐，此風猶熾。逮中唐之世，韓愈柳宗元等起，始排斥對偶雕鏤之習，壹意追復先秦之散文，自是散文日盛，駢文寢衰；學者乃稱韓柳等所倡之散文爲『古文』，南北朝盛行之對偶文爲『駢文』。

駢文僅可鋪演辭藻，不能論理。故論理文之佳者，惟散文見之。讀韓柳之諱辨，駁復讎議……等篇，可知散文復興後，論理文已得一大進步。

諱辨（唐韓愈）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爲是。勸之舉者爲非。聽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微不稱在。言在不稱微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丘與蘆之類是也。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爲犯二名律乎。爲犯嫌名律乎。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爲人乎。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孔子不偏諱二名。春秋不譏不諱嫌名。康王釗之孫。實爲昭王。曾參之父名皙。曾子不諱。昔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帝名徹爲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爲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爲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爲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滸勢秉機也。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諭及機。以爲觸犯。士君子言語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爲可邪。爲不可邪。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

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官宮妾。則是宦官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邪。

爭臣論（唐韓愈）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爲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爲諫議大夫。人皆以爲華。陽子不色喜。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恆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爲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亦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不終無也。今陽子在位。不爲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爲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爲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爲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爲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

不爲貧。而有時乎爲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爲委吏矣。嘗爲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爲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爲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爲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爲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啟之也。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乂。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逸之爲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

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爲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於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爲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爲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爲善人乎哉。

駁復讎議

(唐柳宗元)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邳人徐元慶者。父爽爲縣尉。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讐。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永爲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治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茲謂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於天下。傳於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爲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嚮使刺讞其誠僞。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於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

顛號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爲大恥。枕戈爲得禮。處心積慮。以衝讎人之胸。介然自克。卽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慚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鰲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其亂誰救。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讎者。蓋以冤抑沉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於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讐。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讐之。又安得親親相讐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父受誅。子復讐。此推刃之道。復讐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讐。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爲敵讎者哉。議者反以爲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爲典明矣。請下臣議附於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桐葉封弟辨（唐柳宗元）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邪。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邪。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爲之主。其得爲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

之邪。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爲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爲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尙不能以此自克。況號爲君臣者邪。是直小丈夫缺缺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古文家贈序之文。韓爲最勝。記山水之文。柳所獨工。韓文雄偉。柳文精健。氣息不同。而能各臻其妙。故論古文者。稱韓柳焉。

送董邵南序（唐韓愈）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強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之有所感矣。爲我弔望諸君之墓。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爲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送李愿歸盤谷序（唐韓愈）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閭。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於人。名聲昭於時。坐於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峻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閒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爲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爲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趨。口將言而囁。處穢污而不羞。觸形辟而誅戮。微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爲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爲之歌曰。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可以稼。盤之泉。可濯。可沿。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殃。虎豹遠迹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且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於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始得西山宴遊記（唐柳宗元）

余自爲僂人居。是州恆惴慄。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遊。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谿。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爲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岌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遯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爲類。悠悠乎與灑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遊。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遊。遊於是乎始。故爲之文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至小邱西小石潭記（唐柳宗元）

從小邱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佩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爲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爲坻爲嶼。爲巘爲巖。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游無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遊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淒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同遊者。吳武陵。龔古。余弟宗玄。隸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

小石城山記（唐柳宗元）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爲睥睨梁欂之形。其旁出堡塢。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疏數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爲誠有。又怪其不爲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爲偉人。而獨爲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自韓柳倡爲『古文』學者宗之，至宋而大盛。自是古文爲文學正宗者，凡千有餘年。

十二 忠孝的色彩

文學者，時代精神之反映也。故三代有三代之文學；兩漢有兩漢之文學；六朝復有六朝之文學。時代的精神異，卽文學之色彩，亦隨之而異。然往往有數千年共同之色彩，則其一國思想之總源，或有共同之點也。

中國思想最大之源泉，當推儒家之說。儒家主忠孝，故忠孝之麻醉性，亦中國人所最深。其表現於文學上者，於忠，則如詩三百篇之黍離、園有桃……等篇。拳君國，憂心獨殷；宋人之滿江紅正氣歌，慷慨激昂，自寫其忠義之氣。於孝，則如陟岵、蓼莪之悲思怙恃；木蘭詩之孝行惻誠，皆佳篇也。此外無韻文之帶有忠孝的色彩者，如諸葛亮出師表之進盡忠言；李密陳情表之抒寫孝思，均至情流露，不假修飾，而自臻文章之勝。

黍離（見章二）

園有桃（見章二）

滿江紅 本意（宋岳飛）

怒髮衝冠。憑欄處、瀟瀟雨歇。擡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
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壯志飢吞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

正氣歌（宋文天祥）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爲河嶽。上則爲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溟。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庭。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爲嚴將軍頭。爲嵇侍中血。爲張睢陽齒。爲顏常山舌。或爲遼東帽。清操厲冰雪。或爲出師表。鬼神泣壯烈。或爲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爲擊賊笏。逆豎頭破裂。是氣所磅礴。凜烈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三綱實繫命。道義爲之根。嗟予遘陽九。隸也實不力。楚囚纓其冠。傳車送窮北。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得。陰房闐鬼火。春院闕天黑。牛驥同一皁。雞栖鳳凰食。一朝蒙霧露。分作溝中瘠。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哀哉沮洳場。爲我安樂國。豈有他謬巧。陰陽不能賊。顧此耿耿在。仰視浮雲白。悠悠我心憂。蒼天曷有極。哲人日已遠。典刑在夙昔。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

陟岵（詩魏風）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蓼莪（詩小雅）

參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

餅之馨矣。維嚙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木蘭詩（見章七）

遊子吟（唐孟郊）

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慈烏夜啼（唐白居易）

慈烏失其母。啞啞吐哀音。晝夜不飛去。經年守故林。夜夜夜半啼。聞者爲沾襟。聲中如告訴。未盡反哺心。百鳥豈無母。爾獨哀怨深。應是母慈重。使爾悲不任。昔有吳起者。母歿喪不臨。嗟哉斯徒輩。其心不如禽。慈烏復慈烏。烏中之曾參。

燕詩示劉叟（唐白居易）

梁上有雙燕。翩翩雄與雌。銜泥兩椽間。一巢生四兒。四兒日夜長。索食聲孜孜。青蟲不易捕。黃口無飽期。喙爪雖欲敝。心力不知疲。須臾十往來。猶恐巢中飢。辛勤三十日。母瘦雛漸肥。喃喃教言語。一一刷毛衣。一旦羽翼成。引上庭樹枝。舉翅不回顧。隨風四散飛。雌雄室中鳴。聲盡呼不歸。卻入空巢裏。啾啾終夜悲。燕燕爾勿悲。爾當反自思。思爾爲雛日。高飛背母時。當日父母念。今日爾應知。

出師表

(蜀漢諸葛亮)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

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嘆，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等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咨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陳情表（晉李密）

臣密言。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於成立。既無伯叔，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君功強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瑩瑩子立，形影相弔。而劉早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嘗廢離。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表以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

臣遭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爲狼狽。伏維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卹。況臣孤苦。特爲尤甚。且臣少事僞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猥蒙拔擢。寵命優渥。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爲命。是以區區不敢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之所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

十三 非攻的色彩

儒墨兩家之學說，均反對軍國的黷武主義；老莊之『無爲』、『達觀』，與後來由印度傳入之『佛教思想』，均與戰爭攻伐相刺謬。故『非攻』成爲中國極普遍之思想。文學上之帶此種色彩者亦頗多。

描寫戰爭征役之痛苦者：短篇如邯鄲之擊鼓；長篇如李華之弔古戰場文，皆

極深刻。然最痛切者，當推唐杜白之歌行。

擊鼓（詩邶風）

擊鼓其鏜。踊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弔古戰場文（唐李華）

浩浩乎。平沙無垠。覓不見人。河水縈帶。羣山糾紛。黯兮慘悴。風悲日曠。蓬斷草枯。凜若霜晨。鳥飛不下。
獸銜亡羣。亭長告余曰。此古戰場也。嘗覆三軍。往往鬼哭。天陰則聞。傷心哉。秦歟。漢歟。將近代歟。吾聞
夫齊魏徭戍。荆韓召募。萬里奔走。連年暴露。沙草晨牧。河冰夜渡。地闊天長。不知歸路。寄身鋒刃。膺臆
誰訴。秦漢而還。多事四夷。中州耗斁。無世無之。古稱戎夏。不抗王師。文教失宣。武臣用奇。奇兵有異於
仁義。王道迂闊而莫爲。嗚呼噫嘻。吾想夫北風振漠。胡兵伺便。主將驕敵。期門受戰。野豎旌旗。川迴組

練。法重心駭。威尊命賤。利鏃穿骨。驚沙入面。主客相搏。山川震眩。聲析江河。勢崩雷電。至若窮陰凝閉。凜冽海隅。積雪沒脛。堅冰在鬚。鷺鳥休巢。征馬踟躕。繪纊無溫。墮指裂膚。當此苦寒。天假強胡。憑陵殺氣。以相剪屠。徑截輜重。橫攻士卒。都尉新降。將軍覆沒。屍填巨港之岸。血滿長城之窟。無貴無賤。同爲枯骨。可勝言哉。鼓衰兮力盡。矢竭兮絃絕。白刃交兮寶刀折。兩軍蹙兮生死決。降矣哉。終身夷狄。戰矣哉。骨暴沙礫。鳥無聲兮山寂寂。夜正長兮風淅淅。魂魄結兮天沉沉。鬼神聚兮雲幕幕。日光寒兮草短。月色苦兮霜白。傷心慘目。有如是耶。吾聞之。牧用趙卒。大破林胡。開地千里。遁逃匈奴。漢傾天下。財殫力竭。任人而已。其在多乎。周逐玃狁。北至大原。旣城朔方。全師而還。飲至策勳。和樂且閑。穆穆棣棣。君臣之間。秦起長城。竟海爲關。荼毒生靈。萬里朱殷。漢擊匈奴。雖得陰山。枕骸徧野。功不補患。蒼蒼蒸民。誰無父母。提攜捧負。畏其不壽。誰無兄弟。如足如手。誰無夫婦。如賓如友。生也何恩。殺之何咎。其存其歿。家莫聞知。人或言。將信將疑。惻惻心目。寢寐見之。布奠傾觴。哭望天涯。天地爲愁。草木淒悲。弔祭不至。精魂何依。必有凶年。人其流離。嗚呼噫嘻。時耶命耶。從古如斯。爲之奈何。守在四夷。

兵車行

(唐杜甫)

車。麟。麟。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爺。孃。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干。雲。霄。道。傍。過。者。問。行。人。行。人。但。云。點。行。頻。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去。時。里。正。與。裏。頭。歸。來。

頭白還戍邊。邊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荆杞。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況復秦兵耐苦戰。被驅不異犬與雞。長者雖有問。役夫敢申恨。且如今年冬。未休關西卒。縣官急索租。租稅從何出。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生女猶得嫁比隣。生男埋沒隨百草。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溼聲啾啾。

石壕吏（唐杜甫）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牆走。老婦出看門。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聽婦前致詞。三男鄴城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有孫母未去。出入無完袴。老嫗力雖衰。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

折臂翁（唐白居易）

新豐老翁八十八。頭鬢眉鬚皆似雪。玄孫扶向店前行。左臂憑肩右臂折。問翁臂折來幾年。兼問致折何因緣。翁云貫屬新豐縣。生逢聖代無征戰。慣聽梨園歌管聲。不識旗槍與弓箭。無何天寶大徵兵。戶有三丁點一丁。點得驅將何處去。五月萬里雲南行。聞道雲南有瀘水。椒花落時瘴煙起。大軍徒涉水如湯。未過十人二三死。村南村北哭聲哀。兒別爺孃夫別妻。皆云前後征蠻者。千萬人行無一回。是時

翁年二十四。兵牒部中有名字。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將大石槌折臂。張弓簸旗俱不堪。從茲使免征雲南。骨碎筋傷非不苦。且圖揀退歸鄉土。此臂折來六十年。一肢雖廢一身全。至今風雨陰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痛不眠。終不悔。且喜老身今獨在。不然當時瀘水頭。身死魂孤骨不收。應作雲南望鄉鬼。萬人塚上哭啾啾。老人言。君聽取。君不聞。開元宰相宋開府。不賞邊功防黷武。又不聞。天寶宰相楊國忠。欲求恩幸立邊功。邊功未立生人怨。請問新豐折臂翁。

十四 達觀的色彩

莊周楊朱……輩之達觀厭世思想，潛流於中國民族腦筋中者，本極濃厚；洎佛教傳入，出世思想愈廣播，與隱逸詩人之心理恰相合。故一般山林騷客，及不得志之學者，往往抱達觀的思想，以寫其高曠的胸襟，如晉之陶潛，唐之李白，白居易，其著者也。

飲酒十首（晉陶潛）見章七

讀山海經（晉陶潛）

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疎。衆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既暝亦已種。時還讀我書。窮巷隔深轍。頗迴故人

車歡言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

春日醉起言志（唐李白）

處世若大夢。胡爲勞其生。所以終日醉。頽然臥前楹。覺來盼庭前。一鳥花間鳴。借問此何時。春風語流鶯。感之欲歎息。對酒還自傾。浩歌待明月。曲盡已忘情。

將進酒（唐李白）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又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烹羊宰牛且爲樂。會須一飲三百杯。岑夫子。丹邱生。將進酒。杯莫停。與君歌一曲。請君爲我傾耳聽。鐘鼓饌玉不足貴。但願長醉不願醒。古來聖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陳王昔時宴平樂。斗酒十千恣歡謔。主人何爲言少錢。徑須沽取對君酌。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君同銷萬古愁。

逍遙詠（唐白居易）

亦莫戀此身。亦莫厭此身。此身何足戀。萬劫煩惱根。此身何足厭。一聚虛空塵。無戀亦無厭。始是逍遙人。

短歌行（唐白居易）

曠曠太陽如火色。上行千里下一刻。出爲白晝入爲夜。圓轉如珠住不得。住不得。可奈何。爲君舉酒歌短歌。歌聲苦。詞亦苦。四座少年君所取。今夕未竟明旦催。秋風纔住春風迴。人無根蒂時不駐。朱顏白日相隨頽。勸君且強笑一回。勸君復強飲一杯。人生不得長歡樂。年少須臾老到來。

勸酒（唐白居易）

勸君一杯君莫辭。勸君兩杯君莫疑。勸君三杯君始知。面上今日老昨日。心中醉時勝醒時。天地迢迢自長久。白兔赤烏相趁走。身後堆金柱北斗。不如生前一尊酒。君不見春明門外天欲明。喧喧歌哭半死生。遊人駐馬出不得。白輿紫車爭路行。歸去來。頭已白。典錢將用買酒吃。

與達觀文學有連帶的關係者，爲描寫山村景色之詩文。擅爲此種詩文者，亦以隱逸詩人居多。

客至（唐杜甫）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見羣鷗日日來。花徑不曾緣客掃。蓬門今始爲君開。盤飧市遠無兼味。樽酒家貧只舊醅。肯與鄰翁相對飲。隔籬呼取盡餘杯。

尋南溪常道士（唐劉長卿）

一路經行處。莓苔見屐痕。白雲依靜渚。芳草閉閒門。過雨看松色。隨山到水源。溪花與禪意。相對亦忘言。

逢雪宿芙蓉山（唐劉長卿）

日暮蒼山遠。天寒白屋貧。柴門聞犬吠。風雪夜歸人。

尋隱者不遇（唐賈島）

松下問童子。言師採藥去。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

山村的文學，爲中國文學中極濃厚之色彩，不能盡錄。其尤上爲此種文字者，當推晉之陶潛，及唐之王維。

歸田園居五首（晉陶潛）見章七

終南山（唐王維）

太乙近天都。連山到海隅。白雲迴望合。青靄入看無。分野中峯變。陰晴衆壑殊。欲投人處宿。隔水問樵夫。

過香積寺（唐王維）

不知香積寺。數里入雲峯。古木無人徑。深山何處鐘。泉聲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潭曲。安禪制毒龍。

終南別業（唐王維）

中歲頗好道。晚家南山陲。興來每獨往。勝事空自知。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偶然值林叟。談笑無還期。

鹿柴（唐王維）

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

積雨輞川莊作（唐王維）

積雨空林煙火遲。蒸藜炊黍餉東菑。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嘯黃鸝。山中習靜觀朝槿。松下清齋折露葵。野老與人爭席罷。海鷗何事更相疑。

渭川田家（唐王維）

斜陽照墟落。窮巷牛羊歸。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雉雊麥苗秀。蠶眠桑葉稀。田夫荷鋤至。相見語依依。卽此羨閑逸。悵然吟式微。

陶潛王維之無韻文，亦極厚山村的色彩，讀桃花源記，及與裴迪秀才書，可知。

桃花源記（晉陶潛）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髻。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爲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爲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卽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欲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

山中與裴迪秀才書（唐王維）

近臘月下。景氣和暢。故山殊可過。足下方溫經。猥不可敢相煩。輒便往山中。憩感配寺。與山僧飯訖而

去。北涉玄灞。清月映郭。夜登華子岡。灑水淪漣。與月上下。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舂。復與疏鐘相間。此時獨坐。僮僕靜默。多思曩昔。攜手賦詩。步仄逕。臨清流也。當待春中。草木蔓發。春山可望。輕條出水。白鷗矯翼。露溼清皋。麥隴朝雉。斯之不遠。儻能從我遊乎。非子天機清妙者。豈能以此不急之務相邀。然是中有深趣矣。無忽。因馱黃蘗人往。不一。山中人王維白。

十五 香奩的色彩

中國韻文家，喜以『婦女』『閨情』爲詩文材料；三百篇詩，詠婦女者，居十之二三；厥後楚之詩人，亦喜爲『美人』『香草』之句；或有所寓託；或以之比興；韻文家沿爲習尚，香奩之詩，遂成爲中國文學中極濃厚之色彩。

長干行 四首（唐崔顥）

君家何處住。妾住在橫塘。停船暫借問。或恐是同鄉。
家臨九江水。來去九江側。同是長干人。生小不相識。
下渚多風浪。蓮舟漸覺稀。那能不相待。獨自逆潮歸。
三江潮水急。五湖風浪湧。由來花性輕。莫長蓮舟重。

江南曲 (唐李益)

嫁得瞿塘買。朝朝誤妾期。早知潮有信。嫁與弄潮兒。

貧女 (唐秦韜玉)

蓬門未識綺羅香。擬託良媒益自傷。誰愛風流高格調。共憐時世儉梳妝。敢將十指誇針巧。不把雙眉鬪畫長。苦恨年年壓金線。爲他人作嫁衣裳。

閨怨 (唐王昌齡)

閨中少婦不知愁。春日凝粧上翠樓。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婿覓封侯。

近試上張籍水部 (唐朱慶餘)

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

宮中詞 (唐朱慶餘)

寂寂花時閉院門。美人相並立瓊軒。含情欲說宮中事。鸚鵡前頭不敢言。

節婦吟寄東平李司空師道 (唐張籍)

君知妾有夫。贈妾雙明珠。感君纏綿意。繫在紅羅襦。妾家高樓連苑起。良人執戟明光裏。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擬同生死。還君明珠雙淚垂。何不相逢未嫁時。

以上諸詩，多屬抒情之作，大抵有所寓託。以下三篇，是敘事詩，皆唐人作品。宋明以後，不具錄。

長干行（唐李白）

妾髮初覆額。折花門前劇。郎騎竹馬來。遶牀弄青梅。同居長干里。兩小無嫌猜。十四爲君婦。羞顏未嘗開。低頭向暗壁。千喚不一回。十五始展眉。願同塵與灰。常存抱柱信。豈上望夫臺。十六君遠行。瞿塘灘頭堆。五月不可觸。猿聲天上哀。門前送行跡。一一生綠苔。苔深不能掃。落葉秋風早。八月蝴蝶黃。雙飛西園草。感此傷妾心。坐愁紅顏老。早晚上三巴。預將書報家。相迎不道遠。直至長風沙。

長恨歌（唐白居易）

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多年求不得。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回頭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春寒賜浴華清池。溫泉水滑洗凝脂。侍兒扶起嬌無力。始是新承恩澤時。雲鬢花顏金步搖。芙蓉帳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承歡侍宴無閒暇。春從春遊夜專夜。後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金屋粧成嬌侍夜。玉樓宴罷醉和春。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憐光彩生門戶。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驪宮高處入青雲。仙樂風飄處處

聞。緩歌漫舞凝絲竹。盡日君王看不足。漁陽鞞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九重城闕煙塵生。千乘萬騎西南行。翠華搖搖行復止。西出都門百餘里。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花鈿委地無人收。翠翹金雀玉搔頭。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淚相和流。黃埃散漫風蕭索。雲棧縈紆登劍閣。峨眉山下少人行。旌旗無光日色薄。蜀江水碧蜀山青。聖主朝朝暮暮情。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天旋地轉迴龍馭。到此躊躇不能去。馬嵬坡下泥土中。不見玉顏空死處。君臣相顧盡霑衣。東望都門信馬歸。歸來池苑皆依舊。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對此如何不淚垂。春風桃李花開日。秋雨梧桐葉落時。西宮南內多秋草。落葉滿階紅不掃。梨園子弟白髮新。椒房阿監青蛾老。夕殿螢飛思悄然。孤鐙挑盡未成眠。遲遲鐘鼓初夜長。耿耿星河欲曙天。鴛鴦瓦冷霜華重。翡翠衾寒誰與共。悠悠生死別經年。魂魄不曾來入夢。臨邛道士鴻都客。能以精誠致魂魄。爲感君王展轉思。遂教方士憖憖覓。排空馭氣奔如電。升天入地求之徧。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忽聞海上有仙山。山在虛無縹緲間。樓閣玲瓏五雲起。其中綽約多仙子。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膚花貌參差是。金闕西廂叩玉扃。轉教小玉報雙成。聞道漢家天子使。九華帳裏夢魂驚。攬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銀屏遷迥開。雲鬢半偏新睡覺。花冠不整下堂來。風吹仙袂飄飄舉。猶似霓裳羽衣舞。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含情凝涕謝君王。一別音容兩渺茫。昭陽殿裏恩愛絕。蓬萊宮中日月長。回頭下望人寰處。不見長安見塵

霧。惟將舊物表深情。鈿合金釵寄將去。釵留一股合一扇。釵擘黃金合分鈿。但教心似金鈿堅。天上人間會相見。臨別殷勤重寄詞。詞中有誓兩心知。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

琵琶行 并序（唐白居易）

元和十年。予左遷九江郡司馬。明年秋。送客湓浦口。聞船中夜彈琵琶者。聽其音。錚錚然有京都聲。問其人。本長安倡女。嘗學琵琶於穆曹二善才。年長色衰。委身爲賈人婦。遂命酒使快彈數曲。曲罷憫然。自敘少小時歡樂事。今漂淪顛顛。轉徙於江湖間。予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是夕始覺有遷謫意。因爲長句歌以贈之。凡六百一十二言。命曰琵琶行。

潯陽江頭夜送客。楓葉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馬客在船。舉酒欲飲無管弦。醉不成歡慘將別。別時茫茫江浸月。忽聞水上琵琶聲。主人忘歸客不發。尋聲暗問彈者誰。琵琶聲停欲語遲。移船相近邀相見。添酒迴燈重開宴。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轉軸撥弦三兩聲。未成曲調先有韻。弦弦掩抑聲聲思。似訴平生不得志。低眉信手續續彈。說盡心中無限事。輕攏慢撚抹復挑。初爲霓裳後六么。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語。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間關鶯語花底滑。幽咽泉流水下灘。水泉冷澀弦凝絕。凝絕不通聲漸歇。別有幽愁暗恨生。此時無聲勝有聲。銀燐乍破水漿迸。鐵騎突

出刀槍鳴。曲終收撥當心畫。四弦一聲如裂帛。東舟西舫悄無言。唯見江心秋月白。沈吟放撥插弦中。整頓衣裳起斂容。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蝦蟆陵下住。十三學得琵琶成。名屬教坊第一部。曲罷曾教善才服。妝成每被秋娘妒。五陵年少爭纏頭。一曲紅綃不知數。鈿頭雲篋擊節碎。血色羅裙翻酒污。今年歡笑復明年。秋月春風等閑度。弟走從軍阿姨死。暮去朝來顏色故。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去來江口守空船。繞船月明江水寒。夜深忽夢少年事。啼妝淚落紅闌干。我聞琵琶已歎息。又聞此語重唧唧。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我從去年辭帝京。謫居臥病潯陽城。潯陽地僻無音樂。終歲不聞絲竹聲。住近湓江地低濕。黃蘆苦竹繞宅生。其間旦暮聞何物。杜鵑啼血猿哀鳴。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還獨傾。豈無山歌與村笛。嘔啞嘲晰難爲聽。今夜聞君琵琶語。如聽仙樂耳暫明。莫辭更坐彈一曲。爲君翻作琵琶行。感我此言良久立。却坐促弦弦轉急。淒淒不似向前聲。滿座重聞皆掩泣。座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

長篇韻文，亦有以婦女及其情貌爲材料者，如宋玉曹植之賦是。

高唐賦（見章六）

神女賦（見章六）

洛神賦（見章六）

登徒子好色賦（楚宋玉）

大夫登徒子侍於楚襄王。短宋玉曰。玉爲人。體貌閑麗。口多微辭。又性好色。願王勿與出入後宮。王以登徒子之言問於宋玉。玉曰。體貌閑麗。所受於天也。口多微辭。所學於師也。至於好色。臣無有也。王曰。子不好色。亦有說乎。有說則止。無說則退。玉曰。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國。楚國之麗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東家之子。臣東家之子。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齒如含貝。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然此女登牆窺臣三年。至今未許也。登徒子則不然。其妻蓬頭攣耳。齟齬歷齒。旁行踽僂。又疥且痔。登徒子悅之。使有五子。王熟察之。誰爲好色者矣。是時秦章華大夫在側。因進而稱曰。今夫宋玉盛稱隣之女。以爲美色。愚亂之邪。臣自以爲守德。謂不如彼矣。且夫南楚窮巷之妾。焉足爲大王言乎。若臣之陋。目所曾覩者。未敢云也。王曰。試爲寡人說之。大夫曰。唯唯。臣少曾遠遊。周覽九土。足歷五都。出咸陽。熙邯鄲。從容衛溱洧之間。是時向春之末。迎夏之陽。鷓鴣啾啾。羣女出桑。此郊之姝。華色含光。體美容冶。不待飾粧。臣觀其麗者。因稱詩曰。遵大路兮攬子祛。贈以芳華辭甚妙。於是處子悅。若有望而不來。忽若有來而不見。意密體疏。俯仰異觀。含喜微笑。竊視流眄。復稱詩曰。寤春風兮發鮮榮。絜齋俟兮惠音聲。贈我如此兮。不如無生。因遷延而辭避。蓋徒以微辭相感動。精神相依憑。目欲其顏。心顧其義。揚詩守禮。終不過差。故足稱也。於是

楚王稱善。宋玉遂不退。

十六 詞

詩至唐，整句之『律體』『絕句』已成立；而長短句之『詞』，又繼之而生。

中國之詩，大別可區爲『整句』與『非整句』二類：三百篇之四言，漢人之五言，『整句詩』也；三百篇中之長短句，漢魏六朝樂府中之三四五言相間體，則『非整句詩』也。前者爲『近體』之源；後者爲『填詞』之祖。

『詞』創始於唐，漸盛於五代，而造極於兩宋。其調有定格，字有定數，韻有定聲，止於其間填字，故曰『填詞』。

漢之樂府，至南北朝，多用長短句體。如梁武帝之江南弄，沈約之六憶，實可稱爲『詞』之濫觴。

江南弄 錄一（梁武帝）

衆花雜色滿上林。舒芳耀綠垂輕陰。連手躡蹠舞春心。舞春心。臨歲腴。中人望。獨踟躕。

六憶錄一（梁沈約）

憶眠時。人眠獨未眠。解羅不待勸。就枕還須牽。復恐旁人見。嬌羞在燭前。

江南弄及六憶，其體雖近似詞，然不能即謂之爲『詞』。至唐李白之憶秦娥菩薩蠻，及張志和之漁歌子，則已純爲詞體矣。

憶秦娥 秋思（唐李白）

簫聲咽。秦娥夢斷秦樓月。秦樓月。年年柳色。灞陵傷別。樂遊原上清秋節。咸陽古道音塵絕。音塵絕。

西風殘照。漢家陵闕。

菩薩蠻 閨情（唐李白）

平林漠漠煙如織。寒山一帶傷心碧。暝色入高樓。有人樓上愁。玉階空佇立。宿鳥歸飛急。何處是歸

程。長亭更短亭。

漁歌子 本意（唐張志和）

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

自是作者踵起，至五代而寢盛。南唐李後主之小令，尤爲一代絕藝也。

調笑令（唐王建）

團扇團扇。美人竝來遮面。玉顏顛顛三年。誰復商量管絃。絃管絃管。春草昭陽路斷。

長相思（唐白居易）

泗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頭。吳山點點愁。思悠悠。恨悠悠。恨到歸時方始休。月明人倚樓。

謁金門（南唐馮延巳）

風乍起。吹縵一池春水。閑引鴛鴦芳徑裏。手按紅杏葉。鬪鴨闌干獨倚。碧玉搔頭斜墜。終日望君君不至。舉頭聞鶻喜。

憶江南（南唐李後主）

多少恨。昨夜夢魂中。還似舊時遊上苑。車如流水馬如龍。花月正春風。

搗練子（南唐李後主）

深院靜。小庭空。斷續寒砧斷續風。無奈夜長人不寐。數聲和月到簾櫳。

相見歡（南唐李後主）

無言獨上西樓。月如鉤。寂寞梧桐深院。鎖清秋。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

浪淘沙（南唐李後主）

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衾不耐五更寒。夢裏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獨自莫憑欄。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

虞美人 感舊（唐南李後主）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雕闌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還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唐人雖已爲詞，但尙併入詩集中。及蜀趙崇祚輯溫庭筠……而下十八人之詞，爲花間集一書，而後詞始有專集。

宋爲詞極盛時代，上自朝庭大臣，下至平民婦女，均有善爲詞者。

漁家傲 秋思（宋范仲淹）

塞下秋來風景異。衡陽雁去無留意。四面邊聲連角起。千嶂裏。長煙落日孤城閉。濁酒一盃家萬里。燕然未勒歸無計。羌管悠悠霜滿地。人不寐。將軍白髮征夫淚。

訴衷情 眉意（宋歐陽修）

清晨簾幕卷輕霜。呵手試梅粧。都緣自有離恨。故畫作遠山長。思往事。惜流光。易成傷。未歌先斂。欲

笑還鬢最斷人腸。

千秋歲引 秋思（宋王安石）

別館寒砧。孤城畫角。一派秋聲入寥廓。東歸燕從海上去。南來雁向沙頭落。楚臺風。庾樓月。宛如昨。
無奈被些名利縛。無奈被他情擔閣。可惜風流總閒却。當初謾留華表語。而今誤我秦樓約。夢闌時。酒醒後。思量着。

昭君怨 春怨（宋万俟雅言）

春到南樓雪盡。驚動燈期花信。小雨一番寒。倚闌干。莫把闌干頻倚。一望幾重煙水。何處是京華。暮雲遮。

生查子 元夕（宋朱淑真）

去年元夜時。花市燈如晝。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今年元夜時。月與燈依舊。不見去年人。淚溼青衫袖。

臨江仙 晚春（宋陸游）

鳩雨催成新綠。燕泥收盡殘紅。春光還與美人同。論心空眷眷。分袂却匆匆。只道真情易寫。那知怨句難工。水流雲散各西東。半廊花院月。一帽柳橋風。

齊天樂 蟋蟀（宋姜夔）

庾郎先自吟愁賦。淒淒更聞私語。露濕銅鋪。苔侵石井。都是曾聽伊處。哀音似訴。正思婦無眠。起尋機杼。曲曲屏山。夜涼獨自甚情緒。西窗又吹暗雨。爲誰頻斷續。相和砧杵。候館吟秋。離宮弔月。別有傷心無數。幽詩漫與。笑籬落呼燈。世間兒女。寫入琴絲。一聲聲更苦。

醉太平 閨情（宋劉過）

情高意真。眉長鬢青。小樓明月調箏。寫春風數聲。思君憶君。魂牽夢縈。翠綃香煖雲屏。更那堪酒醒。
一翦梅 春思（宋蔣捷）

一片春愁帶酒澆。江上舟搖。樓上帘招。秋孃容與泰孃嬌。風又飄飄。雨又瀟瀟。何日雲帆卸浦橋。銀字箏調。心字香燒。流光容易把人拋。紅了櫻桃。綠了芭蕉。

詞人喜爲豔體，宋詞尤多綺羅香澤之態，如張先柳永秦觀李清照周邦彥……等之詞，皆婉約蘊藉，稱爲『南派』。

天仙子 送春（宋張先）

水調數聲持酒聽。午醉醒來愁未醒。送春春去幾時回。臨晚鏡。傷流景。往事後期空記省。沙上竝禽

池上暝雲破。月來花弄影。重重簾幙密。雲遮風不定。人初靜。明日落紅應滿徑。

雨淋鈴 秋別

(宋柳永)

寒蟬淒切。對長亭晚。驟雨初歇。都門帳飲無緒。方留戀處。蘭舟催發。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噎。念去千里煙波。暮靄沉沉楚天闊。多情自古傷離別。更那堪冷落清秋節。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此去經年。應是良辰好景虛設。便縱有千種風流。待與何人說。

憶王孫 春閨

(宋秦觀)

萋萋芳草憶王孫。柳外樓高空斷魂。杜宇聲聲不忍聞。欲黃昏。雨打梨花深閉門。

如夢令 春景

(宋秦觀)

鶯嘴啄花紅溜。燕尾點波綠縐。指冷玉笙寒。吹徹小梅春透。依舊依舊。人與綠楊俱瘦。

醉花陰 重九

(宋李清照)

薄霧濃雲愁永晝。瑞腦噴金獸。佳節又重陽。寶枕紗櫺。昨夜涼初透。東籬把酒黃昏後。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銷魂。簾捲西風。人比黃花瘦。

過秦樓 秋夜

(宋周邦彥)

水浴銀蟾。葉喧涼吹。巷陌馬聲初斷。閒依露井。笑撲流螢。惹破畫羅輕扇。人靜夜久。憑闌愁不歸眠。立

殘更箭。嘆年華一瞬。人今千里。夢沉書遠。空見說髻怯瓊梳。容銷金鏡。漸嬾趁時勻染。梅風地溼。虹雨苔滋。一架舞紅都變。誰信無聊。爲伊才減江淹。情傷荀倩。但明河影下。還看疎星幾點。

張柳之後，有蘇軾、黃庭堅、辛棄疾……等，其詞頗能脫音律之拘束，減豔靡之音，氣象恢宏，稱爲『北派』。

婉約蘊藉，爲詞之初態。故南派稱爲詞之『正宗』，北派則稱『變體』云。

卜算子 別意（宋蘇軾）

水是眼波橫。山是眉峯聚。欲問行人去那邊。眉眼盈盈處。才始送春歸。又送君歸去。若到江南趕上春。千萬和春住。

蝶戀花 春情（宋蘇軾）

花褪殘紅青杏小。燕子飛時。綠水人家遶。枝上柳綿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架上鞦韆牆外道。牆外行人。牆裏佳人笑。笑漸不聞聲漸杳。多情却被無情惱。

雙調南鄉子 重陽（宋蘇軾）

霜降水痕收。淺碧鱗鱗露遠洲。酒力漸消風力軟。颼颼。破帽多情卻戀頭。佳節若爲酬。但把清樽斷

送秋。萬事到頭都是夢。休休。明日賣花蝶也愁。

念奴嬌

月夜泛舟赤壁下（宋蘇軾）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穿空。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故國神游。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生如夢。一尊還酹江月。

畫堂春

本意（宋黃庭堅）

東風吹柳日初長。雨餘芳草斜陽。杏花零落燕泥香。睡損紅妝。寶篆煙銷龍鳳。畫屏雲鎖瀟湘。夜寒微透薄羅裳。無限思量。

鷓鴣天

東陽道中（宋辛棄疾）

撲面征塵去路遙。香篝漸覺水沉消。山無重數周遭碧。花不知名分外嬌。人歷歷。馬蕭蕭。旌旗又過小紅橋。愁邊剩有相思句。搖斷吟鞭碧玉梢。

祝英臺近

春晚（宋辛棄疾）

寶釵分。桃葉渡。煙柳暗南浦。怕上層樓。十日九風雨。斷腸點點飛紅。都無人管。倩誰喚。流鶯聲住。鬢邊覩。試把花卜歸期。重簪又重數。羅帳燈昏。哽咽夢中語。是他春帶愁來。春歸何處。却不解帶將愁去。

滿江紅 江行簡楊濟翁周顯先（宋辛棄疾）

過眼溪山。怪都是舊時曾識。還記得夢中行遍。江南江北。佳處徑須攜杖去。能消幾兩平生屐。笑塵勞三十九年非。長爲客。吳楚地。東南坼。英雄事。曹劉敵。被西風吹盡了無塵跡。樓觀甫成人已去。旌旗未捲頭先白。歎人生哀樂轉相尋。今猶昔。

賀新郎 別茂嘉十二弟（宋辛棄疾）

綠樹聽鶻鴂。更那堪杜鵑聲住。鷓鴣聲切。啼到春歸無啼處。苦恨芳菲都歇。算未抵人間離別。馬上琵琶關塞黑。更長門翠輦辭金闕。看燕燕。送歸妾。將軍百戰身名裂。向河梁回頭萬里。故人長絕。易水蕭蕭西風冷。滿座衣冠似雪。正壯士悲歌未徹。啼鳥還知如許恨。料不啼清淚長啼血。誰伴我。醉明月。

十七 小說之盛

中國小說，濫觴於戰國，而漸盛於漢武時，至元明而已大盛。

先秦諸子之寓言，已有具小說之性質者，如列子所記之『愚公移山』是。

愚公移山（節錄列子湯問篇）

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

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於漢陰，可乎？雜然相許。其妻獻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邱，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雜曰：投諸渤海之尾，穩土之北。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叩石墾壤，箕畚運於渤海之尾。鄰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遺男，始齠，跳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慧。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孫。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者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應。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命夸娥氏二子負二山，一厓朔東，一厓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

漢代小說，多既不傳。其傳於今者，或是後人所託，不盡可信。

漢晉而下，以至李唐，小說界喜談神怪之事，務爲荒誕之辭。自是『神怪』『英雄』『婦女』三者，遂爲中國小說界之三大材料。

唐代『雜記小說』頗盛，如虬髯客傳、紅線傳……等，其較佳者也。

虬髯客傳（唐張說）

隋煬帝之幸江都，命司空楊素守西京。素驕貴，又以時亂，天下之權重望崇者，莫我若也。奢貴自奉，禮

異人臣。每公卿入言。賓客上謁。未嘗不踞牀而見。令美人捧出。侍婢羅列。頗僭於上。末年愈甚。無復知所負荷。有扶危持顛之心。一日。衛公李靖。以布衣上謁。獻奇策。素亦踞見。公前揖曰。天下方亂。英雄競起。公爲帝室重臣。須以收羅豪傑爲心。不宜踞見賓客。素斂容而起。謝公。與語大悅。收其策而退。當公之聘辨也。一妓有殊色。執紅拂立於前。獨目公。公旣去。而執拂者臨軒指吏問曰。去者處士第幾。住何處。公具以對。妓頷而去。公歸逆旅。其夜五更初。忽聞叩門而聲低者。公起問焉。乃紫衣帶帽人。杖一囊。公問誰。曰。妾楊家之執拂妓也。公遽延入。脫衣去帽。乃十八九佳麗人也。素面畫衣而拜。公驚答拜曰。妾侍楊司空久。閱天下之人多矣。無如公者。絲蘿非獨生。願託喬木。故來奔耳。公曰。楊司空權重京師。如何。曰。彼屍居餘氣。不足畏也。諸妓知其無成。去者甚衆矣。彼亦不甚逐也。計之詳矣。幸無推焉。問其姓。曰。張。問其伯仲之次。曰。最長。觀其肌膚儀狀。言詞氣語。真天人也。公不介意。獲之。愈喜。愈懼。瞬息萬慮不安。而窺戶者無停履。數日。亦聞追討之聲。意亦非峻。乃雄服乘馬。排闥而去。將歸太原。行次靈石旅邸。旣設牀。爐中烹肉且熟。張氏以髮長委地。立梳牀前。公方刷馬。忽有一人。中形赤髯而虬。乘蹇驢而來。投草囊於爐前。取枕欹臥。看張梳頭。公怒甚。未決。親猶刷馬。張熟視其面。一手握髮。一手映身搖示公。令勿怒。急急梳頭畢。斂衽前問其姓。臥客答曰。姓張。對曰。妾亦姓張。合是妹。遽禮問第幾。曰。第三。因問妹第幾。曰。最長。遂喜曰。今多幸逢一妹。張氏遙呼李郎。且來見三兄。公驟禮之。遂環坐。曰。煮者何

肉。曰羊肉。計已熟矣。客曰。饑。公出市胡餅。客抽腰七首。切肉共食。食竟。餘肉亂切。送驢前食之。甚速。客曰。觀李郎之行。貧士也。何以致斯異人。曰。靖雖貧。亦有心者焉。他人見問。固不言。兄之問。則無隱耳。具言其由。曰。然則何之。曰。將避地太原。曰。然。故非君所致也。曰。有酒乎。曰。主人西則酒肆也。公取酒一斗。既巡。客曰。吾有少下酒物。李郎能同之乎。曰。不敢。於是開草囊。取一人頭。并心肝。却頭囊中。以七首切心肝共食之。曰。此人天下負心者。銜之十年。今始獲之。吾憾釋矣。又曰。觀李郎儀形器宇。真丈夫也。亦聞太原有異人乎。曰。嘗識一人。愚謂之真人也。其餘將帥而已。曰。何姓。曰。靖之同姓。曰。年幾。曰。僅二十。曰。今何爲。曰。州將之子也。曰。似矣。亦須見之。李郎能致吾一見乎。曰。靖之友劉文靜者。與之狎。因文靜見之可也。然兄何爲。曰。望氣者言太原有奇氣。使吾訪之。李郎何日到太原。靖計之。曰。期達之明日。日方曙。候我於汾陽橋。言訖。乘驢而去。其行若飛。回顧已失。公與張氏且驚且喜。久之。曰。烈士不欺人。固無畏。促鞭而行。及期。入太原。候之。果相見。大喜。偕詣劉氏。詐謂文靜曰。有善相者。思見郎君。請迎之。文靜素奇其人。一旦聞有客善相。遽遣使迎之。使迴而至。不衫不履。褐裘而來。神氣揚揚。貌與常異。虬髯默然居末坐。見之心死。飲數杯。招靖曰。真天子也。公以告劉。劉益喜自負。既出。而虬髯曰。吾見之十八九定矣。亦須道兄見之。李郎宜與一妹復入京。某日午時。訪我於馬行東酒樓。樓下有此驢及瘦驢。卽我與道兄俱在於上矣。到卽登焉。又別。而公與張氏復應之。及期訪焉。宛見二乘。攬衣登樓。虬髯與

道士方對飲。見公驚喜。召坐同飲。十數巡。曰。樓下櫃中。有錢十萬。擇一深穩安妹處。某日復會於汾陽橋。如期至。卽道士與虬髯已先到矣。俱謁文靜。時方弈棋。起揖而語。少焉文靜飛書召文皇看棋。道士對文靜弈。虬髯與靖傍立而視。俄而文皇來。長揖就坐。神清氣朗。滿坐風生。顧盼偉如也。道士一見。慘然。歛棋子曰。此局全輸矣。於此失却局。奇哉。救無路矣。罷弈請去。旣出。謂虬髯曰。此世界非公世界也。他方可勉強之。勿以爲念。因共入京。虬髯路語靖曰。計李郎之程。某日方到。到之明日。可與一妹同詣某坊小宅。爲李郎往復相從。一妹懸然如磬。欲令新婦祇謁從容。無令前却。言畢吁嗟而去。靖亦馳馬速征。俄卽到京。與張氏同往。至一小板門。扣之。有應者。出拜曰。三郎令候李郎一娘子久矣。延入重門。門益壯麗。奴婢三十餘人。羅列於前。青衣二十人。引靖入東廳。廳之陳設。窮極珍異。巾箱妝奩。冠鏡首飾之盛。非人間之物。巾櫛妝飾畢備。請更衣。衣又珍奇。甫畢。傳云三郎來。乃虬髯也。紗帽紫衫。趨走有龍虎之狀。相見歡然。命妻出拜。亦天人也。遂延中堂。陳設盤筵之盛。雖王公亦不侔也。四人對坐。陳饌次出。女樂二十人。旅奏於庭。似從天降。非人間之曲度。食畢行酒。有蒼頭自西堂舁出二十牀。各覆以錦帕。旣列。盡去其帕。乃文簿匙鑰之類。虬髯指告靖曰。此皆珍寶貨帛之數。吾之所有。悉以充贈。何者。某本欲於此世界求事。或當龍戰二三年。建少功業。今旣有主。住亦何爲。太原李氏。眞英主也。三五年內。卽當太平。李郎以英特之材。輔清平之主。竭心盡力。必極人臣。一妹以天人之姿。蘊不世之藝。從夫

之貴。榮及軒裳。非一妹不能識李郎。非李郎不能遇一妹。聖賢起陸之漸。際會如期。虎嘯風生。龍騰雲合。固非偶然也。將予之贈。以佐真主。立功立業。勉之勉之。此後十餘年。東南數千里外。有異事。是吾得意之秋也。一妹與李郎。可瀝酒相賀。復因命家童列拜。曰。李郎一妹是汝主也。可善事之。言訖。與其妻戎服乘馬。一奴從後。數步遂不復見。靖據其宅。遂爲豪家。得以助文皇締構之資。遂匡大業。貞觀中。公以左僕射平章事。適東南蠻奏曰。有海船千艘。甲兵數十萬。入扶餘國。殺其主自立。國已定矣。靖知虬髯成功也。歸告張氏。共瀝酒向東南拜賀之。乃知真人之興。非英雄所冀。况非英雄者乎。人臣之謬思亂者。乃螳臂之拒走輪耳。我皇家垂福萬葉。豈虛然哉。或曰。衛公之兵法。半是虬髯所傳也。

紅線傳(唐楊巨源)

潞州節度使薛嵩家。有青衣紅線者。善彈阮咸。又通經史。嵩召俾其掌牒表。號曰內記室。時軍中大宴。紅線謂嵩曰。羯鼓之聲。頗甚悲切。其擊者必有事也。嵩素曉音律。曰。如汝所言。乃召而問之。云某妻昨夜身亡。不敢求假。嵩遽令歸。是時至德之後。兩河未寧。以滄陽爲鎮。命嵩固守。控壓山東。殺傷之餘。軍府草創。朝廷命嵩遣女嫁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男。又遣嵩男娶滑臺節度使令狐章女。三鎮締交爲姻。使蓋日狹往來。而田承嗣常患肺氣。遇熱增劇。每曰。我若移鎮山東。納其涼冷。可以延數年之命。乃募軍中武勇十倍者。得三千人。號外宅男。而厚其廩給。常令三百人。夜直州宅。卜選良日。將併潞州。嵩

聞之。日夜憂悶。啾啾自語。計無所出。時夜漏將傳。轅門已閉。杖策庭除間。惟紅線從焉。紅線曰。主自一月不遑寢食。竟有所屬。豈非鄰境乎。嵩曰。事繫安危。非爾能料。紅線曰。某誠賤品。亦能解主憂者。嵩聞其語異。乃曰。我不知汝是異人。我暗昧也。遂具告其事。曰。我承祖父遺業。受國家重恩。一日失其疆土。數百年勦伐盡矣。紅線曰。此易與耳。不足勞主憂焉。暫放某一到魏城。觀其形勢。覘其有無。今一更首塗。五更可以復命。請先定一走馬使。具寒暄書。其他則待某却迴也。嵩曰。儻事或不濟。反速其禍。又如之何。紅線曰。某之此行。無不濟也。乃入闈房。飾其行具。梳烏鬢髻。貫金雀釵。衣紫繡短袍。繫青絲鉤履。胸前佩龍文匕首。額上書太一神名。再拜而行。倏忽不見。嵩乃返身閉戶。背燭危坐。常時飲酒。不過數合。是夕舉觴十餘不醉。忽聞曉角吟風。一葉墜落。驚而起。問。卽紅線迴矣。嵩喜而慰勞。問事諧否。紅線曰。不敢辱命。又同曰。無傷殺否。曰。不至是。但取牀頭金合爲信耳。紅線曰。某子夜前三刻。卽達魏城。凡歷數門。遂及寢所。聞外宅兒止於房廊。睡聲雷動。見中軍卒步於庭下。傳叫風生。某乃發其左扉。抵其寢帳。田親家翁止於帳內。鼓趺酣眠。頭枕文犀。髻包黃縠。枕前露七星劍。劍前仰開一金合。合內書生身甲子。與北斗神名。復以名香美珠。壓鎮其上。然則揚威玉帳。坦其心豁於生前。熟寢蘭堂。不覺命懸於手下。寧勞擒縱。只益傷嗟。時則蠟炬煙微。爐香燼委。侍人四布。兵仗交羅。或頭觸屏風。對而韞者。或手持巾拂。寢而伸者。某乃拔其簪珥。糜其襦裳。如病如醒。皆不能寤。遂持金合以歸。出魏城西門。將行

二百里見銅臺高揭。漳水東流。晨雞動野。斜月在林。忿往喜還。頓忘於行役。感知酬德。聊副於咨謀。當夜漏三時。往返七百里。入危邦一道。經過五六城。糞滅主憂。敢言其苦。嵩乃發使入魏。遣田承嗣書曰。昨夜有客從魏中來。云自元帥牀頭獲一金合。不敢留駐。謹却封納。專使星馳。夜半方到。見搜捕金合。一軍憂疑。使者以馬箠搗門。非時請見。承嗣遽出。使者乃以金合授之。奉承出時。驚惶絕倒。遂留使者止於宅中。狎以宴私。多其錫賚。明日專遣使齎帛三萬疋。名馬二百匹。雜珍異等。以獻於嵩曰。某之首領。繫在恩私。便宜知過自新。不復更貽伊戚。專膺指使。敢議親姻。往當捧轂後車。來在麾鞭前馬。所置紀綱外宅兒者。本防他盜。亦非異圖。今並脫其甲裳。放歸田畝矣。由是一兩箇月內。河北河南。信使交至。忽一日紅線辭去。嵩曰。汝生我家。今將安往。又方賴於汝。豈可議行。紅線曰。某前本男子。遊學江湖。間讀神農藥書。而救世人災患。時里有孕婦。忽患蠱癥。某以芫花酒下之。婦人與腹中二子俱斃。是某一舉而殺其三人。陰力見誅。陷爲女子。使身居賤隸。氣廩凡俚。幸生於公家。今十九年矣。身厭羅綺。口窮甘鮮。寵侍有加。榮亦甚矣。况國家建極。慶且無疆。此卽違天。理當盡弭。昨至魏邦。以是報恩。今兩地保其城池。萬人全其性命。使亂臣知懼。烈士謀安。在某一婦人。功亦不小。固可贖其前罪。遂其本形。便當遁跡塵中。棲心物外。澄清一氣。生死長存。嵩曰。不然。以千金爲居山之所。紅線曰。事關來世。安可預謀。嵩知不可留。乃廣爲餞別。悉集賓寮。夜宴中堂。嵩以歌送紅線酒。請座客冷朝陽爲詞。詞曰。採菱歌

怨木蘭舟。送客魂消百尺樓。還似洛妃乘霧去。碧天無際水空流。歌竟。嵩不勝其悲。紅線拜且泣。因僞醉離席。遂亡所在。

宋代雜記小說亦極盛。且章回小說，已萌芽於是時。初宋仁宗時，天下無事，命羣臣每日進講一奇異之事以爲娛，頭回之後，繼以話說，是卽『章回小說』之祖也。厥後如宣和遺事……等書，既具有章回小說之體裁，但仍未脫雜記體之性質。至元明間，三國演義水滸傳……等書現出，而後章回小說始完全成立。元明間之章回小說，既脫去雜記體之性質，而爲全書聯貫編述之長篇小說，是爲小說界之一大進步。

小說至元明間，已多用白話文。其用文言者，亦注重通俗，力求淺白。故當時之小說，可區爲『文言』『白話』二類。文言如三國演義……等是；白話如水滸傳西遊記……等是。

孔明借箭（節錄三國演義）

周瑜聚諸將於帳下。教請孔明議事。孔明欣然而至。坐定。瑜問孔明曰。即日將與曹軍交戰。水路交兵。當以何兵器爲先。孔明曰。大江之上。以弓箭爲先。瑜曰。先生之言。甚合愚意。但今軍中正缺箭用。敢煩先生監造十萬枝箭。以爲應敵之具。此係公事。先生幸勿推却。孔明曰。都督見委。自當效勞。敢問十萬枝箭。何時要用。瑜曰。十日之內。可完辦否。孔明曰。操軍即日將至。若候十日。必誤大事。瑜曰。先生料幾日可完辦。孔明曰。只消三日。便可拜納十萬枝箭。瑜曰。軍中無戲言。孔明曰。怎敢戲都督。願納軍令狀。三日不辦。甘當重罰。瑜大喜。喚軍政司當面取了文書。置酒相待。曰。待軍事畢後。自有酬勞。孔明曰。今日已不及。來日造起。至第三日。可差五百小軍到江邊搬箭。飲了數杯辭去。魯肅曰。此人莫非詐乎。瑜曰。他自送死。非我逼他。今明白對衆要了文書。他使兩脅生翅。也飛不去。我只分付軍匠人等。教他故意遲延。凡應用物件。都不與齊備。如此必然誤了日期。那時定罪。有何理說。公今可去探他虛實。卻來回報。肅領命來見孔明。孔明曰。吾曾告子敬。休對公瑾說。他必要害我。不想子敬不肯爲我隱諱。今日果然。又弄出事來。三日內如何造得十萬箭。子敬只得救我。肅曰。公自取其禍。我如何救得你。孔明曰。望子敬借我二十隻船。每船要軍士三十人。船上皆用青布爲幔。各束草千餘箇。分布兩邊。吾別有妙用。第三日。包管有十萬枝箭。只不可又教公瑾得知。若彼知之。吾計破矣。肅允諾。卻不解其意。回報周瑜。果然不提借船之事。只言孔明並不用箭竹翎毛膠漆等物。自有道理。瑜大疑曰。且看他三日後。

如何回覆我。卻說魯肅私自撥輕快船二十隻。各船三十餘人。并布幔束草等物。盡皆齊備。候孔明調用。第一日卻不見孔明動靜。第二日亦只不動。至第三日四更時分。孔明密請魯肅到船中。肅問曰。公召我來何意。孔明曰。特請子敬同往取箭。肅曰。何處去取。孔明曰。子敬休問。前去便見。遂命將二十隻船。用長索相連。徑往北岸進發。是夜大霧漫天。長江之中。霧氣更甚。對面不相見。孔明促舟而進。果然是好大霧。前人有篇大霧垂江賦曰。

大哉長江。西接岷峨。南控三吳。北帶九河。匯百川而入海。歷萬古以揚波。至若龍伯海若。江妃水母。長鯨千丈。天蜈九首。鬼怪異類。咸集而有。感夫鬼神之所憑依。英雄之所戰守也。時而陰陽既亂。味爽不分。訝長空之一色。忽大霧之四屯。雖輿薪而莫覩。惟金鼓之可聞。初若溟濛。纔隱南山之豹。漸而充塞。欲迷北海之鯤。然後上接高天。下垂厚地。混混茫茫。浩浩漫漫。東失柴桑之岸。南無夏口之山。戰船千艘。俱沈淪於巖壑。如梅林收滄。春陰釀寒。溟溟漠漠。浩浩漫漫。東失柴桑之岸。南無夏口之山。戰船千艘。俱沈淪於巖壑。漁舟一葉。驚出沒於波瀾。甚則穹昊無光。朝陽失色。返白晝爲昏黃。變丹山爲水碧。雖大禹之智。不能測其深淺。離婁之明。焉能辨乎咫尺。於是馮夷息浪。屏翳收功。魚鱉遁跡。鳥獸潛踪。隔斷蓬萊之島。暗圍閭闔之宮。恍惚奔騰。如驟雨之將至。紛紜雜沓。若寒雲之欲同。乃能中隱毒蛇。因之而爲瘴癘。內藏妖魅。憑之而爲禍害。降疾厄於人間。如風塵於塞外。小民遇之失傷。大人觀之感慨。蓋將返元氣於洪

荒。混天地爲大塊。

當夜五更時候。船已近曹操水寨。孔明教把船隻頭西尾東。一帶擺開。就船上擂鼓吶喊。魯肅驚曰。倘曹兵齊出。如之奈何。孔明笑曰。吾料曹操於重霧中。必不敢出。吾等只顧酌酒取樂。待霧散便回。却說曹操寨中聽得擂鼓吶喊。毛玠于禁二人。慌忙飛報曹操。操傳令曰。重霧迷江。彼軍忽至。必有埋伏。切不可輕動。可挽水軍弓弩手。亂箭射之。又差人往旱寨內。喚張遼徐晃。各帶弓弩軍二千。火速到江邊助射。比及號令到時。毛玠于禁怕南軍搶入水寨。已差弓弩手在寨前放箭。少頃。旱寨內弓弩手亦到。約一萬餘人。盡皆向江中放箭。箭如雨發。孔明教把船弔回頭東尾西。逼近水寨受箭。一面擂鼓吶喊。待至日高霧散。孔明令收船急回。二十隻船兩邊束草上。排滿箭枝。孔明令各船上軍士齊聲叫曰。謝丞相箭。比及曹操寨內報知曹操時。這裏船輕水急。已放回二十餘里。追之不及。曹操懊悔不已。

林冲（節錄水滸第七回至第九回）

……此日府尹回來陞廳。叫林冲除了長枷。斷了二十脊杖。喚個文筆匠。刺了面頰。量地方遠近。該配滄州牢城。當廳打一面七斤半團頭鐵葉護身枷。釘了。貼上封皮。押了一道牒文。差兩個防送人監押前去。兩個人是董超薛霸。二人領了公文。押送林冲出開封府來。只見衆鄰舍并林冲的丈人張教頭。都在府前接着。同林冲兩個公人。到州橋下酒店裏坐定。林冲道。『多得孫孔目維持。這棒不毒。因此

走動得。」張教頭叫酒保安排按酒菓子。管待兩個公人。酒至數杯。只見張教頭將出銀兩。齎發他兩個防送公人。已了。林冲執手對丈人說道。『泰山在上。年災月厄。撞了高衙內。吃了一場屈官司。今日有句話說。上稟泰山。自蒙泰山錯愛。將令愛嫁事。小人已經三載。不會有半些兒差池。雖不會生半個兒女。未曾面紅面赤。半點相爭。今小人遭這場橫事。配去滄州。生死存亡未保。娘子在家。小人心去不穩。誠恐高衙內威逼這頭親事。况兼青春年少。休爲林冲誤了前程。却是林冲自行主張。非他人逼迫。小人今日就高鄰在此。明白立紙休書。任從改嫁。並無爭執。如此。林冲去得心穩。免得高衙內陷害。』

張教頭道。『賢婿。甚麼言語。你是天年不齊。遭了橫事。又不是你作將出來的。今日權且去滄州躲災避難。早晚天可憐見。放你回來時。依舊夫妻完聚。老漢家中也頗有些過活。便取了我女家去。并錦兒不揀怎的。三年五載。養贍得他。又不叫他出入。高衙內便要見。也不能彀。休要愛心。都在老漢身上。你在滄州牢城。我自頻頻寄書并衣服與你。休得要胡思亂想。只顧放心去。』林冲道。『感謝泰山厚意。只是林冲放心不下。枉自兩相耽誤。泰山可憐見林冲。依允小人。便死也瞑目。』張教頭那裏肯應承。衆鄰舍亦說行不得。林冲道。『若不依允小人之時。林冲便掙紮得回來。誓不與娘子相聚。』張教頭道。『既然恁地時。權且繇你寫下。我只不把女兒嫁人便了。』當時叫酒保尋個寫文書的人來。買了一張紙來。那人寫。林冲說道是。

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林冲爲因身犯重罪斷配滄州去後存亡不保。有妻張氏年少。情願立此休書。任從改嫁。永無爭執。委是自行情願。並非相逼。恐後無憑。立此文約爲照。年月日

林冲當下看人寫了。借過筆來。去年月下押個花字。打個手模。正在閣裏寫了。欲付與泰山收時。只見林冲的娘子。號天哭地叫將來。使女錦兒。抱着一包衣服。一路尋到酒店裏。林冲見了。起身接着道。『娘子。小人有句話說。已稟過泰山了。爲是林冲年災月厄。遭這場屈事。今去滄州。生死不保。誠恐誤了娘子青春。今已寫下幾字在此。萬望娘子休等小人。有好頭惱自行招嫁。莫爲林冲誤了賢妻。』那娘子聽罷。哭將起來。說道。『丈夫。我不曾有半點兒玷污。如何把我休了。』林冲道。『娘子。我是好意。恐怕日後兩下相誤。賺了你。』張教頭便道。『我兒放心。雖是女壻恁的主張。我終不成下得將你來再嫁人。這事且繇他放心去。他便不來時。我也安排你一世的終身盤費。只教你守志便了。』那娘子聽得說。心中哽咽。又見了這封書。一時哭倒。暈絕在地。林冲與泰山張教頭救得起來。半晌方纔甦醒。兀自哭不住。林冲把休書與教頭收了。衆鄰舍亦有婦人來勸林冲娘子。攙扶回去。張教頭囑付林冲道。『只顧前程去。掙扎回來。厮見你的老小。我明日便取回去。養在家裏。待你回來完聚。你但放心去。不要掛念。如有使人。千萬頻頻寄些書信來。』林冲起身謝了。拜謝泰山并衆鄰舍。背了包裹。隨着公人去了。張教頭同鄰舍取路回來。不在話下。

兩個公人帶了林冲出店。却是五更天氣。林冲走不到三二里。脚上泡被新草鞋打破了。鮮血淋漓。正走不動。聲喚不止。薛霸罵道：『走便快走——不走。便大棍擗將起來。』林冲道：『上下方便。小人豈敢怠慢。俄延程途。其實是脚疼走不動。』董超道：『我扶着你走便了。』攙着林冲。只得又挨了四五里路。看看正走不動了。早望見前面煙籠霧鎖。一座猛惡林子。有名叫做野豬林。此是東京去滄州路上。第一個險峻去處。宋時這座林子內。但有些冤讎的。使用些錢與公人。帶到這裏。不知結果了多少好漢。今日這兩個公人帶林冲奔入這林子裏來。董超道：『走了一五更。走不得十里路程。似此。滄州怎的得到。』薛霸道：『我也走不得了。且就林子裏歇一歇。』三個人奔到裏面。解下行李包裹。都撒在樹根頭。林冲叫聲『呵也。』靠着一株大樹便倒了。只見董超薛霸道：『行一步。等一步。倒走得我困倦起來。且睡一睡。却行。』放下水火棍。便倒在樹邊。略略閉得眼。從地下叫將起來。林冲道：『上下做甚麼。董超薛霸道：『俺兩個正要睡一睡。這裏又無關鎖。只怕你走了。我們放心不下。以此睡不穩。』林冲答道：『小人是個好漢。官司既已喫了。一世也不走。』薛霸道：『那裏信得你說。要我們心穩。須得縛一縛。』林冲道：『上下要縛便縛。小人敢道怎的。』薛霸腰裏解下索子來。把林冲連手帶脚和枷。緊緊的縛在樹上。同董超兩個。跳將起來。轉過身來。拿起水火棍。看着林冲說道：『不是俺要結果你。自是前日來時。有那陸虞候。傳着高太尉鈞旨。教我兩個到這裏結果你。立等金印回去回話。便多

走的幾日。也是死數。只今日就這裏。倒作成我兩個回去快些。休得要怨我弟兄兩個。只是上司差遣。不繇自己。你須精細着。明年今日。是你周年。我等已限定日期。亦要早回話。」林冲見說。淚如雨下。便道。『上下。我與你二位。往日無讎。近日無冤。你二位如何救得小人。生死不忘。』董超道。『說甚麼閒語。救你不得。』薛霸便提起水火棍來。望着林冲腦袋上劈將來。……只見松樹背後雷鳴也似一聲。那條鐵禪杖飛將來。把這水火棍一隔。丟去九霄雲外。跳出一個胖大和尚來。喝道。『洒家在林子裏聽你多時。……』兩個公人看那和尚時。穿一領皂布直裰。跨一口戒刀。提着禪杖。輪起來打兩個公人。林冲方纔閃開眼看時。認得是魯智深。林冲連忙叫道。『師兄不可下手。我有話說。』智深聽得。收住禪杖。兩個公人。呆了半晌。動彈不得。林冲道。『非干他兩個事。盡是高太尉使陸虞侯分付他兩個公人。要害我性命。他兩個怎不依他。你若打殺他兩個。也是冤屈。』魯智深扯出戒刀。把索子都割斷了。便扶起林冲。叫。『兄弟。俺自從和你買刀那日相別之後。——洒家憂得你苦。自從你受官司。俺又無處去救你。打聽得你斷配滄州。洒家在開封府前。又尋不見。却聽得人說。監在使臣房內。又見洒保來請兩個公人。說道。『店裏一位官人尋說話。』以此洒家疑心。放你不下。恐這厮們路上害你。俺特地跟將來。見這兩個撮鳥。帶你入店裏去。洒家也在那裏歇。夜間聽得那厮兩個。做神做鬼。把滾湯賺了你脚。那時俺便要殺這兩個撮鳥。却被客店裏人多。恐防救了。洒家見這厮們不懷好心。越放你不

下。你五更裏出門時。洒家先投奔這林子裏來。等殺這廝兩個撮鳥。他到來這裏害你。正好殺這兩個。」林冲勸道。『既然師兄救了我。你休害他兩個性命。』魯智深喝道。『你這兩個撮鳥。洒家不看兄弟面時。把你這兩個都剝做肉醬。且看兄弟面皮。饒你兩個性命。就那裏插了戒刀。喝道。『你這兩個撮鳥。快攙兄弟都跟洒家來。』提了禪杖先走。兩個公人那裏敢回話。只扯林教頭救俺兩個。依前背上包裹。拾了水火棍。扶着林冲。又替他拈了包裹。一同跟出林子來。行得三四里路程。見一座小小酒店在村口。林冲超靚四人。入來坐下。喚酒保買五七斤肉。打兩角酒來喫。回些麪來打餅。洒保一面整治。把酒來篩。兩個公人道。『不敢問師父在那個寺裏住持。』智深笑道。『你兩個撮鳥。問俺住處做甚麼。莫不去教高俅做甚麼奈何洒家。別人怕他。俺不怕他。洒家若撞着那廝。教他喫三百禪杖。』兩個公人那裏敢再開口。喫了些酒肉。收拾了行李。還了酒錢。出離了村口。林冲問道。『師兄今投那裏去。』魯智深道。『殺人須見血。救人須救徹。洒家放你不下。直送兄弟到滄州。』兩個公人聽了。暗暗地道。『苦也。却是壞了我們的勾當。轉去時怎回話。且只得隨順他一處行路。』自此途中被魯智深要行便行。要歇便歇。那敢扭他。好便罵。不好便打。兩個公人不敢高聲。只怕和尙發作。……行了十七八日。近滄州只有七十來里路程。一路去都有人家。再無僻靜處了。魯智深打聽得實了。就松林裏少歇。智深對林冲道。『兄弟。此去滄州不遠了。前路都有人家。別無僻靜去處。洒家已打聽得實了。俺

今和你分手。異日再得相見。』智深取出一二十兩銀子與林冲。把三二兩與公人。……擺着手。拖了禪杖。叫聲『兄弟保重。』自回去了。……三人取路投滄州來。將及午牌時候。已到滄州城裏。打發挑行李的回去。逕到州衙裏。下了公文。當廳引林冲參見了州官。大尹當下收了林冲。押了回文。一面帖下判送牢城營內來。兩個公人自領了回文。相辭了回東京去。不在話下。

話說當日林冲正閒走間。忽然背後人叫。回頭看時。却認得是酒生兒李小二。當初在東京時。多得林冲看顧。後來不合偷了店主人家錢財。被捉住了。要送官司問罪。又得林冲主張陪話。救了他。免送官司。又與他陪了些錢財。方得脫免。京中安不得身。又虧林冲齋發他盤纏。於路投奔人。不想今日却在這裏撞見。林冲道。『小二哥。你如何也在這裏。』李小二便拜道。『自從得恩人救濟。齋發小人。一地裏投奔人不着。迤邐不想來到滄州。投託一個酒店主人姓王。留小人在店中做過賣。因見小人勤謹。安排的好菜蔬。調和的好汁水。來喫的人都喝采。以此賣買順當。主人家有個女兒。就招了小人做女婿。如今丈人丈母都死了。只剩得小人夫妻兩個。權在營前開了個茶酒店。因討錢過來。遇見恩人。恩人不知爲何事在這裏。』林冲指着臉上道。『我因惡了高太尉。生事陷害。受了一場官司。刺配到這裏。如今叫我管天王堂。未知久後如何。不想今日在此見你。』李小二就請林冲到家裏坐定。叫妻子出來拜了恩人。兩口兒歡喜道。『我夫婦二人正沒個親眷。今日得恩人到來。便是從天降下。』林冲

道。『我是罪囚。恐怕玷辱你夫妻兩個。』李小二道。『誰不知恩人大名。休恁地說。但有衣服。便拿來家裏漿洗縫補。』當時管待林冲酒食。至夜送回天王堂。次日又來相請。因此林冲得店小二家來往。不時間送湯送水來營裏與林冲喫。林冲因見他兩口兒恭敬孝順。常把些銀子與他做本錢。

且把閒話休提。只說正話。光陰迅速。却早冬來。林冲的綿衣裙襖。都是李小二渾家整治縫補。忽一日。李小二正在門前安排菜蔬下飯。只見一個人閃將進來。進店裏坐下。隨後又一人閃入來。看時前面那個人是軍官打扮。後面這個走卒模樣跟着。也來坐下。李小二入來問道。『可要喫酒。』只見那個人將出一兩銀子。與李小二道。『且收放櫃上。取三四瓶好酒來。客到時。果品酒饌。只顧將來。不必要問。』李小二道。『官人請甚客。』那人道。『煩你與我去營裏請管營差撥兩個來說話。問時。你只說。有一官人請說話。商議些事務。專等專等。』李小二應承了。來到牢城裏。先請了差撥。因到管營家裏。請了管營。都來了酒店裏。只見那個官人和管營差撥兩個講了禮。管營道。『素不相識。動問官人高姓大名。』那人道。『有書在此。少刻便知。且取酒來。』李小二連忙開了酒。一面鋪下菜蔬。果品酒饌。那人叫討副勸盤來。把了盞。相讓坐了。小二獨自一個攛梭也似伏侍不暇。那跟來的人討了湯桶。自行燙酒。約計喫過數十杯。再討了按酒。鋪放桌上。只見那人說道。『我自有伴當燙酒。不叫你休來。我等自要說話。』

李小二應了。自來門首叫老婆道：『大姐。這兩個人來得不尷尬。』老婆道：『怎麼的不尷尬。』小二道：『這兩個。語言聲音是東京人。初時又不認得管營。向後我將按酒入去。只聽得差撥口裏。啣出一句「高太尉」三個字來。這人莫不與林教頭身上有些干礙。我自門前理會。你且去閣子背後聽說甚麼。』老婆道：『你去營中尋林教頭來。認他一認。』李小二道：『你不省得。林教頭是個性急的人。摸不着便要殺人放火。倘我叫得他來看。正是前日說的甚麼陸虞侯。他肯便罷。做出事來。須連累了我和你。你只去聽一聽。再理會。』

老婆道：『說得是。』便入去聽了一個時辰。出來說道：『他那三四個交頭接耳說話。正不聽得說甚麼。只見那一個軍官模樣的人。去伴當懷裏取出一帕子物事。遞與管營和差撥。帕子裏面的。莫不是金銀。只聽差撥口裏說道：『都在我身上。好歹要結果他性命。……』正說出時。閣子裏叫將湯來。李小二急去裏面換湯時。看見管營手裏拿着一封書。小二換了湯。添些下飯。又喫了半個時辰。算還了酒錢。管營差撥先去了。次後那兩個低着頭也去了。

轉背不多時。只見林冲走將入店裏來。說道：『小二哥。連日好買賣。』李小二慌忙道：『恩人請坐。小二却待正要尋恩人。有些要緊說話。』林冲問道：『甚麼要緊的事。』李小二請林冲到裏面坐下。說道：『却纔有個東京來的尷尬人。在我這裏請管營差撥。喫了半日酒。差撥口裏啣出「高太尉」三個

字來。小二心下疑惑。又着渾家聽了一個時辰。他却交頭接耳。說話都聽不得。臨了只見差撥口裏應道。「都在我兩個身上。好歹要結果了他。」那一個把兩包金銀遞與管營。差撥又喫一回酒。各自散了。不知甚麼樣人。小人心疑。只怕在恩人身上有些妨礙。」林冲道。「那人生得甚麼模樣。」李小二道。「五短身材。白淨面皮。沒甚髭鬚。約有三十餘歲。那跟的也不長大。紫棠色面皮。」林冲聽了。大驚道。「這三十歲的。正是陸虞侯。那潑賤賊。敢來這裏害我。休要撞着我。只教他骨肉爲泥。」李小二道。「只要提防他便了。豈不聞古人云。『喫飯防噎。走路防跌。』」林冲大怒。離了李小二家。先去街上買把解腕尖刀。帶在身上。前街後巷。一地裏去尋。李小二夫妻兩個。捏着兩把汗。

當晚無事。林冲次日天明起來。洗漱罷。帶了刀。又去滄州城裏城外。小街夾巷。圍圍尋了一日。牢城營裏。都沒動靜。又來對李小二道。「今日又無事。」小二道。「恩人只願如此。只是自放仔細便了。」林冲自回天王堂。過了一夜。街上尋了三五日。不見消耗。林冲也自心下慢了。」

到第六日。只見管營叫喚林冲到點視廳上。說道。「你來這裏許多時。柴大官人面皮。不會擡舉得你。此間東門外十五里。有座大軍草料場。每月但是納草納料的。有些常例錢取覓。原是一個老軍看管。如今我擡舉你去。替那老軍來守天王堂。你在那裏尋幾貫盤纏。你可和差撥便去那裏交割。」林冲應道。「小人便去。」當時離了營中。徑到李小二家。對他夫妻兩個說道。「今日管營撥我去大軍草料

場管事。却如何。」李小二道：「這個差使。又好似天王堂。那裏收草料時。有些常例錢鈔。往常不使錢時。不能彀這差使。」林冲道：「却不害我。倒與我好差使。正不知甚意。」李小二道：「恩人休要疑心。只要沒事便好了。只是小人家離得太遠了。過幾時那工夫來望恩人。」就在家裏安排幾杯酒。請林冲喫了。

話不絮煩。兩個相別了。林冲自到天王堂。取了包裹。帶了尖刀。拿了條花鎗。與差撥一同辭了管營。兩個取路投草料場來。正是嚴冬天氣。彤雲密布。朔風漸起。却早紛紛揚揚。捲下一天大雪來。林冲和差撥兩個在路上。又沒買酒喫處。早來到草料場外。看時。一週遭有些黃土牆。兩扇大門。推開看裏面時。七八間草屋。做着倉廩。四下里都是馬草堆。中間兩座草廳。到那廳裏。只見那老軍在裏面向火。差撥說道：「管營差這個林冲來替你回天王堂看守。你可便交割。」老軍拿了鑰匙。引着林冲分付道：「倉廩內自有官司封記。這幾堆草。一堆堆都有數目。」老軍都點見了堆數。又引林冲到草廳上。老軍收拾行李。臨了說道：「大盆。鍋子。碗。碟。都借與你。」林冲道：「天王堂內。我也有在那裏。你要便拿了去。」老軍指壁上掛一個大葫蘆說道：「你若買酒喫時。只出草場。投東大路去二三里。便有市井。」老軍自和差撥回營裏來。

只說林冲就牀上放了包裹被。臥就牀上生些燄火起來。屋後有一堆柴炭。拿幾塊來。生在地爐裏。仰

面看那草屋時。四下里崩壞了。又被朔風吹撼。搖振得動。林冲道：『這屋如何過得一冬。待雪晴了。去城中喚個泥水匠來修理。』向了一回火。覺得身上寒冷。尋思：『却纔老軍所說。二里路外有那市井。何不去沽些酒來喫。』便去包裹裏取些碎銀子。把花鎗挑了酒葫蘆。將火炭蓋了。取氈笠子戴上。拿了鑰匙出來。把草廳門拽上。出到大門首。把兩扇草場門反拽上鎖了。帶了鑰匙。信步投東。雪地裏踏着碎瓊亂玉。迤邐背着北風而行。那雪正下得緊。行不上半里多路。看見一所古廟。林冲頂禮道：『神明庇祐。改日來燒紙錢。』又行了一回。望見一簇人家。林冲住脚看時。見籬笆中挑着一個草帚兒。在露天裏。林冲逕到店裏。主人道：『客人那裏來。』林冲道：『你認得這個葫蘆兒。』主人看了道：『這葫蘆是草料場老軍的。』林冲道：『原來如此。』店主道：『既是草料場看守大哥。且請少坐。天氣寒冷。且酌三杯。權當接風。』店家切一盤熟牛肉。盪一壺熱酒。請林冲喫。又自買了些牛肉。又喫了數杯。就又買了一葫蘆酒。包了那兩塊牛肉。留下些碎銀子。把花鎗挑着酒葫蘆。懷內揣了牛肉。叫聲相擾。便出籬笆門。仍舊迎着朔風回來。看那雪。到晚越下得緊了。

再說林冲踏着那瑞雪。迎着北風。飛也似奔到草場門口。開了鎖。入內看時。只叫得苦。原來天理昭昭。佑護善人義士。因這場大雪。救了林冲的性命。那兩間草廳已被雪壓倒了。林冲尋思：『怎地好。』放下花鎗。葫蘆。在雪裏。恐怕火盆內有火炭延燒起來。搬開破壁子。探半身入去摸時。火盆內火種。都被

雪水浸透了。林冲把手抹上摸時。只摸得一條絮被。林冲鑽將出來。見天色黑了。尋思：「又沒打火處。怎生安排。」想起離了這半里路上。有個古廟。可以安身。我且去那裏宿一夜。等到天明。却作理會。」把被捲了。花鎗挑着酒葫蘆。依舊把門拽上鎖了。望那廟裏來。入得廟門。再把門掩上。傍邊止有一塊大石頭。撥將過來靠了門。入得裏面看時。殿上塑着一尊金甲山神。兩邊一個判官。一個小鬼。側邊堆着一堆紙。團團看來。又沒有鄰舍。又無廟主。林冲把鎗和酒葫蘆放在紙堆上。將那條絮被放開。先取下氈笠子。把身上雪都抖了。把上蓋白布衫脫將下來。早有五分溼了。和氈笠放在供桌上。把被扯來。蓋了半截下身。却把葫蘆冷酒提來。慢慢地喫。就……牛肉下酒。

正喫時。只聽得外面必剝剝地爆響。林冲跳起身來。就壁縫裏看時。只見草料場裏火起。刮刮雜雜的燒着。當時林冲便拿了花鎗。却待開門來救火。只聽得外面有人說將話來。林冲就伏門邊聽時。是三個人脚步響。直奔廟裏來。用手推門。却被石頭靠住了。再也推不開。三人在廟簷下立地看火。數內一個道：「這一條計好麼？」一個應道：「端的虧管營差撥兩位用心。回到京師。稟過太尉。都保你二位做大官。這番……教頭沒得推故了。」一個道：「林冲今番直喫我們對付了。高衙內這病必然好了。」又一個道：「張教頭那厮。三四五次託人情去說。你的女婿沒了。張教頭越不肯應承。因此衙內病患看看重了。太尉特使俺兩個央浼二位幹這件事。不想而今完備了。」又一個道：「小人直爬入牆裏

去。四下草堆上點了十來個火把。待走那裏去。『那一個道。『這早晚燒個八分過了。』又聽得一個道。『便逃得性命時。燒了大軍草料場。也得個死罪。』又一個道。『我們回城裏去罷。』一個道。『再看一看。拾得他一兩塊骨頭。回京府裏見太尉和衙內時。也道我們也能會幹事。』林冲聽那三個人時。一個是差撥。一個是陸虞候。一個是富安。自思道。『天可憐見林冲。若不是倒了草廳。我准定被這厮們燒死了。』輕輕把石頭撥開。挺着花鎗。左手拽開廟門。大喝一聲。『潑賊那裏去。』三個人都急要走時。驚得呆了。正走不動。林冲舉手。脰察的一鎗。先拗倒差撥。陸虞候叫聲『饒命。』嚇的慌了。手脚走不動。那富安走不到十來步。被林冲趕上。後心只一鎗。又拗倒了。翻身回來。陸虞候却纔行得三四步。林冲喝道。『奸賊。你待那裏去。』劈胸只一提。丟翻在雪地上。把鎗拗在地裏。用腳踏住胸脯。身邊取出那口刀來。便去陸謙臉上攔着。喝道。『潑賊。我自來又和你無甚麼冤讎。你如何這等害我。正是『殺人可恕。情理難容。』陸虞候告道。『不干小人事。太尉差遣。不敢不來。』林冲罵道。『奸賊。我與你自幼相交。今日倒來害我。怎不干你事。且喫我一刀。』把陸謙上衣服扯開。把尖刀向心窩裏只一剜。七竅迸出血來。將心肝提在手裏。回頭看時。差撥正爬將起來要走。林冲按住喝道。『你這厮原來也恁的歹。且喫我一刀。』又早把頭割下來。挑在鎗上。回來把富安陸謙頭都割下來。把尖刀插了。將三個人頭髮結做一處。提入廟裏來。都擺在山神面前供桌上。再穿了白布衫。繫了搭膊。把氈笠子帶上。

將葫蘆裏冷酒都喫盡了。被與葫蘆都丟了。不要提了。鎗便出廟門投東去。走不到三五里。早見近村人家。都拿了水桶。鈎子。來救火。林冲道：『你們快去救應。我去報官了來。』提着鎗只顧走。那雪越下得猛。林冲投東去了。

孫悟空（節錄西遊記）

東勝神州海外。有一國土。名曰傲來國。海中有座名山。喚爲花果山。那山頂上。有一塊仙石。其石有三丈六尺五寸高。按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有二丈四尺圍圓。按政歷二十四氣。上有九竅八孔。按九宮八卦。自開闢以來。每受天真地秀。日月精華。感之既久。遂有靈通之意。內育仙胎。一日迸裂。產一石卵。似圓毬樣大。因見風。化作一個石猴。五官俱備。四肢皆全。那猴在山中。却會行走跳躍。食草木。飲澗泉。採山花。覓樹果。與猿鶴爲伴。麋鹿爲羣。夜宿石崖。朝遊峯洞。真是山中無甲子。寒盡不知年。一朝天氣炎熱。與羣猴避暑。都在松陰之下。頑耍了一會。却去那山澗中洗澡。見那股澗水奔流。真個是滔滔不竭。衆猴都道：『這股水不知是那裏的水。我們今日趁閒。順澗邊往上溜頭尋看源流。耍子去耶。』喊一聲。衆猴一齊跑來。順澗爬山。直至源流之處。乃是一股瀑布飛泉。衆猴拍手稱揚道：『好水好水。那一個有本事。鑽進去尋個源頭出來。不傷身體者。我等卽拜他爲王。』連呼了三聲。忽見叢雜中跳出一個石猴。高叫道：『我進去。我進去。好猴。你看他瞑目蹲身。將身一縱。遙跳入瀑布泉中。忽睜睛擡頭觀看。那裏邊

却無水無波。明明朗朗的一座鐵板橋。橋下之水。沖貫於石竅之間。倒掛流出去。遮閉了橋門。又上橋頭再看。卻似人家住處一般。好個所在。看罷多時。跳過橋。左右觀看。只見正當中有一石碣。碣上鐫著花果山福地。水簾洞洞天。石猿喜不自勝。復瞑目躡身。跳出水外。打了兩個呵欠道。大造化。大造化。衆猴圍住問道。裏面怎麼樣。水有多深。石猴道。沒水沒水。原來是一座鐵板橋。橋那邊是一座天造地設的家當。衆猴道。怎見得是個家當。石猴笑道。這股水乃是橋下沖貫石竅。倒掛下來。遮閉門戶的。橋邊有花有樹。乃是一座石房。房內有石鍋石竈石碗石盆石牀石凳。中間一塊石碣。上鐫著花果山福地。水簾洞洞天。真是我們安身之處。我們都進去住。也省得受老天之氣。衆猴聽得。個個歡喜。都道。你還先走。帶我們進去。石猴却又瞑目躡身。往裏一跳。衆猴隨後。也都進去了。跳過橋頭。一個個搶盤奪碗。占竈爭牀。搬過來。移過去。正是猴性頑劣。再無一個定時。只搬得力倦神疲方止。石猿端坐上面道。列位啊。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你們纔說有本事進得來。出得去。不傷身體者。就拜他爲王。我如今尋了這一個洞天。與列位安眠穩睡。各享成家之福。何不拜我爲王。衆猴聽說。卽拱服禮拜。都稱千歲大王。自此石猿高登王位。將石字兒隱了。遂稱美猴王。有詩爲證。

三陽交泰產羣生。仙石抱含日月精。借卵化猴完大道。假他名姓配丹成。內觀不識固無相。外合明知作有形。歷代人人皆屬此。稱王稱聖任縱橫。

美猴王領一羣猿猴獼猴馬猴等分派了君臣佐使朝遊花果山暮宿水簾洞不入飛鳥之叢不從走獸之類。獨自爲王。享樂天真。何止二三百載。一日與羣猴喜宴。忽然墮下淚來。衆猴慌忙羅拜道。大王何爲煩惱。猴王道。我雖在歡喜之時。却有一點兒遠慮。故此煩惱。衆猴又笑道。大王我等日日在仙山福地。古洞神州。無拘無束。自由自在。乃無量之福。有何憂慮。猴王道。今日雖不干人王法律。不懼禽獸威服。將來年老血衰。暗中有閻王老子管著。一旦身亡。可不枉生世界之中。不得久住天人之內。衆猴聞言。一個個掩面悲啼。俱以無常爲慮。只見那班部中跳出一個通臂猿猴。厲聲高叫道。大王如此遠慮。眞所謂道心開發也。如今五蟲之內。惟有三等名色。不服閻王老子所管。乃是佛與仙與神聖。三者躲過輪迴。不生不滅。與天地齊壽。猴王道。此三者居於何所。猿猴道。他只在閻浮世界之中。古洞仙山之內。猴王聞之。滿心懽喜道。我明日就辭汝等下山。雲遊海角。遠涉天涯。務必訪此三者。學一個不老長生。躲過閻君之難。噫。這句話頓教跳出輪迴網。致使齊天大聖成。衆猴鼓掌稱揚。都道善哉善哉。我等明日越嶺登山。廣尋些果品。大設筵宴。送大王也。次日衆猴果去採仙桃。摘異菓。剝山藥。煎黃精。齊整整。擺開石凳石桌。排列仙酒仙肴。尊美猴王上坐。一個個輪流奉酒奉果。痛飲一日。美猴王早起。折些枯松。編作筏子。取個竹竿竹篳。獨自登筏。盡力撐開。飄飄蕩蕩。徑向大海波中。趁天風來渡南瞻部洲地界。這一去也。是他運至時來。自登木筏之後。連日東南風緊。將他送到西北岸前。乃是南洋部

洲地界。棄了筏子。跳上岸來。只見海邊上。有人捕魚。打雁。挖蛤。淘鹽。他走近前。弄個把戲。粧個獠虎。嚇得那些人丟筐棄網。四散奔跑。將那跑不動的。拿住一個。剝了他的衣裳。也學人穿在身上。搖搖擺擺。穿州過府。在於市廛中。學人禮。學人話。朝餐夜宿。一心裏訪問佛仙神聖之道。覓個長生不老之方。見世人都是爲名爲利之徒。更無一個爲身命者。正是那

爭名奪利幾時休。早起遲眠不自由。騎着驢騾思駿馬。官居宰相望王侯。只愁衣食耽勞碌。何怕閻君就取勾。繼子蔭孫圖富貴。更無一個肯回頭。

猴王參訪仙道。無緣得遇。不覺八九年餘。忽行至西洋大海。他想着海外必有神仙。獨自個依前作筏。又飄過西海。直至西牛賀州地界。登岸徧訪多時。忽見一座高山秀麗。林麓幽深。他也不怕狼蟲虎豹。直登山頂。正觀看間。忽聞得林深處有人言語。急忙穿入林中。側耳而聽。原來是唱歌之聲。歌曰。

觀棋柯爛。伐木丁丁。雲邊谷口徐行。賣薪沽酒。狂笑自陶情。蒼徑秋高對月。枕松根一覺天明。認舊林。登崖過嶺。持斧斷枯藤。收來成一擔。行歌市上。易米三升。更無些子爭競。時價平平。不會機謀巧算。沒榮辱。恬淡延生。相逢處。非仙卽道。靜坐講黃庭。

美猴王聽得滿心歡喜道。神仙原來藏在這裏。卽忙跳入裏面。看時。乃是一個樵子。在那裏舉斧砍柴。猴王近前叫道。老神仙。弟子稽首。那樵漢慌忙丟了斧。轉身答禮道。不當人。不當人。我拙漢衣食不全。

怎敢當神仙二字。猴王道：你不是神仙。如何說出神仙的話來。樵夫道：我說甚麼神仙話。猴王道：我纔聽的你話。相逢處。非仙卽道。靜坐講黃庭。黃庭乃道德真言。非神仙而何。樵夫笑道：實不瞞你說。這個詞名做滿庭芳。乃一神仙教我的。那神仙與我舍下相鄰。他教我遇煩惱時。卽把這詞兒就念。散心解悶。我纔有些不足處。故此念念。不期被你聽了。猴王道：你家既與神仙相鄰。何不從他修行。學得個不老之方。樵夫道：我一生命苦。自幼父亡。母親居孀。止我一人。只得斫兩束柴薪。挑向市廛。賣錢糴米。供養老母。所以不能修行。猴王道：據你說起來。乃是一個行孝的君子。向後必有仙分。但求你指與我那神仙住處。却好拜訪去也。樵夫道：不遠不遠。此山叫做靈臺方寸山。山中有座斜月三星洞。那洞中有一個神仙。禪名須菩提祖師。那祖師出去的徒弟。也不計其數。現今還有三四十人。從他修行。你順那條小路兒向南行七八里遠近。卽是他家了。猴王用手扯住樵夫道：老兄。你便同我去去。若還得了好處。決不忘你指引之恩。樵夫道：你這漢子甚不通變。我方纔與你說了。我若與你去了。却不誤了我的生意。老母何人奉養。我要斫柴。你自去自去。猴王聽說。只得辭謝出林。找路過坡。約有七八里遠。果然望見一座洞府。挺身觀看。真好去處。只見那洞門緊閉。靜悄悄杳無人跡。忽回頭。見崖頭立一石碑。上有十個大字。乃是靈臺方寸山。斜月三星洞。美猴王十分歡喜。看够多時。不敢敲門。且去跳上松枝梢頭。摘摘松子吃了玩耍。少頃間。只聽得閉的一聲。洞門開處。裏面走出一個仙童。高叫道：什麼人在此。

騷擾。猴王撲的跳下樹來。上前躬身道。我是個訪道學仙之弟子。更不敢在此騷擾。仙童笑道。你是個訪道的麼。猴王道。是。童子道。我家師父。正纔下榻登壇講道。還未說出原由。就教我出來開門。說外面有個修行的來了。可去接待。想必就是你了。猴王道。是我。童子道。你跟我進來。這猴王整衣端肅。隨童子徑入洞天深處。一層層深閣瓊樓。珠宮貝闕。說不盡那靜室幽居。直至瑤臺之下。見那須菩提祖師。端坐在臺上。兩邊有三十個小仙侍立臺下。果然是。

大覺金仙沒垢姿。西方妙相祖菩提。不生不滅三三行。全氣全神萬萬慈。空寂自然隨變化。真如本性任爲之。與天同壽莊嚴體。歷劫明心大法師。

猴王一見。倒身下拜。磕頭不計其數。口中只道。師父師父。我弟子志心朝禮。祖師道。你是那方人氏。且說個鄉貫姓名再拜。猴王道。弟子乃東勝神州傲來國花果山水簾洞人氏。祖師喝令趕出去。他本是個撒詐搗虛之徒。那裏修甚麼道果。猴王慌忙磕頭不住道。弟子是老實之言。決無虛詐。祖師道。你既老實。怎麼說東勝神州。那去處到我這裏。隔兩重大海。一座南瞻洲。如何就得到此。猴王叩頭道。弟子飄洋過海。登界遊方。有十數個年頭。方纔訪到此處。祖師道。既是逐漸行來的。也罷。你姓甚麼。猴王道。我無性。人着罵我。我也不惱。若打我。我也不瞞。只是陪個禮兒就罷了。一生無性。祖師道。不是這個性。你父母原來姓甚麼。猴王道。我也無父母。祖師道。既無父母。想是樹上生的。猴王道。我雖不是樹上

生。却是石裏長的。我只計得花果山有一塊仙石。其年石破。我便生也。祖師暗喜道。這等說。却是個天地生成的。你起來走走我看。猴王縱身跳起。走了兩遍。祖師笑道。你身軀雖是鄙陋。却像個食松果的猴獼。我與你就身上取個姓氏意思。教你姓猢。猢字去了個獸傍。乃是個古月。古者老也。月者陰也。老陰不能化育。教你姓獼倒好。獼字去了獸傍。乃是個子系。子者兒男也。系者嬰細也。正合嬰兒之本論。教你姓孫罷。猴王聽說。滿心歡喜。朝上叩頭道。好好好。今日方知姓也。萬望師父慈悲。既然有姓。再乞賜個名字。却好呼喚。祖師道。我門中有十二個字。分派起名。乃廣、大、智、慧、真、如、性、悔、穎、圓、覺、十二字。排到你正當悟字。與你起個法名。叫做孫悟空。好麼。猴王笑道。好好好。如今就叫做孫悟空也。

清代小說雜記體多用文言。其佳者如聊齋誌異……等。章回體多用白話。其佳者如儒林外史紅樓夢……等。

青梅（聊齋誌異）

白下程生。性磊落。不爲畛畦。一日自外歸。緩其束帶。覺帶端沉沉。若有物隨。視之。無所見。宛轉聞。有女子從衣後出。掠髮微笑。麗絕。程疑其鬼。女曰。妾非鬼。狐也。程曰。倘得佳人。鬼且不懼。而况於狐。遂與狎。二年生一女。小字青梅。每謂程勿娶。我且爲君生男。程信之。遂不娶。戚友共謂姍之。程志奪。聘湖東王

氏。狐聞之怒。就女乳之。委於程曰。此汝家賠錢貨。生之殺之。俱由爾。我何故代人作乳媪乎。出門逕去。青梅長而慧。貌韶秀。酷肖其母。旣而程病卒。王再醮去。青梅寄食於堂叔。叔蕩無行。欲鬻以自肥。適有王進士者。方候銓於家。聞其慧。購以重金。使從女阿喜服役。喜年十四。容華絕代。見梅忻悅。與同寢處。梅亦善候。能以目聽。以眉語。由是一家俱憐愛之。邑有張生。字介受。家窶貧。無恆產。稅居王第。性純孝。制行不苟。又篤於學。青梅偶至其家。見生據石啗糠粥。入室與生母絮語。見案上具豚蹄焉。時翁臥病。生入抱父而私。便溺汚衣。翁覺之而自恨。生掩其跡。急出自濯。恐翁知。梅以此大異之。歸述所見。謂女曰。吾家客非常人也。娘子不欲得良匹則已。欲得良匹。張生其人也。女恐父厭其貧。梅曰。不然。是在娘子。如以爲可妾。潛告使求伐焉。夫人必召商之。但應之曰諾也。則諧矣。女恐終貧爲天下笑。梅曰。妾自謂能相天下士。必無謬誤。明日往告張媪。媪大驚。謂其言不祥。梅曰。小姐聞公子而賢之也。妾故窺其意。以爲言。冰人往。我兩人袒焉。計合允遂。縱其否也。於公子何辱乎。媪曰。諾。乃託侯氏賣花者往。夫人聞之而笑。以吉王。王亦大笑。喚女至。述侯氏意。女未及答。青梅亟贊其賢。決其必貴。夫人又問曰。此汝百年事。如能啜糠糞也。卽爲汝允之。女俯首久之。顧壁而答曰。貧富命也。倘命之厚。則貧無幾時。而不貧者無窮期矣。或命之薄。彼錦繡王孫。其無立錐者。豈少哉。是在父母。初王之商女也。將以博笑。及聞女言。心不樂曰。汝欲適張氏耶。女不答。再問。再不答。怒曰。賤骨了不長進。欲攜筐作乞人婦。寧不羞死。

女漲紅氣結。含涕引去。媒亦遂奔。青梅見不諧。欲自媒。過數日。夜詣生。生方讀。驚問所來。詞涉吞吐。正色卻之。梅泣曰。妾良家子。非淫奔者。徒以君賢。故願自託。生曰。卿愛我。謂我賢也。昏夜之行。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夫始亂之。而終成之。君子猶曰不可。况不能成。彼此何以自處。梅曰。萬一能成。肯賜援拾否。生曰。得人如卿。又何求。但有不可如何者三。故不敢輕諾耳。曰。若何。曰。卿不能自主。則不可如何。即能自主。我父母不樂。則不可如何。即樂之。而卿出身直必重。我貧不能措。則尤不可如何。卿速退。瓜李之嫌可畏也。梅臨去。又囑曰。君倘有意。乞共圖之。生諾。梅歸。女詰所往。遂跪而自投。女怒其淫奔。將施扑責。梅泣白無他。因而實告。女歎曰。不苟合禮也。必告父母。孝也。不輕然諾。信也。有此三德。天必佑之。其無患貧也已。既而曰。子將若何。曰。嫁之。女笑曰。癡婢能自主耶。曰。不濟則以死繼之。女曰。我必如所願。梅稽首而拜之。又數日。謂女曰。曩而言之戲乎。抑果欲慈悲也。果爾則尙有微情。並祈垂憐焉。女問之。答曰。張生不能致聘。婢子又無力可以自贖。必取盈焉。嫁我猶不嫁也。女沉吟曰。是非我之能爲力矣。我曰。嫁且恐不得當。而曰必無取直焉。是大人所必不允。亦余所不敢言也。青梅聞之。泣數行下。但求憐拯。女思良久。曰。無已。我私蓄數金。當傾囊相助。梅拜謝。因潛告張。張母大喜。多方乞貸。共得如干數。藏待好音。會王授曲沃宰。喜乘間告母曰。青梅年已長。今將蒞任。不如遣之。夫人固以青梅太黠。恐導女不義。每欲嫁之。而恐女不樂也。聞女言。甚喜。踰兩日。有傭保婦白張氏意。王笑曰。是只

合耦婢子。前此何妄也。然鬻賸高門。價當倍於曩昔。女急進曰。青梅侍我久。賣爲妾。良不忍。王乃傳語張氏。仍以原金署券。以青梅贖於生。入門孝翁姑。曲折承順。尤過於生。而操作更勤。屢糲糶不爲苦。由是家中無不愛敬青梅。梅又以刺繡作業。售且速。賈人候門以購。惟恐弗得。得貨稍可。御窮。且勸勿以內顧誤讀。經紀皆自任之。因主人之任。往別阿喜。喜見之。泣曰。子得所矣。我固不如。梅曰。是何人之賜。而敢忘之。然以爲不如婢子。恐促婢子壽。遂泣相別。王如晉半載。夫人卒。停柩寺中。又二年。王坐行賕。免罰贖萬計。漸貧。不能自給。從者逃散。是時疫大作。王染疾。亦卒。惟一媪從女。未幾。媪亦卒。女伶仃益苦。有鄰嫗勸之嫁。女曰。能爲我葬雙親者。從之。媪憐之。贈以斗米而去。半月復來。曰。我爲娘子極力。事難合也。貧者不能爲而葬。富者又嫌子爲凌夷嗣。奈何。倘有一策。但恐不能從也。女曰。若何。曰。此間有李郎。欲覓側室。倘見姿容。卽遣厚葬。必當不惜。女大哭曰。我縉紳裔。而爲人妾也耶。媪無言。遂去。日僅一餐。延息待價。居半年。益不可支。一日媪至。女泣告曰。困頓如此。每欲自盡。猶戀戀而苟活者。徒以有兩樞在。已將轉溝壑。誰收親骨者。故思不如依汝所言也。媪於是導李來。微窺女。大悅。卽出金營葬。雙樞具舉已。乃載女去。入參冢室。冢室故悍妒。李初未敢言妾。但託賈婢。及見女。暴怒杖逐而去。不聽入門。女披髮零涕。進退無所。有老尼過。邀與同居。女喜從之。至菴中。拜求祝髮。尼不可。曰。我親娘子。非久臥風塵者。菴中陶器脫粟。粗可自支。姑寄此以待之。時至。子自去。居無何。市中無賴窺女美。輒打門游。

語爲戲。尼不能制止。女號泣。欲自死。尼往求史部某公。揭示嚴禁。惡少始稍斂迹。後有夜穴寺壁者。尼驚呼。始去。因復告史部。捉得首惡者。送郡笞責。始漸安。又年餘。有貴公子過菴。見女。驚絕。強尼通殷勤。又以厚賂啗尼。尼婉語之曰。渠簪纓。不甘賸御。公子且歸。遲遲當有以報命。既去。女欲乳藥求死。夜夢父來。疾首曰。我不從汝志。致汝至此。悔之已晚。但緩須臾勿死。夙願尙可復酬。女異之。天明。鹽已。尼望之而驚曰。睹子面。濁氣盡消。橫逆不足憂也。福且至。勿忘老身矣。語未已。聞叩戶聲。失色。意必貴家奴。尼啓扉。果然。奴驟問所謀。尼甘語承迎。但請緩以三日。奴述主言。事若無成。俾尼自復命。尼唯唯敬應。謝令去。女大悲。又欲自盡。尼止之。慮三日復來。無詞可應。尼曰。有老身在。斬殺自當之。次日方晡。暴雨翻盆。忽聞數人。擲戶大譁。女意變作。驚怯不知所爲。尼冒雨啓關。見有香輿停駐。女奴數輩。捧一麗人出。僕從煊赫。冠蓋甚都。驚問之。云是司理內眷。暫避風雨。導入殿中。移榻肅坐。家人婦孺。奔禪房。各尋休憩。入室見女。豔之。走告夫人。無何。雨息。夫人起。請窺禪舍。尼引入。睹女駭絕。凝眸不瞬。女亦顧盼良久。夫人非他。蓋青梅也。各失聲哭。因道行蹤。蓋張翁病故。生起復後。連捷授司理。生奉母之任。後移諸眷口。女歎曰。今日相看。何啻霄壤。梅笑曰。幸娘子挫折無偶。天正欲我兩人完聚耳。倘非阻雨。何以有此邂逅。此中具有鬼神。非人力也。乃取珠冠錦衣。催女易妝。女俯首徘徊。尼從中贊勸之。女慮同居。其名不順。梅曰。昔日是有定分。婢子敢忘大德。試思張郎豈負義者。強妝之。別尼而去。抵任。母子皆喜。

女拜曰。今無顏見母。母笑慰之。因謀擇吉合卺。女曰。菴中但有一絲生路。亦不肯從。夫人至此。尙念舊好。得受一廬。可容蒲團足矣。梅笑而不言。及期。抱豔妝來。女左右不知所可。俄聞鼓樂大作。女益無以自主。梅率婢媼強衣之。挽扶而出。見生朝服而拜。遂不覺盈盈而亦拜也。梅曳入洞房曰。虛此位以待君久矣。又顧生曰。今夜得報恩。可好爲之。返身欲去。女捉其裙。梅笑云。勿留我。此不能相代也。解指脫去。青梅事女謹。莫敢當夕。而女終慚沮。不自安。於是母命相呼以夫人。然梅終執婢妾禮。罔敢懈。三年。張行取入都。過尼菴。以五百金爲尼壽。尼不受。固強之。乃受二百金。起大士祠。建王夫人碑。後張仕至侍郎。程夫人舉二子一女。王夫人四子一女。張上書陳情。俱封夫人。異史氏曰。天生佳麗。固將以報名賢。而世俗之王公。乃留以贈紈袴。此造物所必爭也。而離離奇奇。致作合者。費無限經營。化工亦良苦矣。獨是青夫人能識英雄於塵埃。誓嫁之志。期以必死。曾儼然而冠裳也者。顧棄德行而求膏粱。何智出婢子下哉。

嚴貢生（節錄儒林外史）

范進與張靜齋約定日期。雇齊夫馬。帶了從人。取路往高要縣進發。於路上商量說。此來一者見老師。二來老太夫人墓誌。就要借湯公館的官銜名字。不一日進了高要城。那日知縣下鄉相驗去了。二位不好進衙門。只得在一個關帝廟裏坐下。那廟正修大殿。有縣裏工房在內監工。工房聽見縣主的相

與到了慌忙迎到裏面客位內坐着。擺上九個茶盤來。工房坐在下席。執壺斟茶。喫了一回。外面走進一個人來。方巾闊服。紛感卓靴。蜜蜂眼。高鼻梁。落腮鬍子。那人一進了門。就叫把茶盤子撤了。然後與二位敘禮坐下。動問那一位是張老先生。那一位是范老先生。二人各自道了姓名。那人道賤姓嚴。舍下就在咫尺。去歲宗師案臨。倖叨歲薦。與我這湯父母是極好的相與。二位老先生想都是年家故舊。二位各道了年誼。師生。嚴貢生不勝欽敬。工房告過失陪。那邊去了。嚴家人掇了一個食盒來。又提了一瓶酒。桌上放下。揭開盒蓋。九個盤子都是鷄鴨糟魚火腿之類。嚴貢生請二位老先生上席。斟酒奉過來。說道本該請二位老先生降臨寒舍。一來謁居恐怕褻尊。二來就要進衙門去。恐怕關防有礙。故此備個粗碟。就在此處談談。休嫌輕慢。二位接了酒道。尙未奉謁。倒先取擾。嚴貢生道。不敢不敢。立著要候乾一杯。二位恐怕臉紅。不敢多用。喫了半杯放下。嚴貢生道。湯父母爲人廉靜慈祥。真乃一縣之福。張靜齋道。是敝世叔也。還有些善政。嚴貢生道。老先生人生萬事。都是個緣法。真個勉強不來的。湯父母到任的那日。敝處闔縣紳衿。公搭了一個綵棚。在十里牌迎接。小弟站立綵棚門口。須臾籬旗傘扇吹手夜役。一隊一隊都過去了。轎子將近。遠遠望見老父母兩朵高眉毛。一個大鼻梁。方面大耳。我心裏就曉得是一位豈弟君子。却又出奇。幾十人在那裏同接老父母。轎子裏兩隻眼。只看着小弟一個人。那時有個朋友同小弟並站着。他把眼望一望小弟。悄悄問我。先年可曾認得這位父母。小

弟從實說。不曾認得。他就癡心。只道父母看的是他。忙搶上幾步。意思要老父母問他甚麼。不想老父母下了轎。同衆人打躬。倒把眼望了別處。纔曉得從前不是看他。把他羞的要不的。次日小弟到衙門去謁見老父母。方纔下學回來。諸事忙作一團。却連忙丟了。叫請小弟進去。換了兩遍茶。就像相與過幾十年的一般。張鄉紳道。總因你先生爲人有品望。所以敝世叔相敬。近來自然時時請教。嚴貢生道。後來倒也不常進去。實不相瞞。小弟只是一個爲人率真。在鄉里之間。從不曉得占人寸絲半粟的便宜。所以歷來的父母官。都蒙相愛。湯父母容易不大喜會客。却也萬事心照。就如前月縣考。把二小兒取在第十名。叫了進去。細細問他從的先生是那個。又問他可曾定過親事。著實關切。范舉人道。我這老師。看文章是法眼。既然賞鏗令郎。一定是英才可賀。嚴貢生道。豈敢豈敢。又道。我這高要。是廣東出名縣分。一歲之中。銀錢耗羨花布牛驢漁船田房稅。不下萬金。又是拿手在桌上畫著。低聲說道。像湯父母這個做法。不過八千金。前任潘父母做的時節。實有萬金。他還有些枝葉。還用著我們幾個要緊的人。說着恐怕有人聽見。把頭別轉來望着門外。一個蓬頭赤足的小廝走了進來。望着他道。老爺家裏請你回去。嚴貢生道。回去做甚麼。小廝道。早上關的那口豬。那人來討了。在家裏吵哩。嚴貢生道。他要豬。拿錢來。小廝道。他說豬是他的。嚴貢生道。我知道了。你先去罷。我就來。那小廝又不肯去。張范二位道。既然府上有事。老先生竟請回罷。嚴貢生道。二位老先生有所不知。這口豬原是舍下的。纔說得

一句聽得籬簪。一齊立起身來。說道回衙了。

劉老老遊大觀園（節錄紅樓夢）

賈母已帶了一羣人進來。李執忙迎上去笑道。老太太高興。倒進來了。我只當還沒梳頭呢。纔搯了菊花要送去。一面說。一面碧月早已捧過一個大荷葉式的翡翠盤子來。裏面養着各色折枝菊花。賈母便揀了一朵大紅的簪了鬢上。因回頭看見了劉老老。忙笑道。過來帶花兒。一語未完。鳳姐兒便拉過劉老老來。笑道。讓我打扮你。說着。把一盤子花。橫三豎四的。插了一頭。賈母和衆人笑的不住。劉老老笑道。我這頭也不知修了什麼福。今兒這樣體面起來。衆人笑道。你還不拔下來。摔到他臉上呢。把你打扮的成了老妖精了。劉老老笑道。我雖老了。年輕時也風流愛個花粉兒的。今兒老風流纔好。說話間。已來至沁芳亭子上。丫鬢們抱了一個大錦褥子來。鋪在欄杆榻板上。賈母倚闌坐下。命劉老老也坐在旁邊。因問他這園子好不好。劉老老念佛說道。我們鄉下人。到了年下都上城來買畫兒貼。時常閒了。大家都說怎麼得也。到畫兒上逛逛。想着那個畫兒。也不過是假的那裏有這個真地方。誰知我今兒進這園裏一瞧。竟比那畫兒還強十倍。怎麼得有人也照着這園子畫一張。我帶了家去。給他們兒兒。死了也得好處。賈母聽說。指着惜春笑道。你瞧我這個小孫女兒。他就會畫。等明兒叫他畫一張。如何。劉老老聽了。喜的忙跑過來。拉着惜春說道。我的姑娘。你這麼大年紀兒。又這麼個好模樣兒。還

有這個能幹。別是個神仙託生的罷。賈母少歇一回。自己領着劉老老。都見識見識。先到了瀟湘館。一進門。只見兩邊翠竹夾路。土地下蒼苔佈滿。中間羊腸一條石子漫的路。劉老老讓出路來。與賈母衆人走。自己却走土地。琥珀拉他道。老老你上來走。子細青苔滑倒了。劉老老道。不相干的。我們走熟了。姑娘們只管走罷。可惜你們的繡鞋。別沾了泥。他只顧上頭和人說話。不防底下脚滑了。拍躡一交跌倒。衆人都拍手呵呵的笑。賈母笑罵道。小蹄子們。還不攙起來。只站着笑。說話時。劉老老已爬了起來。自己也笑着說道。纔說嘴就打了噴。賈母問他。可捱了腰不曾。叫丫頭們撻一撻。劉老老道。那裏說。我這麼嬌嫩了。那一天不跌兩下子。都要撻起來。還了得呢。紫鵲早扎起湘簾。賈母等進來坐下。林黛玉親自用小茶盤捧了一盞碗茶來。奉與賈母。王夫人道。我們不吃茶。姑娘不用倒了。林黛玉聽說。便命丫頭把自己窗下常坐的一張椅子。擎到下手。請王夫人坐了。劉老老因見窗下案上設着筆硯。又見書架上磊着滿滿的書。劉老老道。這必定是那位哥兒的書房了。賈母笑指黛玉道。這是我這外孫兒女的屋子。劉老老留神打量了林黛玉一番。方笑道。這那裏像個小姐的繡房。竟比那上等的書房還好。賈母因問寶玉怎麼不見。衆丫頭們答說在池子裏船上呢。賈母道。誰又預備下船了。李執忙回說。才開樓學的。我恐怕老太太高興。就預備下了。賈母聽了。方欲說話時。有人回說。姨太太來了。賈母等剛站起來。只見薛姨媽早進來了。一面歸坐笑道。今兒老太太高興。這早晚就來了。賈母笑道。我

才說來遲了的要罰他不想姨太太就來遲了說笑一回賈母因見窗上紗顏色舊了便和王夫人說道。這個紗新糊上好看。過了後就不翠了。這個院子裏頭。又沒有個桃杏樹。這竹子已是綠的。再拿這綠紗糊上反不配。我記得咱們先有四五樣顏色糊窗的紗呢。明兒給他把這窗上的換了。鳳姐兒忙道。昨兒我開庫房。看見大板箱裏還有好幾疋銀紅蟬翼紗。也有各樣折枝花樣的。也有流雲蝙蝠花樣的。也有百蝶穿花花樣的。顏色又鮮。紗又輕軟。我竟沒見這個樣的。拿了兩疋出來。做兩牀錦紗被。想來一定是好的。賈母聽了笑道。吓。人人都說你沒有不經過不見過的。連這個紗。還不認得呢。明兒還說嘴。薛姨媽等都笑說。憑他怎麼經過見過。如何敢比老太太呢。老太太何不教導了他。連我們也聽聽。鳳姐兒也笑說好祖宗。教給我罷。賈母笑向薛姨媽衆人道。那個紗比你們年紀還大呢。怪不得你認做蟬翼紗。原來一些像。不知道的。都認做蟬翼紗。正經名字叫做煙羅。鳳姐笑道。這個名兒也好聽。只是我這麼大了。紗羅也見過幾百樣。從沒聽見過這個名色。賈母笑道。你能活了多大。見過幾樣東西。就說嘴來了。那個軟煙羅。只有四樣顏色。一樣雨過天青。一樣秋香色。一樣松綠的。一樣就是銀紅的。若是做了帳子。糊了窗扉。遠遠的看著。就似煙霧一樣。所以叫做軟煙羅。那銀紅的。又叫做霞影紗。如今上用的府紗。也沒有這樣軟厚輕密的了。薛姨媽笑道。別說鳳丫頭沒見。連我也沒聽見過。鳳姐兒一面說話。早命人取了一疋來了。賈母說。可不是這個。先時原不過是糊窗扉。後來我們拏這個

做被做帳子。試試也竟好。明兒就找出幾疋來。拏銀紅的替他糊窗子。鳳姐答應着。衆人看了都稱讚不已。劉老也颯著眼看。口裏不住的念佛說道。我們想做衣裳也不能。拏著糊窗子。豈不可惜。賈母道。倒是做衣裳不好看。鳳姐忙把自己身上穿的一件大紅綿紗襖的襟子拉出來。向賈母薛姨媽道。看我的這襖兒。賈母薛姨媽都說。這也是上好的了。這是如今上吊內造的。竟比不上了這個。鳳姐兒道。這個薄片子。還說是內造上用呢。竟連這個官用。也比不上了。賈母道。再找一找。只怕還有。若有時都拏出來。送這劉親家兩疋。有兩過天青的。我做一個帳子掛下。剩的配上裏子。做些夾背心子。給丫頭們穿。白收着霉壞了。鳳姐兒忙答應了。仍命人送去。賈母便笑道。這屋裏窄。再往別處逛去罷。劉老老笑道。人人都說大家子住大房。昨兒見了老太太正房。配上大箱大櫃大桌子大牀。果然威武。那櫃子比我們一間房子還大還高。怪道後院子裏有個梯子。我想又不上屋曬東西。預備這梯子做什麼。後來我想起來。定是爲開頂櫃取放東西。離了那梯子。怎麼得上去呢。如今又見了這小屋子。更比大的越發齊整了。滿屋裏東西。都只好看。都不知叫什麼。我越看越捨不得離了這裏。鳳姐道。還有好的呢。我都帶你去瞧瞧。說着一逕離了瀟湘館。遠遠望見池中一羣人在那裏撈船。賈母道。他們既備下船。咱們就坐一闌。說着向紫菱洲蓼溆一帶走來。未至池前。只見幾個婆子手裏都捧着一色綉絲描金五彩大盒子走來。鳳姐忙問王夫人早飯在那裏擺。王夫人道。問老太太在那裏。就在那裏擺了。賈

母聽說便回頭說。你三妹妹那裏好。你就帶了人擺去。我們從這裏坐了船去。鳳姐兒聽說便回身同了李紈探春、鴛鴦、琥珀，帶着端飯的人等，抄着近路。到了秋爽齋。就在曉翠堂上調開桌案。鴛鴦笑道。天天嗒們說。外頭老爺們吃酒吃飯。都有一個湊趣兒的。拏他取笑兒。嗒們今兒也得一個女清客了。李紈是個厚道人。聽了不解。鳳姐兒却知說的是劉老老了。也笑說道。嗒們今兒就拏他取個笑兒。二人便如此這般商議。李紈笑勸道。你們一點好事也不做。又不是個小孩兒。還這麼淘氣。子細老太太說。鴛鴦笑道。很不與大奶奶相干。有我呢。正說着。只見賈母等來了。各自隨便坐下。先有丫鬚端過兩盤茶來。大家吃畢。鳳姐手裏拏着西洋布手巾。裹着一把烏木三鑲銀箸。按席擺下。賈母說。把那一張小楠木桌子抬過來。讓劉親家挨着我這邊坐。衆人聽說。忙擡了過來。鳳姐一面遞眼色與鴛鴦。鴛鴦便忙拉劉老老出去。悄悄的囑付了劉老老一席話。又說這是我們家的規矩。若錯了我們就笑話呢。調停已畢。然後歸坐。薛姨媽是吃過飯來的。不吃。只坐在一邊吃茶。賈母帶著寶玉、湘雲、黛玉、寶釵、一桌。王夫人帶着迎春、姐妹、三人一桌。劉老老挨着賈母一桌。賈母素日吃飯。皆有小丫頭在旁邊。拏着漱盂塵尾巾帕之物。如今鴛鴦是不當這差的了。今日偏接過塵尾來拂着。丫頭們知他要撮弄劉老老。便躲開讓他。鴛鴦一面侍立。一面遞眼色。劉老老道。姑娘放心。那劉老老入了坐。拏起箸來。沈甸甸的不伏手。原是鳳姐和鴛鴦商議定了。單拿了一雙老年四楞象牙鑲金的筷子與劉老老。劉老老見

了說道。這把叉子。比我那裏鐵叉還沈。那裏掣的動。他說的衆人都笑起來。只見一個媳婦。端了一個盒子。站在當地。一個丫鬢上來揭了盒蓋。裏面盛着兩碗菜。李紈端來一碗。放在賈母桌上。鳳姐便揀了一碗鴿子蛋。放在劉老老桌上。賈母這邊說聲請。劉老老便站起身來高聲說道。老劉老劉。食量大如牛。吃過老母豬不抬頭。自己卻鼓着腮幫子不語。衆人先還發怔。後來一聽。上上下下都哈哈大笑起來。湘雲掌不住一口茶。都噴了出來。林黛玉笑岔了氣。伏着桌子只叫嗆。寶玉滾到賈母懷裏。賈母笑的摟着寶玉叫心肝。王夫人笑的。用手指著鳳姐兒。卻說不出話來。薛姨媽也掌不住口裏的茶。噴了探春一裙子。探春手裏的茶碗。都合在迎春身上。惜春離了坐位。拉著他的奶母。叫揉一揉腸子。地下無一個不灣腰屈背。也有躲出去蹲著笑去的。也有忍着笑上來替他姐妹換衣裳的。獨有鳳姐。鴛鴦二人掌着。還只管讓劉老老。劉老老拏起箸來。只覺不聽。便又道。這裏的雞兒也俊。下的這蛋也小巧。俊的。我且得一個兒。衆人方住了笑。聽見這話。又笑起來。賈母笑的眼淚出來。也忍不住。琥珀在後邊搥着。賈母笑道。這定是鳳丫頭促狹鬼鬧的。快別信他的話了。那劉老老正誇雞蛋小巧。鳳姐兒笑道。一兩銀子一個呢。你快嘗嘗罷。冷了就不好吃。偏又滑下來。滾在地下。忘放下筷子。要親自去拾。早有地下的人拾了出去了。劉老老歎道。一兩銀子。也沒聽見個響聲兒就沒了。衆人已沒心吃飯。都看着了取笑。賈母又說。誰這會子又把那個筷子拏了出來。又不請客擺大筵席。都是鳳丫頭支使。

的還不換了呢。地下的人原不曾預備這牙箸。本是鳳姐同鴛鴦拏了來的。聽如此說。忙收了過去。也照樣換上一雙烏木鑲銀的。劉老道去了金的。又是銀的。到底不及俺們那個伏手。鳳姐兒道。菜裏若有毒。這銀子下去了。就試出來。劉老道。這個菜裏有毒。我們那些都成了砒霜了。那怕毒死了。也要吃盡了。賈母見他如此有趣。吃的又香甜。把自己的菜。也都端過來。與他吃。又命一個老嫗嫗來。將各樣的菜給板兒夾在碗上。一時吃畢。賈母等都往探春臥室中去閒話。

十八 戲曲之興

中國詩歌由三百篇一變而爲西漢『古詩』再變而爲漢魏『歌行雜體』三變而爲沈宋『律詩』四變而爲唐宋之『詞』五變而爲宋元之『曲』三百篇多四言體；西漢古詩多五言體；歌行雜體間用長短句；沈宋律詩則全用整句；唐宋之詞以長短句爲定式；宋元之曲則長短句中更加襯字。

中國戲劇由古代之『歌舞』一變而爲『戲優』再變而爲演故事兼滑稽之『雜戲』三變而爲元之『雜劇』

宋末趙令時作商調鼓子詞以會真記之事實譜爲詞曲。然止譜詞曲猶無演

白；至金章宗時，董解元又譜會真記之事實爲西廂搗彈詞，始有白有曲、『彈詞』之名亦始此。

金人仿遼大樂而製爲『連廂詞』，帶唱帶演。然舞者不唱，唱者不舞；至元之雜劇，始以舞者自唱，第笙笛琵琶以和其曲。所謂『曲』，卽雜劇之劇文也。

雜劇每入場以齣爲度，故曲皆四折。其後有多至四五十折者，乃別稱爲『傳奇』。

金元入中國，所用胡樂，嘈雜緩急之間，詞不能按，詞曲家乃更爲新聲，遂有『元曲』之名，卽『北曲』也；其後大河南北，漸染胡語，沈約四聲，遂闕其一——去聲——於是復變新體，號爲『南曲』。王實甫之西廂記，北曲也；高則誠之琵琶記，南曲也。

拷紅（節錄西廂記）

夫人引歡郎上云。這幾日見鶯鶯言語恍惚。神思加倍。腰肢體態。別又不同。心中甚是委決不下。歡

云前日晚夕。夫人睡了我見小姐和紅娘去花園裏燒香。半夜等不得回來。夫人云。你去喚紅娘來。歡喚紅娘科。紅云。哥兒。喚我怎麼。歡云。夫人知道你和小姐花園裏去。如今要問你哩。紅驚云。呀。小姐你連累我也。哥兒。你先去。我便來也。金塘水滿鴛鴦睡。繡戶風開鸚鵡知。

〔越調〕〔鬪鶴鶉〕〔紅娘唱〕止若是夜去明來。倒有個天長地久。不爭你握雨攜雲。常使我提心在口。你止合帶月披星。誰許你停眠整宿。

夫人他心數多性情儻。還巧語花言將沒作有。〔紫花兒序〕猜他窮酸做了新婿。猜你小姐做了嬌妻。猜我紅娘做的牽頭。

况你這春山低翠。秋水凝眸。都休。只把你裙帶兒拴。鈕門兒扣。比舊時肥瘦。出落得精神別樣的風流。我算將來。我到夫人那裏。夫人必問道兀那小賤人。

〔金蕉葉〕我著你但去處行監坐守。誰教你迤逗他胡行亂走。這般問如何訴休。我便只道。夫人在上。紅娘自幼。不敢欺心。

便與他個知情的犯由。

只是我圖着什麼來。

〔調笑令〕他並頭。效綢繆。倒鳳顛鸞百事有。我獨在窗兒外。幾曾敢輕輕咳嗽。

立蒼苔。祇把繡鞋兒冰透。

如今嫩皮膚。去受籠棍兒抽。我這通殷勤的著甚來由。

咳。小姐。我過去呵。說得過你休歡喜。說不過你休煩惱。你只在這裏打聽波。

紅娘見夫人科。夫人云。小賤人怎麼不跪下。你知罪麼。紅云。紅娘不知罪。夫人云。你還自口強哩。若實說呵。饒你。若不實說呵。我只打死你個小賤人。說科。你和小姐半夜花園裏去。紅云。不會去。誰見來。夫人云。歡郎兒兒來。尙兀自推哩。打科。

紅云。夫人不要閃了貴手。且請息怒。聽紅娘說。

〔鬼三台〕夜坐時停了鍼繡。和小姐閑窮究。說哥哥病久。咱兩個背着夫人向書房間候。

夫人云。問候呵。他說甚麼。

他說夫人近來恩做讎。教小生半途喜變憂。

他說紅娘你且先行。他說小姐權時落後。

夫人云。哎喲。小賤人。他是個女孩兒家。著他落後怎麼。

〔禿厮兒〕定然是神鍼法灸。難道是燕侶鶯儔。

他兩個經今月餘。只是一處宿。

何須你一一搜緣由〔聖藥王〕他們不識憂。不識愁。一雙心意兩相投。夫人你得好休。便好休。其間何必苦追求。

夫人云。這事都是你個小賤人。紅云。非干張生小姐紅娘之事。乃夫人之過也。

夫人云。這小賤人。倒拖下我來。怎麼是我之過。紅云。信者人之根本。人而無信。大不可也。當日軍圍普救。夫人許退得軍者。以女妻之。張生非慕小姐顏色。何故無干建策。夫人兵退身安。悔却前言。豈不爲失信乎。既不允其親事。便當酬以金帛。令其舍此遠去。却不合留於書院。相近咫尺。使怨女曠夫。各相窺伺。因而有此一端。夫人若不遮蓋此事。一來辱沒相國家譜。二來張生施恩於人。反受其辱。三來告到官司。夫人先有治家不嚴之罪。依紅娘愚見。莫若恕其小過。完其大事。實爲長便。

常言女大不中留。〔麻耶兒〕又是一個文章魁首。一個仕女班頭。一個通徹三教九流。一個曉盡描鸞刺繡。〔後〕世有便休罷手。

大恩人怎做敵頭。啓白馬將軍故友。斬飛虎麼麼草寇。

〔絡絲娘〕不爭和張解元參辰卯酉。便是與崔相國出乖弄醜。到底干連着自己皮肉。

夫人你休究。

這小賤人。倒也說得是。我不合養了這個不肖之女。經官呵。其實辱沒家門。罷罷。俺家無犯法之男。

再婚之女。便與了這禽獸罷。紅娘。先與我喚那賤人過來。紅娘請云。小姐。那棍子兒只是滴滴溜溜在我身上轉。喫我直說過了。如今夫人請你過去。鶯鶯云。羞人答答的。怎麼見我母親。紅云。哎喲。小姐你又來。娘跟前。有甚麼羞。羞時休做。

〔小桃紅〕你個月明纔上柳梢頭。却早人約黃昏後。羞得我腦背後。將牙兒襯着衫兒袖。怎疑眸只見你鞋底兒瘦。一個恁情的不休。一個啞聲兒厮齧。那時不曾害半星兒羞。

鶯鶯見夫人科。夫人云。我的孩兒。夫人哭科。鶯鶯哭科。紅娘哭科。

夫人云。我的孩兒。你今日被人欺負。做下這等之事。都是我的業障。待怨誰來。

我待經官呵。辱沒了你父親這等事。不是俺相國人家做出來的。鶯鶯大哭科。夫人云。紅娘你扶住小姐。罷罷罷。都是俺養女兒不長進。你去書房裏喚那禽獸來。

紅娘喚張生科。張生云。誰喚小生。紅云。你的事發了也。夫人喚你哩。張生云。紅娘姐。沒奈何。你與我遮蓋些。不知誰在夫人行說來。小生惶恐。怎好過去。紅云。你休伴小心。老著臉兒快些過去。

〔後〕既然泄漏怎干休。

是我先投首。

他如今賠酒賠茶倒擱就。你反擔憂。

何須定約通媒媾。我擔着個部署不周。
你元來苗而不秀。吓。一個銀樣蠟鎗頭。

張生見夫人科。夫人云。好秀才。豈不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我便待送你到官府去。祇辱沒了我家門。我沒奈何把鶯鶯便配你爲妻。只是俺家三輩。不招白衣女婿。你明日便上朝取應去。俺與你養着媳兒。得官呵。來見我。剝落呵。休來見我。張生無語跪拜科。

紅云。謝天謝地。謝我夫人。

〔東原樂〕相思事一筆勾。早則展放從前眉兒皺。密愛幽歡恰動頭。

誰能殼

兀的般可喜娘龐兒。也要人消受。

夫人云。紅娘收拾行裝。安排酒肴菓盒。明日送張生到十里長亭餞行去者。寄語西河堤畔柳。安排青眼送行人。夫人引鶯鶯下。

〔收尾〕直要到歸來時。畫堂簫鼓鳴春晝。方是一對兒鸞交鳳友。如今還不受你說媒紅吃你這謝親酒。

琴訴荷池（節錄琵琶記）

〔生上〕

〔南呂引子〕〔一枝花〕〔生〕閒庭槐陰轉。深院荷香滿。簾垂清晝永。怎消遣十二欄杆。無事閒憑遍。悶來把湘簾展。方夢到家山。又被翠竹敲風驚斷。

〔南鄉中〕〔生〕翠竹影搖金水殿。簾櫳映碧陰人靜。晝長無個事沉吟。美酒芳樽懶去斟。幽恨苦相尋。離別經年沒信音。寒暑頻催人易老。關心却把愁懷付玉琴。琴院子那裏。可將我的琴書過來。〔末扮院子持琴書上〕黃卷看來消白日。朱弦動處引清風。相公琴書在此。〔生〕喚那兩個書童過來。〔淨丑扮書童上〕

〔南呂過曲〕〔金錢花〕〔淨丑〕自小承值書房。書房快活。其實難當。難當。只管打扇與燒香。荷亭畔好乘涼。喫飽飯。上眠床。

〔見生介〕今日天氣清涼。我獨坐無聊。待把琴兒試操一曲。以遣悶懷。你三人一個打扇。一個燒香。一個整理書籍。各休息慢。衆曉得。〔生操琴介〕

〔懶畫眉〕〔生〕坐對南薰奏虞絃。只覺指下餘音不似前。那些個流水共高山。只見滿眼風波惡。似離別當年懷水仙。

〔前腔〕〔生〕頓覺餘音轉愁煩。似寡鵠孤鴻和斷猿。又如別鳳乍離鸞。呀。爲甚殺聲在弦中見。敢只是

螳螂來捕蟬。

〔前腔〕〔生〕藍田日煖玉生煙。似望帝春心託杜鵑。好姻緣翻做惡姻緣。只怕眼底知音少。爭看鸞膠續斷絃。

〔生〕左右。夫人將出來也。你等且迴避。衆理會得。正是有福之人人伏侍。無福之人伏侍人。〔衆下貼上〕

〔南呂引子〕〔滿江紅〕〔貼〕嫩綠池塘梅雨歇。薰風怎轉瞥然見。新涼華屋。已飛乳燕。簾展湘紋紈扇冷。歌傳金縷瓊卮暖。喜炎威不到水亭中。珠簾捲。

〔相見介〕〔貼〕相公原來在此操琴。〔生〕我因無聊。託此散悶。〔貼〕奴家久聞相公精於音律。如何來到此間。絲竹之聲。杳然絕響。今日幸聞雅操。奴家陡膽求相公再彈一曲。〔生〕夫人要聽琴。教我彈甚麼曲好。彈一曲雉朝飛何如。〔貼〕不好。這是無妻的曲。〔生〕彈一曲孤鸞寡鵠何如。〔貼〕夫妻正團圓。說甚麼孤寡。〔生〕恁地時彈一曲昭君怨何如。〔貼〕夫妻正和美。說甚麼宮怨。相公當此夏景。只彈一曲風入松罷。〔生〕這也使得。〔生彈介〕〔貼〕呀。相公差了。怎倒彈出思歸引來。〔生〕待我再彈。〔貼〕呀。相公又差了。怎又彈出別鶴怨來。〔生〕果然又彈差了。〔貼〕相公。你如何這般會差。敢是故意賣弄。欺侮奴家。〔生〕豈有此心。只是這弦兒不中用。〔貼〕爲甚不中用。〔生〕我只彈得慣舊

弦。這是新弦，却彈不慣。〔貼〕舊弦在那裏。〔生〕舊弦撇下多時了。〔貼〕爲甚撇了。〔生〕只爲有了新絃，只得撇了那舊弦。〔貼〕相公，你如今何不撇了新弦，仍用了舊弦。〔生〕夫人，我心裏豈不想那舊弦，只是新弦又撇不下。〔貼〕既你撇不下新弦，還思想那舊弦怎的。我想起來，只是你心不在焉，特地有許多說話。

〔仙呂過曲〕〔桂枝香〕〔生〕〔夫人〕舊弦欲斷，新弦不惱，舊弦再上不能待，撇了新弦難拚。我一彈再鼓，我一彈再鼓，又被宮商錯亂。〔貼〕相公，你敢是心變了。〔生〕非干心變，這般好涼天，正是此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間。

〔前腔〕〔貼〕相公非彈不慣，只是你意慵心懶。既道是寡鵠孤鸞，又道是昭君宮怨，那更思歸別鶴，思歸別鶴，無非愁嘆。相公，你多管想着甚人。〔生〕我不想着甚。〔貼〕有何難見，你既不然，我知道了，你道除了知音聽，道我不是知音不與彈。

〔生〕我那有此意。〔貼〕這也由你，但你既無心彈琴，待我着女使們安排酒來，與你消遣何如。〔生〕我也懶飲酒。〔貼〕相公，休阻妾意。老姥姥，惜春那裏，快安排酒看過來。我與相公同飲。〔淨扮老姥〕〔丑扮春〕持酒看上。〔淨〕樓臺倒影入池塘，綠樹陰濃夏日長。〔丑〕一架茶蘼香滿院，捲簾正好進霞觴。〔淨丑送酒介〕〔生貼飲介〕

〔南呂過曲〕〔梁州新郎〕〔貼〕新篁池閣。槐陰庭院。日永紅塵隔斷碧欄杆。〔外〕寒飛漱玉清泉。只覺香肌無暑。素質生風小簾。琅玕展。晝長人困也。好情閒。忽被棋聲驚晝眠。〔合〕金縷唱。碧筒勸。向冰山雪巘排佳宴。清世界。幾人見。

〔前腔〕〔生〕薔薇簾箔。荷花池館。一陣風來。香滿湘簾。日永香銷寶篆。沉鐘漫有枕欹寒。玉扇動齊紈。怎遂得黃卷願。〔生揮淚介〕〔貼〕相公。爲甚下淚。〔生〕我猛然心地熱透香汗。欲向南窗一醉眠。〔合〕金縷唱。碧筒勸。向冰山雪巘排佳宴。清世界。幾人見。

〔前腔〕〔換頭〕〔貼〕向晚來雨過南軒。見池面紅粧零亂漸。輕雷隱隱。雨收雲散。只見荷香十里。新月一鉤。此景佳無限。蘭湯初浴罷。晚粧殘。深院黃昏懶去眠。〔合〕金縷唱。碧筒勸。向冰山雪巘排佳宴。清世界。幾人見。

〔前腔〕〔生〕柳陰中忽噪新蟬。見流螢飛來庭院。敢菱歌何處。畫船歸晚。只見玉繩低度。朱戶無聲。此景尤堪心起。來攜素手。鬢雲亂。月照紗廚人未眠。〔合〕金縷唱。碧筒勸。向冰山雪巘排佳宴。清世界。幾人見。

〔節節高〕〔淨〕漣漪戲彩鴛。把露荷翻。清香瀉下瓊珠濺。香風扇。芳沼邊。間亭畔。坐來不覺神清健。蓬萊園苑何足羨。〔合〕只恐西風又驚秋。不覺暗中流年換。

〔前腔〕〔丑〕清宵思爽然。好涼天。瑤臺月下。清虛又神仙。手開玳筵。重歡宴。任教玉漏催銀箭。水晶宮裏。把笙歌按。〔合〕只恐西風又驚秋。不覺暗中流年換。

〔餘文〕〔合〕光陰迅速如飛電。好涼宵。可惜車間官。取次日歌笑喧。

〔下場詩〕〔貼〕未央休問夜如何。〔生〕如此良宵能幾多。〔淨〕於飲酒時須飲酒。〔丑〕得高歌處且高歌。

南北曲均用絃索。逮明嘉隆間，崑山有魏良輔者，始備衆樂器，而劇場大成；并就南曲之弊點而改良之，是爲『崑曲』。明末北曲漸廢。入清以後，唯崑曲盛行，如：李漁之十種曲，孔尚任之桃花扇，洪昇之長生殿……皆不脫崑腔者也。

獻壽（節錄李漁十種曲屢中樓）

〔末扮龍王白髯黃袍引水卒上〕羲王八卦定乾坤。左右還須輔弼臣。死後親承天帝命。獨魁水底作龍神。小聖乃東海龍王是也。我有兩個同胞兄弟。一個是洞庭君。一個是錢塘君。洞庭和俺同心合德。世守封疆。只有錢塘心性鹵莽。當日一怒所激。遂令天下洪水九年。上帝削去了地方。把他羈縻在東海洞庭二處。着俺兩個勸化他。這一向去在洞庭。不知他性子改也不改。今日是小聖的誕

日他畢竟同二弟來稱觴。叫水卒們請娘娘公主出來料理筵席伺候者。（衆請介）（副淨扮龍母上）海國江天化日長。起來旭日滿扶桑。（小旦扮公主上）粧臨水殿風吹去。世上遙聞珠翠香。（見介）（末）夫人。今日兩位叔王。必來上壽。酒筵曾備齊了麼。（副淨）齊備多時了。（小旦）爹爹。前日孩兒寄信與姐姐。約他到此一會。不知二叔可放他來。（末）既有書去。或者今日同來。也未可知。（外淨引水卒上）（外）海平如地浪如山。（淨）萬里程途瞬息間。（小旦）無限煙波憐玉趾。曾無半點濕鞋彎。（外）來此已是東海龍宮了。（淨）水卒們快通報。（衆通報介末請進見介）（小旦見旦喜介）姐姐果然來了。喜殺妹子也。（副淨）多時不見姪女。一發長成了。（外淨）大哥大嫂請上。容兩兄弟拜祝。（末）來到就是了。不消。（外淨小旦全拜末副淨答拜介）（外淨）願哥嫂壽比天巍。福同海灝。（末）與二弟同增純嘏。並享遐齡。（末）看酒來。（坐飲介）（末）三弟。你一向在二哥宮中。做些甚麼勾當。試說一番。（淨）大哥。聽兄弟道者。

〔北仙呂點絳脣〕久滯湖濱。蹉跎難閤。韶光迅。埋沒經綸。說不盡英雄恨。

你兄弟是個放逐之夫。沒有甚麼政事。在洞庭的時節。不過替二哥效勞。訓練些蝦兵蟹將。搔搔俺技痒的雄心。鞭笞些懶惰傭工。洩洩俺不平的銳氣。此外還有甚麼事來。

〔混江龍〕鎮日價操戈演陣。待學那陶侃運甓擾閒身。鞭笞些偷安的電母。撻伐些不震的雷神。這叫

做借酒三杯消壘塊。權當個掀髯一怒定乾坤。〔末〕這也不是你分內的事。〔對外介〕二弟。他這一向的性子。比前改了些麼。〔外〕也不見得。〔淨〕大哥。你教俺雄心休使。銳氣常捫。不可道江山雖改。秉性猶存。一任把身脂鼎鑊。銷鎔盡。須知道龍身可醢。龍性難馴。

〔末〕你當初分守錢塘。奄有一國。呵風叱雨。何等威風。只因你鹵莽債事。削去了地方。到如今悔也不悔。〔淨厲聲介〕大哥。你說那裏話。大丈夫做事。雷厲風行。未來的不須逆慮。過去的可用追求。這也是俺命該如此。

〔油葫蘆〕甌破何勞將目瞬。念榮華。同幻蜃。豈學那鄙夫。失位把眉顰。俺這裡迤邐。甘守泥蟠運。只保着精靈。不許魚蝦混。便做道際了風雲。朝了至尊。交還了錢塘。百里煙波分。仍不改蹇蹇一孤臣。

大哥二哥。你們終日上天行雨。把這江海中的水。量着升斗兒吸上去。數着點滴兒灑下來。虧你們好不耐煩。你兄弟當日在錢塘時。行雨雖然過當了些。那一番掀雷掣電。駕霧騰雲。却也着實的暢快。哥哥若不厭絮煩。待兄弟手舞足蹈。演說一番。只當做一齣戲文。與哥哥上壽。何如。〔末〕這也不勞。〔旦小旦〕請叔叔說來。與姪女們聽聽。也好。〔淨出位一面做一面說介〕當日俺在錢塘。忽然有一道天符召俺。俺就上天朝見玉帝。玉帝道。東南有一處地方。禾苗焦枯。頃刻難待。我如今要降些甘雨。普救蒼生。諸龍性緩。惟恐羈遲誤事。你是一條火龍性子。畢竟燥貼。就差你去行雨。要下三千

六百萬點。若還差了。計數行罰。俺那時節奉了這個旨意阿。兢兢業業。吸一口。噴一口。好不苦也。
〔天下樂〕好一似。數米爲炊。又數薪。逡巡苦又辛。空將涓滴耗精神。欲待縱。又還操。欲待吐。又還吞。只得把很牙關。字閉緊。

〔旦小旦〕叔叔行的兩數。可不差麼。〔淨〕只爲俺矜持太過。上帝查起數來。少了一千餘點。正要議俺的罪刑。恰好西北地方。又報亢旱。上帝就着俺去帶罪立功。依舊要照前番的點數。

〔那叱令〕俺待不去阿。怕罪俺不勤。俺待要去阿。怕前愆難準。俺待要告阿。奈堂高不聞。上帝阿。你教俺算盤珠打不差。俺則怕定盤星認不真。可惜這倒江海的伎倆難伸。

〔旦小旦〕後來畢竟去不去。〔淨〕俺只得忍氣吞聲而去。誰知又爲矜持太過。少了一百餘點。上帝要把兩樁罪刑。一齊發落俺。就哀告道。再容臣到第三遭。勉力建功。以贖前罪。上帝准了。及至到第二年。天下非常大旱。唐堯天子。虔誠步禱。上帝又召俺去道。這一遭不限點數。隨你自己去設施。務使深山窮谷。盡被甘霖便了。俺聽見不拘點數的四字。便深深叩幾個頭道。若還如此。微臣得盡所長也。

〔鶻踏枝〕俺那時節阿。第一日把西江吸盡。第二日把東海鯨吞。第三日把弱水三千。攝入金鱗。要做箇灌頂壺。使山頭沐潤。先做箇竭流漁。使海底如焚。

〔寄生草〕驅得那電母東西走。風神曉夜奔。忽喇喇雷響山河震。黑漫漫雲起陰陽混。亂紛紛魃走魍魎。險些兒沒清頭。竟把大千沈。還虧俺猛回頭。忙把江山認。

那時節俺回頭一看。只見大千世界一半沉在水中。

〔么篇〕俺則得急把愁霖止。忙將餘沫吞。只見那衆蒼生湮沒無頭奔。老唐堯宵旰殷憂甚。少重華髻髮焦勞盡。等到那九州平。大禹急收功。苦了羽山巔。父鯀遭冤及。

彼時上帝大怒。將俺囚繫殿前。集羣臣議罪。〔外來〕那時節虧了誰來。〔淨〕那時虧了兩位哥哥也。

〔長揖介〕

〔賺煞〕多謝你至德庇天倫。使俺枯骨沾餘潤。怎敢忘却了從前大恩也。只道罪出無心原可憫。倘俺吃三餐不辨晨昏。便斬斷慵肋。剷斷癡根。俺可也粉身碎骨無餘恨。須念這吐霧噴雲。是俺爲龍的本分。從古來大英雄成敗。總難論。

〔仍坐介〕〔旦小旦笑介〕叔叔。這一段雄談。果然說得好聽也。〔小旦扯旦背介〕姐姐。你那洞庭湖上。可有什麼好景致麼。〔旦〕好景甚多。說他不盡。妹子。你這海邊的風景。一發是洋洋大觀。遊覽不盡的了。〔小旦〕你妹子生長這樣大。還不曾看見海是在何方。海岸在何處。如今待我稟告爹爹。明日同你去遊玩遊玩。如何。〔對末介〕爹爹。姊姊是難得到此的。孩兒也陪他到海濱遊玩一番。告過

爹爹方纔敢去〔淨怒介〕胡說。婦人家不出閨門。那有去遊玩的道理。〔外〕海濱之上。怕有凡間男子往來。三弟生平的話。只有這一句說得可聽。不去的是。〔副淨〕三叔。你好沒來頭。他們孩子家。在閨中悶不過。要出去走走。與你何干。你這等會管。何不自己生個管管。〔末〕夫人不要多言。我自 有道理。這海中常有蜃樓海市。待我分付蝦兵蟹將。叫他們噓氣成雲。吐涎作霧。結起一座蜃樓。待他姊妹二人上去登眺。既可以遍覽風光。又不與凡人混雜。豈不兩便。〔外〕這還使得。〔淨〕也只是多事。〔外〕這等小弟先別。三弟。你在此住幾日。同了姪女回來。〔淨〕別人的兒女。我那裏管得。俺自到涇河訪朋友去來。 壘篴雅奏樂無邊。鼎足撐住水國天。但願波濤千古靖。蛟縮帳底任龍眠。

眠香（節錄桃花扇）

〔臨江仙〕〔小旦豔粧上〕短短春衫雙捲袖。調箏花裏迷樓。今朝全把繡簾鉤。不教金線柳。遮斷木蘭舟。

妾身李貞麗。只因孩兒香君。年及破瓜。梳櫳無人。日夜放心不下。幸虧楊龍友替俺招了一位世家公子。就是前日飲酒的侯朝宗。家道才名。皆稱第一。今乃上頭吉日。大排筵席。廣列笙歌。清客俱到。姊妹全來。好不費事。〔喚介〕保兒那裏。〔雜扮保兒搨扇慢上〕席前攙趣話。花裏聽情聲。媽媽喚保兒那處送衾枕麼。〔小旦怒介〕啐。今日香姐上頭。貴人將到。你還做夢哩。快快捲簾掃地。安排桌椅。

〔雜是了〕〔小姐指點排席介〕

〔碧桃花〕〔末妝服上〕園桃紅似繡。艷覆文君酒。屏開金孔雀。圍春晝。滌了金爐。點着噴香獸。這當爐紅袖。誰最溫柔。拉與相如消受。

下官楊文驄。受圓海囑托。來送梳櫥之物。〔喚介〕貞娘那裏。〔小旦見介〕多謝作伐。喜筵俱已齊備。

〔問介〕怎麼官人還不見到。〔末〕想必就來。〔笑介〕下官備有箱籠數件。爲香君助妝。教人搬來。

〔雜擡箱籠首飾衣物上〕〔末吩咐介〕擡入洞房。鋪陳齊整着。〔雜應下〕〔小旦喜謝介〕如何這般

破費。多謝老爺。〔末袖出銀介〕還有備席銀三十兩。交與廚房。一應酒肴。俱要豐盛。〔小旦〕益發當

不起了。〔喚介〕香君快來。〔旦盛妝上〕〔小旦〕楊老爺賞了許多東西。上前拜謝。〔旦拜謝介〕〔末〕

些須將意。何敢當謝。請回請回。〔旦卽入介〕〔雜急上報介〕新官人到門了。〔生盛服從人上〕雖非

科第天邊客。也是嫦娥月裏人。〔末小旦迎見介〕〔末〕恭喜世兄。得了平康佳麗。小弟無以爲敬。草

辦妝奩。粗陳筵席。聊助一宵之樂。〔生揖介〕過承周旋。何以克當。〔小旦〕請坐。獻茶。俱坐。〔雜捧茶

上飲介〕〔末〕一應喜筵。安排齊備了麼。〔小旦〕托賴老爺。件件完全。〔末向生拱介〕今日吉席。小

弟不敢攙越。竟此告別。明日早來道喜罷。〔生〕同坐何妨。〔末〕不便不便。〔別下〕〔雜請新官人更

衣〕〔生更衣介〕〔小旦〕妾身不得奉陪。替官人。打扮新婦。攬掇喜酒罷。〔別下〕〔副淨外淨扮三

請客上。〔一生花月張三影。五字宮商李二紅。〕〔副淨〕在下丁繼之。〔外〕在下沈公憲。〔淨〕在下張燕筑。〔副淨〕今日吃候公子喜酒。只得早到。〔淨〕不知請那幾位歌妓來倍俺哩。〔外〕說是舊院幾個老在行。〔淨〕這等都是我梳櫳的了。〔副淨〕你有多大家私。梳櫳許多。〔淨〕各人有幫手。你看今日候公子。何曾費了分文。〔外〕不要多話。候公子堂上更衣。大家前去作揖。〔衆向生揖介〕〔衆〕恭喜恭喜。〔生〕今日借光。〔小旦老旦丑扮三妓女上〕情如芳草連天醉。身似楊花盡日忙。〔見介〕〔淨〕喚的那一部歌妓。都齊名來。〔丑〕你是教坊司廳。叫俺報名。〔生笑介〕正要請教大號。〔老旦〕賤妾卞玉京。〔生〕果然玉京仙子。〔小旦〕賤妾寇白門。〔生〕果然白門柳色。〔丑〕奴家鄭妥娘。〔生沉吟介〕果然妥當不過。〔淨〕不妥不妥。〔外〕怎麼不妥。〔淨〕好偷漢子。〔丑〕我不偷漢。你如何吃得恁胖。〔衆譁笑介〕〔老旦〕官人在此。快請香君出來罷。〔小旦丑扶香君上〕〔外〕我們奏樂迎接。〔副淨淨外吹打十番介〕〔生旦見介〕〔丑〕俺院中規矩。不與拜堂。吃喜酒罷。〔生旦上坐〕〔副淨外淨坐左邊介〕〔小旦老旦丑坐右邊介〕〔雜執壺上〕〔左邊奉酒右邊吹彈介〕

〔梁州序〕〔生〕齊梁詞賦。陳隋花柳。日日芳情迤逗。青衫假倚。今番小杜揚州。尋思描黛。指點吹簫。從此春入手。秀才渴病急須救。偏是斜陽遲下樓。剛飲得一盃酒。〔右邊奉酒左邊吹彈介〕

〔前腔〕〔旦〕樓臺花顫。簾櫳風抖。倚着雄姿英秀。春情無限。金釵肯與梳頭。閒花添豔。野草生香。宵導

夫人做。今宵燈影紗紅透。見慣司空也應羞。破題兒真難就。

〔副淨〕你看紅日啣山。烏鴉選樹。快送新人回房罷。〔外〕且不要忙。侯官人當今才子。梳櫳了絕代佳人。合歡有酒。豈可定情無詩乎。〔淨〕說的有理。代我磨墨拂箋。伺候揮毫。〔生〕不消詩箋。小生帶有宮扇一柄。就題贈香君。永爲訂盟之物罷。〔丑〕妙妙。我來捧硯。〔小旦〕看你這嘴臉。只好脫靴罷了。〔老旦〕這個硯兒。倒該借重香君。〔衆〕是呀。〔旦捧硯生寫扇介〕〔衆念介〕夾道朱樓一徑斜。王孫初御富平車。青溪盡是辛夷樹。不及東風桃李花。〔衆〕好詩好詩。香君收了。〔旦收扇袖中介〕

〔丑〕俺們不及桃李花罷了。怎的便是辛夷樹。〔淨〕辛夷樹者。枯木逢春也。〔丑〕如今枯木逢春也。曾鮮花着雨來。〔雜持詩箋上〕楊老爺送詩來了。〔生接讀介〕生小傾城是李香。懷中婀娜袖中藏。緣何十二巫峯女。夢裏偏來見楚王。〔生笑介〕此老多情。送來一首催妝詩。妙絕妙絕。〔淨〕懷中婀娜袖中藏。說的香君一搦身材。竟是個香扇墜兒。〔丑〕他那香扇墜。能值幾文。怎比得我這琥珀貓兒墜。〔衆笑介〕〔副淨〕大家吹彈起來。勸新人多飲幾盃。〔丑〕正是帶些酒興。好入洞房。〔左右吹彈生旦交讓酒介〕

〔節節高〕〔生旦〕金罇佐酒籌。勸不休。沉沉玉倒黃昏後。私攜手。眉黛愁。香肌瘦。春宵一刻天長久。人前怎解芙蓉扣。盼到燈昏玳筵收。宮壺滴盡蓮漏。

〔副淨〕你聽譙樓二鼓。天氣太晚。撤了席罷。〔淨〕這樣好席。不會吃淨就撤去。豈不可惜。〔丑〕我沒吃穀哩。衆位略等一等兒。〔老旦〕休得胡纏。大家奏樂。送新人入房罷。〔衆起吹打十番送生旦介〕

〔前腔〕〔合〕笙簫下畫樓。度清謳。迷離燈火如春晝。天台岫。逢阮劉。真佳偶。重重錦帳香薰透。旁人妬得眉頭皺。酒態扶人太風流。貪花福分生來有。

〔雜執燈生旦攜手下〕〔淨〕我們都配成對兒。也去睡罷。〔丑〕老張休得妄想。我老妥是要現錢的。〔淨數與十文錢拉介〕〔丑〕〔接錢再數換低錢譚下〕

〔尾聲〕〔合〕秦淮煙月無新舊。脂香粉膩滿東流。夜夜春情散不收。〔副淨〕江南花發水悠悠。〔小旦〕人到秦淮解盡愁。〔外〕不管風煙家萬里。〔老旦〕五更懷裏囀歌喉。

聞鈴（節錄長生殿）

〔丑內叫介〕軍士每趨行前面伺候。〔內鳴鑼應科〕〔丑〕萬歲爺請上馬。〔生騎馬丑隨行上〕

〔雙調近詞〕〔武陵花〕萬里巡行。多少淒涼途路情。看雲山重疊處。似我亂愁交并。無邊落木響秋聲。長空孤雁添悲哽。寡人自離馬嵬。飽嘗辛苦。前日遣使臣費奉璽冊。傳位太子去了。行了一月。將近蜀中。且喜賊兵漸遠。可以緩程而進。只是對此鳥啼花落。水綠山青。無非助朕悲懷。如何是好。〔丑〕萬歲爺途路風霜。十分勞頓。請自排遣。勿致過傷。〔生〕喚高力士。朕與妃子。坐則並几。行則隨肩。今日倉卒

西巡。斷送他這般結果。教寡人如何撇得下也。〔淚介〕提起傷心事。淚盈襟。回望馬嵬坡下。不覺恨填膺。〔丑〕前面就是棧道了。請萬歲爺挽定絲韁。緩緩前進。〔生〕裊裊旌旗。背殘日。風搖影。匹馬崎嶇。怎暫停。怎暫停。只見陰雲黯淡。天昏暝。哀猿斷腸。子規叫血。好教人怕聽。兀的不慘殺人也麼哥。兀的不苦殺人也麼哥。蕭條恁生。峨嵋山下。少人經。冷雨斜撲風面迎。

〔丑〕雨來了。請萬歲爺暫登劍閣避雨。〔生作下馬登閣坐介〕〔丑作向內介〕軍士每暫且駐扎。雨止再行。〔內應介〕〔生〕獨自登臨。意轉傷。蜀山蜀水恨茫茫。不知何處風吹雨。點點聲聲。迸斷腸。〔內作鈴響介〕〔生〕你聽那壁廂不住的聲響。聒的人好不耐煩。高力士看是甚麼東西。〔丑〕是樹林中雨聲。和著簷前鈴鐸。隨風而響。〔生〕呀。這鈴聲好不做美也。

〔前腔〕浙浙零零。一片凄然。心暗驚。遙聽隔山隔樹戰。合風雨高響。低鳴。一點一滴。又一滴。又一滴。和愁人血淚。交相迸。對這傷情處。轉自憶荒瑩。白楊蕭瑟。雨縱橫。此際孤魂。淒冷。鬼火光寒。草間濕亂螢。只悔倉皇負了卿。負了卿。我獨在人間。委實的不願生。語娉婷。相將早晚。伴幽冥。一慟空山寂。鈴聲相應。閣道峻嶒。似我迴腸。恨怎平。

〔丑〕萬歲爺且免愁煩。雨止了。請下閣去罷。〔生作下閣上馬介〕〔丑向內介〕軍士每前面起駕。〔衆內應介〕〔丑隨生行介〕〔生〕

〔尾聲〕迢迢前路愁難罄，招魂去國兩關情。〔合〕望不盡雨後尖山萬點青。

〔生〕劍閣連山千里色。駱賓王 離人到此倍堪傷。 羅鄴

空勞翠輦衝泥雨。秦韜玉 一曲淋鈴淚數行。 杜牧

十九 白話文之漸

文字爲語言之代表，故古代之文，皆與其時之語言相近。洎時代漸遷，語言亦漸變，學者爲文，仍喜仿古人之句調，於是文與言日殊。蓋語言雖日遷，而文則仍古也。然文與言已日殊，而社會應用上，必感不便，故宋代遂有『白話文』之興。白話文者，不摹仿古人之句調，直用目前通行之語言爲文者也。此風發生於宋，而漸盛於元明。

唐時雖未有白話文，而文人已有用淺白之句以作詩文者，如李白白居易……等，其詩多明白如話，與語言極相接近。逮宋如楊萬里陸游……輩，皆喜以淺白之句作詩。詞家填詞，有竟用俗語『這』『箇』『那』『了』……等字而不嫌者。

宣城杜鵑花（唐李白）

蜀國會聞子規鳥。宣城還見杜鵑花。一叫一回腸一斷。三春三月憶三巴。

贈汪倫（唐李白）

李白乘舟將欲行。忽聞岸上踏歌聲。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

山中與幽人對酌（唐李白）

兩人對酌山花開。一盃一盃復一盃。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來。

金陵酒肆留別（唐李白）

風吹柳花滿店香。吳姬壓酒勸客嘗。金陵子弟來相送。欲行不行各盡觴。請君試問東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

聞哭者（唐白居易）

昨日南鄰哭。哭聲一何苦。云是妻哭夫。夫年二十五。今朝北里哭。哭聲又何切。云是母哭兒。兒年十七八。四鄰尚如此。天下多夭折。乃知浮世人。少得垂白髮。余今過四十。念彼聊自悅。從此明鏡中。不嫌頭如雪。

贈夢得（唐白居易）

前日君家飲。昨日王家宴。今日過我廬。三日三會面。當歌聊自放。對酒交相勸。爲我盡一杯。與君發三

歷一歷世清平二歷身強健三歷臨老頭數與君相見

過寶應縣新開河（宋楊萬里）

雨裏樓船卽釣磯。碧雲便是綠簑衣。滄波萬頃平如鏡。一隻鷗鷺貼水飛。
天上雲煙壓水來。湖中波浪打雲回。中間不是平林樹。水色天容拆不開。

過松源晨炊漆公店（宋楊萬里）

莫言下嶺便無難。賺得行人錯喜歡。正入萬山圈子裏。一山放出一山攔。

煙波卽事（宋陸游）

夢筆橋邊聽午鐘。無窮煙水似吳淞。前年送客曾來此。惟有山僧認得儂。

楚城（宋陸游）

江上荒城猿鳥悲。隔江便是屈原祠。一千五百年間事。只有灘聲似舊時。

鷓鴣天別情（宋聶勝瓊）

玉慘花愁出鳳城。蓮花樓下柳青青。尊前一唱陽關曲。別箇人兒第五程。
尋好夢。夢難成。有誰知我

此時情。枕前淚共階前雨。隔箇窗兒滴到明。

鳳凰臺上憶吹簫別情（宋李清照）

香冷金猊。被翻紅浪。起來慵自梳頭。任寶奩塵滿。日上簾鉤。生怕離懷別苦。多少事欲說還休。新來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休休。這回去也。千萬遍陽關。也則難留。念武陵人遠。煙鎖秦樓。惟有樓前流水。應念我終日凝眸。凝眸處。從今又添一段新愁。

聲聲慢 秋情（宋李清照）

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乍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三杯兩杯淡酒。怎敵他曉來風急。雁過也。正傷心。卻是舊時相識。滿地黃花堆積。憔悴損。如今有誰堪摘。守著窗兒。獨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

最高樓 醉中有索四時歌爲賦（宋辛棄疾）

長安道。投老倦遊歸。七十古來稀。藕花雨溼前湖夜。桂枝風澹小山時。怎消除。須殢酒。更吟詩。也莫向竹邊辜負雪。也莫向柳邊辜負月。閒過了。總成癡。種花事業無人問。惜花情緒只天知。笑山中。雲出早。鳥歸遲。

宋代理學家程氏兄弟及朱熹……等，始用白話文爲語錄。後世學者宗之。至明，如王守仁……等，皆喜以白話文說理。自是散文之用白話又興。

程頤語錄一則

門人有言曰。吾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覺得於心有所不安。告之而人不受。又沒奈何他。曰。與之居而不告其過。非忠也。要使誠意之交。通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

朱熹語錄二則

讀書始讀。未知有疑。其次則漸漸有疑。中則節節是疑。過了這一番後。疑漸漸解。以至融會貫通。都無所疑。方始是學。

要知天之與我者。只如孟子說。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今日非無惻隱羞惡是非辭讓發見處。只是不省察。若於日用間。肯省察。此四端者。分明迸攢出來。就此便操存涵養將去。便是下手處。只爲從前不省察了。此四端纔見。又被物欲汨沒了。

王守仁語錄一則

先生曰。人生大病。只是一傲字。爲子而傲。必不孝。爲父而傲。必不慈。爲友而傲。必不信。諸君常要體此人心。本是天然之理。清清明明。無纖介染著。只是一無我而已。胸中切不可有我。有卽傲也。古先聖人許多好處。也只是無我而已。無我自能謙。謙者衆善之基。傲者衆惡之魁。

理學家如程朱王等。暨其門人。不特以白話爲語錄。并書牘亦喜用白話。厥後

如明楊繼盛清鄭燮……諸人之家書，尤能以明白暢快之白話出之。

答人書（宋朱熹）

承問枯槁之物亦有性。是如何。曰。枯槁之物。謂之無生意。則可。謂之無生理。則不可。如朽木無所用。止可付之爨竈。是無生意矣。然燒甚麼木。則是甚麼氣。亦各不同。這是理元如此。且如大黃附子。亦是枯槁。然大黃不可爲附子。附子不可爲大黃。一草一木。皆天地和平之氣。承問動物有知。植物無知。何也。曰。動物有血氣。故能知。植物雖不可言知。然一般生意。亦可默見。若戕賊之。便枯悴不復悅澤。亦似有知者。嘗觀一般花樹。朝日照耀之時。欣欣向榮。有這生意。皮包不住。自迸出來。若枯枝老葉。便覺憔悴。這是生意滅絕的緣故。

諭妻（明楊繼盛）

賢妻張貞。古人云。死有重於泰山。死有輕於鴻毛。蓋當死而死。則死比泰山尤重。不當死而死。則無益於事。比鴻毛尤輕。死生之際。不可不揆之於道也。我一時間死在你前頭。你是一個激烈癡暴的性子。只怕你不曉得死比鴻毛尤輕的道理。我心甚憂。故將這話勸你。婦人家有夫死就同死者。蓋以夫主無兒女可守。活著無用。故隨夫亦死。這纔謂之當死而死。死有重於泰山。纔謂之貞節。若夫主雖死。尙有幼女孤兒。無人收養。則婦人一身。乃夫主宗祀命脈一生事業所係。於此若死。則棄夫主之宗祀。墮

夫主之事業。負夫主之重託。貽夫主身後無窮之慮。則死不但輕於鴻毛。且爲衆人之唾罵。便是不知道理的婦人。我打一百四十棍不死。是天保佑我。那時不死。如今豈有死的道理。萬一就死。也是重於泰山了。所惜者。只是兩個兒子尙幼。讀書俱有進益。將來都可成的。只怕誤了他。一個女尙未出嫁。無人教導看管。怕惹人恥笑。我就死了。留得你在。教導我的兒女成人長大。各自成家立業。就合我活著的一般。我在九泉之下。也放心。也歡喜。也知感你。如今咱一家兒無有我。也罷了。無有你。一時成不得的。使人亡家破。稱了人家的願。惹人家的笑。你是一個最聰明知道理的。何須我說。千萬只是要你戒激烈的性子。以我的兒女爲重方可。咱哥雖無道理。也無別意。不過只是要便宜心腸。凡事讓他些。與他便宜。他就歡喜了。不可與他爭競。二姐四姐要你長看顧他。五姐六姐。庶母死後。也要親近他。應民自幼養活他一場。也須分與他些地土。其餘家事。諒你善處。我又說在後面。故不須多言。

范縣署中寄弟墨書（清鄭燮）

十月二十六日得家書。知新置田穫秋稼五百斛。甚喜。而今而後。堪爲農夫以沒世矣。要須製碓。製磨。製篩。羅。簸箕。製大小掃帚。製升斗斛。家中婦女。率諸婢妾。皆令習舂揄蹂簸之事。便是一種靠田園長子孫氣象。天寒冰凍時。窮親戚朋友到門。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佐以醬薑一小碟。最是煖老溫貧之計。暇日咽碎米餅。煮糊塗粥。雙手捧碗。縮頸而啜之。霜晨雪早。得此週身俱煖。嗟乎。嗟乎。吾其長爲

農夫以沒世乎。我想天地間第一等人。只有農夫。而士爲四民之末。農夫上者種地百畝。其次七八十畝。其次五六十畝。皆苦其身。勤其力。耕種收穫。以養天下之人。使天下無農夫。舉世皆餓死矣。吾輩讀書人。入則孝。出則弟。守先待後。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所以又高於農夫一等。今則不然。一捧書本。便想中舉。中進士。作官如何攫取金錢。造大房屋。置多田產。起手錯走了路頭。後來越做越壞。總沒有個好結果。其不能發達者。鄉里作惡。小頭銳面。更不可當。夫束身自好者。豈無其人。經濟自期。抗懷千古者。亦所在多有。而好人爲壞人所累。遂令我輩開不得口。一開口。人便笑曰。汝輩書生。總是會說。他日居官。便不如此說了。所以忍氣吞聲。只得捱人笑罵。工人制器利用。賈人搬有運無。皆有便民之處。而士獨於民大不便。無怪乎居四民之末也。且求居四民之末而亦不可得也。愚兄平生最重農夫。新招佃地人。必須待之以禮。彼稱我爲主人。我稱彼爲客戶。主客原是對待之義。我何貴而彼何賤乎。要禮貌他。要憐憫他。有所借貸。要周全他。不能償還。要寬讓他。嘗笑唐人七夕詩。詠牛郎織女。皆作會別可憐之語。殊失命名本旨。織女衣之源也。牽牛食之本也。在天星爲最貴。天顧重之。而人反不重乎。其務本勤民。星象昭昭可鑑矣。吾邑婦人。不能織紬織布。然而主中饋。習鍼線。猶不失爲勤謹。近日頗有聽鼓兒詞。以鬪葉爲戲者。風俗蕩軼。亟宜戒之。吾家業地雖有三百畝。總是典產。不可久恃。將來須買田二百畝。予兄弟二人。各得百畝足矣。亦古者一夫受田百畝之義也。若再求多。便是占人。

產業莫大罪過天下無田無業者多矣。我獨何人。貪求無厭。窮民將何所措足乎。或曰。世上連阡越陌。數百頃有餘者。子將奈何。應之曰。他自做他家事。我自做我家事。世道盛則一德遵王。風俗儉則不同爲惡。亦板橋之家法也。哥哥字。

白話文之興，蓋由欲期『通俗』起見，故小說界之白話文獨先盛。如元明時代之西廂記水滸傳……等，均已純用白話文矣。

西廂記（見章十八）

水滸傳（見章十七）

二十 詩文之分派

唐宋而下，漸有詩派文派之分，然頗屬無謂。茲僅舉其著稱者述之，以見中國文學界之一種風尚。

宋呂本中少學黃庭堅爲詩，自言傳江西衣鉢。嘗作宗派圖，自庭堅以降，列陳師道……等二十五人，以爲法嗣，是爲『江西詩派』。謂其源流皆出自江西也。

臨河道中（宋黃庭堅）

村南村北禾黍黃。穿林入塢岐路長。據鞍夢歸在親側。弟妹婦女笑兩廂。甥姪跳梁暮堂下。唯我小女始扶牀。屋頭撲棗爛盈斗。嬉戲喧爭挽衣裳。覺來去家三百里。一園兔絲花氣香。可憐此物無根本。依草著木浪自芳。風煙雨露非無力。年年結子飄路傍。不如歸種秋柏實。他日隨我到冰霜。

妾薄命（宋陳師道）

主家十二樓。一身當三千。古來妾薄命。事主不盡年。起舞爲主壽。相送南陽阡。忍著主衣裳。爲人作春妍。有聲當徹天。有淚當徹泉。死者恐無知。妾身長自憐。

發翠微寺（宋呂本中）

古殿突兀風有聲。粥魚欲打鷄三鳴。披衣起坐問行李。僕人屢報天陰晴。昨日路長頻雨阻。今日東風得無苦。杉松連山寒欲動。橘柚隔籬香半吐。卻憶京城無事時。人家打酒夜深歸。醉裏不知妻子罵。醒後肯顧兒啼飢。如今流落長江上。所至盜賊猶旌旗。已憐異縣風俗僻。况復中原消息稀。

清乾隆間，方苞、姚鼐……等，皆桐城人，其文清淡簡遠，自成一派，繼起者宗之，

號『桐城派』。

桐城派之古文家，謂語錄中語，魏晉六朝藻麗俳語，漢賦中板重字法，詩歌中雋語，南北史佻巧語，皆不可以入古文。故其文頗有拘謹純樸之風。

自方姚……等以古文稱於時，學者靡然尊之。同時有陽湖惲敬，武進張惠言，亦專治古文，於是陽湖古文之學特盛，號『陽湖派』。

書老子傳後（清方苞）

太史公傳老子。著其國焉。著其邑焉。著其鄉焉。著其里焉。外此無有也。著其氏焉。著其名焉。著其字焉。著其諡焉。著其官守焉。外此無有也。著其子焉。著其孫焉。著其孫之元來焉。於其子孫元來。仍著其爵焉。著其封焉。著其仕之時與國焉。著其家之地焉。外此無有也。蓋世傳老子多幻奇荒怪之跡。故特詳之。以見其生也有國邑鄉里名字。其仕也有官守。其終有諡。其身雖隱。而子孫世有封爵里居。則衆說之誕。不辨而自熄矣。世傳所以多幻怪者。蓋因老子見周之衰而隱去。莫知所終。故不詳其年壽所極。而同時有老萊子。言道家之用。後百餘年。有周太史儋。號爲能前知。儋聃同音。故其傳與老子相混。世莫知其然否。列序至此。然後正言以斷之曰。老子隱君子也。則非有幻怪明矣。終之曰李耳。無爲自化。清靜自正。則著書言道德者。乃李耳。而儋與老萊子。別爲二人明矣。始吾友崑繩。實爲是解。微崑繩。不

知太史公用意如此也。而崑繩既歿。其所述蓋無傳焉。由是言之。凡古書之存。而後人不得其意。與得之。而其說無傳者。可勝道哉。

左仲鄂浮渡詩序（清姚鼐）

江水既合彭蠡。過九江而下。折而少北。益漫衍浩汗。而其西自壽春合肥以傳淮陰。地皆平原曠野。與江淮極望。無有瑰偉幽邃之奇觀。獨吾郡潛霍司空龍眠浮渡。各以其勝名於三楚。而浮渡瀕江倚原。登陟者無險峻之阻。而幽深奧曲。覽之不窮。是以四方來而往遊者。視他山爲尤衆。常隱然與人之心相通。必有放志形骸之外。冥合於萬物者。乃能得其意焉。今以浮渡之近人。而天下往遊者之衆。則未知且暮而歷者。凡皆能得其意。而相遇於眉睫間耶。抑令其意抑遏幽隱榛莽土石之間。寂歷空濛。更數千百年。直寄焉以有待而後發耶。余嘗疑焉。以質之仲鄂。仲鄂曰。吾因將往遊焉。他日當與君俱。余曰諾。及今年春。仲鄂爲人所招邀而往。不及余。迨其歸。出詩一編。余取觀之。則凡山之奇勢異態。水石摩蕩。煙雲林谷之相變滅。悉見於其詩。使余恍惚若有遇也。蓋仲鄂所云得山水之意者。非耶。昔余嘗與仲鄂以事同舟。中夜乘流出濡須。下江北。過鳩茲。積虛浮素。雲水鬱藹。中流有微風擊於波上。其聲浪浪。磯碕薄涌。大魚皆善然而躍。諸客皆歌呼舉酒更醉。余乃慨然曰。他日從容無事。當褰糧出遊。北渡河。東上泰山。觀乎滄海之外。循塞上而西。歷恆山大行大岳嵩華而臨終南。以弔漢唐之故墟。然後

登岷峨。攬西極。浮江而下。出三峽。濟乎洞庭。窺乎廬霍。循東海而歸。吾志畢矣。客有戲余者曰。君居里中。一出戶。輒有難色。尙安盡天下之奇乎。余笑而不應。今浮渡距余家不百里。而余未嘗一往。誠有如客所譏者。嗟乎。設余一旦而獲覽宇宙之大。快平生之志。以問執言者之口。舍仲鄂吾誰共此哉。

贈錢獻之序（清姚鼐）

孔子沒而大道微。漢儒承秦滅學之後。始立專門。各抱一經。師弟傳受。儕偶怨怒嫉妬。不相通曉。其於聖人之道。猶築牆垣而塞門巷也。久之通儒漸出。貫穿羣經。左右證明。擇其長說。及其敝也。雜之以讖緯。亂之以怪僻猥碎。世又譏之。蓋魏晉之間。空虛之談興。以清言爲高。以章句爲塵垢。放誕頽壞。迄亡天下。然世猶或愛其說辭。不忍廢也。自是南北乖分。學術異尙。五百餘年。唐一天下。兼採南北之長。定爲義疏。明示統貫。而所取或是或非。未有折衷。宋之時。眞儒乃得聖人之旨。羣經畧有定說。元明守之。著爲功令。當明佚君亂政屢作。士大夫維持綱紀。明守節義。使明久而後亡。其宋儒論學之效哉。且夫天地之運。久則必變。是故夏尙忠。商尙質。周尙文。學者之變也。有大儒操其本而齊其弊。則所尙也賢於其故。否則不及其故。自漢以來皆然已。明末至今日。學者頗厭功令所載爲習聞。又惡陋儒不考古而蔽於近。於是專求古人名物制度訓詁書數。以博爲量。以闕隙攻難爲功。其甚者欲盡舍程朱而宗漢之士。枝之獵而去其根。細之蒐而遺其鉅。夫寧非蔽與。嘉定錢君獻之。強識而精思。爲今士之魁傑。

余嘗以余意告之而不吾斥也。雖然，是猶居京師龐涓之間也。錢君將歸江南而適嶺表，行數千里，旁無朋友，獨見高山大川喬木，聞鳥獸之異鳴，四顧天地之內，寥乎茫乎。於以俯思古聖人垂訓教世，先其大者之意，其於余論將益有合也哉。

登泰山記

(清姚鼐)

泰山之陽，汶水西流；其陰，濟水東流。陽谷皆入汶，陰谷皆入濟。當其南北分者，古長城也。最高日觀峯，在長城南十五里。余以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自京師乘風雪，歷齊河、長清，穿泰山西北谷，越長城之限，於於泰安。是月丁未，與知府朱孝純、子穎，由南麓登。四十五里，道皆砌石爲磴，其級七千有餘。泰山正南面有三谷。中谷遶泰安城下，酈道元所謂環水也。余始循以入，道少半，越中嶺，復循西谷，遂至其巔。古時登山，循東谷入，道有天門。東谷者，古謂之天門谿水。余所不至也。今所經中嶺及山巔，崖限當道者，世皆謂之天門云。道中迷霧冰滑，磴幾不可登。及既上，蒼山負雪，明燭天南，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徠如畫。而半山居霧若帶然。戊申晦，五鼓，與子穎坐日觀亭，待日出。大風揚積雪，擊面。亭東自足下皆雲漫，稍見雲中白若樗蒲數十立者，山也。極天雲一線異色，須臾成五采。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紅光動搖承之。或曰此東海也。迴視日觀以西峯，或得日，或否，絳縹駁色，而皆若僂。亭西有岱祠，又有碧霞元君祠。皇帝行宮在碧霞元君祠東。是日觀道中石刻，自唐顯慶以來，其遠古刻盡漫失，僻不當道者。

皆不及往。山多石少土。石蒼黑色。多平方少圓。少雜樹。多松。生石罅。皆平頂。冰雪無瀑水。無鳥獸音跡。至日觀數里內無樹。而雪與人膝齊。桐城姚鼐記。

游廬山記（清惲敬）

廬山據潯陽彭蠡之會。環三面皆水也。凡大山得水。能敵其大以蕩滌之。則靈。而江湖之水。吞吐夷曠。與海水異。故並海諸山多壯鬱。而廬山有娛逸之觀。嘉慶十有八年三月己卯。敬以事赴宮亭。泊左蠡。庚辰。橫星子。因往遊焉。是日往白鹿洞。望五老峯。過小三峽。駐獨對亭。振鑰頓文會堂。有桃一株。方花。右芭蕉一株。葉方苗。月出後。循貫道溪。歷釣臺石眠鹿場。右轉達後山。松杉千萬爲一桁。橫五老峯之麓焉。辛巳。由三峽澗陟歡喜亭。亭廢。道險甚。求李氏山房遺址。不可得。登含鄱嶺。大風嘯於嶺背。由隧來風。上攀太乙峯。東南望南昌城。迤北望彭澤。皆隔湖。湖光湛湛然。頃之地如卷席。漸隱。復頃之。至湖之中。復頃之。至湖壖。而山足皆隱矣。始知雲之障自遠至也。於是四山皆蓬蓬然。而大雲千萬成陣。起山後。相馳逐布空中。勢且雨。遂不至五老峯。而下窺玉淵潭。憩棲賢寺。回望五老峯。乃夕日穿漏。勢相倚負。返宿於文會堂。壬午。道萬杉寺。飲三分池。未抵秀峯寺里所。卽見瀑布在天上。旣及門。因西瞻青玉峽。詳睇香爐峯。盥於龍井。求太白讀書堂。不可得。返宿秀峯寺。癸未。往瞻雲。迂道繞白鶴觀。旋至寺。觀右軍墨池。西行尋栗里。臥醉石。石大於屋。當澗水。途中訪簡寂觀。未往。返宿秀峯寺。遇一微頭陀。甲

申。吳蘭雪攜廖雪鷺沙彌朗圓來。大笑。排闥入。遂同上黃巖。側足逾文殊臺。俯玩瀑布下注。盡其變。叩黃巖寺。趾亂石。尋瀑布源。溯漢陽峯。逕絕而止。復返宿秀峯寺。蘭雪往瞻雲。一微頭陀往九江。是夜大雨。在山中五日矣。乙酉曉。望瀑布。倍未雨時。出山五里所。至神林浦。望瀑布益明。山沈沈。蒼礮一色。巖谷如削平。頃之。香爐峯下。白雲一縷起。遂團團相銜出。復頃之。遍山皆團團然。復頃之。則相與爲一。山之腰皆弁之。其上下仍蒼礮一色。夫雲者水之徵。山之靈所洩也。足以娛性逸情如是。以詒後之好事者焉。

二十一 詩體舉要

中國之詩，大致可分爲古今二體：

『古體詩』原可分爲『三百篇體』『離騷體』『西漢體』『樂府體』……等。惟後人皆以『五言』『七言』區分之。五七言外，又有三四六八九言，及長短句等。『五言體』『七言體』最多。『三言體』『漢樂府偶用之』『四言體』則三百篇中最多，漢魏人尙喜爲之，以後漸罕。『六言』『八言』『九言』最少。『長短句體』『樂府多用之』，後代七言古詩亦有用之者。此外又有每句叶韻之七言古詩，是爲『始

梁體。」

天馬樂府三言體（見章七）

短歌行四言體（魏武帝）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幽思難忘。何以解憂。惟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爲君故。沈吟至今。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絕。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闊談讌。心念舊恩。月明星希。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送別五言體（唐王維）

下馬飲君酒。問君何所之。君言不得意。歸臥南山陲。但去莫復問。白雲無盡時。

石鼓歌七言體（唐韓愈）

張生手持石鼓文。勸我試作石鼓歌。少陵無人謫仙死。才薄將奈石鼓何。周網陵遲四海沸。宣王憤起揮天戈。大開明堂受朝賀。諸侯劍珮鳴相磨。蒐於岐陽騁雄俊。萬里禽獸皆遮羅。鑄功勒成告萬世。鑿石作鼓墮嵯峨。從臣才藝咸第一。揀選撰刻留山阿。雨淋日炙野火燎。鬼物守護煩撝呵。公從何處得

紙本。毫髮盡備無差訛。辭嚴義密讀難曉。字體不類隸與蝌。年深豈免有缺畫。快劍斫斷生蛟鼉。鸞翔鳳翥衆仙下。珊瑚碧樹交枝柯。金繩鐵索鎖鈕壯。古鼎躍水龍騰梭。陋儒編詩不收入。二雅褊迫無委蛇。孔子西行不到秦。倚撫星宿遺羲娥。嗟余好古生苦晚。對此涕淚雙滂沱。憶昔初蒙博士徵。其年始改稱元和。故人從軍在右輔。爲我度量掘白科。濯冠沐浴告祭酒。如此至寶豈存多。氈包席裏可立致。十鼓祇載數駱駝。薦諸大廟比卣鼎。光價豈止百倍過。聖恩若許留大學。諸生講解得切磋。觀經鴻都尙填咽。坐見舉國來奔波。剝苔剔蘚露節角。安置妥帖平不頗。大廈深簷與蓋覆。經歷久遠期無佗。中朝大官老於事。詎肯感激激徒奔。嬰。牧童敲火牛礪角。誰復著手爲摩挲。日銷月鑠就埋沒。六年西顧空吟哦。羲之俗書趁姿媚。數紙尙可博白鵝。繼周八代爭戰罷。無人收拾理則那。方今大平日無事。柄任儒術崇邱軻。安能以此上論列。願借辯口如懸河。石鼓之歌止於此。嗚呼吾意其蹉跎。

登幽州臺歌長短句體（唐陳子昂）

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

柏梁詩柏梁體（見章七）

『今體詩』即『近體詩』。可分『律詩』『絕句』二體。

『律體』又分『五言律詩』『七言律詩』二種。皆八句四韻，篇有定句，句有定字，字有定聲，聲須平仄諧協，字須虛實對偶。『起聯』『結聯』可對可不對，第三四句稱『頷聯』，第五六句稱『頸聯』，俱必須對。

歲暮歸終南山 五律（唐孟浩然）

北闕休上書。南山歸敝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白髮催年老。青陽逼歲除。永懷愁不寐。松月夜窗虛。

望薊門 七律（唐祖詠）

燕臺一去客心驚。笳鼓喧喧漢將營。萬里寒光生積雪。三邊曙色動危旌。沙場烽火侵胡月。海畔雲山擁薊城。少小雖非投筆吏。論功還欲請長纓。

『律詩』皆八句。若十句以上，至百數十句，則稱爲『排律』。其調平仄法，與律詩同。除起結兩聯可不對外，餘均須對。

河鯉登臨門 五言排律（唐元稹）

魚貫終何益。龍門在此登。有成當作雨。無用恥爲鵬。激浪誠難泝。雄心自可憑。風雲潛會合。鬢鬣忽騰

凌。漠。萍。辭。河。濁。煙。霄。見。海。澄。迴。瞻。順。流。輩。誰。敢。望。同。升。

『絕句』者，截取律詩之半之謂也，故一首祇共四句。全詩可對可不對，有『對起格』『對結格』『全對格』『全不對格』之分。亦有五言七言兩種。

八陣圖 五絕 對起格（唐杜甫）

瓦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

隴西行 七絕 對結格（唐陳陶）

誓掃匈奴不顧身。五千貂錦喪胡塵。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

登鶴雀樓 五絕 全對格（唐王之渙）

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

涼州詞 七絕 全不對格（唐王翰）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

二十二 文體舉要

中國文體，原可分爲『有韻』『無韻』兩大類：有韻文，短篇如『三百篇詩』『古

今體詩、『詞曲』……等；長篇如『離騷』『辭賦』『頌贊』『箴銘』『哀祭』……等。無韻文，如『論辨』『序跋』『奏議』『書牘』『詔令』『傳記』『小說』……等。惟歷來選文家，均從應用上分類。在前則有南朝之昭明文選分類法；在後則有清姚鼐及曾國藩之分類法；均從應用上區分者也。

昭明文選文體分類表 (梁蕭統)

賦 詩 騷 七 詔 冊 令 教 策 問 表 上 書 啟 彈 事 牋 奏 記 書 移 書
檄 難 對 問 設 論 辭 序 頌 贊 符 命 史 論 史 述 贊 論 連 珠 箴 銘 誄
哀 文 碑 文 墓 誌 行 狀 弔 文 祭 文

古文辭類纂文體分類表 (清姚鼐)

論 辨 類 序 跋 類 奏 議 類 書 牘 類 贈 序 類 詔 令 類 傳 狀 類 碑 誌 類 雜 記 類 箴 銘 類
頌 贊 類 辭 賦 類 哀 祭 類

經史百家雜鈔文體分類表 (清曾國藩)

(一) 著述門 三類

論著類 辭賦類 序跋類

(一) 告語門 四類

詔令類 奏議類 書牘類 哀祭類

(二) 記載門 四類

傳誌類 敘記類 典誌類 雜記類

自姚氏十三類分類法出版以來，世俗多從之。近人吳曾祺選涵芬樓古今文鈔，亦採用姚氏之法，并於每類之中，別爲子目，凡二百一十三，亦可資參考者也。

涵芬樓古今文鈔文體分類表(近人 吳曾祺)

論辨類第一 子目二十四

論 設論 續論 廣論 駁難 辨義 議說 策程文 解釋 考原 對問

書 喻言 語旨 訣 附錄

序跋類第二 子目十七

序 後序 序錄 序略 表序 跋 引 書後 題後 題詞 讀評 述 例言 疏譜

附錄

奏議類第三 子目二十八

奏 議 跋議 諡議 冊文 疏 上書 上言 章 書 表 賀表 謝表 降表 遺表
策 摺 劄子 啟 牋 對 封事 彈文 講義 狀 謨 露布 附錄

書牘類第四 子目十四

書 上書 簡 札 帖 劄子 奏記 狀 牋 啟 親書 移 揭 附錄

贈序類第五 子目五

序 壽序 引 說 附錄

詔令類第六 子目三十六

詔 卽位詔 遺詔 令 遺令 諭 書 璽書 御札 敕 德音 口宣 策文 誥 誥詞
制 批答 教 冊文 諡冊 哀冊 赦文 檄 牒 符 九錫文 鐵券文 判 參詳
考語 勸農文 約 榜 示 審單 附錄

傳狀類第七 子目十二

傳 家傳 小傳 別傳 外傳 補傳 行狀 合狀 述 事畧 世家 實錄

碑誌類第八 子目十六

碑 碑記 神道碑 碑陰 墓誌銘 墓誌 墓表 靈表 刻文 碣 銘 雜銘 雜誌 墓

版文 題名 附錄

雜記類第九 子目十二

記 後記 笏記 書事 紀志 錄序 題述 經 附錄

箴銘類第十 子目八

箴 銘 戒訓 規令 誥 附錄

頌贊類第十一 子目五

頌 贊 雅 符命 樂語

辭賦類第十二 子目八

賦 辭 騷 操 七 連珠 偈 附錄

哀祭類第十三 子目二十八

告天文 告廟文 玉牒文 祭文 諭祭文 哀辭 弔文 誄 騷 祝 祝香文 上梁文

釋奠文 祈謝 歎道文 齋辭 願文 醮辭 冠辭 祝嘏辭 饗文 贊饗文 告文 盟

一 論辨類 論辨事物之理由是非真僞之文也。

季氏將伐顓臾（見章四）

過秦論（見章八）

桐葉封弟辨（見章十一）

二 序跋類 題識書篇；或臨別贈言之文也。

送董邵南序（見章十二）

詩序（闕名）一云周卜商作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

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變。哀刑政之苛。吟詠性情。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三 秦議類 臣民致君主之書札也。

召誥（周書）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於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於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於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於洛。則達觀於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於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於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臧。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於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

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而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考。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不能稽謀自天。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不能誠於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於民。曩。王來紹上帝。自服於土中。且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愆祀於上下。其自時中。又。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王先服殷御事。比介於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我不可不監於有夏。亦不可不監於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鬪命。嗣若功。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又。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於天下。越王顯。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民德。王未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諫逐客書(秦李斯)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來邳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穆公用之。并國三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

國以富強。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疆。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皋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強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納。疎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強大之名也。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織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囂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馱。不實外廐。江南金錫不爲用。西蜀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缶。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強則士勇。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人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

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論佛骨表 (唐韓愈)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嘗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卽位之初。卽不許

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嘗以爲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卽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爲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爲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卽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斲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尙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尙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污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謹奉表以聞。

四 書牘類 通訊之文也。

君奭（周書）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於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於休。若天棗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於不祥。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於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過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於我沖子。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於文王受命。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於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於上帝。巫咸。又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又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剋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又厥辟。故一人有事於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又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於厥躬。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閔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於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於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

武王惟冒丕單稱德。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爽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勛不及。耆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公曰。嗚呼。君肆其監於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勛。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於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於丕時。嗚呼。篤棗時二人。我式克至於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於丕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於天。越民。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明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祇若茲。往敬用治。

報任安書（漢司馬遷）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順於接物。推賢進士爲務。意氣懃懃。懇懇。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僕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顧自以爲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獨鬱悒。而誰與語。諺曰。誰爲爲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爲知己者用。女爲說己者容。若僕大質已虧缺矣。雖才懷隨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爲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黜耳。書辭宜答。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志意。今

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上雍。恐卒然不可諱。是僕終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請畧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爲過。僕聞之。修身者。智之符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與者。義之表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憐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詬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袁絲變色。自古而恥之。夫中材之人。事有關於宦豎。莫不傷氣。而況於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俊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搃旗之功。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爲宗族交游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如此矣。鄉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陪奉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網維。盡思慮。今已虧形爲掃除之隸。在闕茸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尙何言哉。尙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行。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爲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務壹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能相善也。趨舍異路。未嘗

銜杯酒。接慇懃之餘歡。然僕觀其爲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爲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彊胡。仰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氈裘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人。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自流涕。沫血飲泣。更張空拳。冒白刃。北嚮爭死敵者。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爲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愴怛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以爲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矣。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卽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爲僕沮貳師。而爲李陵遊說。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爲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視。左右親近。不爲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爲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乎。李陵旣生降。隕其家聲。而僕又佞之蠶室。重爲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爲俗人言也。僕之先。非有

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人主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以異。而世俗又不與能死節者。次比。特以爲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屈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肢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爲牢。勢不可入。削木爲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已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於羑里。李斯相也。具於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季布爲朱家鉗奴。灌夫受辱於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彊弱形也。審矣。何足怪乎。夫人不能早自裁。繩墨之外。已稍陵遲。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爲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

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沈溺縲紲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况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紀。惟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贖脚。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於茲。爲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爲知者道。難爲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爲鄉黨所戮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邱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霑衣也。身直爲閹閣之臣。寧得自引深藏巖穴邪。故且從俗浮沉。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心刺謬乎。今雖欲雕琢曼辭。以自飾。無益於俗。不信。適足取辱耳。要之死

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悉意。畧陳固陋。謹再拜。

上樞密韓太尉書(宋蘇轍)

太尉執事。轍生好爲文。思之至深。以爲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大小。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游。故其文疎蕩。頗有奇氣。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爲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轍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與游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沒。故決然捨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辯。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遊。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且夫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爲。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爲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矣。轍年少。未能通習吏事。嚮之來

非有取於升斗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樂。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遊數年之間。將以益治其文。且學爲政。太尉苟以爲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與友人論學書

（清顧炎武）

比往來南北。頗承友朋推一日之長。問道於盲。竊嘆夫百餘年以來之爲學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命與仁。夫子之所罕言也。性與天道。子貢之所未得聞也。性命之理。著之易傳。未嘗數以語人。其答問士也。則曰。行己有恥。其爲學。則曰。好古敏求。其與門弟子言。舉堯舜相傳所謂危微精一之說。一切不道。而但曰。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嗚呼。聖人之所以爲學者。何其平易而可循也。故曰。下學而上達。顏子之幾乎聖也。猶曰。博我以文。其告哀公也。明善之功。先之以博學。自曾子而下。篤實無若子夏。而其言仁也。則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今之君子則不然。聚賓客門人之學者數十百人。譬諸草木。區以別矣。而一皆與之言心言性。舍多學而識。以求一貫之方。置四海之困窮不言。而終日講危微精一之說。是必其道之高於夫子。而其門弟子之賢於子貢。祿東魯而直接二帝之心傳者也。我弗敢知也。孟子一書。言心言性亦諄諄矣。乃至萬章公孫丑陳代陳臻周霄彭更之所問。與孟子之所答者。常在乎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間。以伊尹之元聖。堯舜其君其民之盛德大功。而其本乃在乎千駟一介之不視不取。伯夷伊尹之不同於孔子也。而其同者。則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

天下不爲。是故性也命也天也。夫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之所恒言也。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恒言。而今之君子之所罕言也。謂忠與清之未至於仁。而不知不忠與清而可以言仁者。未之有也。謂不忮不求之不足以盡道。而不知終身於忮且求而可以言道者。未之有也。我弗敢知也。愚所謂聖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學於文。曰行己有恥。自一身以至於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也。恥之於人大矣。不恥惡衣惡食。而恥匹夫匹婦之不被其澤。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嗚呼。士而不先言恥。則爲無本之人。非好古而多聞。則爲空虛之學。以無本之人。而講空虛之學。吾見其日從事於聖人。而去之彌遠也。雖然。非愚之所敢言也。且以區區之見。私諸同志。而求起予。

五 詔令類 國君告臣民之文也。

甘誓（夏書）

大戰於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剿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不攻於左。汝不恭命。右不攻於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予則孥戮汝。

漢高帝入關告諭

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耦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諸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吏民皆安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爲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且吾所以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

六 傳狀類 記載人物故事之史體文也。

堯典（見章三）

先妣事略（明歸有光）

先妣周孺人。弘治元年二月十一日生。年十六來歸。踰年生女淑靜。淑靜者。大姊也。期而生有光。又期而生女子。殤一人。期而不育者一人。又踰年生有尙。姪十二月。踰年生淑順。一歲又生有功。有功之生也。孺人比乳他子加健。然數墮。蹙顧諸婢曰。吾爲多子苦。老嫗以杯水盛二螺。進曰。飲此後。姪不數矣。孺人舉之盡。啞不能言。正德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孺人卒。諸兒見家人泣。則隨之泣。然猶以爲母寢也。傷哉。於是家人延畫工畫。出二子命之曰。鼻以上畫有光。鼻以下畫大姊。以二子肖母也。孺人諱桂。外曾祖諱明。外祖諱行。太學生。母何氏。世居吳家橋。去縣城東南三十里。由千墩浦而南直橋。並小港以東。居人環聚。盡周氏也。外祖與其三兄。皆以貲雄。敦尙簡實。與人媯媯說村中語。見子弟甥姪無不愛。孺人之吳家橋。則治木棉。入城則緝繡。燈火熒熒。每至夜分。外祖不二日使人問遺。孺人不憂米鹽。乃

勞苦若不謀夕。冬月爐火炭屑。使婢子爲團。累累暴階下。室靡棄物。家無閒人。兒女大者攀衣。小者乳抱。手中紉綴不輟。戶內灑然。遇僮奴有恩。雖至箠楚。皆不忍有後言。吳家橋歲致魚蟹餠餅。率人人得食。家中人聞吳家橋人至。皆喜。有光七歲。與從兄有嘉入學。每陰風細雨。從兄輒留。有光意戀戀不得留也。孺人中夜覺寢。促有光暗誦孝經。卽熟讀無一字齟齬。乃喜。孺人卒。母何孺人亦卒。周氏家有羊狗之癩。舅母卒。四姨歸顧氏又卒。死三十人而定。惟外祖與二舅存。孺人死十一年。大姊歸王三接。孺人所許聘者也。十二年。有光補學官弟子。十六年而有婦。孺人所聘者也。期而抱女。撫愛之。益念孺人中夜與其婦泣。追惟一二。彷彿如昨。餘則茫然矣。世乃有無母之人。天乎痛哉。

大鐵椎傳（清魏禧）

庚戌十一月。予自廣陵歸。與陳子燦同舟。子燦年二十八。好武事。予授以左氏兵謀兵法。因問數游南北。逢異人乎。子燦爲述大鐵椎。作大鐵椎傳。

大鐵椎。不知何許人。北平陳子燦。省兄河南。與遇宋將軍家。宋懷慶青華鎮人。工技擊。七省好事者皆來學。人以其雄健。呼宋將軍云。宋弟子高信之。亦懷慶人。多力善射。長子燦七歲。少同學。故嘗與過宋將軍時。座上有健啖客。貌甚寢。右脅夾大鐵椎。重四五十斤。飲食拱揖不暫去。柄鐵摺疊環復。如鎖上練。引之長丈許。與人罕言語。語類楚聲。叩其鄉及姓氏。皆不答。旣同寢。夜半。客曰。吾去矣。言訖不見。子

燦見窗戶皆閉。驚問信之。信之曰。客初至。不冠不襪。以藍手巾裹頭。足纏白布。大鐵椎外。一物無所持。而腰多白金。吾與將軍。俱不敢問也。子燦寐而醒。客則鼾睡炕上矣。一日。辭宋將軍曰。吾始聞汝名。以爲豪。然皆不足用。吾去矣。將軍彊留之。乃曰。吾嘗奪取諸響馬物。不順者輒擊殺之。衆魁請長其羣。吾又不許。是以讎我。久居此。禍必及汝。今夜半。方期我決鬪某所。宋將軍欣然曰。吾騎馬挾矢以助戰。客曰。止。賊能且衆。吾欲護汝。則不快吾意。宋將軍固自負。且欲觀客所爲。力請客。客不得已。與偕行。將至鬪處。送將軍登空堡上。曰。但觀之。慎弗聲。令賊知汝也。時雞鳴。月落。星光照曠野。百步見人。客馳下。吹臂築數聲。頃之。賊二十餘騎四面集。步行負弓矢。從者百許人。一賊捉刀縱馬奔客。曰。奈何殺吾兄。言未畢。客呼曰。椎。賊應聲落馬。馬首盡裂。衆賊環而進。客從容揮椎。人馬四面仆地下。殺三十許人。宋將軍屏息觀之。股栗欲墮。忽聞客大呼曰。吾去矣。地塵且起。黑煙滾滾。東向馳去。後遂不復至。

論曰。子房得力士。椎秦皇帝。博浪沙中。大鐵椎其人與。天生異人。必有所用之。予謂陳同甫中興遺傳。豪俊俠烈魁奇之士。泯泯然不見功名於世者。又何多也。豈天之生才。不必爲人用。與。抑用之自有時與。

七 碑誌類 傳誌文之刻於碑上者也。

郭有道碑（漢蔡邕）

先生諱泰。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穆。有虢叔者。實有懿德。文王咨焉。建國命氏。或謂之郭。卽其後也。先生誕應天衷。聰睿明哲。孝友溫恭。仁篤慈惠。夫其氣量宏深。姿度廣大。浩浩焉。汪汪焉。奧乎不可測已。若乃砥節勵行。直道正辭。貞固足以幹事。隱括足以矯時。遂考覽六經。探綜圖緯。周流華夏。游集帝學。收文武之將墜。拯微言之未絕。於是纓綏之徒。紳佩之士。望形表而景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爾乃潛隱衡門。收朋勤誨。童蒙賴焉。用祛其蔽。州郡聞德。虛己備禮。莫之能致。羣公休之。遂辟司徒掾。又舉自道。皆以疾辭。將蹈洪崖之遐跡。紹巢由之絕軌。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峙。稟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三。以建寧二年正月乙亥卒。凡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懷哀悼。靡所置念。乃相與推先生之德。以圖不朽之事。僉以爲先民既沒。而德音猶存者。亦賴之於紀述也。今其如何而闕斯禮。於是樹碑表墓。昭銘景行。俾芳烈奮乎百世。令聞顯於無窮。其詞曰。於休先生。明德通玄。純懿淑靈。受之自天。崇壯幽澹。如山如淵。禮樂是悅。詩書是敦。匪惟撫華。乃尋厥根。宮牆重仞。允得其門。懿乎其純。確乎其操。洋洋搢紳。言觀其高。棲遲泌丘。善誘能教。赫赫三事。幾行其招。委辭召貢。保此清妙。降年不永。民斯恭悼。爰勒茲銘。摛其光耀。嗟爾來世。是則是效。

瀧岡阡表（宋歐陽修）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於瀧岡之六十年。其子修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修不幸。生四

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於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爲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爲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以庇而爲生。吾何恃而能自守邪。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爲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我始一二見之。以爲新免於喪。適然耳。既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爲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嘆。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抱汝而立於旁。因指而嘆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於家。無所矜飾。而所爲如此。是真發於中者邪。嗚呼。其心厚於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溥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修泣而志之不敢忘。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爲道州判官。潤綿二州推官。又爲秦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瀧岡。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爲江南名族。太

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修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自先公之亡二十年。修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於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修爲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終於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修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蓋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爲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國。於是小子修泣而言曰。嗚呼。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具世譜。具刻於碑。旣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修者。並揭於阡。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熙寧三年。歲次庚戌。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乙亥。男推誠褒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尚書。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京東東路安撫使。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修表。

八 雜記類 記山水宮室器物及一切瑣事之文也。

輿人（周禮）

輿人爲車。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謂之參。稱參分車廣。去一以爲隧。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探其式。以其廣之半爲之式崇。以其隧之半爲之較崇。六分其廣。以一爲之軫圍。參分軾圍。去一以爲式圍。參分式圍。去一以爲較圍。參分較圍。去一以爲軾圍。參分軾圍。去一以爲轡圍。圍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縣。衡者中水。直者如生焉。繼者如附焉。凡居材大與小無并。大倚小則摧。引之則絕。棧車欲弇。飾車欲侈。

醉翁亭記（宋歐陽修）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峯。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於兩峯之間者。釀泉也。峯回路轉。有亭翼然臨於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於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落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至於負者歌於塗。行者休於樹。前者呼。後者應。僂僂提攜。往來而不絕者。滁

人遊也。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釀泉爲酒。泉香而酒冽。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弈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喧譁者。衆賓懽也。蒼顏白髮。頹乎其中者。太守醉也。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修也。

煙艇記（宋陸游）

陸子寓居。得屋二楹。甚隘而深。若小舟然。名之曰煙艇。客曰。異哉。屋之非舟。猶舟之非屋也。以爲似歟。舟固有高明奧麗。踰於宮室者矣。遂謂之屋。可不可耶。陸子曰。不然。新豐非楚也。虎賁非中郎也。誰則不知。意所誠好而不得焉。麤得其似。則名之矣。因名以課實。子則過矣。而予何罪。予少而多病。自計不能效尺寸之用於斯世。蓋嘗慨然有江湖之思。而飢寒妻子之累。劫而留之。則寄其趣於煙波洲島。蒼茫杳靄之間。未嘗一日忘也。使加數年。男勝鉏耜。女任紡績。衣食粗足。然後得一葉之舟。伐荻釣魚。而賣芟芡。入松陵。上嚴瀨。歷石門沃洲。而還泊於玉笥之下。醉則散髮扣舷爲吳歌。顧不樂哉。雖然。萬鍾之祿。與一葉之舟。窮達異矣。而皆外物。我知彼之不可求。而不能不眷眷於此也。其果可求歟。意者使我胸中浩然廓然。納煙雲日月之偉觀。攬雷霆風雨之奇變。雖坐容膝之室。而常若順流放櫂。瞬息千

里者。則安知此室果非煙艇也哉。紹興三十一年八月一日記。

九 箴銘類 此類文，大致含有儆戒之意，常施之金石，多屬有韻。

酒箴（漢揚雄）

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眉。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藏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纆徽。一旦
重礙。爲堂所軛。身提黃泉。骨肉爲泥。自用如此。不如鴟夷。鴟夷滑稽。腹如大壺。盡日盛酒。人復借酤。常
爲國器。託於屬車。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絲是言之。酒何過乎。

陋室銘（唐劉禹錫）

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談笑有鴻儒。
往來無白丁。可以調素琴。閱金經。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南陽諸葛廬。西蜀子雲亭。孔子云。何
陋之有。

十 頌贊類 此類文，多用於題識人物，或爲揄揚功德之詞。有用韻，有不用韻。

清廟（見章二）

孔子世家贊（史記）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爲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於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酒德頌（晉劉伶）

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爲一朝。萬期爲須臾。日月爲扁牖。八荒爲庭衢。行無轍迹。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執觚。動則挈榼提壺。惟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蠶起。先生於是方捧嬰承槽。銜杯漱醪。奮髯箕踞。枕麴籍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豁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覩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焉如江漢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如蜾蠃之與螟蛉。

十一 辭賦類 此類爲詩之體變屬長篇韻文。

高唐賦（見章六）

歸去來辭（晉陶潛）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搖搖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遊。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予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或命巾車。或掉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邱。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恨賦

(南北朝江淹)

試望平原。蔓草縈骨。拱水斂魂。人生到此。天道寧論。於是僕本恨人。心驚不已。直念古者。伏恨而死。假如秦帝按劍。諸侯西馳。削平天下。同文共規。華山爲城。紫淵爲池。雄圖旣溢。武力未畢。方架鼉鼉以爲梁。巡海右以送日。一旦魂斷。宮車晚出。若乃趙王旣虜。遷於房陵。薄暮心動。昧旦神興。別豔姬與美女。喪金輿及玉乘。置酒欲飲。悲來填膺。千秋萬歲。爲怨難勝。至如李君降北。名辱身冤。拔劍擊柱。弔影慙

魂。情。往。上。郡。心。留。鴈。門。裂。帛。繫。書。誓。還。漢。恩。朝。露。溘。至。握。手。何。言。若。夫。明。妃。去。時。仰。天。太。息。紫。臺。稍。遠。關。山。無。極。搖。風。忽。起。白。日。西。匿。隴。鴈。少。飛。岱。雲。寡。色。望。君。王。兮。何。期。終。蕪。絕。兮。異。域。至。乃。敬。通。見。抵。罷。歸。田。里。閉。關。卻。掃。塞。門。不。仕。左。對。孺。人。右。顧。稚。子。脫。略。公。卿。跌宕。文。史。齋。志。沒。地。長。懷。無。已。及。夫。中。散。下。獄。神。氣。激。揚。濁。醪。夕。引。素。琴。晨。張。秋。日。蕭。索。浮。雲。無。光。鬱。青。葭。之。奇。意。入。修。夜。之。不。暘。或。有。孤。臣。危。涕。孽。子。墜。心。遷。客。海。上。流。戍。隴。陰。此。人。但。聞。悲。風。汨。起。泣。下。霑。襟。亦。復。含。酸。茹。歎。銷。落。煙。沈。若。灑。騎。壘。跡。車。屯。軌。黃。塵。布。地。歌。吹。四。起。無。不。煙。斷。火。絕。閉。骨。泉。裏。已。矣。哉。春。草。暮。兮。秋。風。驚。秋。風。罷。兮。春。草。生。綺。羅。畢。兮。池。館。盡。琴。瑟。滅。兮。丘。隴。平。自。古。皆。有。死。莫。不。飲。恨。而。吞。聲。

秋聲賦（宋歐陽修）

歐陽子方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來者。悚然而聽之。曰。異哉。初淅瀝以蕭颯。忽奔騰而砰湃。如波濤夜驚。風雨驟至。其觸於物也。縱縱錚錚。金鐵皆鳴。又如赴敵之兵。銜枚疾走。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予謂童子。此何聲也。汝出視之。童子曰。星月皎潔。明河在天。四無人聲。聲在樹間。予曰。噫嘻。悲哉。此秋聲也。胡爲乎來哉。蓋夫秋之爲狀也。其色慘淡。煙霏雲歛。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氣慄冽。砭人肌骨。其意蕭條。山川寂寥。故其爲聲也。淒淒切切。呼號奮發。豐草綠縟而爭茂。佳木葱蘢而可悅。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其所以摧敗零落者。乃一氣之餘烈。夫秋。刑官也。於時爲陰。又兵象也。於行爲金。是

謂天地之義氣。常以肅殺而爲心。天之於物。春生秋實。故其在樂也。商聲主西方之音。夷則爲七月之律。商傷也。物旣老而悲傷。夷戮也。物過盛而當殺。嗟夫。草木無情。有時飄零。人爲動物。惟物之靈。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有動乎中。必搖其精。而况思其力之所不及。憂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爲槁木。黝然黑者爲星星。奈何非金石之質。欲與草木而爭榮。念誰爲之戕賊。亦何恨乎秋聲。童子莫對。垂頭而睡。但聞四壁蟲聲唧唧。如助予之歎息。

赤壁賦（宋蘇軾）

壬戌之秋。七月旣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爲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曹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櫓櫓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蝦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

舟。舉匏尊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爲聲。目寓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籍。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赤壁賦（宋蘇軾）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於臨臯。二客從予。過黃泥之坂。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肴。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如松江之鱸。願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於是攜酒與魚。復遊於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攀栖鵠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湧。予亦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凜乎其不可久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然長

鳴。掠予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一道士。羽衣蹁躚。過臨臯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俛而不答。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顧笑。予亦驚悟。開戶視之。不見其處。

以上六篇是古賦；下篇郭子儀單騎見虜賦是律賦。

郭子儀單騎見虜賦

以汾陽征虜歷以至誠爲韻（宋秦觀）

回紇入寇。汾陽出征。何單騎以見虜。蓋臨戎而示情。四馬雄趨。方傳呼而免胄。諸羌駭矚。俄下拜以投兵。方其唐祚中微。胡塵內侮。承范陽猖獗之亂。值永泰因循之主。金繒不足以塞其貪嗜。鎧仗不足以止其攘取。雲屯三輔。但分諸將之兵。烏合萬羣。難破重圍之虜。子儀乃外弛嚴備。中輸至誠。氣干霄而直上。身按轡以徐行。於是露刃者膽喪。控弦者骨驚。謂令公尙臨於金革。想可汗未厭於囊瀛。頓釋前憾。來尋舊盟。彼何人斯。忽去幘幡之盛。果吾父也。敢論戈甲之精。豈非事方急則宜有異謀。軍旣孤則難拘常法。遭彼虜之悍勁。屬我師之困乏。校之力則理必敗露。示以誠則意當親狎。所以徹衛四環。去兵兩夾。雖鋒無鏃邪之銳。而勢有太山之壓。據鞍以出。若乘擒虎之聽。失仗而驚。如棄華元之甲。金石至堅也。以誠可動。天地至大也。以誠可聞。矧爾熊羆之屬。困乎蛇豕之羣。於是時也。將乘驕而必敗。兵不戢則將焚。惟有明信。乃成茂勳。吐蕃由是而引歸。師殲靈夏。僕固於焉而暴卒。禍息并汾。非不知猛。

虎無助也。受侮於狐狸。神龍失水也。見侵於螻蟻。曷爲鋒鏑之交下。遽遺紀綱而不以。蓋念至威無恃於張皇。大智不資於恢詭。遠同光武。輕行銅馬之營。近類曹成。獨造國良之壘。向若怨結不解。禍連未央。養威嚴於將軍之幕。角技巧於勇士之場。攻且攻兮天變色。戰復戰兮星動芒。如此則雖驍雄而必弊。顧創病以何長。苻秦夸南伐之師。坐投淝水。新室恃北來之衆。立潰昆陽。固知精擊刺者。非爲將之良。敢殺伐者。非用兵之至。况德善之身積。宜福祥之天畀。故中書二十四考焉。由此而致。

十一 哀祭類 哀祭死者及告祝鬼神之文也。有用韻，有不用韻。

金滕 節錄祝辭（周書）

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祇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卽命於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

祭田橫墓文（唐韓愈）

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東京。道出田橫墓下。感橫義高能得士。因取酒以祭。爲文而弔之。其辭曰。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爲使余歔歔而不可禁。余旣博觀乎天下。曷有

庶幾乎夫子之所爲。死者不復生。嗟余去此其從誰。當秦氏之敗亂。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而不能脫夫子於劍鏃。抑所寶之非賢。亦天命之有常。昔闕里之多士。孔子亦云其遑遑。苟余行之不迷。雖顛沛其何傷。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踞陳辭而薦酒。魂髣髴而來享。

祭十二郎文（唐韓愈）

年月日。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銜哀致誠。使建中遠具時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靈。嗚呼。吾少孤及長。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沒南方。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陽。既又與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嫂嘗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尤小。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吾年十九。始來京城。其後四年。而歸視汝。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遇汝從嫂喪來葬。又二年。吾佐董丞相於汴州。汝來省吾。止一歲。請歸取其孥。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不果來。是年吾佐戎徐州。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罷去。汝又不果來。吾念汝從於東。東亦客也。不可以久。圖久遠者。莫如西歸。將成家而致汝。嗚呼。孰謂汝遽去吾而沒乎。吾與汝俱年少。以爲雖暫相別。終當久與相處。故捨汝而旅食京師。以求斗斛之祿。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去年孟東野往。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念諸父與諸兄。皆康彊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

乎。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旦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孰謂少者歿而長者存。彊者夭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邪。其夢耶。其傳之非其真耶。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乎。汝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乎。少者彊者而夭沒。長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爲信也。夢也。傳之非其真也。東野之書。耿蘭之報。何爲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矣。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不克蒙其澤矣。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雖然。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爲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幾何不從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汝之子始十歲。吾之子始五歲。少而彊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耶。嗚呼哀哉。嗚呼哀哉。汝去年書云。比得輓脚病。往往而劇。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爲憂也。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至斯乎。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野云。汝沒以六月二日。耿蘭之報無月日。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報。不知當言月日。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使者妄稱以應之耳。其然乎。其不然乎。今吾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與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以來。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婢。並令守汝喪。吾力能改葬。終葬汝於先人之兆。然後惟其所願。嗚呼。汝病吾不知時。汝沒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共居。沒不得撫汝以盡哀。斂不憑其棺。窆不臨其穴。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夭。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

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實爲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曷其有極。自今以往。吾其無意於人世矣。當求數頃之田。於伊潁之上。以待餘年。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嗚呼。言有窮而情不可終。汝其知也耶。其不知也耶。嗚呼。哀哉。尙饗。

祭歐陽文忠公文（宋蘇軾）

嗚呼哀哉。公之生於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國有著龜。斯文有傳。學者有師。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有所畏而不爲。譬如大川喬嶽。不見其運動。而功利之及於物者。益不可以數計。而周知。今公之沒也。赤子無所仰庇。朝廷無所稽疑。斯文化爲異端。而學者至於用夷。君子以爲無與爲善。而小人沛然自以爲得時。譬如深山大澤。龍亡而虎逝。則變怪雜出。舞鱗鱗而號狐狸。昔其未用也。天下以爲病。而其旣用也。則又以爲遲。及其釋位而去也。莫不冀其復用。至其請老而歸也。莫不惆悵失望。而猶庶幾於萬一者。幸公之未衰。孰謂公無復有意於斯世也。奄一去而莫予追。豈厭世溷濁。潔身而逝乎。將民之無祿。而天莫之遺。昔我先君。懷寶遁世。非公則莫能致。而不肖無狀。因緣出入。受教於門下者。十有六年於茲。聞公之喪。義當匍匐往弔。而懷祿不去。愧古人以忸怩。緘詞千里。以寓一哀而已矣。蓋上以爲天下慟。而下以哭其私。嗚呼哀哉。

二十三 八股文

中國自漢以後，國家以文爲取士之法。漢初以對策取士；唐用詩賦；宋用經義；明清用制義。制義者，八股文也。

八股文，本不足入於文學之列，惟明清兩代五百年間之學者，殆不曾經過此種文之練習。其與近世文學界之結緣，固至深也。

八股文，濫觴於宋之經義。宋時考試，以經文爲題，使引伸其義，謂之經義。其制始自王安石當國時。

使民宜之（宋陸九淵）

民不可使知吾道之義。而可使享吾道之宜。使道而不宜於天下。則聖人亦烏取乎道哉。聖人出而有爲於天下。變而通之。神而化之。而天下之民。鼓舞踴躍。莫不以爲宜而安之者。亦盡其道而已矣。大傳曰。使民宜之。以此。夫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非聖人固不使之知也。若道之義。則彼民之愚。蓋有所不能知也。若乃其道之宜。則聖人固與天下之民。共由而共享之。方民未知佃漁也。聖人作爲網罟。而民宜於網罟矣。方民未知耕稼也。聖人作爲耒耜。而民宜於耒耜矣。以至舟楫。弧矢。杵臼。莫不皆

宜於民。雖其以象以義取諸離益之諸卦。而其所以使民宜之者。蓋無以異於黃帝堯舜之乾坤也。當黃帝堯舜氏之作。其備物制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者。前聖已備之矣。故其使民由之者。獨見於垂裳之治。黃帝之事。於六藝無所考信。而堯舜之事。則載之典謨。彰彰可考。如明五刑。典三禮。疏江河。驅虎豹。凡建法立制。都兪咨詢。以宜其民者。蓋不爲少矣。而夫子特稱其蕩蕩無名。無爲而治。則其所以宜之者。一出於道而已。故曰。堯以是傳之舜。

經義文行至明代。而體裁漸變。遂成爲八股文。惟洪武時之八股文。尙無一定之限制。成化以後。八股文之體式始完備。八股文者。有『破題』『承題』『起講』『提比』『虛比』『中比』『後比』『大結』諸名。以次逐段構成。國家以是取士。士子以是鑽研。直至清末。其制始廢。

言不順二句（明金聲）

事不可以逆成。而正名之義切矣。夫言以行事。不得於言而求諸事。不亦左乎。若曰。子迂吾說。將謂拘於理而不達於事也。而不知吾說。誠計事之深者也。以爲吾欲爲政。則必以興事爲期。有如爲之而無成。此其君無樂乎有國。而其相亦無貴乎當國。且吾業爲政。則無自操事之體。亦惟是申命以行之。豈

徒惟其言而莫予而違。亦必服其言而莫予心非。今者名不正而言已不順矣。順逆之故。初不必驗於言後。而成敗之機。吾早已見於事前。將有事於國中。則明詔大號。百姓於是乎望德音焉。君臣上下。義有所錯。要必始於父子。而今大義先蔑如矣。則而象之。其又何誅乎。雖令之不聽。雖呼之不應。吾見其廢然而反耳。將有事於境外。則尺簡寸牘。四方於是乎觀辭命焉。朝聘會盟。繼好息民。則又必稱我先君。而今紊然於所自承矣。文而告之。其又何稱乎。或詰我而無辭。即欲蓋而彌彰。吾見其動輒得咎耳。蓋勳業之在天壤。未有可獨立而就。天與人歸。即帝王尚煩其擬議。故謨必訂而後定命。猶必遠而後辰告。豈其抗衡中外。而可以遂其僥倖之圖。天理之在人心。不可以一日而欺。理短辭窮。雖英雄無所用其智力。彼作誓而尚有叛。作誥而尚有疑。況乎決裂典則。而漫以行其矯誣之意。由斯以觀。不順於言。而求成於事。必不得之數矣。而其弊皆自名始。子謂爲政。而不期成事則可。不然。安得迂吾言乎。

二十四 古典之敝

中國古代詩文，皆用『白描』，初無所謂『仿古』與『用典』；自漢魏以後，始有用典及仿古者。

六朝至唐，用典之風已大盛。自是歷宋明清，千餘年間，此風不息。『典博』、『典

雅，成爲美名。而其敝則詩文非經註釋不能讀。

唐人仿古之風已大熾，文則曰追摹三代，詩則曰上繼風騷。至明代李夢陽何景明……等，更倡言復古，謂『文必秦漢，詩必盛唐』。而其敝則今人所作之文，往往今人不能讀。

詩文之佳，在美而能明白適用。白居易詩，老嫗都解，上下傳誦，此所謂美而能適用者也。若典博古勁之詩文，僅可供少數高等文人之諷誦，縱能不失其美，亦已不適用於用矣！

北周蘇綽仿尚書體作大誥，全學三代以上人之語；唐樊宗師作絳守園池記，古澀至不可句讀；此等文之敝，固不待論。獨是杜甫韓愈，昔人推爲詩文之至，然杜詩往往錘鍊太甚，韓文尤古氣太濃。如秋興八首，及南海神廟碑……等，工力何嘗不到，然此等不評註即不容易人人解讀之詩文，終不能謂之盡佳。後世如負一時盛名之秋柳詩，滿紙鋪典，同是美中之敝。至若黃之雋之香屑集，專集唐

人之句，爲古今體詩九百餘首，一生以拾輯古人之語爲功課，是又『典博』『仿古』之更甚者矣。

秋興 八首（唐杜甫）

玉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江間波浪兼天湧。塞上風雲接地陰。叢菊兩開他日淚。孤舟一繫故園心。寒衣處處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南斗望京華。聽猿實下三聲淚。奉使虛隨八月槎。畫省香爐違伏枕。山樓粉堞隱悲笳。請看石上藤蘿月。已映洲前蘆荻花。

千家山郭靜朝暉。日日江樓坐翠微。信宿漁人還汎汎。清秋燕子故飛飛。匡衡抗疏功名薄。劉向傳經心事違。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裘馬自輕肥。

聞道長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勝悲。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異昔時。直北關山金鼓振。征西車馬羽書遲。魚龍寂寞秋江冷。故國平居有所思。

蓬萊宮闕對南山。承露金莖霄漢間。西望瑤池降王母。東來紫氣滿函關。雲移雉尾開宮扇。日繞龍鱗識聖顏。一臥滄江驚歲晚。幾回青瑣照朝班。

瞿唐峽口曲江頭。萬里風煙接素秋。花萼夾城通御氣。芙蓉小苑入邊愁。朱簾繡柱圍黃鵠。錦纜牙檣起白鷗。迴首可憐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

昆明池水漢時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織女機絲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波漂菰米沉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關塞極天唯鳥道。江湖滿地一漁翁。

昆吾御宿自逶迤。紫閣峯陰入漢陂。香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佳人拾翠春相問。仙侶同舟晚更移。綵筆昔曾干氣象。白頭吟望苦低垂。

秋柳 四首（清王士禛）

秋來何處最銷魂。殘照西風白下門。他日差池春燕影。祇今憔悴晚煙痕。愁生陌上黃鸝曲。夢遠江南烏夜村。莫聽臨風三弄笛。玉關哀怨總難論。

娟娟涼露欲爲霜。萬縷千條拂玉塘。浦裏青荷中婦鏡。江干黃竹女兒箱。空憐板渚隋堤水。不見瑯琊大道王。若過洛陽風景地。含情重問永豐坊。

東風作絮糝春衣。太息蕭條景物非。扶荔宮中花事盡。靈和殿裏昔人稀。相逢南鴈皆愁侶。好語西烏莫夜飛。往日風流問枚叔。梁園回首素心違。

桃根桃葉鎮相憐。眺盡平蕪欲化煙。秋色向人猶旖旎。春閨曾與致纏綿。新愁帝子悲今日。舊事公孫

憶往年。記否青門珠絡鼓。松枝相映夕陽邊。

南海神廟碑（唐韓愈）

海於天地間。爲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爲祝融。天寶中。天子以爲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嶽之祝。犧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於火神。今王亦爵也。而禮海嶽。尚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冊尊南海神爲廣利王。祝號祭式。與次俱昇。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木之灣。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而刺史常節度五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於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遠。故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感。既進。觀願怖悸。故常以疾爲解。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宮齋廬。上雨旁風。無所蓋障。牲酒瘠酸。取具臨時。水陸之品。狼籍籩豆。薦裸輿俯。不中儀式。吏滋不供。神不顧享。盲風怪雨。發作無節。人蒙其害。元和十二年。始詔用前尚書右丞。國子祭酒魯國孔公。爲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殿南服。公正直方嚴。中心樂易。祇慎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單盡。不爲表襮。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冊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被視冊。誓羣有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官某敬祭。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以供晨事。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謁更

諫。皆揖而退。公遂陞舟。風雨少弛。懼夫奏功。雲陰解駁。日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之夕。載陽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概。五鼓既作。牽牛正中。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卽事。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罇爵靜潔。降登有數。神具醉飽。海之百靈祕怪。恍惚畢出。蜿蜿虵虵。來享飲食。闔廟旋艦。祥飄送颿。旗纛旄麾。飛揚掩藹。鐃鼓嘲轟。高管噉噪。武夫奮擢。工師唱和。穹龜長魚。踊躍後先。乾端坤倪。軒豁呈露。祀之之歲。風災熄滅。人厭魚蟹。五穀胥熟。明年祀歸。又廣廟宮而大之。治其庭壇。改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修。明年其時。公又固往。不懈益虔。歲仍大和。藁艾歌詠。始公之至。盡除他名之稅。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資交。以身爲帥。燕享有時。賞與以節。公藏私蓄。上下與足。於是免屬州負逋之緡錢。廿有四萬。米三萬二千斛。賦金之州。耗金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丐之。加西南守長之俸。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皆自重慎法。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胄百廿八族。用其才良而廩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與之錢財。令無失時。刑德並流。方地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所。事神治人。其可謂備至耳矣。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而繫以詩。乃作詩曰。

南海陰墟。祝融之宅。卽祀於旁。帝命南伯。吏惰不躬。正自今公。明用享錫。右我家邦。惟明天子。惟慎厥使。我公在官。神人致喜。海嶺之陬。旣足旣濡。胡不均弘。俾執事樞。公行勿遲。公無遽歸。匪我私公。神人具依。

香屑集自序 集唐（清黃之雋）

脂粉簡編。每諷詞人之口。花鈿侍從。終慙神女之工。爲芳草以怨王孫。緣情不忍。執定鏡而求西子。與影俱遊。不吟紈扇之詩。自奪鴛鴦之價。豈敢傳諸作者。尋恥雕蟲。殊不類其爲人。希聲刻鵠。則有長卿消渴。王霸幽居。庾子山之染翰。巧借丹青。嵇叔夜之鳴琴。會諧絲竹。惜流光之不駐。歎歡宴之難尋。求女媧煉石之方。腸迴好繫。是海燕窺梁之日。花怯愁當。於是彷彿煙光。依稀仙躅。千趣萬態。因珠翠以興言。六采五章。鑿金銀爲書字。若夫春風晝蕩。明月宵懸。珠網七重。近接天孫之館。金缸二等。暫疑王母之臺。弄藥爭花。家家並翠。佩蘭簾竹。久久逾芳。鳥間關而共嬌。鵲聯翩而不定。旣開瑤戶。綵雲霞於玉樓。卽瞰銅街。飾琥珀以虹棟。原隰擁神仙之氣。軒庭暎梅柳之春。長廡生寒。玉燒不熱。重扇駐燭。燭醉始酣。有美一人。是焉棲託。妍妝袂服。風符三月之春。麗質冶容。價奪十城之美。產耶溪而濯質。蘭麝氛氳。觴瑤池以迭謠。綺羅迴薄。曲眉豐頰。流月亭亭。鬢髮絳脣。當閨脈脈。誰能攀擷。夢佳期於北方。豈讓娉婷。贈靈修於南浦。又若侯家瑣第。錦障如霞。戚里池臺。美人如玉。東吳信婦。勞擲綠鬢。南國妖姬。咸貯金屋。江女穿鍼之閣。季倫調伎之園。相如之宅。西子之里。無不修眉橫波。纖指如畫。霓裳鳳髻。競飾明璫。雲幘花冠。來窺皎鏡。煥爛而錦繡入玩。熒煌而戶牖生春。伴穠李以表年。糝初梅而委色。籬邊種菊。菊豔茗華。野外綴蘭。蘭儀蕙問。蛇花嫋竹。疑佚女之瑤臺。長笛短簫。類羣仙之廣宴。金釵十二。巧

笑工鑿。牙管一雙。能書善畫。洗鏡光於月夜。豈曰無娛。疑珮響於風餘。何能竊似。至如洛妃綽約。玉女容華。麻姑送酒。智瓊陪宴。雙珠絕價。入王母之環。四照靈蹻。撲江妃之珮。霞漿玉醴。散芳氣之氤氳。木蜜金膏。映雕盤之錯落。芙蓉帳裏。一襲輕衣。朱鳥窗前。九莖仙草。孕靈娥之秀彩。匪隔雲霄。降神女之徜徉。唯新風月。聊比虔妃之館。遙通婺女之津。陰兔息肩於綺寮。歸雲納影於重廡。若集瑤池之上。潛羨羿妻。似臨兜率之天。更名佛婢。神施鬼設。非烟非雲。人欲天從。若魚若水。既寄形於流豔。凝睇相看。苟有會於精靈。持頤而笑。春山歷歷。扈鴛砌之仙遊。暮雨沉沉。漲鵲橋之遠岸。藐然姑射之上。未足比其清華。降於巫峽之陽。不足寫其形狀。更若柳巷青樓。倡姬蕩媵。叢臺妙妓。置層榻於南隅。天水仙哥。聞絃歌於北里。韶顏稚齒。始預風流。曲榻溫爐。自然飄蕩。寫瓊毫而洞色。綃縠參差。索皓月而按歌。管絃嘔啞。飄輕裾。翳長袖。拂花蕊之翩翹。披繡闥。俯雕甍。辭紅樓之婉婉。織歌疑而白雲。遏芳酒滿而綠水春。珠初滌其月華。絃將調而雪舞。瑤臺吐鏡。翠髮蛾眉。銀燭掩花。美膚膩體。朝堂夜閣。俱爲練玉之場。秋帳冬釭。更示投香之所。留姓名於金谷。命妖侶於石城。麗容嫣然。顏如桃李。鼻息拂然。香濃蘭桂。花箋五幅。遺天涯之美人。瓊樹一枝。狎蘭房之伎女。纖穠合度。長短侔形。一肌一容。一盼一睇。靡弗嫵媚。可翫。枯槁皆蘇。迴風遏雲之藝。此日增奇。共被同車之觀。如月斯仰。他若鄭婉秦妍。燕姬趙女。濮陽美婦。把芳酒以留歡。越國名姝。詠歸黃之自牧。調絲擗管。餞斜光於碧岫之前。落絮飄花。選麗質於綺

羅之列。獨立窈窕。髮髻峨峨。側身徘徊。霜羅曳曳。湔裙水上。忽欲去而中留。拾翠巖邊。若將翔而復倚。覆彩鴛之瓦。洞照一庭。戴金雀之釵。席芳十步。亭亭獨處。入華庭而珠樹非多。矯矯無雙。見滄海之神仙。乍出。燈前月下。斜身倚幃。日裏風中。迴眸去扇。仰仙雲而搖曳。登綺席以逶迤。既彰絕代之姿。須中傾城之色。香堪愈病。芳襲椒蘭。畫以爲屏。氣含煙霧。霞扉晝敞。吟哦於貝齒朱唇。繡榻晨開。眷戀於芳辰美景。是以遇河間之姹女。龍腦呈香。駭汾水之佳人。海綃掩麗。笙簧觸手。能剗窈窕之思。珠玉在傍。可爲屬蹙之具也。於是新調鉛粉。蘭圃多暄。似隔窗紗。瓊臺易接。仙凡阻越。見偶語而生疑。姑姊引提。與真情而合契。還悅臨邛之客。始詣臨邛。遙款洛浦之人。同遊洛浦。顧我則笑。不邀結而自親。望之若仙。尙殷勤而未已。微言相誘。花豔丹唇。美態入神。雲縻綠髻。初疑夢覺。攬明鏡於懷中。遂致宵奔。墜腰於掌上。時則金燈照灼。鳳脰吐花。玉樹玲瓏。魚鱗積磴。捧金爐而入侍。輕攢翠蛾。抗瓊鬪而同嬉。全沈笑靨。形影雙美。彼我一身。價重兼金。心囚匪石。丹鷲紫蝶。必雄雌而與俱。東鰈西鶴。誓山海而長在。言無漏口。情皆發衷。極千載之交歡。蕩百齡之疴恙。至於曉鐘初動。晨光旣升。粉黛之坐。頽髻雲垂。膏沐之餘。圓璫月聚。是非雙遣。心口兩齊。與珠玉而俱灰。將金石以齊固。流光含睇。不覺魂消。斂衽易容。如防膽怯。暗開珠翠。頓華履以自持。願把山湖。伴瓊絨而不去。此則窺形弄影。留臥瑋瑁之牀。心照神交。欲學鴛鴦之性。以妖以豔。且嘆且言。是耶非耶。盛矣美矣。然而天長地久。良會不恆。山高海深。長亭

欲別。泛素波而徑去。翦瑤帶而猶歛。路隔危橋。已極傷春之目。天銷劫石。誰憐此夜之心。仙娥去月。玉趾遲留。織婦希風。花顏縹緲。曉開魚鑰。望塞修兮不來。暝出香街。想佳人兮如在。謂翔鸞之欲舞。近入離絃。信繁燕之莫儔。罷搖別恨。長煙萬惹。尙悄悄以在眸。餘馥歲蕤。亦僂僂而度日。觀媚麗則瑤房有寂。問涼燠則芳樹無情。又或山中攀桂。王孫遊兮不歸。堂後生萱。公子去而忘返。織回文之錦。目斷意迷。首步搖之冠。形單影隻。含情愈惑。同銷地媼之魂。握手已違。自有湘妃之泣。腕長條於柔指。著手成春。掩離涕於交頤。將刀斷水。何時促膝。已無爲雨之期。詎肯動心。復認吹簫之侶。膏鉛不御。奪首飾於金鈿。衾被罔留。却冰紉於寶笥。何相思之可寄。瀛海千尋。非夢寐而不通。金塘萬仞。遂使青郊晦色。紫陌迷塵。遶花落而春歸。竟月同而地隔。夫陪歡北渚。幸無折齒之慚。動影南橋。多值斂眉之日。五情空熱。翻笑鵲河。兩心似火。親當獸炭。悵緣情而莫極。難立節以自持。倘未忘情。曾因善賦。洛川迴雪。許子以煙霄鸞鳳之交。衛國報瓊。富我以琳瑯圭璧之寶。則重將越調。劣近於謳歌。不愧秦臺。將迴於咳唾。更佇丹青之玩。無忘歡好之時。明醉皓腕。拂長袖而善留。雪膚花顏。擁寒爐而必出。梳曉鬢也。匣鏡重窺。嘶翠黛兮。修蛾再覩。指蘭蕙而可掇。託芙蓉以爲媒。喜滿其家。經過款狎。入同其室。朝夕窺臨。響環佩於層城。可人如玉。御蘭芬於絕代。照我如春。斜窗印月。當綺疏而薦香。彩檻臨風。下雲幃而暉枕。錦柵象榻。斜領全開。金鎖銀鋪。香風乍度。可謂勤矣。何其樂哉。嗟乎。情源九派。浩無津涯。情田萬頃。敞無

垠瑋。天穿地巧。男歡女娛。願親桃李之蹊。必盡蓀荃之美。列瑤窗而送燠。本自無雙。孕蘭畹而生姿。素推第一。雕簾繡軸。挑錦停功。寶樹瓊軒。浣紗見影。精靈惚悅。愛羅幌之春風。冶態嬌妍。漱玉池之靈液。纏綿巧妙。絃管相催。天紹嬋娟。琴棋間作。嬌容色授以勸酒。曼睩騰光以橫波。嬌如連瑣。佩以幽襟。妍若春暉。題於團扇。綺襦紈袴。彈雲璈而答歌。碧縵細絢。繞霞廊而轉步。金鋪月墜。抽簪叩扉。錦席夜陳。引臂替枕。窮百年之樂事。記茲夕之當歌。大慾存焉。宿心遂矣。視彼飾嫫母之容。竊窺明鏡。寄婦人之手。空尋寶釵。或淫言蝶語。忍赧汗以自媒。或雌伏單棲。顧容華之莫守。布裙屣履。去也何緣。朝齏暮鹽。醜而思嫁者。高下相懸。妍媸自遠。嗚呼。林何春而不花。水何苔而不綠。暖風習習。瑤草萋萋。蘭欲芳而逼人。鸚能言而入座。聊因煒管。庶幾申騷客之情。猶隔瑣窗。彷彿入神仙之境。而授僕以幽憂孤憤之性。不解衾裯。博我以風賦比興之旨。空持硯席。是故心靈若喪。夢想徒勞。覽綺紈之遊踐。錦石封泥。指簪履以輸懷。織羅礙日。彼洛水之靈非匹。猶賦陳思。楚襄之夢應然。思齊宋玉。用開筆海。競落文河。刻乎貞金翠珉。貯之幽房密寢。淫文豔韻。誠非丈夫所爲。盡態極妍。此爲才子之最。僕文非綺組。學乏縑緗。斷章摘句。取譏於書廚。散藻摛華。尙慚於風雅。常持縹帙。移東就西。時閱瑤籤。抽黃對白。有歡有成。如見如聞。乃爲撫掌之資。釐得捧心之態。鬱余懷其誰語。式以風騷。命女史以書之。增諸卷軸。嗚呼。花有情而獨笑。春度桃源。月未仄而先陰。輪消桂魄。芬芳九醞。不待尊壘。在苒百齡。聊因賤簡。窺陳編以

盜竊。極耽玩以研精。不三四年。凡八百首。爛若編貝。章章貴奇。端如貫珠。句句欲活。非錦非繡。惟鴛惟鴛。撮而集之。情可知矣。豈倩徐陵作序。用極菁華。為逸少裝書。別成新趣哉。疑者曰。鼓扇輕浮。班揚掃地。識者曰。摹擬竄竊。莊列寓言。爭致於瑤編繡軸。終傳鄭國之香。或譏於畫虎續貂。真謂羽陵之蠹。

脂粉 李商隱為舉人上 每諷 崔融報三原 花鈿 常袞贈健仔 終慙 崔融蓋山為芳 李商隱謝河 緣情 王甫溫 翰林蕭侍郎啟 李少府書 董氏墓志 啟母廟碑 東公和詩啟 很石銘 執定

李商隱獻 與影 蔣玉岡 不吟 黃滔漢宮人 自奪 張仲素迴 豈敢 李自大 尋 恥 溫庭筠上 皮日休 桃 河東公啟 雨賦 詭洞簫賦 文錦賦 鵬賦序 崔相公啟 殊不 花賦序 希聲 駱賓

吏部侍郎 長卿 張說宴薛 王霸 王勣遊北 庾子 顧雲上陸 巧借 顧雲上翰林 楛叔 宋之間 雨 會諧 元結 憐 情流 吳筠 帝京篇啟 王山池序 山賦序 侍御啟 劉學士啟 中視飲序 中集序 情流 吳筠

賦 歎歡 徐鉉本 求女 羅袞謝大 腸迴 陸龜蒙 是海 羅隱謝崔 花怯 陸龜蒙 彷彿 陳山甫 漢武帝 依稀 王勣遊 蘭賦 理知已啟 探藥賦 舍人啟 春寒賦 重見李夫人賦 北山賦

千趣 歐陽詹泉州 因珠 徐夔勾踐 六采 楊炯梓州惠 鑿金 李延壽南 春風 宋之間 明月 趙勵秋 珠網 張鷟滄州 二公亭記 進西施賦 義寺重閣銘 史潘妃傳 秋蓮賦 鴻賦 實性寺什

迎像 近接 許敬宗鄂國 金釭 李商隱為崔從事 暫疑 崔融賀天 弄藥 李商隱祭姪 家家 王勃上已 佩蘭 王勣 碑 公尉遲恭碑 寄尚書彭城公啟 后芝草表 女寄寄文 被禊序 遊北

山 久久 李嶠與憂縣 烏間 呂向美 鵲聯 歐陽詹 既開 樊晦燕 粹雲 司馬集序 即瞰 長孫正隱上元夜 飾琥 崔少府書 人賦 出門賦 巢賦 玉燒 孫樵蕭相 重扇 元殿頌 燭醉 獨孤孫宣州 有

李朝威 原隰 王勃秋日 軒庭 唐玄宗春中興 長廡 岑文本論 玉燒 孫樵蕭相 重扇 元殿頌 燭醉 獨孤孫宣州 有 柳毅傳 遊蓮池序 慶宮酬宴序 攝養表 麗質 李百藥 價奪 富嘉謩 產耶 駱賓王上 有

美 符載長沙 是焉 蕭穎士伐櫻 妍妝 王勃上已 風符 李湜江州 麗質 李百藥 價奪 富嘉謩 產耶 駱賓王上 有 東池記 桃樹賦序 浮江宴序 冲陽觀碑 贊道賦 麗色賦 當閨 郭贊府啟 蘭

蔚 楊炯幽 觴瑤 柳宗元 綺羅 謝觀招李 曲眉 韓愈送李愿 流月 遊賦 鬢髮 謝觀招李 當閨 皮日休 誰能 蔚蘭賦 天對 夫人魂賦 歸盤谷序 遊賦 鬢髮 謝觀招李 當閨 皮日休 誰能

溫庭筠上學 夢佳 蕭穎士愛 豈讓 薛逢上翰林 贈靈 喬彞幽 侯家 王勃採 錦障 長孫正隱上元夜 戚里 張說宴 士舍人啟 而不見賦 章學士啟 蘭賦 蓮賦 效小庾體詩序 戚里 張說宴

池美人 王勃撰者 東吳 王勃撰 旁攜 黃滔景 南國 李廣隱上 或貯 祖君彦撰李 江女 王勃七 季倫 王勃夏 日宴張

序 下知己序 蓮賦 陽非賦 河東公啟 織指 獨孤及仙 霓裳 宮頌序 競節 符載 愁賦

二林 相如 員半千青城縣令 西子 柳宗元與崔饒 州論石鐘乳書 修眉 人神道碑 張說鄭國夫 伴穠 張莒櫻 桃樹賦 糶初 李商隱為成魏州 賀瑞雪慶雲表 離邊

雲帔 蔣防姮娥 來窺 溫庭筠上 崔相公啟 煥爛 李商隱獻相 謝觀招李 夫人魂賦 蘇頌封姚崇妻 姹花 沈亞之闔城 疑佚 畫照隣雙 長笛 奔月賦 菊豔 楊炯百泉縣令 野外 王勃送蕭三 還齊州序 蘭儀 鄭國夫人制 開新池記 檀樹賦

陸龜蒙幽 居賦序 菊豔 李君神道碑 顧雲謝 類羣 王勃乾元 殿頌序 金釵 溫庭筠上 鑷 巧笑 呂向美 人賦 牙管 鄭郎中謝上表 能書 顧況晉國公 行狀 洗鏡 浩虛舟舒 姑泉賦

試宮啟 類羣 殿頌序 金釵 溫庭筠上 鑷 巧笑 呂向美 人賦 牙管 鄭郎中謝上表 能書 顧況晉國公 行狀 洗鏡 浩虛舟舒 姑泉賦

豈曰 劉禹錫吏 疑珮 陳山甫漢武帝 重見李夫人賦 何能 李嬌賀 瑞桃表 洛妃 崔融嵩山 啟母廟碑 玉女 王榮疏 麻姑 王勣遊 智瓊 崔融嵩山 啟母廟碑 隱亭述 難得之貨賦 四照 楊炯晦日 撲江 王榮珠 霞漿 宋之間早秋上 散芳 左牢蟬 木蜜 宴章曲莊序 入王 難得之貨賦 四照 藥園詩序 撲江 塵賦 霞漿 宋之間早秋上 散芳 左牢蟬 木蜜

雙珠 宋之間春遊 入王 王榮聖人不貴 難得之貨賦 四照 藥園詩序 撲江 塵賦 霞漿 宋之間早秋上 散芳 左牢蟬 木蜜

崔融啟 映雕 盧肇觀雙 芙蓉 康傑漢武帝重 一襲 李商隱為安平公 朱鳥 李嬌謝賜 九莖 楊炯晦日 孕靈 宋之 母廟碑 柘枝舞賦 見李夫人賦 謝端午賜物狀 臘脂表 九莖 藥園詩序 孕靈 問太

平公主 山池賦 匪隔 蔣防夢 捧日賦 降神 李邕 唯新 韋夏卿昆 聊比 崔融賀天 遙通 許敬宗尉 陰兔 王勃乾元 歸雲 王勃 宮頌 若集 蔣防姮娥 滂羨 王榮神女不 似臨 王勃彭州九隴 更名 柳宗元下傷 神施 韓愈孟東 野羣志 非煙 韓愈賀 序 奔月賦 過澗壇賦 縣龍懷寺碑 女子墓碑記 神施 韓愈孟東 野羣志 非煙 慶雲表

人欲 柳宗元為崔中 若魚 唐太宗答 魏徵書 既寄 謝偃 影賦 凝睇 舒元興 牡丹賦 苟有 賒賓王盤 持頤 柳宗元陪崔使 君遊宴南池序 春山 丞請朝觀表 若魚 唐太宗答 魏徵書 既寄 謝偃 影賦 凝睇 舒元興 牡丹賦 苟有 賒賓王盤 持頤 柳宗元陪崔使 君遊宴南池序 春山

黃滔送君 扈駕 王勃九成 暮雨 楊炯益州溫江縣 令任君神道碑 漲鵲 盧肇天 藐然 太宗述 未足 太宗聖 降於 常袞贈虛 南浦賦 宮頌序 韓偓香 倡姬 王勃採 蓮賦 叢臺 河東公啟 置層 李娃傳 天水 里志 聞絃 王勃 志 不足 楊炯公卿以 柳巷 韓偓香 倡姬 王勃採 蓮賦 叢臺 河東公啟 置層 李娃傳 天水 里志 聞絃 王勃

宅別道 韶顏 蔣防霍 始預 韓偓香 曲楊 李商隱為外姑 自然 溫庭筠上令 寫瓊 蘇頌皇誕日 綃縠 李朝威 王宴序 小玉傳 祭張氏女文 狐丞相啟 寫瓊 畫像銘序 綃縠 柳毅傳

王宴序 韶顏 蔣防霍 始預 韓偓香 曲楊 李商隱為外姑 自然 溫庭筠上令 寫瓊 蘇頌皇誕日 綃縠 李朝威

王宴序 韶顏 蔣防霍 始預 韓偓香 曲楊 李商隱為外姑 自然 溫庭筠上令 寫瓊 蘇頌皇誕日 綃縠 李朝威

二十四 古典之敝 三百十五

索皓 陳子昂薛大 管絃 杜牧阿 飄輕 韓愈送李愿 拂花 韓伯庸 披繡 王勃滕 辭紅 白行簡望夫 織歌 王

滕王 王勃遊冀州 珠初 顧覓袁 絃將 盧照鄰 悲今日 瑤臺 富嘉謩 翠髮 王勃採 銀燭 王勃秋日 美膚 舒

丹賦 李商隱為外姑 俱為 盧照鄰益州至 秋帳 步非烟與 更示 李商隱為濮陽公 留姓 駱賓王冒 命妖

輿杜 祭張氏女文 顏如 楊炎右金吾 鼻息 柳宗元 河間傳 香濃 李華木 花箋 裴說無 遺天 喬魯幽 瓊樹

王勃採 常袞贈盧仝 顏如 楊炎右金吾 鼻息 柳宗元 河間傳 香濃 李華木 花箋 裴說無 遺天 喬魯幽 瓊樹

李商隱為崔從 狎蘭 王維白 鸚鵡賦 纖穠 恨鴻長 長短 謝偃 一肌 杜牧阿 一盼 歐陽詹泉州 嬋娟 康係漢武帝 枯

事寄彭城公啟 鸚鵡賦 纖穠 恨鴻長 長短 謝偃 一肌 杜牧阿 一盼 歐陽詹泉州 嬋娟 康係漢武帝 枯

稿 溫庭筠上 迴風 櫺德與杜 此日 駱賓王揚州 共被 劉存義彈李 如月 穆員新修漕 鄭姪 王勃採 燕姬 富

色賦 濮陽 敬括蚶 把芳 黃滔寄君 越國 胡運 珮賦 詠歸 李商隱柳 餞斜 王勃上巳 落絮 王賀雪表 選麗 盧

觀雙栢 獨立 宋之問太平 髮髻 柳宗元朗州司戶薛 側身 李觀高宗 霜羅 崔融嵩山 湔裙 李商隱柳 忽欲

駱賓王 拾翠 韋莊又 若將 沈亞之為人 覆彩 潘炎寢堂 洞照 李商隱代彭 戴金 崔融啟 席芳 王勃乾元 亭

亭 陸龜蒙 入華 韋莊又 矯矯 盧照鄰益州至 見滄 陳子昂忠州江亭 燈前 孫樵罵 斜身 蔣防霍 日裏 李

圖 眷戀 陸龜蒙 遇河 李商隱獻 龍腦 黃滔明皇 駭汾 李商隱獻侍 海綃 李商隱為榮陽公 笙簧 柳宗元 能

柳 沈亞之為人 珠玉 王勃秋日 可為 皮日休太 新調 李嶠謝賜 蘭圃 李商隱祭 似隔 舒元與 瓊臺 王勃

毀頌 仙凡 顯雲謝徐學 見偶 呂濼藥師如 姑姊 元結說楚 與真 陳子昂薛大 還悅 陳子良祭司 始詣 王勃
序 士存問啟 來轡像贊序 何惑王賦 夫上亭宴序 馬相如文 秋夜

小亭 不邀 陸贄收河中 望之 白居易三月三日 被稷洛濱詩序 尙殷 武三思賀老 徵言 符載梵閣寺常 花豔 張鷟滄州實性
宴序 後請罷兵狀 雲靡 黃滔漢宮人 初疑 士存問啟 攬明 寺什迦像碑 遂致 李商隱爲安平 墜纜 李

美態 李嶠賀梁王處 雲靡 黃滔漢宮人 初疑 士存問啟 攬明 寺什迦像碑 遂致 李商隱爲安平 墜纜 李
見御書雜文表 歲賦 王勃守 玉樹 皇甫松 魚鱗 山亭宴序 捧金 李暹江州 輕攢 康肇觀雙 抗瓊 王

藥壑 金燈 陸龜蒙書 鳳脛 王勃守 玉樹 皇甫松 魚鱗 山亭宴序 捧金 李暹江州 輕攢 康肇觀雙 抗瓊 王
帶草賦 歲賦 王勃守 玉樹 皇甫松 魚鱗 山亭宴序 捧金 李暹江州 輕攢 康肇觀雙 抗瓊 王

九成宮 全沈 黃滔送君 形影 李崑嵩 彼我 孫樵祭高 價重 皇甫松大 心同 楊炯登秘書 丹鸞 王勃上巳 必
頌序 南浦賦 岳寺碑 諫議文 隱賦序 心同 楊炯登秘書 丹鸞 王勃上巳 必

雄 劉禹錫 東鏢 上官儀勸 誓山 江采蘋 言無 張說爲高力 情皆 陸贄授李叔 極千 楊炯海日 蕩百 符載
傷往賦 封禪表 樓東賦 十祭父文 明右僕射制 極千 楊炯海日 蕩百 符載

東池 曉鐘 皇甫放 晨光 陸贄論替換 粉黛 皮日休 顏鬻 謝儂觀 膏沐 溫庭均上 圓瑤 王勃乾 是非 王
記 非烟傳 李楚琳狀 粉黛 皮日休 顏鬻 謝儂觀 膏沐 溫庭均上 圓瑤 王勃乾 是非 王

舉公宅別 心口 駱賓王初秋于 輿珠 皇甫松 將金 楊伯成大智 流光 權德輿杜 不覺 李商隱祭 斂衽 皇甫
道王宴序 寶六郎宅宴序 大隱賦 禪伯碑陰記 流光 權德輿杜 不覺 李商隱祭 斂衽 皇甫

隱 如防 陸龜蒙 暗聞 康傑漢武重 頓華 謝儂觀 願把 李商隱謝河 伴瓊 崔融代宰 窺形 高郢沙州 留臥
采藥賦 見李夫人賦 舞賦 東公和詩啟 伴瓊 崔融代宰 窺形 高郢沙州 留臥

宋之問爲太平公 心照 楊炯晦日 欲學 溫庭均上 以妖 徐夔勾踐 且嘆 歐陽詹泉州 是耶 劉禹錫 盛矣
主設齋歎佛文 藥園詩序 鍛侍郎啟 進西施賦 二公亭記 何卜賦 盛矣

李商隱爲某先輩 天長 楊炯庭 良會 王勃與員 山高 王勃上明 長亭 李商隱爲榮陽公 泛素 李白送陳郎 翦
獻集賢相公啟 菊賦 四等宴序 員外啟 長亭 李商隱爲榮陽公 泛素 李白送陳郎 翦

瑤 王勃採 路隔 陸龜蒙 已極 白行簡望夫 天銷 張鷟滄州實性 誰憐 王傑離人 仙娥 王勃梓州鄆縣 玉趾
蓮賦 昔賦 化爲石賦 寺什迦像碑 怨長夜賦 仙娥 王勃梓州鄆縣 玉趾

王傑神女不 織婦 崔融嵩山 花顏 黃滔館 曉開 顧雲上翰林 望塞 符載 暝出 蘇頌勸學 想佳 王勃七 謂
過瀧壇賦 啟母廟碑 娃宮賦 劉學士啟 望塞 符載 暝出 蘇頌勸學 想佳 王勃七 謂

翔 崔融賀千 近入 駱賓王贈李 信梁 陸贄鴻 能搖 宋之問送皇 長煙 杜牧望 尙悄 張翮莊周夢 餘馥 劉
葉瑞蓮表 八騎曹序 輒賦 甫使君序 故園賦 尙悄 張翮莊周夢 餘馥 劉

錫傷 亦儀 張元安謝集 賢相公啟 觀媚 歐陽修泉州 二公亭記 瑤房 王勃青 苦賦 問涼 駱賓王冒 雨尋菊序 芳樹 宋之間 秋蓮賦 山中 王勃送蕭三 還齊州序

王孫 盧照隣雲鳳泉 石鏡神祠詩序 堂後 陸龜蒙 幽居以 公子 賈賓王答 貞牟千書 織回 呂溫樂師如 來續像贊序 日斷 許堯佐章 壺柳傳 首步 柳宗元 講愁說 形單

韓愈祭十 含情 黃滔詩 於宮賦 同消 盧照隣益州至 真觀主黎君碑 握手 司空圖 詩品 自有 無名氏子 姪承襲判 跪長 敬括 蜘蛛賦 著手 司空圖 詩品 掩

離 賈賓王饒宋少 府之豐城序 將刀 顧況送朱 拾遺序 何時 王粲離人 怨長夜賦 已無 黃滔陳皇 后復龍賦 詎肯 羅隱謝刑部 蕭郎中啟 復認 唐傑漢武軍 見李夫人賦

鉛 呂溫藥師如 來續像贊序 奪首 張富櫻 桃樹賦 衾被 李湛江州 冲陽觀碑 却冰 許敬宗 參秋賦 何相 王維送秘書晁 監遊日本序 瀛海 楊炯登秘書 省閣詩序 非夢

李商隱為荅南 宮頌序 金墉 王勃九成 宮頌序 青郊 常安中書門 下寶書表 紫陌 羅隱上禮部 鄭員外啟 蓮花 李德裕畫桐 花風扇賦 竟月 李商隱祭 呂商州文 陪歡

王勃採 幸無 韓偓香 奮集序 動影 王勃上明 貞外啟 多值 自敏中 息夫人 姪女寄寄文 翻笑 黃滔狎 鷗賦 兩心 黃滔送君 南浦賦 親當

王維宴章司 月南亭序 悵緣 劉禹錫 傷往賦 離立 自行簡望夫 化寫石賦 倘未 白居易商山 路有感詩序 曾因 顧雲上陸 侍御啟 洛川 賈賓王揚州 看蘇渡序 許子 崔 溫庭瑋上

報三原李 少席序 衛國 李嬌貞 瑞桃表 富我 柳宗元答貢 士沈起書 重將 羅隱上令 狐相公啟 劣近 溫庭瑋上 蔣侍郎啟 不媿 溫庭瑋上 宰相啟 將迴 溫庭瑋上 顯德侍郎

敗 更佇 皇甫瓊詞標 文苑科策 無忘 張說酬崔光祿冬 日述管贈答序 明眸 自行簡 李娃傳 拂長 李百藥 笙賦 雪膚 許渾贈蕭 鍊師詩序 擁塞 陸龜蒙 幽居賦 梳

曉 杜牧阿 房宮賦 匣鏡 浩靈舟陶 母歲疑賦 嘶翠 徐夤勾踐 進西施賦 修蛾 陳山甫漢武重 見李夫人賦 指蘭 高適陪賈侍御 南亭宴詩序 託芙 宋之間 秋蓮賦 喜滿

孫樵迎 春奏 經過 李商隱祭 楊郢中文 入同 柳宗元祭太 常崔少卿文 朝夕 李元卿房 院新池記 響環 虞世南文德 皇后哀策文 可人 司空圖 詩品 御蘭 李善上文 還注表

照我 孫樵祭高 諫議文 斜窗 顧雲題武資客 嵩山舊隱詩序 當綺 陸龜蒙 微涼賦 彩檻 王勃廣州寶莊 嚴寺舍利塔碑 下雲 王勃七 夕賦 錦桐 李商隱上 河東公啟 斜領

周繇夢 鍾旭賦 金瑱 王勃九成 宮頌序 香風 陸贊月臨 鐘河賦 可謂 韓愈進 學解 何其 王勃遊北 山賦序 情源 王勃上明 員外啟 浩無 陸贊修謝誠 內百姓詔

情田 蘇廷珪授徐彥樞禮部員外郎制 傲無 歐陽修曲 天穿 韓偓紅 男歡 盧照隣 願親 謝靈吳 必盡 李德裕平 列瑤 王

七夕 李商隱上 孕蘭 駱賓王上 素推 沈既濟 雕簾 王勃梓州鄭縣 挑錦 司空圖 寶樹 吳筠思 浣

紗 皮日休 精靈 北山賦 愛羅 樊晦燕 冶態 陸龜蒙都 漱玉 吳筠洗 纏綿 駱賓王謝學 絃管 駱賓王揚州

天紹 蔣防湘妃 琴棋 韋夏卿昆 博容 蘇源明小洞庭 曼瞭 呂尚美 嬌如 陸龜蒙 佩以 溫庭均上學 妍若

李商隱祭 題於 顧雲上戶部 綺襦 宰相啓 彈雲 顏真卿南岳 碧纒 溫庭筠 繞霞 王勃七 金鋪 王勃九

楊郎中文 題於 顧雲上戶部 綺襦 宰相啓 彈雲 顏真卿南岳 碧纒 溫庭筠 繞霞 王勃七 金鋪 王勃九

抽簪 陳鴻長 錦席 富嘉謩 引臂 蔣防 窮百 楊炯晦日 記茲 宋之間春夜令狐正 大慾 李行簡 宿心 陳

昂別中岳 節嫖 李嶠謝撰文 竊窺 李嶠謝賜 寄婦 柳宗元吳郡 空尋 陸龜蒙 淫言 杜牧李府 忍赧 孫樵逐

眞人序 節嫖 李嶠謝撰文 竊窺 李嶠謝賜 寄婦 柳宗元吳郡 空尋 陸龜蒙 淫言 杜牧李府 忍赧 孫樵逐

雌伏 杜甫祭外 顧容 浩虛舟舒 布裙 杜甫祭外 去也 李商隱祭小 朝壑 韓愈送 醜而 顧雲上陸 高下 王

上明員 妍媸 王勃上皇 林何 太宗感 水何 楊炯青 暖風 江采蘋 瑤草 因賦復寵賦 蘭欲 宋之間春夜令狐

外啓 妍媸 王勃上皇 林何 太宗感 水何 楊炯青 暖風 江采蘋 瑤草 因賦復寵賦 蘭欲 宋之間春夜令狐

序 鸚能 蕭穎士 聊因 則天后 庶幾 徐鉉木 猶隔 張仲素 彷彿 宋之間宴唐 授僕 王勃夏日諸 不解 李

隱爲某先輩上 博我 柳宗元答員 空持 溫庭均上學 心靈 王勃秋日 夢想 康傑漢武帝重 覽綺 太宗感 錦石

集賢相公啓 指簪 羅隱上李永 纖羅 賈鍊 蜘蛛 洛水 見李夫人賦 猶賦 駱賓王揚州 楚襄 康傑武帝重 思齊

韓偓香 盡態 房宮賦 此爲 陸龜蒙和顏贊過 文非 溫庭筠上紇 學乏 李商隱爲同州 斷章 結文集序 取譏

章穀才 散藻 李商隱為某先輩 獻集賢相公啓 尚慙 溫庭筠上 蔣侍郎啓 常持 溫庭筠謝資 集賢墨啓 移東 陸贄論裴延 齡好盡書 時閱 顧雲謝徐 學士啓 抽黃

柳宗元 有歡 李華 相李 如見 劉禹錫融大 乃為 李白送陳郎 韓偓香 鬱余 余魁閑 式以 李商隱獻 命女

乞巧文 增諸 杜甫同元使 君春陵行序 花有 賈賈王蕩 子從軍賦 春度 常袞淨 月未 王勤遊 輪消 駱賓王傷祝阿 芬芳 李商

白敏中息夫 勅設狀 不待 錢珣為兩省 荏苒 溫庭筠謝紇 干相公啟 聊因 顧雲上殿院 窺陳 韓愈進 極耽 李百藥 不三 令狐楚

新廟 凡八 白居易香山寺 白氏洛中集記 爛若 柳宗元送幸南容 章章 孫樵寓 端如 陸贄論前所答 句句 孫樵與王 非錦

李商隱賀 惟鴛 盧肇觀雙 榻枝舞賦 撮而 李翱韋氏 情可 王勃夏日諸 僂徐 韓偓香 用極 李商隱獻相 為逸 李商隱

慶雲表 疑者 韓愈與 崔羣書 鼓扇 孫榮北 班揚 孫上李相公啟 識者 柳宗元送從弟 募擬 柳宗元韻

公和 別成 沈亞之鑿 山引瀑記 疑者 韓愈與 崔羣書 鼓扇 孫榮北 班揚 孫上李相公啟 識者 柳宗元送從弟 募擬 柳宗元韻

題 莊列 白居易禽 史詩序 爭致 黃滔漢宮人 誦洞簫賦 終傳 喬彞幽 或譏 李驕為水旱 眞謂 陸龜蒙書

中國數千年來之詩文，犯此種古典之敝者，殆不勝縷數。已上所舉，僅就有名之作品而言之耳。

二十五 新文與新詩

清末，西學東來，中國之一切制度學說，均被動搖。文學界亦隨之而起一大革新，即由仿古之文，漸變而為仿西及明淺之文是也。辦新民叢報之梁啟超，實為

此革新之先鋒。

新民說敘(近人梁啟超)

自世界初有人類以迄今日。國於環球上者。何啻千萬。問其巍然今存。能在五大洲地圖占一顏色者。幾何乎。曰。百十而已矣。此百十國中。其能屹然強立。有左右世界之力。將來可以戰勝於天演界者。幾何乎。曰。四五而已矣。夫同是日月。同是山川。同是方趾。同是圓顛。而若者以興。若者以亡。若者以弱。若者以強。則何以故。或曰。是在地利。然今之亞美利加。猶古阿美利加也。而盎格魯撒遜民族何以享其榮。古之羅馬。猶今之羅馬也。而拉丁民族何以墜其譽。或曰。是在英雄。然非無亞歷山大也。而何以馬基頓今已成灰塵。非無成吉思汗也。而何以蒙古幾不保殘喘。嗚呼。噫嘻。吾知其由矣。國也者。積民而成。國之有民。猶身之有四肢五臟筋脈血輪也。未有四肢已斷。五臟已瘵。筋脈已傷。血輪已涸。而身猶能存者。亦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渙散混濁。而國猶能立者。故欲其身之長生久視。則攝生之術。不可不明。欲其國之安富尊榮。則新民之道。不可不講。

中國古代思潮總論(近人梁啟超)

學術思想之在一國。猶人之有精神也。而政事法律風俗。及歷史上種種之現象。則其形質也。故欲覘其國文野強弱之程度如何。必於學術思想焉求之。

立於五洲中之最大洲。而爲其洲中之最大國者。誰乎。我中華也。四千餘年之歷史。未嘗一中斷者。誰乎。我中華也。我中華有四百兆人公用之語言文字。世界莫能及。我中華有三十世紀前傳來之古書。世界莫能及。西人稱世界文明之祖國有五。曰中華。曰印度。曰埃及。曰墨西哥。然彼四地者。其國亡。其文明與之俱亡。今試一游其墟。但有摩訶末遺裔鐵騎蹂躪之跡。與高加索強族金粉歌舞之場耳。而我中華者。屹然獨立。繼繼繩繩。增長光大。以迄今日。此後且將匯萬流而劑之。合一爐而冶之。於戲。美哉我國。於戲。偉大哉我國。吾當草此論之始。吾不得不三薰三沐。仰天百拜。謝其生我於此至美之國。而爲此至美之國至偉大之國民。其學術思想所磅礴鬱積。又豈彼崎嶇山谷之蠻族。生息彈丸上之島夷。所能夢見者。故合世界史通觀之。上世史時代之學術思想。我中華第一也。中世史時代之學術思想。我中華第一也。惟近世史時代。則相形之下。吾汗顏矣。雖然。近世史之前途。未有艾也。又安見此偉大國民。不能恢復乃祖乃宗所處最高尙最榮譽之位置。而更執牛耳於全世界之學術思想界者。吾欲草此論。吾之熱血。如火如燄。吾之希望。如海如潮。吾不自知吾氣燄之何以盆涌。吾手足之何以舞蹈也。於戲。吾愛我祖國。吾愛我同胞之國民。生此國。爲此民。享此學術思想之恩澤。則歌之舞之。發揮之。光大之。繼長而增高之。吾輩之責也。而至今未聞有從事於此者。何也。凡天下事必比較。然後見其真。無比較則非惟不能知己之所短。並不能知己之所長。前代無論矣。今世所稱好學深

思之士有兩種。一則徒爲本國思想學術界所窘。而於他國者。未嘗一涉其樊也。一則徒爲外國學術思想所眩。而於本國者。不屑一厝其意也。夫我界既如此其博大而深賾也。他界復如此其燦爛而蓬勃也。非竭數十年之力。於彼乎。於此乎。一一擷其實。咀其華。融會而貫通焉。則雖欲歌舞之。烏從而歌舞之。區區小子。於四庫著錄。十未睹一。於他國文字。初問津焉爾。夫何敢搖筆弄舌。從事於先輩所不敢從事者。雖然。吾愛我國。吾愛我國民。吾不能自己。吾姑就吾所見及之一二。雜寫之。以爲吾將來研究此學之息壤。流布之。以爲吾同志研究此學者之華路藍縷。天如假我數十年乎。我同胞其有聯袂而起者乎。佇看近世史中。我中華學術思想之位置何如矣。

且吾有一言欲爲我青年同胞諸君告者。自今以往。二十年中。吾不患外國學術思想之不輸入。吾惟患本國學術思想之不發明。夫二十年間之不發明。於我學術思想。必非有損也。雖然。凡一國之立於天地。必有其所以立之特質。欲自善其國者。不可不於此特質焉。淬厲之。而增長之。今正當過渡時代。蒼黃不接之餘。諸君如愛國也。欲喚起同胞之愛國心也。於此事必非可等閑視矣。不然。脫崇拜古人之奴隸性。而復生出一種崇拜外人蔑視本族之奴隸性。吾懼其得不償失也。且諸君皆以輸入文明自任者也。凡教人必當因其性所近而利導之。就其已知者而比較之。則事半功倍焉。不然。外國之博士鴻儒亦多矣。顧不能有裨於我國民者何也。相知不習。而勢有所扞格也。若諸君而吐棄本國學問。

不屑從事也。則吾國雖多得百數十之達爾文約翰彌勒赫胥黎斯賓塞。吾懼其於學界一無影響也。故吾草此論。非欲附益我國民妄自尊大之性。蓋區區微意。亦有不得已焉者爾。

吾欲畫分我數千年學術思想界爲八時代。一胚胎時代。春秋以前是也。二全盛時代。春秋末及戰國是也。三儒學統一時代。兩漢是也。四老學時代。魏晉是也。五佛學時代。南北朝唐是也。六儒佛混合時代。宋元明是也。七衰落時代。近二百五十年是也。八復興時代。今日是也。其間時代與時代之相嬗。界限常不能分明。非特學術思想有然。卽政治史亦莫不然也。一時代中。或含有過去時代之餘波。與未來時代之萌芽。則舉其重者也。其理由於下方詳說之。

吾國有特異於他國者一事。曰無宗教是也。淺識者或以是爲國之恥。而不知是榮也。非辱也。宗教者。於人羣幼稚時代。雖頗有效。及其既成長之後。則害多而利少焉。何也。以其阻學術思想之自由也。吾國民食先哲之福。不以宗教之臭味。混濁我腦性。故學術思想之發達。常優勝焉。不見夫佛教之在印度。在西藏。在蒙古。在緬甸暹羅。恆抱持其小乘之迷信。獨其入中國。則光大其大乘之理論乎。不見夫景教入中國數百年。而上流人士從之者希乎。故吾今者。但求吾學術之進步。思想之統一。不必更以宗教之末法自縛也。

生理學之公例。凡兩異性相合者。其所得結果必加良。此例殆推諸各種事物而皆同者也。大地文明

難也。

民國六年，胡適……等起而提倡以『白話文』爲文學正宗，并改良文學之內容；及採用新標點。謂『作文須言之有物』。又謂『有什麼話，說什麼話；話怎麼說，就怎麼說。』故主張『不用典』、『不講對仗』。影響所及，各處之報章雜誌及教科書，均漸次改用白話文。有名學者，如蔡元培梁啟超……等，亦起而以白話爲文。然有多數學者，則深不以胡適等所倡爲盡善也。

中國古代哲學史大綱序（近人蔡元培）

我們今日要編中國古代哲學史，有兩層難處。第一是材料問題：周秦的書，真的同偽的，混在一處。就是真的，其中錯簡錯字，又是很多。若沒有做過清朝人叫做『漢學』的一步工夫，所搜的材料必多錯誤。第二是形式問題：中國古代學術，從沒有編成系統的記載。莊子的天下篇，漢書藝文志的六藝略，諸子畧，均是平行的記述。我們要編成系統，古人的著作沒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哲學史。所以非研究過西洋哲學史的人，不能構成適當的形式。

現在治過『漢學』的人雖還不少，但總是沒有治過西洋哲學史的。留學西洋的學生，治哲學的，本

沒有幾人。這幾人中能兼治『漢學』的更少了。適之先生生於世傳『漢學』的績溪胡氏，稟有『漢學』的遺傳性；雖自幼進新式的學校，還能自修『漢學』，至今不輟；又在美國留學的時候，兼治文學哲學，於西洋哲學史，是很有心得的。所以編中國古代哲學史的難處，一到先生手裏，就比較容易多了。

先生到北京大學教授中國哲學史，纔滿一年。此一年的短時期中，成了這一編中國古代哲學史大綱，可算是心靈手敏了。我曾細細讀了一遍，看出其中幾處的特長：

第一是證明的方法。我們對於一個哲學家，若是不能考實他生存的時代，便不能知道他思想的來原；若不能辨別他遺著的真偽，便不能揭出他實在的主義；若不能知道他所用辨證的方法，便不能發見他有無矛盾的議論。適之先生這大綱中，此三部分的研究，差不多占了全書三分之一，不但可以表示個人的苦心，並且爲後來的學者開無數法門。

第二是扼要的手段。中國民族的哲學思想，遠在老子、孔子之前，是無可疑的。但要從此等一半神話，一半政史的記載中，抽出純粹的哲學思想，編成系統，不是窮年累月，不能成功的。適之先生認定所講的是中國古代哲學家的思想發達史，不是中國民族的哲學思想發達史，所以截斷衆流，從老子、孔子講起。這是何等手段！

第三是平等的眼光。古代評判哲學的，不是墨非儒，就是儒非墨。且同是儒家，荀子非孟子，崇拜孟子的人，又非荀子。漢宋儒者，崇拜孔子，排斥諸子；近人替諸子抱不平，又有意嘲弄孔子。這都是鬧意氣罷了！適之先生此編，對於老子以後的諸子，各有各的長處，各有各的短處，卻還他一個本來面目，是很平等的。

第四是系統的研究。古人記學術的，都用平行法，我已說過了。適之先生此編，不但孔墨兩家有師承可考的，一一顯出變遷的痕迹。便從老子到韓非，古人畫分做道家和儒墨名法等家的，一經排比時代，比較論旨，都有遞次演進的脈絡，可以表示。此真是古人所見不到的。

以上四種特長，是較大的，其他較小的長處，讀的人自能領會，我不必贅說了。我只盼望適之先生努力進行，由上古而中古，而近世，編成一部完全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把我們三千年來，一半斷爛，一半龐雜的哲學界，理出一個頭緒來，給我們一種研究本國哲學史的門徑，那真是我們的幸福了！

歐遊心影錄楔子（近人梁啟超）

民國八年雙十節之次日，我們從意大利經過瑞士，回到巴黎附近白魯威的寓廬。回想自六月六日離開法國以來，足足四個多月，坐了幾千里的鐵路，遊了二十幾個名城，除倫敦外，卻沒有一處住過一來復以上，真是走馬看花，疲於奔命。如今卻有點動極思靜了。

白魯威離巴黎二十分鐘火車，是巴黎人避暑之地。我們的寓廬，小小幾間樸實樓房，到有個很大的院落，雜花豐樹，楚楚可人。當夏令時，想是風味絕佳，可惜我不曾享受；到得我來時，那天地肅殺之氣，已是到處彌滿。院子裏那些秋海棠野菊，不用說早已萎黃彫謝。連那十幾株百年合抱的大苦栗樹，也抵不過霜威風力，一片片黃葉，蟬聯飄墮，層層堆疊，差不多把我們院子變成黃沙荒磧。還有些樹上的葉，雖然還賴在那裏掙他的殘命，卻都帶一種沉憂淒涼之色，向風中戰抖抖的作響，訴說他魂驚望絕。到後來索性連枝帶梗滾掉下來，像也知道該讓出自己所佔的位置，教後來的好別謀再造。

歐北氣候，本來森鬱，加以今早寒，當舊歷重陽前後，已有窮冬閉藏景象，總是陰霾的欲雨不雨。間日還要湧起濛濛黃霧，那太陽有時從層雲疊霧中瑟瑟縮縮閃出光線來，像要告訴世人，說他還在那裏。但我們正想要去親炙他一番，他卻已躲得無蹤無影了。

我們住的這避暑別墅，本來就不是預備過冬之用，一切構造，都不合現在的時宜。所以住在裏頭的人，對於氣候的激變，感受不便，自然是更多且更早了。

歐戰以來，此地黑煤的稀罕，就像黃金一樣，便有錢也買不着。我們靠着取煖的兩種寶貝，就是那半乾不溼的木柴，和那煤氣廠裏蒸取過煤氣的煤渣。那溼柴煨也再煨不燃，吱吱的響，像背地埋怨，

說道：『你要我中用，還該先下一番工夫。這樣生吞活剝起來，可是不行的。』那煤渣在那裏無精打彩的乾炙，卻一陣一陣的爆出碎屑來，像是惡狠狠的說道：『我的精髓早已榨乾了，你還要相煎太急嗎？』

我們想着現在剛是故國秋高氣爽的時候，已經一寒至此，將來還有三四個月的嚴冬，不知如何過活。因此連衣服也不敢多添，好預備他日不時之用。只是靠些室內室外運動，鼓起本身原有的熱力，來抵抗外界的沍寒。

我們同住的三五個人，就把白魯威當作一個深山道院，巴黎是絕跡不去的，客人是一個不見的。鎮日坐在一間開方丈把的屋子裏頭，傍着一個不生不滅的火爐，圍着一張亦圓亦方的桌子，各人埋頭埋腦做各自的功課。這便是我們這一冬的單調生活趣味，和上半年恰恰成個反比例了。我的功課中有一件，便是整理這部遊記。

讀者莫見笑，我這部遊記落筆以前，我要仿從前八股家做策冒的樣子，先將我這一年來歐遊的一般觀察和一般感想寫出個概略來。

胡適等，不特主張以白話爲文，并提倡以白話爲詩。擺脫舊詩之一切格律，字句可隨意長短，頗有西洋詩之風味。其同志和之，并爲不叶韻之新詩。中國文學

至此，誠發生空前之一大革變矣！

老鴉（近人胡適）

一

我大清早起，

站在人家屋角上啞啞的啼。

人家討厭我，說我不吉利：——

我不能呢呢喃喃討人家的歡喜！

二

天寒風緊，無枝可棲。

我整日裏飛去飛回，整日裏又寒又飢。——

我不能帶着鞘兒，翁翁央央的替人家飛；

也不能叫人家繫在竹竿頭，賺一把黃小米！

生機（近人沈尹默）

枯樹上的殘雪，漸漸都消化了；

那風雪凜冽的餘威，似乎敵不住微和的春氣。

園裏一樹山桃花，他含着十分生意密密的開了滿枝。

不但這裏，桃花好看，到處園裏，都是這般。

刮了兩日風，又下了幾陣雪。

山桃雖是開着，卻凍壞了夾竹桃的葉。

地上的嫩紅芽，更殞了發不出。

人人說天氣這般冷，草木的生機恐怕都被挫折；

誰知道那路旁的細樹條，他們暗地裏卻一齊換了顏色！

兩個掃雪的人（近人周作人）

陰沉沉的天氣，

香粉一般白雪，下的漫天遍地。

天安門外白茫茫的馬路上，全沒有車馬蹤跡。

只有兩個人在那裏掃雪。

一面儘掃，一面儘下：

掃淨了東邊，又下滿了西邊；
掃開了高地，又填平了窪地。
粗麻布的外套上，已經積了一層雪，
他們兩人還只是掃個不歇。
雪愈下愈大了；

上下左右，都是滾滾的香粉一般白雪。
在這中間，彷彿白浪中浮著兩個螞蟻，
他們兩人還只是掃個不歇。

祝福你掃雪的人！

我從清早起，在雪地裏行走，不得不謝謝你。

小河（近人周作人）

一條小河，穩穩的向前流動。

經過的地方，兩面全是烏黑的土，

生滿了紅的花，碧綠的葉，黃的實。

一個農夫背了鋤來，在小河中間築起一道堰，下流乾了；上流的水，被堰攔着，下來不得；不得前進，又不能退回，水只石堰前亂轉。

水要保他的生命，總須流動，便只在堰前亂轉。堰下的土，逐漸淘去，成了深潭。

水也不怨這堰，——便只是想流動，想同從前一般，穩穩的向前流動。

一日農夫又來，土堰外築起一道石堰。

土堰坍了；水衝着堅固的石堰，還只是亂轉。

堰外田裏的稻，聽着水聲，皺眉說道，——

「我是一株稻，是一株可憐的小草；

我喜歡水來潤澤我，

卻怕他在我身上流過。

小河的水是我的好朋友。

他曾經穩穩的流過我面前，

我對他點頭，他向我微笑。

我願他能够放出了石堰。

仍然穩穩的流着，

向我們微笑。

曲曲折折的儘量向前流着，

經過的兩面的地方，都變成一片錦繡。

他本是我的好朋友——

只怕他如今不認識我了；

他在地底裏呻吟，

聽去雖然微細，卻又如何可怕！

這不像我朋友平日的聲音，

——被輕風瀉着走上沙灘來時，

快活的聲。

我只怕他這回出來的時候，

不認識從前的朋友了，

便在我身上大踏步過去：

我所以正在這裏憂慮」

田邊的桑樹也搖頭說，——

「我生的高，能望見那小河，——

他是我的好朋友，

他送清水給我喝，

使我能生肥綠的葉，紫紅的桑葚。——

他從前清澈的顏色，

現在變了青黑；

又是終年掙扎，臉上添出許多痙攣的皺紋。

他只向下鑽，早沒工夫對了我的點頭微笑；

堰下的漳，深過了我的根了。

我生在小河旁邊，

夏天曬不枯我的枝條，

冬天凍不壞我的根，

如今只怕我的好朋友，

將我帶倒在沙灘上，

伴着他捲來的水草。

我可憐我的好朋友，

但實在也爲我自己着急。」

田裏的草和蝦蟆，聽了兩個的話，也都歎氣，各有他們自己的心事，

水只在堰前亂轉；

堅固的石堰，還是一毫不搖動，

築堰的人，不知到那裏去了！

高級中學用書

國語文

- | | | | |
|-----------|-----|----|-----|
| 新學制古白話文選 | 吳適生 | 二册 | 一元 |
| 高中長篇白話文選 | 鄭次川 | 二册 | 二角 |
| 又近人 | | | |
| 國學小叢書詩經研究 | 謝无量 | 四册 | 四角 |
| 又陶淵明 | 梁任公 | 四册 | 四角 |
| 又中國八大詩人 | 胡懷琛 | 三册 | 三角 |
| 又尙書論略 | 陳柱 | 二册 | 二角 |
| 又楚詞新論 | 謝无量 | 二册 | 二角 |
| 又平民文學 | 謝无量 | 三册 | 三角 |
| 又文豪 | | | |
| 共和國評國文讀本 | 許國英 | 一册 | 四角 |
| 教科書註 | | | |
| 又文字源流 | 張之純 | 三册 | 七角 |
| 又中國文學史 | 王夢曾 | 五册 | 五角 |
| 又論說文作法講義 | 孫俚工 | 七册 | 七角 |
| 又新中國文字學大綱 | 何仲英 | 三册 | 三角半 |
| 又文學研究法 | 姚永樸 | 七册 | 七角 |
| 又韓柳文研究法 | 林紓 | 三册 | 三角 |

商務印書館出版

元1637(二)

2-9-14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By Y. H. Hu.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三年九月初版

中國文學源流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玖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胡 毓 寰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分館

長沙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瀘縣
福州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the *the* 具工之需必學治

書辭典彙

中國醫學大辭典	中國人名大辭典	動物學大辭典	植物學大辭典	國文成語辭典	辭源	標音白話詞典	白話註音學生詞典	國語白話字話	國語白話字話	破音字舉例	國音學生字典	國音學生字典	放大實用學生字典	增訂實用學生字典	實用學生字典	學生字典	縮新字典	新字典	
二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丁種二冊 戊種二冊	丙種二冊	乙種二冊	甲種三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洋裝六冊 紙布面	華裝一冊 紙布面	
三元	八元	三元	八元	三元	五元	七元	七元	三元	九角	二元	一角	五角	四角	四角	六角	三角	六角	四角	八角

佛爾	廣韻	大康熙字典	康熙字典	銅康熙字典	洋康熙字典	說文易檢	說文通檢	王氏說文句讀	說文解字
二冊	五冊	六冊	七冊	一厚冊	十冊	二冊	十四冊	四冊	四冊
六角	八角	九角	三元	四元	三元	四元	三元	八角	八角

【影印舊書】

行發館書印務商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8 6037B

